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旧唐书

(第五册)

旧唐书

(第五册)

旧唐书目录

卷一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

德宗顺宗诸子

舒王谊	3058
通王湛	3060
虔王谅	3060
肃王详	3060
文敬太子源	3061
资王谦	3061
代王譔	3061
昭王诚	3061
钦王谔	3061
珍王诚	3062
郾王经	3063
均王纬	3064
淑王纵	3064
莒王纾	3064
密王綯	3064

郇王综	3064
邵王约	3064
宋王结	3064
集王缙	3064
冀王綰	3064
和王绮	3065
衡王绚	3065
钦王绩	3065
会王纁	3065
福王綰	3065
珍王缮	3065
抚王紘	3065
岳王緄	3065
袁王绅	3065
桂王纶	3066
翼王綽	3066
蘄王緝	3066

卷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

高崇文	3067
子承简	3069
伊慎	3069
朱忠亮	3071
刘昌裔	3071
范希朝	3072
王鐸	3073

子稷	3075
阎巨源	3076
孟元阳	3076
赵昌	3076
卷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	
马璘	3077
郝廷玉	3079
王栖曜	3080
子茂元	3081
刘昌	3081
子士泾	3083
李景略	3084
张万福	3085
高固	3087
郝玘	3088
段佐	3088
史敬奉	3088
野诗良辅	3089
卷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	
姚南仲	3089
刘乃	3091
子伯刍 孙宽夫 端夫 曾孙允章	3093
袁高	3094
段平仲	3095
薛存诚	3096

子廷老 廷老子保逊 保逊子昭纬	3097
卢坦	3098
卷一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四	
孔巢父	3100
从子戡 戣 戢	3101
许孟容	3104
吕元膺	3107
刘栖楚	3109
张宿	3110
熊望	3111
柏耆	3112
卷一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五	
穆宁	3113
子赞 质 员 赏	3115
崔邠	3116
弟鄩 郾 郢	3116
窦群	3119
兄常 牟 弟庠 巩	3120
李逊	3121
弟建	3123
薛戎	3123
弟放	3124
卷一百五十六 列传第一百六	
于颀	3126
韩弘	3130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质	3132
王智兴	3134
子晏平 晏宰	3136
卷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七	
王翊	3136
兄翊	3137
郝士美	3138
李鄴	3140
辛秘	3142
马摠	3143
韦弘景	3144
王彦威	3146
卷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八	
武元衡	3149
从父弟儒衡	3152
郑余庆	3153
子瀚 瀚子允谟 茂休 处海 从谔	3156
韦贯之	3161
兄绶 弟纁 子澳	3163
卷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九	
卫次公	3166
郑纲	3167
子祗德 祗德子颢	3168
韦处厚	3169
崔群	3173

路随 3176

父必 3176

卷一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

韩愈 3179

张籍 3187

孟郊 3188

唐衢 3188

李翱 3188

宇文籍 3191

刘禹锡 3192

柳宗元 3195

韦辞 3196

卷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进 3197

弟光颜 3198

乌重胤 3202

王沛 3203

子逢 3205

李珣 3205

李祐 3205

董重质 3206

杨元卿 3206

子延宗 3208

刘悟 3208

子从谏 孙稹 3209

刘沔 3211

石雄 3212

卷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阳 3215

李翊 3216

王遂 3217

曹华 3217

韦绶 3219

郑权 3220

卢士玫 3221

韩全义 3222

高霞寓 3223

高瑀 3224

崔戎 3225

陆亘 3225

张正甫 3226

子毅夫 毅夫子祎 3226

卷一百六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孟简 3228

胡证 3229

崔元略 3230

子铉 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3232

杜元颖 3233

崔弘礼 3234

李虞仲 3235

王质 3236

卢简辞 3237

兄简能 弟弘正 简求 简能子知猷

简求子嗣业 汝弼 3239

卷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王播 3242

弟炎 起 起子龟 龟子莠 炎子铎 子式 3246

李绛 3251

杨於陵 3257

卷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韦夏卿 3260

王正雅 3260

族孙凝 3261

柳公绰 3262

子仲郢 孙璧 玘 弟公权 伯父子华

子华子公度 3266

崔玄亮 3274

温造 3274

子璋 3278

郭承嘏 3278

殷侑 3279

孙盈孙 3282

徐晦 3283

卷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 3284

庞严	3295
白居易	3296
白行简 白敏中	3312
卷一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赵宗儒	3314
窦易直	3316
李逢吉	3317
段文昌	3320
子成式	3321
宋申锡	3323
李程	3324
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韦温	3326
萧祐	3329
独孤郁	3329
弟朗	3330
钱徽	3330
子可复	3333
高钺	3334
弟铕 锴	3335
冯宿	3335
弟定 审	3338
封敖	3338
卷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李训	3340

郑注	3343
王涯	3345
王璠	3349
贾餗	3350
舒元與	3351
郭行余	3352
罗立言	3352
李孝本	3353
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	
裴度	3354
卷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3373
张仲方	3378
裴潏	3381
张皋	3384
李中敏	3385
李甘	3386
高元裕	3386
兄少逸	3387
李汉	3387
李景俭	3389
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	3391
弟定 子绪 绚 子澹	3396
牛僧孺	3399

子蔚 藁蔚子徽	3403
萧俛	3405
弟杰 俶 从弟仿 仿子廩	3408
李石	3411
弟福	3415
卷一百七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郑覃	3416
弟朗	3419
陈夷行	3421
李绅	3423
吴汝纳	3426
李回	3427
李珣	3428
李固言	3431
卷一百七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3432
子烨	3451
卷一百七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宪宗二十子	3452
穆宗五子	3454
敬宗五子	3456
文宗二子	3457
武宗五子	3459
宣宗十一子	3459
懿宗八子	3460

僖宗二子	3460
昭宗十子	3460
嗣襄王煜	3462
朱玫	3463
王行瑜	3463
卷一百七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闵	3464
杨嗣复	3467
子授 损 技 拭 撈	3471
杨虞卿	3473
弟汉公 从兄汝士	3475
马植	3476
李让夷	3477
魏谟	3477
周墀	3481
崔龟从	3482
郑肃	3483
卢商	3484
卷一百七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3486
弟安潜 伯父能 能子彦曾 慎由子胤	3486
崔珙	3495
兄琯 弟璿 璿 珣 珣子澹 澹子远 弟球	3497
卢钧	3498
裴休	3500

杨收	3501
兄发 子钜 磷 弟严 严子涉 注	3501
韦保衡	3507
路岩	3508
夏侯孜	3508
刘瞻	3510
刘瑑	3511
曹确	3512
毕诚	3513
杜审权	3514
子让能 彦林 弘徽	3516
刘邺	3519
豆卢瑑	3522
卷一百七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赵隐	3523
弟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3524
张昺	3525
子文蔚 济美 贻宪	3525
李蔚	3526
崔彦昭	3528
郑畋	3530
卢携	3537
王徽	3538
卷一百七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萧遘	3543

孔纬	3546
韦昭度	3550
崔昭纬	3551
张濬	3552
朱朴	3558
郑綮	3558
刘崇望	3559
兄崇龟 弟崇鲁 崇谟	3559
徐彦若	3561
陆扈	3562
柳璨	3564
卷一百八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3566
李载义	3567
杨志诚	3568
张仲武	3579
子直方	3571
张允伸	3571
张公素	3572
李可举	3572
李全忠	3573
子匡威 匡筹	3573
卷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史宪诚	3575
子孝章	3576

何进滔	3577
子弘敬	3577
韩允忠	3577
子简	3578
乐彦祯	3578
子从训	3578
罗弘信	3579
子威	3580

卷一百八十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荣	3582
子珂	3585
王处存	3585
弟处直	3587
诸葛爽	3587
高骈	3587
毕师铎	3597
秦彦	3600
时溥	3601
朱瑄	3601
弟瑾	3602

卷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独孤怀恩	3604
窦德明	3606

 侄怀贞 族弟孝谌 孝谌子希城 希球

希瓘 希瓘从父弟维鎔	3606
长孙敞	3608
从父弟操	3608
赵持满	3608
武承嗣	3609
子延秀 从父弟三思 三思子崇训 从祖弟懿宗	
攸暨 攸暨妻太平公主 从父弟攸绪	3614
薛怀义	3621
韦温	3623
王仁皎	3623
子守一	3624
吴淑	3624
弟湊	3625
窦觐	3627
柳晟	3628
王子颜	3628

卷一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

德宗顺宗诸子

舒王谊 通王湛 虔王谅 肃王详 文
 敬太子源 资王谦 代王譔 昭王诚
 钦王谔 珍王诚 郾王经 均王纬 淑
 王纵 莒王纾 密王綢 郇王综 邵王
 约 宋王结 集王绡 冀王綬 和王绮
 衡王绹 钦王绩 会王纁 福王綰
 珍王缮 抚王紘 岳王緄 袁王绅 桂
 王纶 翼王綽 蕲王緝

德宗皇帝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顺宗皇帝；舒王谊，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顺宗之子；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舒王谊，本名谖，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邕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怜之，命之为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开府仪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诏所司，其开府俸料，逐月进内，寻以军兴罢支。建中元年，领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刺史孟皞为节度留后。以谊爱弟之子，

诸王之长，军国大事，欲其更践，必委试之。

明年，尚父郭子仪病笃，上御紫宸，命谊持制书省之。谊冠远游冠，绛纱袍，乘象辂，驾驷马，飞龙骑士三百人随之。国府之官，皆褰褶骑而导前，鹵簿备引而不乐，在遏密故也。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已。王解冠珮，以常服传诏劳问之。

三年，蔡帅李希烈叛，诏哥舒曜讨之。八月，希烈自帅众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又诏河南都统李勉援之。勉舍襄城，令大将唐汉臣等选劲兵，径袭许州以解围。汉臣未至许，上遣中使追之，责以违诏，亟旋师，为贼所乘，汉臣之众大败。勉恐东都危急，乃分兵数千赴洛，又为贼所隔。贼众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耸，乃诏谊为扬州大都督，持节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兼诸军行营兵马元帅，改名谊。又以哥舒翰声近，士卒窃议，改封普王，令统摄诸军，进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萧复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府统军长史。旧例有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观察使孔巢父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军司马；以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泽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行军右司马。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为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韦儼为工部郎中、兼中丞，并充元帅府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为本司郎中，充元帅府掌书记。以右金吾大将军浑瑊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中军虞候。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为之副。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充后军兵马使。以左神武军使王价检校太子宾客；左

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前司农少卿郭曙检校左庶子，前秘书省著作郎常愿为秘书少监，并充元帅府押衙。制下未行，泾原兵乱而止。

德宗初闻兵士出怨言，不得赏设，乃令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许以厚赏。行及内门，兵已阵于阙前；谊狼狈而还，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贼之攻城，谊昼夜传诏，慰劳诸军，仅不解带者月余。从车驾还宫，复封舒王、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如故。永贞元年十月薨，废朝三日。

通王谌，德宗第三子也。大历十四年封，制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十月，领宣武军节度大使、汴宋等州观察支度营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为留后，王不出阁。十一年，河东帅李自良卒，以谌为河东节度大使，以行军司马李说知府事，充留后，亦不出阁。

虔王谅，德宗第四子。大历十四年封，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申光蔡观察等使，以大将吴少诚为留后。十年，领朔方灵盐节度大使、灵州大都督，以朔方行军司马李栻为灵府左司马，知府事，朔方留后。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将程怀信逐其帅怀直。十月，以谅领横海节度大使、沧景观察等使，以都知兵马使程怀信为留后，王不出阁。十六年，徐帅张建封卒，徐军乱，又以谅领徐州节度大使、徐泗濠观察处置等使，以建封子愔为留后。

肃王详，德宗第五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

月薨，时年四岁，废朝三日，赠扬州大都督。性聪惠，上尤怜之，追念无已，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言曰：“坟墓之义，经典有常，自古至今，无闻异制。层砖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图’，行之中华，窃恐非礼。况肃王天属，名位尊崇，丧葬之仪，存乎简册，举而不法，垂训非轻。伏请准令造坟，庶遵典礼。”诏从之。

文敬太子諲，顺宗之子。德宗爱之，命为子。贞元四年，封邕王，授开府仪同三司。七年，定州张孝忠卒，以諲领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后。十年六月，潞帅李抱真卒，又以諲领昭义节度大使、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以潞将王虔休为潞府司马、知留后。十五年十月薨，时年十八，废朝三日，赠文敬太子，所司备礼册命。其年十二月，葬于昭应，有陵无号。发引之日，百官送于通化门外，列位哭送。是日风雪寒甚，近岁未有。诏置陵署令丞。

资王谦，德宗第七子。大历十四年封。

代王誵，德宗第八子。本封缙云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昭王誵，德宗第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钦王諲，德宗第十子。顺宗即位，诏曰：“王者之制，子

弟毕封，所以固藩辅而重社稷，古今之通义也。第十弟谔等，宽简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礼，志不违仁。乐善本于性情，好贤宗于师傅。缵修六艺，达人伦风化之源；博习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温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闻，宜封土宇。谔可封钦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诚，德宗第十一子，与钦王同制封。

德宗仁孝，动循法度，虽子弟姑妹之亲，无所假借。建中初，诏亲王子弟带开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县主出降，与舅姑抗礼。诏曰：“冠婚之义，人伦大经。昔唐尧降嫫，帝乙归妹。迨于汉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礼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阌齿序之义，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多愧古人。今县主有行，将俟嘉令，俾亲执枣栗，以见舅姑；敬遵宗妇之仪，降就家人之礼。事资变革，以抑浮华。其令礼仪使与礼官博士，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县主出降、觐见之文仪以闻。”

初，开元中置礼会院于崇仁里。自兵兴已来，废而不修，故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处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覲见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及德宗即位，叙用枝属，以时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将谒太庙，始与公、郡、县主相见于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爱，号咷哭泣之声闻于朝，公卿陪列者为之凄然。每将有大礼，必与诸父昆弟同其斋次。及岳阳、信宁、宜芳、永顺、朗陵、阳

安、襄城、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十一县主同月出降，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于栴、緌、笄、总，皆经于心，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饰，使内司计造，不在此数。是时所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帝曰：“笼花首饰，妇礼不可阙，然用费太广，即无谓也。宜损之又损之。”及三万而止。帝谓主等曰：“吾非有所爱，但不欲无益之费耳。”各以余钱六十万赐之，以备他用。

旧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妇不答。及是制下，礼官定制曰：“既成婚于礼会院，明晨，舅坐于堂东阶西向，姑南向，妇执笄，盛以枣栗，升自西阶，再拜，跪奠于舅席前。退降受笄，盛以殿修。升，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降，东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谢恩于光顺门，婿之亲族亦随之，然后会宴于十六宅。”是日，县主皆如其制。初，赠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见之，方履而靴，召王、韦二美人出拜。敕崔氏坐受勿答。故戚属之间，罔不憚其敬，不肃而遵礼法焉。

顺宗二十三子：庄宪皇后王氏生宪宗皇帝；王昭仪生郾王经；赵昭仪生宋王结；王昭仪生郇王综；王昭训生衡王绚；余十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郾王经，本名涣，顺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薨。

均王纬，本名沔，顺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淑王纵，本名洵，顺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监，封临淮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莒王纾，本名浼，顺宗第五子。初授秘书监，封弘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薨。

密王綢，本名泳，顺宗第六子。始封汉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综，本名湜，顺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监，封晋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郡王约，本名淑，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宋王结，本名滋，顺宗第九子。始封云安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长庆二年薨。

集王緡，贞元二十一年封。长庆二年薨。

冀王綰，本名淮，顺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九年薨。

和王绮，本名湑，顺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七年薨。

衡王绚，顺宗第十二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宝历二年薨。

钦王绩，顺宗第十三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会王纁，顺宗第十四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福王绶，本名浥，顺宗第十五子。母庄宪王皇后，宪宗同出。初授光禄卿，封河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咸通元年，特册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缙，本名况，顺宗第十六子。初授卫尉卿，封洛交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抚王紘，顺宗第十七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册拜司空。五年，册司徒。乾符三年，册太尉。其年薨。

岳王緄，顺宗第十八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二年薨。

袁王绅，顺宗第十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十四年薨。

桂王纶，顺宗第二十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九年薨。

翼王綽，顺宗第二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蘄王緝，顺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圣人君临宇县，肇启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箴。自太昊已降，五运相推，迄于殷汤，历数绵永。但设均平之化，未闻封建之名。洎乎周、汉，始以子弟建侯树屏，以作维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乱。唐室自艰难已后，两河兵革屡兴，诸王虽封，竟不出阁，夫帝王居寰宇之尊，抚亿兆之众，但能平一理道，夙夜严恭，任贤使能，设官分职，自然四海乐推。天命所祐，纵无封建，亦鸿基永固，安俟婴孺镇重哉？

赞曰：孝文秉礼，道弘藩邸。睦族展亲，仪刑戚里。自阁临藩，所谓周爰。无如恶鸟，终怀笼樊。

卷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零一

高崇文_{子承简} 伊慎 朱忠亮 刘昌裔
范希朝 王锬_{子稷} 阎巨源 孟元阳 赵
昌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五年夏，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战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过半。韩全义入觐，崇文掌行营节度留务，迁兼御史中丞。十四年，为长武城使，积粟练兵，军声大振。

永贞元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贼将邢泚遁归。屯军梓州，因拜崇文为东川节度使。先是，刘辟攻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遂斩之。

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头山，扼两川之要，辟筑城以守，又连八栅，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是日，破贼二万于鹿头城

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万胜堆。堆在鹿头之东，使骁将高霞寓亲鼓，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遂据堆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凡八大战皆大捷，贼摇心矣。

八月，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乃深入以自赎，故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绵江栅将李文悦以三千人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城降者众二万。辟之男方叔、子婿苏强，先监良辅军，是日械系送京师，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德阳等县城皆镇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师无留行。辟大惧，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赍重宝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赂，且将后之。崇文遣高霞寓，郾定进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辟自投岷江，擒于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槛辟送京师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师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军令严肃，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

先是，贼将邢泚以兵二万为鹿头之援，既降又贰，斩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门请命，崇文条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实封三百户，诏刻石纪功于鹿头山下。

崇文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谘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捍边戍，恳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宁庆三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统。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以不习朝仪，憚于入覲，优诏令便道之镇。

居三年，大修戎备。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废朝三日，赠司徒，谥曰威武，配享宪宗庙庭。

子承简，少为忠武军部将，后入神策军。以父征刘辟，拜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简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其军都押衙。淮西平，诏以郾城、上蔡、遂平三县为潏州，治郾城，用承简为刺史。寻转邢州刺史，值观察使责时赋急，承简代数百户出其租。

迁宋州刺史，属汴州逐其帅，以部将李齐行帅事。齐遣其将责宋官私财物，承简执而囚之。自是汴使来者，辄系之，一日并出斩于军门之外，威震郡中。及齐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简保北两城以拒，凡十余战。会徐州救兵至，齐为汴将李质执之，传送京师，兵围宋者即遁去。授承简检校左散骑常侍、充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俄迁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郑滑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复出为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先是，羌虏多以秋月犯西边，承简请军宁州以备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随表诣阙。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寿县传舍卒，赠司空。

崇文孙骈，历位崇显，终淮南节度使，自有传。

伊慎，兖州人。善骑射，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祔，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浹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垆，果得旧记验。

大历八年，江西节度使路嗣恭讨岭南哥舒晃之乱，以慎为先锋，直逼贼垒，疾战破之，斩首三千级，由是复始兴之

地。未几，与诸将追斩晃于泔溪，函首献于阙下。嗣恭表慎功，授连州长史，知当州团练副使，三迁江州别驾。

讨梁崇义之岁，慎以江西牙将从李希烈，摧锋陷敌，功又居多。江汉既平，希烈爱慎之材，数遗善马。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大集兵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焉。上遣中使即军以诘之，曹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溯江来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贰。累破蔡山栅，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又攻黄梅县，杀贼将韩霜露，斩首千余级。优诏褒异，授试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蕲州刺史，充节度都知兵马使。

建中末，车驾在梁、洋，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次于蕲口。时贼已屠汴州，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以绝江道。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树三栅，相去数里，偃旗卧鼓。于中栅声鼓，三栅悉兵以击，贼军大乱，少诚脱身以免，斩级不可胜数，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栅，进兵围安州。贼阻溃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慎分兵迎击，战于应山，擒戒虚，缚示城下，遂开门请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赐实封一百户。希烈又遣将援隋州，慎击之于厉乡，走康叔夜，斩首五千级。希烈死，李惠登为贼守隋州，慎飞书招谕，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诏授隋州刺史。

贞元十五年，以慎为安黄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等使。十六年，吴少诚阻命，诏以本道步骑五千，兼统荆南、

湖南、江西三道兵，当其一面。于申州城南前后破贼数千，以例加检校刑部尚书。二十一年，于安黄置奉义军额，以为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宪宗即位，入真拜右仆射。元和二年，转检校左仆射，兼右金吾卫大将军。以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为从直所奏，贬右卫将军。数月，复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沛州浚仪人。初事薛嵩为将。大历中，诏镇普润县，掌屯田。朱泚之乱，以麾下四十骑奔奉天。德宗嘉之，封东阳郡王，为“奉天定难功臣”。及大驾南幸，为虜骑所获，系于长安。贼平，李晟释之，荐于浑瑊，署定平镇都虞候。镇使李朝采卒，遂代之。宪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筑临泾城有劳，特加检校工部尚书、泾原四镇节度使，仍赐名。泾土旧俗多卖子，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赠右仆射。

刘昌裔，太原阳曲人。少游三蜀。杨琳之乱，昌裔说其归顺。及琳授洺州刺史，以昌裔为从事，琳死乃去。

曲环将幽陇兵收濮州也，辟为判官。诏授监察御史，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赐紫，兼中丞，充营田副使。贞元十五年，环镇许州，卒，诏上官浣知节度留后。吴少诚攻许州，浣领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受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浣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待；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马使安国宁与

浼不善，谋反以城降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食之，赏缣二匹，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十六年，以全陈许功，以浼为节度使，昌裔为陈州刺史。

韩全义之败浹水也，与诸道兵皆走保陈州；求舍，昌裔登城谓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来陈州，义不敢纳，请舍城外。”而从千骑入全义营，持牛酒劳军。全义不自意，惊喜叹服。十八年，改充陈许行军司马。明年，浼卒，诏昌裔为许州刺史，充陈许节度使，再加检校右仆射。

元和八年五月，许州大水，坏庐舍，漂溺居人。六月，征昌裔加检校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初，昌裔以老疾而军府无政，因其水败军府，上乃促令韩皋代之。昌裔赴召，至长乐驿，闻有是命，乃上言风眩，请归私第，许之。其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建中年，为邠宁虞候，戎政修举，事节度使韩游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战守有功，累加兼中丞，为宁州刺史。游瓌入觐，自奉天归邠州，以希朝素整肃有声，畏其逼己，求其过，将杀之。希朝惧，奔凤翔。德宗闻之，趣召至京师，置于左神策军中。游瓌歿，邠州诸将列名上请希朝为节度，德宗许之。希朝让于张献甫，曰：“臣始逼而来，终代其任，非所以防凯觐安反侧也。”诏嘉之，以献甫统邠宁。数日，除希朝振武节度使，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

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甚惮之，曰：“有张光晟，苦我久矣，今闻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见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而不为横。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贞元末，累表请修朝觐。时节将不以他故自述职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悦。既至，拜检校右仆射，兼右金吾大将军。

顺宗时，王叔文党用事，将授韩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而以泰为副，欲因代之，叔文败而罢。宪宗即位，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出拜检校司空，充朔方灵盐节度使。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后以之讨贼，所至有功，迁河东节度使。率师讨镇州无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龙武统军，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赠太子太师。

希朝近代号为名将，人多比之赵充国。及张茂昭击王承宗，几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议罪之。

王锬，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团练营将。初，杨炎贬道州司马，锬候炎于路，炎与言异之。后嗣曹王皋为团练使，擢任锬，颇便之。使招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表为邵州刺史。及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锬以劲兵三千镇寻阳。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既袭得蕲州，尽以众

渡，乃表镠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镠从。小心习事，善探得军府情状，至于言语动静，巨细毕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虽家宴妻女之会，镠或在焉。镠感皋之知，事无所避。

后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围之；贼惧，请皋使至城中以约降，皋使镠悬而入。既成约，杀不从者以出。明日城开，皋以其众入。伊慎以贼恟惧，由其围也，不下镠，镠称疾避之。及皋为荆南节度使，表镠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于宾倖。马彝、裴泰鄙镠请去，乃复以为都虞候。

明年，从皋至京师，皋称镠于德宗曰：“镠虽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试验。”遂拜鸿胪少卿。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镠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镠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镠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镠之财。拜刑部尚书。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乃以镠检校兵部尚书，充淮南副节度使。镠始见佑，以趋拜悦佑，退坐司马厅事。数日，诏杜佑以镠代之。

镠明习簿领，善小数以持下，吏或有奸，镠必究之。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镠，镠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及吏退，镠探取他书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归省所告者，异日乃以他微事连其所告者，固穷按验之以譎众，下吏以为神明。镠长于部领，程作有法，军

州所用竹木，其余碎屑无所弃，皆复为用。掾曹帘坏，吏以新帘易之，锷察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簰，其他率如此。每有飧宴，辄录其余以备后用，或云卖之，收利皆自归，故锷钱流衍天下。在镇四年，累至司空。

元和二年来朝，真拜左仆射，未几除检校司徒、河中节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镇太原。时方讨镇州，锷缙绶训练，军府称理。锷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尉。锷将卒，约束后事甚明，如知其死日。

锷附太原王翊为从子，以婚阉自炫，炫子弟多附锷以致名宦。又尝读《春秋左氏传》，自称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历官鸿胪少卿。锷在藩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憚清议。及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锷遗表，隐没所进钱物。上令鞠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

稷子叔泰。开成四年，沧州节度使刘约上言：“王稷为李全略所杀，家无遗类。稷男叔泰，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乃收养之，今已成长。臣奖其义，忠献已补职，叔泰津送以闻。”文宗诏曰：“王锷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躯，须录孤遗，微申悯念。王叔泰委吏部与九品官，令奉祭。”

阎巨源，贞元十九年以胜州刺史摄振武行军司马。属希朝入觐，遂代为节度。以材力进，无他智能。初不知书而好文，其言辄乖误，时人多摭其谈说以为戏，然以宽厚为将卒所怀。后为邠宁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元和九年卒。

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江环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屨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环卒，吴少诚寇许州，元阳城守；外无救兵，攻围甚急，而终不能傅其城，贼乃罢兵。韩全义五陵之败，诸军多私归，元阳及神策都将苏元策、宣州都将王干各率部留军潞水，破贼二千余人。兵罢，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阳节度、检校尚书。五年，拜右仆射、昭义节度，入为右羽林统军，封赵国公。俄拜左金吾大将军，复除统军。元和九年卒，赠扬州大都督。

赵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贞，皆有名于时。李承昭为昭义节度，辟昌在幕府。贞元七年，为虔州刺史。属安南都护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护，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坏伤胫，恳疏乞还，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国子祭酒。及泰为首领所逐，德宗诏昌问状。昌时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复命为都护，南人相贺。

宪宗即位，加检校工部尚书，寻转户部尚书，充岭南节度。元和三年，迁镇荆南，征为太子宾客。及得见，拜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岁余，让卿守本官。六年，除华州刺史，辞

于麟德殿。时年八十余，趋拜轻捷，召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宣宰臣密访其颐养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贞师，勤于军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谓近朝之良将也。伊慎、朱忠亮、刘昌裔、范希朝、阎巨源、孟元阳、赵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时之名臣。王锬明可照奸，忠能奉主，此乃垂名于后也。至若竹头木屑，曾无弃遗，作事有程，俭而足用，则又士君子之为也。如贱收贵出，务积珠金，唯利是求，多财为累，则与夫清白遗子孙者远矣！凡百在位，得不鉴之。

赞曰：崇文之功，显于西蜀。伊慎之忠，见乎南服。朱、刘、范、阎，各有其目。元阳、赵昌，不无遗躅。惟彼太原，战勋可录。累在多财，子孙不禄。

卷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一百零二

马璘 郝廷玉 王栖曜子茂元 刘昌子士泾
李景略 张万福 高固 郝玘 段佐
史敬奉 野诗良辅附

马璘，扶风人也。祖正会，右威卫将军。父晟，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璘少孤，落拓不事生业。年二十余，读《马援传》至“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叹曰：

“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杖剑从戎，自效于安西。以前后奇功，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

至德初，王室多难，璘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凤翔。肃宗奇之，委以东讨。殄寇陕郊，破贼河阳，皆立殊效。尝从李光弼攻贼洛阳，史朝义自领精卒，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眙不敢动。璘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四，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帅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捷如马将军者。”迁试太常卿。

明年，蕃贼寇边，诏璘赴援河西。广德初，仆固怀恩不顺，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璘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虏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璘乃持满外向，突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璘以劲骑追击，俘斩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授兼御史中丞。

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残寇。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检校工部尚书。以犬戎浸骄，岁犯郊境，泾州最邻戎虏，乃诏璘移镇泾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郑、滑二州隶之。璘词气慷慨，以破虏为己任。既至泾州，分建营堡，缮完战守之具，频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来献，前后破吐蕃约三万余众。在泾州令宽而肃，人皆乐为之用。镇守凡八年，虽无拓境之功，而城堡获全，虏不敢犯，加检校右仆射。上甚重之，迁检校左仆射知省事，诏宰臣百僚于尚书省送上，进封扶风郡王。

璘虽生于士族，少无学术，忠而能勇，武干绝伦，艰难之中，颇立忠节，中兴之猛将也。年五十六，大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废朝，赠司徒。

璘久将边军，属西蕃寇扰，国家倚为屏翰。前后赐与无算，积聚家财，不知纪极。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廐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寻尽。

郝廷玉者，骁勇善格斗，事太尉李光弼，为帐中爱将。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阳，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时三城壁垒不完，刍粮不支旬日；贼将安太清等率兵数万，四面急攻。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以掎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光弼召诸将讯之曰：“贼党何面难抗？”或对曰：“西北隅最为勍敌。”乃亟召廷玉谓之曰：“凶渠攻西北者难奈，尔为我决胜而还。”辞曰：“廷玉所领，步卒也，愿得骑军五百。”光弼以精骑三百授之。光弼法令严峻，是日战不利而还者，不解甲斩之。廷玉奋命先登，流矢雨集，马伤不能军而退。光弼登堞见之，骇然曰：“廷玉奔还，吾事败矣！”

促令左右取廷玉首来。廷玉见使者曰：“马中毒箭，非败也。”光弼命易马而复，径骑冲贼阵，驰突数四。俄而贼党大败于河壖，廷玉擒贼将徐璜而还。由是贼解中泠之围，信宿退去。前后以战功累授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封安边郡王。从光弼镇徐州。光弼薨，代宗用为神策将军。

永泰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犯京畿，分命诸将屯于要害，廷玉与马璘率五千人屯于渭桥西窑底。观军容使鱼朝恩以廷玉善阵，欲观其教阅。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鸣鼓角而出，分而为阵，箕张翼舒，乍离乍合，坐作进退，其众如一。朝恩叹曰：“吾在兵间十余年，始见郝将军之训练耳。治戎若此，岂有前敌耶？”廷玉凄然谢曰：“此非末校所长，临淮王之遗法也。太尉善御军，赏罚当功过。每校旗之日，军士小不如令，必斩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变已来，无复校旗之事，此不足军容见赏。”

王缙为河南副元帅，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历八年卒，追录旧勋，赠工部尚书。

王栖曜，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曜为牙将。下兖、郛诸县，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初，逆将邢超然据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号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殒之，城中气慑，遂拔曹州。及衡居节制，授右威卫将军、先锋游奕使。随衡入朝，授试金吾卫将军。

上元元年，王玙为浙东节度使，奏为马军兵马使。广德

中，草贼袁晁起乱台州，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傒东讨，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联日十余战，生擒袁晁，收复郡邑十六，授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

时江左兵荒，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军五千镇之。日新贪暴，贼萧庭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时栖曜游奕近郊，为贼所胁，进围苏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复出击贼，其众大溃。迁试金吾大将军。

李灵曜叛于汴州，浙西观察使李涵俾栖曜将兵四千为河南掎角。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丘，顿军宁陵，期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滉命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去。

贞元初，拜左龙武大将军，旋授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卒于位。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略，从父征伐知名。元和中，为右神策将军。太和中，检校工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安南招怀蛮落，颇立政能。南中多异货，茂元积聚家财钜万计。李训之败，中官利其财，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郑注见用。茂元惧，罄家财以赂两军，以是授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会昌中，为河阳节度使。是时河北诸军讨刘稹，茂元亦以本军屯天井，贼未平而卒。

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也。出自行间，少学骑射。及

安禄山反，昌始从河南节度张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义遣将围宋州；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岑计蹙，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数千斤曲，可以屑食。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东南隅之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昌遂被铠持盾登城，陈逆顺以告谕贼，贼众畏服。后十五日，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贼乃宵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光弼卒，宰臣王缙令归宋州，为牙门将。转太仆卿，兼许州别驾。

李灵曜据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将受灵曜牵制；昌密遣曾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昌问计，昌泣陈其逆顺；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赍表诣阙，请讨灵曜，遂翦灵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杀昌，昌潜遁。及刘玄佐为刺史，乃复其职。又转太常卿，兼华州别驾。玄佐寻为宋亳颍宣武军节度使；昌自下军为左厢兵马使。

李纳反，以师收考城，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加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围濮州，昌摄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将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时昌以三千人守宁陵，希烈率五万众阵于城下；昌深堑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胄，躬励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围攻陈州，刺史李公廉计穷，昌从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之。至陈州西五十里与贼遇，昌晨压其阵，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将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复侵轶。诏加检校左散骑常侍。随玄佐收汴州，加检校工部尚书，增实封通前二百户。丁母忧，起

复加金吾卫大将军，赠其母梁国夫人。

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昌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美，名闻阙下。复筑连云堡，受诏城平凉，以扼弹箠峡口。昌命徒庀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冲，遂以保宁边鄙，加检校右仆射。

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将士骸骨坎瘞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克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于浅水原。建二塚，大将曰“旌义塚”，将士曰“怀忠塚”。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堆。题以塚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

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美。及婴疾，约以是日赴京求医，未发而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子士泾。

士泾，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余年，家富于财。结托中贵，交通权幸。宪宗朝，迁太府卿。制下，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言士泾不合居九卿，辞语激切。宪宗谓弘景曰：“士泾父有功于国，又是戚属，制书宜下。”弘景奉诏。士泾善胡琴，多游权幸之门，以此为之助，时论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乡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云军使。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大历末，寓居河中，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景略讯其实，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有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迁监察御史。及怀光屯军咸阳，反状始萌。景略时说怀光请复宫阙，迎大驾，怀光不从。景略出军门恸哭曰：“谁知此军一日陷于不义。”军士相顾甚义之，因退归私家。

寻为灵武节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转殿中侍御史，兼丰州刺史、西受降城使。丰州北扼回纥，回纥使来中国，丰乃其通道。前为刺史者多懦弱，虏使至则敌礼抗坐。时回纥遣梅录将军随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气制之。郊迎，传言欲先见中使，梅录初未喻。景略既见盈珍，乃使谓梅录曰：“知可汗初没，欲申吊礼。”乃登高垆位以待之。梅录俯偻前哭，景略因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号慕。”虏之骄容威气，索然尽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纥使至景略，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诬奏，贬袁州司马。希全死，征为左羽林将军，对于延英殿，奏对衍衍，有大臣风采。

时河东李说有疾，诏以景略为太原少尹、节度行军司马。时方镇节度使少征入换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军司马尽简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属。景略居疑帅之地，势已难处。回纥使梅录将军入朝，说置宴会，梅录争上下坐，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前过丰州者也，识景略语音，疾趋前拜曰：“非丰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

之居次坐。将吏宾客顾景略，悉加严惮。说心不平，厚赂中尉窦文场，将去景略，使为内应。

岁余，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边时事。上方轸虑，文场在旁，言景略堪为边任，乃以景略为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土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廩储备，器械具，政令肃，智略明。二岁后，军声雄冠北边，回纥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尽景略之能。贞元二十年，卒于镇，年五十五，赠工部尚书。

张万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经，止县令州佐。万福以父祖业儒皆不达，不喜为书生，学骑射。年十七八，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累摄舒庐寿三州刺史、舒庐寿三州都团练使。州送租赋诣京师，至颍州界为盗所夺，万福领轻兵驰入颍州界讨之。贼不意万福至，忙迫不得战，万福悉聚而诛之，尽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后所掠人妻子、财物、牛马等万计，悉还其家；不能自致者，万福给船乘以遣之。

寻真拜寿州刺史、淮南节度副使。为节度使崔圆所忌，失刺史，改鸿胪卿；以节度副使将千人镇寿州，万福不以为恨。

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圆令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陈庄。贼陷舒州，圆又以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

大历三年，召赴京师，代宗谓曰：“闻卿名久，欲一识卿面，且将累卿以许杲。”万福拜谢，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许

杲召臣，如河北诸将叛，欲以属何人？”代宗笑谓曰：“且与吾了许杲事，方当大用卿。”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督淮南岸盗贼。至州，杲惧，移军上元。杲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十二三，尽得其虏掠金帛妇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经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乃一小赖之，不足过赏，请用三之一。”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

久之，诏以本镇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万福诣扬州交所领兵，会元甫死，诸将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米重耀亦请万福知节度事。万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江、淮进奏舡千余只，泊涡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继进。改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为杜亚所忌，征拜右金吾将军。召见，德宗惊曰：“杜亚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诏图形于凌烟阁，数赐酒馔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及阳城等于延英门外请对论事，伏阁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测。万福扬言曰：“国有直臣，天下

太平矣！万福年已八十，见此盛事。”阁前遍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

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骑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万福自始从军至卒，禄食七十余年，未尝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爱。在泗州时，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陈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扬州以为质。万福独不送，谓使者曰：“为某白相公，万福妻老且丑，不足烦相公寄意。”终不之遣，由是为人所称。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有生擒车鼻可汗之功，官至安东都护，事具前录。固生微贱，为叔父所卖，展转为浑瑊家奴，号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骑射，好读《左氏春秋》。瑊大爱之，养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传》高固之名也。

少随瑊从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犹在瑊麾下。是时，贼兵已突入东壅门，固引甲士乱挥长刀，连斫数贼，拽车塞阊，一以当百，贼乃退去。众咸壮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怀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汉。怀光发迹邠宁，至是，使留后张昕取将士万余人以资援河中。固时在军中，乃伺便突入张昕帐中，斩首以徇。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前军兵马使。贞元十七年，节度使杨朝晟卒，军中请固为帅，德宗念固功，因授检校工部尚书。顺宗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宪宗朝，进检校右仆射。数年受代，入为统军，转检校左仆射，兼右羽林统军。元和四年七月卒，赠陕州大都督。

郝玼者，泾原之戍将也。贞元中，为临泾镇将，勇敢无敌，声振虏庭。玼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白其帅曰：“临泾草木丰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请完垒益军，以折虏之入寇。”前帅不从。及段佐节制泾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玼为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过临泾。

玼出自行间，前无坚敌。在边三十年，每战得蕃俘，必割剔而归其尸，蕃人畏之如神。赞普下令国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赏之以等身金。”蕃中儿啼者，呼玼名以怖之。十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泾原行营节度、平凉镇遏都知兵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纲纪欲图之，朝廷虑失骁将，移授庆州刺史，竟终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阳王子仪为牙将，从征边朔，绩效居多。贞元末，为泾原节度使，练卒保边，亦为西蕃畏惮。累至检校工部尚书、右神策大将军。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灵武人，少事本军为牙将。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于盐州城下，赐实封五十户。先是，西戎频岁犯边，敬奉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

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羈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获虏矣。

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玘各以名雄边上。吐蕃尝谓汉使曰：“唐国既与吐蕃和好，何妄语也！”问曰：“何谓？”曰：“若不妄语，何因遣野诗良辅作陇州刺史？”其畏惮如此。

史臣曰：自盗起中原，河、陇陷虏，犬戎作梗，屡犯郊畿。谋臣运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奋命，欲吞虏于胸中；郝、史骁雄，斩将搴旗，将申威于塞外。而竟不能北逾白道，西出萧关，俾十九郡生民，竟沦左衽，仅能自保，功何取焉！虽运使时然，亦将略有所未至。栖曜、万福之节概，景略之负气，壮哉！

赞曰：马、刘、史、郝，气雄边朔。力捍獯虏，终惭卫、霍。万福义勇，景略气豪。为人所忌，慷慨徒劳。

卷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零三

姚南仲 刘乃 子伯刍 孙宽夫 端夫 曾孙
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诚子廷老 廷
老子保逊 保逊子昭纬 卢坦

姚南仲，华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书，历高陵、昭应、万年三县尉。迁右拾遗，转右补阙。大历十

三年，贞懿皇后独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于近城为陵墓，冀朝夕临望于目前。南仲上疏谏曰：

伏闻贞懿皇后今于城东章敬寺北以起陵庙，臣不知有司之请乎，陛下之意乎，阴阳家流希旨乎？臣愚以为非所宜也。谨具疏陈论，伏愿暂留天睠而省察焉。

臣闻人臣宅于家，君上宅于国。长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凿兴动，建陵墓于其侧乎？此非宜一也。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凭丘原，远郊郭。今则西临宫阙，南迫康庄，若使近而可见，死而复生，虽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归土，魂无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视之兆庶，则彰溺爱；垂之万代，则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

夫帝王者，居高明，烛幽滞。先皇所以因龙首建望春，盖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动伤宸虑，天心一伤，数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满堂为之不乐；万乘不乐，人其可欢心乎？又暇日起歌，动钟于内，此地皆闻，此非宜三也。

伏以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宸，久俟蓍龟。始谥之以贞懿，终待之以褒近，臣窃惑焉，非所以称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国人皆曰：“贞懿皇后之陵迹于城下者，主上将日省而时望焉。”斯有损于圣德，无益于贞懿。将欲宠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

凡此数事，实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计而取其长也。陛下方将偃武靖人，一误于此，其伤实多。臣

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贬，大明忽亏于掩蚀，至德翻后于尧、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贞懿之美号。

疏奏，帝甚嘉之，赐绯鱼袋，特加五品阶，宣付史馆。

与宰相常袞善，袞贬官，南仲坐出为海盐县令。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辟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寻征还，历左司兵部员外，转郎中，迁御史中丞、给事中、同州刺史、陕虢观察使。

贞元十五年，代李复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势夺军政，南仲数为盈珍谗毁，德宗颇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治亦入奏事京师，伺知盈珍表中语。文治私怀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辟门，见血流涂地，旁得文治二缄，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陈首杀务盈。上闻其事，颇骇异之。南仲虑衅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耶？”南仲对曰：“勇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书右仆射。贞元十九年七月，终于位，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刘乃，字永夷，洺州广平人。高祖武干，武德初拜侍中，即中书侍郎林甫从祖兄子也。父如璠，眇山丞，以乃贵，赠民部郎中。乃少聪颖志学，暗记《六经》，日数千言。及长，文章清雅，为当时推重。天宝中，举进士，寻丁父艰，居丧

以孝闻。既终制，从调选曹。乃常以文部选才未为尽善，遂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

《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巍巍唐、虞，举以为难。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抡材，终之以授位，是则知人官人，斯为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众圣，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独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古今迟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铨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为贤，斯又士之丑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于铨廷，则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虽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呜呼！彼干霄蔽日，诚巨树也，当求尺寸之材，必后于桲杓。龙吟武啸，诚希声也，若尚颊舌之感，必下于蛙黾。观察之际，犹不悲夫！执事虑过龟策，文合雅诰，岂拘以琐琐故事，曲折因循哉？诚能先资以政事，次征以文学，退观其理家，进察其临节，则庞鸿深沉之事，亦可以窥其门户矣！

其载，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荐，连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转运使刘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检校仓部员外、民部郎中，并充浙西留后。佐晏征赋，颇有裨益，晏甚任之。

大历十二年，元载既诛，以乃久在职，召拜司门员外郎。

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与乃友善。会加郭子仪尚父，以册礼久废，至是复行之。祐甫令两省官撰册文，未称旨；召乃至阁草之，立就。词义典裁，祐甫叹赏久之。数日，擢为给事中，寻迁权知兵部侍郎。及杨炎、卢杞为相，意多丑正，以故五岁不迁。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其冬，泾师作乱，驾幸奉天。乃卧疾在私第，贼泚遣使以甘言诱之，乃称疾笃。又令其伪宰相蒋镇自来招诱，乃托暗疾，灸灼遍身。镇再至，知不可劫胁，乃叹息曰：“镇亦尝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于斯，宁以自辱膻腥，复欲污秽贤哲乎？”歔歔而退。及闻舆驾再幸梁州，乃自投于床，搏膺呼天，因是危惓，绝食数日而卒，时年六十。德宗还京，闻乃之忠烈，追赠礼部尚书。子伯乌。

伯乌，字素芝，登进士第，志行修谨。淮南杜佑辟为从事，府罢，屏居吴中。久之，征拜右补阙，迁主客员外郎。以过从友人饮噓，为韦执谊密奏，贬虔州掾曹，复为考功员外郎裴垪善其应对机捷，迁考功郎中、集贤院学士，转给事中。裴垪罢相，为太子宾客，未几而卒。李吉甫复入相，与垪宿嫌，不加赠官；伯乌上疏论之，赠垪太子少傅。伯乌妻，垪从姨也。或谗于吉甫，此以论奏。伯乌惧，亟请散地，因出为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选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赠工部尚书。伯乌风姿古雅，涉学，善谈笑，而动与时适，论者稍薄之。

子宽夫，登进士第，历诸府从事。宝历中，入为监察御史。尝上言曰：“近日摄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轻，有乖严敬。伏请今后摄太尉，差尚书省三品已上及保傅宾客等官；如

人少，即令丞郎通摄之。”俄转左补阙。少列陈蛄进注《维摩经》，得濠州刺史。宽夫与同列，因对论之，言蛄因供奉僧进经以图郡牧。敬宗怒谓宰相曰：“陈蛄不因僧得郡，谏官安得此言，须推排头首来。”宽夫奏曰：“昨论陈蛄之时，不记发言前后，唯握笔草状，即是微臣。今论事不当，臣合当罪。若寻究推排，恐伤事体。”帝嘉其引过，欣然释之。

宽夫弟端夫，为太常博士，驳韦绶谥议知名。宽夫子允章、焕章。

允章登进士第，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贡举，出为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后迁东都留守。黄巢犯洛阳，允章不能拒，贼不之害，坐是废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颐，恕己之孙。少慷慨，慕名节。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有赞佐裨益之誉。代宗登极，征入朝，累官至给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为京畿观察使。以论事失旨，贬韶州长史，复拜为给事中。

贞元元年，德宗复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令高草诏书。高执词头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三年，矫诈阴贼，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改命舍人草之。诏出，执之不下，仍上奏曰：“卢杞为政，穷极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仇。”遗补

陈京、赵需、裴佖、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论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卢杞独秉钧轴，前后三年，弃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过。且汉时三光失序，雨旱不时，皆宰相请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恶杀，赦杞万死，唯贬新州司马，旋复迁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圣意裁择。”上谓曰：“卢杞有不逮，是朕之过。”复奏曰：“卢杞奸臣，常怀诡诈，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优黎民，今饶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弊。望引常参官顾问，并择谨厚中官，令采听於众。若亿兆之人异臣之言，臣当万死。”于是，谏官争论于上前，上良久谓曰：“若与卢杞刺史太优，与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饶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当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韦伦、太府卿张献恭等奏：“袁高所奏至当，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优异。”

贞元二年，上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待诸道观察使各选拣牛进贡，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高上疏论之：“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疏奏，从之。寻卒于官，年六十，中外叹惜。宪宗朝，宰臣李吉甫尝言高之忠鲠，诏赠礼部尚书。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书段达六代孙也。登进士第。杜佑、李复相继镇淮南，皆表平仲为掌书记。复移

镇华州、滑州，仍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气节，嗜酒傲言。时德宗春秋高，多自听断。由是庶务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严察，无敢言者。平仲尝谓人曰：“主上聪明神武，臣下畏惧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见，必当大有开悟。”贞元十四年，京师旱，诏择御史、郎官各一人，发廩赈恤。平仲与考功员外陈归当奉使，因辞得对，乃入近御座，粗陈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蓄，以归在侧不言。及奏事毕退，平仲独不退，欲有奏后；上因兼留归问之，声色甚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都不得言因误称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苍黄，又误趋御障后，归下阶连呼，乃得出。由是坐废七年，然亦因此名显。

后除屯田膳部二员外郎、东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迁谏议大夫。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征镇州，无功而还。平仲与吕元膺抗疏论列，请加黜责。转给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时人推其谏直。转尚书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父胜，能文，尝作《拔河赋》，词致浏亮，为时所称。存诚进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知馆驿。元和初，王师讨刘辟，邮传多事，上特令中官为馆驿使。存诚密表论奏，以为有伤公体。会谏官亦论奏，上乃罢之。转殿中侍御史，迁度支员外郎。裴埈作相，用为起居郎，转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给事中。琼林库使奏占工徒太广，存诚以为此皆奸人窜名，以避征役，不可许。咸阳县尉袁儋与军镇

相竞，军人无理，遂肆侵诬，僭反受罚。二敕继至，存诚皆执之。上闻甚悦，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

僧鉴虚者，自贞元中交结权倖，招怀赂遗，倚中人为城社，吏不敢绳。会于邠、杜黄裳家私事发，连逮鉴虚下狱。存诚案鞫得奸赃数十万，狱成，当大辟。中外权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释放，存诚不奉诏。明日，又令中使诣台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诘之，非赦之也。”存诚附中使奏曰：“鉴虚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请先杀臣，然后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其有守，从之，鉴虚竟笞死。洪州监军高重昌诬奏信州刺史李位谋大逆，追赴京师。上令付仗内鞫问。存诚一日三表，请付位于御史台。及推案无状，位竟得雪。

未几，再授给事中。数月，中丞阙，上思存诚前效，谓宰相持宪无以易存诚，遂复为御史中丞。未视事，暴卒。宪宗深惜之，赠刑部侍郎。存诚性和易，于人无所不容，及当官御事，即确乎不拔，士友以是称重之。子廷老。

廷老谨正有父风，而性通锐。宝历中为右拾遗。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廷老与同僚入阁奏事曰：“臣伏见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伏恐纲纪渐坏，奸邪恣行。”敬宗厉声曰：“更谏何事？”舒元褒对曰：“近日宫中修造太多。”上色变曰：“何处修造？”元褒不能对，廷老进曰：“臣等职是谏官，凡有所闻，即合论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见运瓦木绝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寻加史馆修撰。

时李逢吉秉权，恶廷老言太切直。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请按

权罪，中人由是切齿。又论逢吉党人张权舆、程昔范不宜居谏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满十旬，逢吉乃出廷老为临晋县令。

文宗即位，入为殿中侍御史。太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与同职李让夷相善。廷老之入内署，让夷荐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检操，终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悦。五年，罢职，守本官，让夷亦坐廷老罢职，守职方员外郎。廷老寻拜刑部员外郎，转郎中，迁给事中。开成三年卒。廷老当官举职，不求虚誉，侃侃于公卿之间，甚有正人风望。赠刑部侍郎。

子保逊，登进士第，位亦至给事中。

保逊子昭纬，乾宁中为礼部侍郎，贡举得人，文章秀丽。为崔胤所恶，出为礪州刺史，卒。

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父峦，赠郑州刺史。坦尝为义成军判官，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遽封府库，入其麾下五百人于使牙，军中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及复卒，坦护丧归东都。后为寿安令。

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坦请延十日，府不许。坦令户人但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耳。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累迁至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会李锜反，有司请毁锜祖父庙墓。坦常为锜从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于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赐神通墓五户，以备洒扫。及武元衡为宰相，以坦为中丞，李元素为大夫，命坦分司东都，未几归台。裴均为仆射，在班逾位，坦请退之，

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也。”寻罢为右庶子，时人归咎于均。旬月，出为宣歙池观察使。三年，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改户部侍郎、判度支。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城。坦与李绹叶议，以为：“西城张仁愿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安永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坦议同。事竟不行。未几，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在镇累年，后请收闰月军吏粮料，以助军行营，人多非之。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古之诤臣，有死于言者。其次，引裾折槛，不改其操，亦难矣哉！袁高之执卢杞，存诚之戮鉴虚，有古人之遗风焉！平仲触鳞之气，纠其谬欤？文治夺章，以攄府愤；永夷绝食，不饮盗泉，节义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卢坦西城之议，量之深也。如数子，道为时无君子，乃是厚诬。

赞曰：灵草指佞，谏臣匡失。惟袁与薛，人中屈轶。宽夫雀跃，廷老鸿轩。姚、卢启奏，君子之言。

卷一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零四

孔巢父从子戡 戣 戢 许孟容 中元膺
刘栖楚 张宿 熊望 柏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户参军，以巢父赠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巢父知其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

广德中，李季卿为江淮宣抚使，荐巢父，授左卫兵曹参军。大历初，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奏为宾幕，累授监察御史，转殿中、检校库部员外郎，出授归州刺史。建中初，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表巢父试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寻拜汾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未行，会普王为荆襄副元帅，以巢父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兼御史大夫。

寻属泾师之难，从德宗幸奉天，迁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累献破贼之谋，德宗甚赏之。寻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辩多智，对田悦之众，陈逆顺利害君臣之道，士众欣悚喜抃，曰：“不图今日复睹王化！”及就宴，悦酒酣，自矜其骑射之艺、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见用，无坚不摧。”巢父谓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归国者，但为一好贼

耳。”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巢父曰：“国方有虞，待子而息。”悦起谢焉。悦背叛日久，其下厌乱，且喜巢父之至。数日，田承嗣之子绪以失职怨望，因人心之摇动，遂构谋杀悦，而与大将邢曹俊等禀命于巢父。巢父因其众意，令田绪权知军务，以纾其难。

兴元元年，李怀光拥兵河中。七月，复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传诏旨，怀光以巢父尝使魏博，田悦死于帐下，恐祸及。又朔方蕃浑之众数千，皆在行列，颇骄悖不肃。闻罢怀光兵权，时怀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众咸忿恚，咄嗟曰：“太尉尽无官矣！”方宣诏，喧噪，怀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并遇害。上闻之震悼，赠尚书左仆射，仍诏收河中日备礼葬祭。赐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员官。从子戡、戣、戢。

戢，巢父兄岑父之子。方严有家法，重然诺，尚忠义。卢从史镇泽潞，辟为书记。从史浸骄，与王承宗、田绪阴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戢每秉笔至不轨之言，极谏以为不可，从史怒。戢岁余谢病归洛阳。李吉甫镇扬州，召为宾佐。从史知之，上疏论列，请行贬逐。宪宗不得已，授卫尉丞，分司洛阳。初，贞元中藩帅诬奏从事者，皆不验理，便行降黜。及戢诏下，给事中吕元膺执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书方下。戢不调而卒，赠驾部员外郎。

戣，字君严。登进士第，郑滑节度使卢群辟为从事。群卒，命戣权掌留务，监军使以气凌之，戣无所屈降。入为侍御史，累转尚书郎。元和初，改谏议大夫，侃然忠说，有谏臣体。上疏论时政四条，帝意嘉纳。

六年十月，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瑋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事败，赐希光死。时吐突承璀以出军无功，谏官论列，坐希光事出为淮南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论承璀有功，希光无事，久委心腹，不宜遽弃。戮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诘责之。涉乃进疏于光顺门。戮极论其与中官交结，言甚激切。诏贬涉为陕州司马。幸臣闻之侧目，人为危之。

戮高步公卿间，以方严见惮。俄兼太子侍读，迁吏部侍郎，转左丞。

九年，信州刺史李位为州将韦岳谗譖于本使监军高重谦，言位结聚术士，以图不轨。追位至京师，鞠于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归法司按问，不合劾于内仗。”乃出付御史台。戮与三司讯鞠，得其状。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策，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别无逆状。以岳诬告，决杀。贬位建州司马。时非戮论谏，罪在不测，人士称之。愈为中官所恶，寻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入为大理卿，改国子祭酒。

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崔咏卒，三军请帅，宰相奏拟皆不称旨。因入对，上谓裴度曰：“尝有上疏论南海进蚶菜者，词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访之。或曰祭酒孔戮尝论此事，度征疏进之。即日授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

戮刚正清俭，在南海，请刺史俸料之外，绝其取索。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戮不受托。至郡，禁绝卖女口。先是准诏祷南海神，多令从事代祠。戮每受诏，自犯风波而往。韩愈在潮州，作诗以美之。时桂管经略使杨

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骚动生蛮，以求功伐，遂至岭表累岁用兵。唯戮以清俭为理，不务邀功，交、广大理。

穆宗即位，召为吏部侍郎。长庆中，或告戮在南海时家人受贿，上不之责，改右散骑常侍。二年，转尚书左丞。累请老，诏以礼部尚书致仕，优诏褒美。仍令所司岁致羊酒，如汉礼征士故事。长庆四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三。

子遵孺、温裕，皆登进士第。大中已后，迭居显职。温裕位京兆尹、天平军节度使。遵孺子纬，自有传。

戢，字方举，戮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难，德宗嘉其忠，诏与一子正员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长兄戡未仕，固乞回授。举明经登第，判入高等，授秘书省校书郎、阳翟尉，入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分司东都。时昭义节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从史之恶。从史既得罪，孟元阳为昭义节度，复欲用玟为宾佐，戢遂牒泽潞收玟以俟命，然后列状上闻，竟流玟播州。转侍御史、库部员外郎。

初，泾师之乱，朱泚署彭偃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为鄜坊从事，或荐其才，执事者召至京师。戢谓京兆尹裴武曰：“朱泚为伪诏，指斥乘舆，皆彭偃之词也。悖逆之子，不能鸟窜兽伏，乃违道以干誉，子盍效季孙行父之逐莒仆，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

迁京兆尹，出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时兄戮为岭南，兄弟皆居节镇，朝野荣之。入为右散骑常侍，拜京兆尹。时累月亢旱，深轸圣情。戢自祷雨于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悦，诏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赠工部尚书。

子温业，登进士第。大中后，历位通显。温业子晦。

许孟容，字公范，京兆长安人也。父鸣谦，究通《易象》，官至抚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孟容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甲科，后究《王氏易》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赵赞为荆、襄等道黜陟使，表为判官。贞元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辟为从事，四迁侍御史。李纳屯兵境上，扬言入寇。建封遣将吏数辈告谕，不听。于是遣孟容单车诣纳，为陈逆顺祸福之计。纳即日发使追兵，因请修好。遂表孟容为濠州刺史。无几，德宗知其才，征为礼部员外郎。

有公主之子，请补弘文、崇文馆诸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得迁本曹郎中。德宗降诞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与释、老之徒讲论。十四年，转兵部郎中。未岁，迁给事中。

十七年夏，好畤县风雹伤麦，上命品官覆视，不实，诏罚京兆尹顾少连已下。敕出，孟容执奏曰：“府县上事不实，罪止夺俸停官，其于弘宥，已是殊泽。但陛下使品官覆视后，更择宪官一人，再令验察，覆视转审，隐欺益明。事宜观听，法归纲纪。臣受官中谢日，伏请诏敕有须详议者，则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陈。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驻。”诏虽不许，公议是之。

十八年，浙江东道观察使裴肃卒，以摄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时总为肃剥下进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议喧然。诏出，孟容执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获已超授者。今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授，群情惊骇。总是浙

东判官，今诏敕称权知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向来无此敕命。便用此诏，尤恐不可。若总必有可录，陛下须要酬劳，即明书课最，超一两资与改。今举朝之人，不知总之功能，衢州浙东大郡，总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授之，使遐迹不甘，凶恶腾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暂停此诏，密使人听察，必贺圣朝无私。今齐总诏谨随状封进。”寻有谏官论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对于延英，谕之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也。”自给事中袁高论卢杞后，未尝有可否，及闻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听纳，嘉孟容之当官。

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

臣伏闻陛下数月已来，斋居损膳，为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于群望，牲于百神，而密云不雨，首种未入。岂觴醪有阙，祈祝非诚，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何圣意精至，甘泽未答也？臣历观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远者。京师是万国所会，强干弱枝，自古通规。其一年税钱及地租，出入一百万贯。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际，免更流亡。若播种无望，征敛如旧，则必愁怨迁徙，不顾坟墓矣。臣愚以为德音一发，膏泽立应，变灾为福，期在斯须。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余万贯，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实陛下巍巍睿谋，天下鼓舞歌扬者也。复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当还而未还者，徒役禁锢，当释而未释者，逋悬馈送，当免而未免者，沉滞郁抑，当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则特降明

命，令有司条列，三日内闻奏。其当还、当释、当免、当伸者，下诏之日，所在即时施行。臣愚以为如此而神不监，岁不稔，古未之有。

事虽不行，物议嘉之。贞元末，坐裴延龄、李齐运等谗谤流贬者，动十数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讽。然终贞元世，罕有迁移者。

孟容以讽谕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迁刑部侍郎、尚书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赐紫。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克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自兴元已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自此豪右敛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颇抑浮华，选择才艺。出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礼部选事，征拜吏部侍郎。

会十年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议臣裴度。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继上章疏请罢兵。是时盗贼窃发，人情甚惑，独孟容诣中书雪涕而言曰：“昔汉廷有一汲黯，奸臣尚为寝谋。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过失，而狂贼敢尔无状，宁谓国无人乎？然转祸为福，此其时也。莫若上闻，起裴中丞为相，令主兵柄，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后数日，度果为相，而下诏行诛。时孟容议论人物，有大臣风采。由太常卿为尚书左丞，奉诏宣慰汴宋陈许河阳

行营诸军，俄拜东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曰宪。

孟容方劲，富有文学。其折衷礼法，考详训典，甚坚正，论者称焉。而又好推毂，乐善拔士，士多归之。

吕元膺，字景夫，郾州东平人。曾祖绍宗，右拾遗。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长卿，右卫仓曹参军，以元膺赠秘书监。

元膺质度瑰伟，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贤良对问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铎闻其名，辟为长春宫判官。属浦贼侵轶，铎失所，元膺遂潜迹不务进取。

贞元初，论惟明节制渭北，延在宾席，自是名达于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领其镇。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职，咨以军政。累转殿中侍御史，征入，真拜本官，转侍御史。丁继母忧，服阕，除左司员外郎。出为蕲州刺史，颇著恩信。尝岁终阅郡狱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见。”因泣下。元膺悯焉，尽脱其械纵之，与为期。守吏曰：“贼不可纵。”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无后到者。由是群盗感义，相引而去。

元和初，征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规谏驳议，大举其职。及镇州王承宗之叛，宪宗将以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元膺与给事中穆质、孟简，兵部侍郎许孟容等八人抗论不可，且曰：“承璀虽贵宠，然内臣也。若为帅总兵，恐不为诸将所伏。”指谕明切，宪宗纳之，为改使号，然犹专戎柄，无功而还。出为同州刺史，及中谢，上问时政得失，元膺论奏，辞气激切，上嘉之。翌日谓宰相

曰：“元膺有说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垪贺曰：“陛下纳谏，超冠百王，乃宗社无疆之休。臣等不能广求端士，又不能数进忠言，孤负圣心，合当罪戾。请留元膺给事左右。”寻兼皇太子侍读，赐以金紫。

寻拜御史中丞。未几，除鄂岳观察使，入为尚书左丞。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论，孟阳除散骑常侍，遂为邓州刺史，皆假以美词。元膺封还诏书，请明示枉直。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将顺赃状，朝廷不覆按，遽贬将顺道州司户。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赃罪，不覆检即谪去，纵堪之词足信，亦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诏书，请发御史按问，宰臣不能夺。代权德舆为东都留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都畿防御使。旧例，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及元膺受任不赐，朝论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仪制，以沮威望，谏官论列，援华、汝、寿三州例。上曰：“此数处并宜不赐。”留守不赐旗甲，自元膺始。

十年七月，郢州李师道留邸伏甲谋乱。初，师道于东都置邸院，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伏甲百余于邸院，将焚宫室而肆杀掠。已烹牛飧众，明日将出。会小将李再兴告变，元膺追兵伊阙，围之半日，无敢进攻者。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围兵奔骇。贼乃团结，以其孥偕行。出长夏门，转掠郊墅，夺牛马，东济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卖鹿于市。贼过，山棚乃召集其党，引官兵围于谷中，尽获之。穷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

初执之，使折其胫，锤之不屈。圆净骂曰：“脚犹不解折，乃称健儿乎！”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余处，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净。以师道钱千万伪理佛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门察皆称害武元衡者。元膺以闻，送之上都，赏告变人杨进、李再兴锦彩三百匹、宅一区，授之郎将。无膺因请募山河子弟以卫宫城，从之。盗发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气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数年，改河中尹，充河中节度等使。时方镇多事姑息，元膺独以坚正自处，监军使泊往来中贵，无不敬惮。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让，改太子宾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

元膺学识深远，处事得体，正色立朝，有台辅之望。初游京师时，故相齐映谓人曰：“吾不及识娄、郝，殆斯人之类乎！”其业官行己，始终无缺云。

刘栖楚，出于寒微，为吏镇州，王承宗甚奇之。后有荐于李逢吉，自邓掾擢为拾遗。性果敢。逢吉以为鹰犬之用，欲中伤裴度及杀李绅。

敬宗即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曰：“臣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

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来，放情嗜寝，乐色忘忧，安卧宫闱，日晏方起。西宫密迹，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于外。伏以宪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恪勤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臣虑福祚之不长也。臣忝谏官，致陛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遂以额叩龙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敬宗为之动容。

无何，迁起居郎，至谏议。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于西汉赵广汉者。后恃权宠，常以词气凌宰相韦处厚，遂出为桂州观察使。逾年，卒于任，时大和元年九月。

张宿者，布衣诸生也。宪宗为广陵王时，因军使张茂宗荐达，出入邸第。及上在东宫，宿时入谒，辩譎敢言。洎监抚之际，骤承顾擢，授左拾遗。以旧恩数召对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州郴县丞。十余年征入，历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恶之，数于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奏曰：“谏议职重，当以能可否朝政者为之。宿细人，不足以污贤者位。陛下必须用宿，请先去臣即可。”上不悦。又逢吉与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讨伐，乃出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乃用宿权知谏议大夫，俄而内使宣授。

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

起于卒伍者，其例则少，用皆有由。或道义彰明，不求闻达；或山林卓异，出于群萃。以此选求，是愆公议。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时，虽有例超升，即时议未允。宿本非文辞入用，望实稍轻。骤加不次之荣，翻恐以身为累。臣等所以累有论谏，依资且与郎中，事冀适中，非于此人情有厚薄，请授职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请权知，寻又宣授。宿怨执政嫉己，颇加谗毁。依附皇甫镈等，伤害清正之士，阴事中要，以图进取。

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东都，暴病卒，于是正人相贺。诏赠秘书监。

熊望者，登进士第。粗有文词，而性俭险。有口辩，往往得游公卿间，率以大言诡意，指挾时政。既由此而得进士第，务进不已。而京兆尹刘栖楚以不次骤居清贯，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门，为伺密机，阴佐计画，人无知者。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栖楚以望名荐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即位，韦处厚辅政，大去奸党。既逐栖楚，又诏曰：“孔门高悬百行，由至顺者，其身必荣；朝廷广设众官，践正途者，其道必达。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褻幸。营居中之密职，扰惑朝经；鼓逼下之嚣声，因依邪隙。及众议波涌，累月不宁；司门验繻，累月至四。考覆谬妄，乃非坦途。朕大启康庄，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

柏耆者，将军良器之子。素负志略，学纵横家流。会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厌兵，欲以恩泽抚之。耆于蔡州行营以画干裴度，请以朝旨奉使镇州，乃自处士授左拾遗。既见承宗，以大义陈说。承宗泣下，请质二男，献两郡，由是知名。

元和十年，王承宗归国，移镇滑州，朝廷赐成德军赏钱一百万贯，令谏议大夫郑覃宣慰军人，赏钱未至，浩浩然腾口。穆宗诏耆往谕旨。耆至，令承宗集三军，宣导上旨，众心乃安。转兵部郎中。

大和初，迁谏议大夫。俄而，李同捷叛，两河藩帅加兵沧、德，宿师于野连年。同捷穷蹙求降。耆既宣谕讫，与节度使李祐谋。耆乃帅数百骑入沧州，取同捷赴京。沧、德平。诸将害耆邀功，争上表论列。文宗不获已，贬循州司户判官，沈亚之贬虔州南康尉。内官马国亮又奏耆于同捷处取婢九人，再命长流爱州，寻赐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颜匡政，不避死亡之诛。议者以为徇名，臣恶其讦也。如许京兆之劾军吏，吕尚书之封诏书，词义可观，耸动人听，以为沾激，伤善何多！而栖楚、张宿之徒，鹰犬下材，为人鸣吠，诚可丑也。柏耆恃纵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诛，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丧乱，竟陷虎吻。而戮、戢诸子，世载忠贞，大中之后，郁为昌族。为善之利，岂虚言哉！

赞曰：君子重义，小人殉利。巢殒耆诛，其道即异。许、

吕封驳，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谁与归？

卷一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零五

穆宁子赞 质 员 赏 崔邠弟鄯 郾 郢 窦
群兄常 牟 弟庠 玠 李迺弟建 薛戎弟放

穆宁，怀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学著。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献之。玄宗赐帛，授偃师县丞、安阳令。

宁清慎刚正，重交游，以气节自任。少以明经调授盐山尉。是时，安禄山始叛，伪署刘道玄为景城守，宁唱义起兵，斩道玄首。传檄郡邑，多有应者。贼将史思明来寇郡，宁以摄东光令将兵御之。思明遣使说诱，宁立斩之。郡惧贼怨深，后大兵至，夺宁兵及摄县。初，宁佐采访使巡按，常过平原，与太守颜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义，举郡兵以拒禄山。会间使持书遗真卿曰：“夫子为卫君乎？”更无他词。真卿得书大喜，因奏署大理评事、河北采访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惟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佐公以定危难。”真卿深然之。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迫蹙，弃郡，夜渡河而南，见肃宗于凤翔。帝问拒贼之状，真卿曰：“臣不用穆宁之言，功业不成。”帝奇之，发驿召宁，将以右职待之。会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盐铁转运使。副元帅

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譖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宝应初，转侍御史，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等副使。明年，迁户部员外郎。无几，加兼御史中丞，为河南、江南转运使。广德初，加库部郎中。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与宁夹淮为理，憚宁威名，寇盗辄止。沔州别驾薛彦伟坐事忤旨，宁仗之致死。宁坐贬虔州司马，重贬昭州平集尉。

大历四年，起授监察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淄青。间一年，改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江西。明年，拜检校秘书少监，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无何，官罢。代宁者以天宝版籍校见户，诬以逋亡多，坐贬泉州司户。宁子赞，守阙三年告冤。诏遣御史按覆，而人户增倍，诏书召宁，除右谕德。宁强毅，不能事权贵。执政者以为不附己，且憚其难制，故处之散位。宁默默不得志，且曰：“时不我容，我不时殉，则非吾之进也，在于退乎！”辞病居家，请告几十旬者数矣。亲友强之，复一朝请。上居奉天，宁诣行在，拜秘书少监。兴元初，改右庶子。德宗还京师，宁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罢归东都。贞元六年，就拜秘书监致仕。

宁好学，善教诸子，家道以严称。事寡姊以悌闻。通达体命，未尝服药。每诫诸子曰：“吾闻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直道而已。慎无为谄，吾之志也。”贞元十年十月卒，时年七

十九。四子：赞、质、员、赏。

赞，字相明，释褐为济源主簿。时父宁为和州刺史，以刚直不屈于廉使，遂被诬奏，贬泉州司户参军。赞奔赴阙庭，号泣上诉。诏御史覆问，宁方得雪。诏曰：“令子申父之冤，宪臣奉君之命，楚剑不冲于牛斗，秦台自洗于尘埃。”由是知名。累迁京兆兵曹参军、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分司东都。

时陕州观察使卢岳妻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财不及，诉于官，赞鞠其事。御史中丞卢伋佐之，令深绳裴罪。赞持平不许。宰臣窦参与伋善，参、伋俱持权，怒赞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赞狱。侍御史杜伦希其意，诬赞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狱，甚急。赞弟赏，驰诣阙，挝登闻鼓。诏三司使覆理无验，出为郴州刺史。参败，征拜刑部郎中。因次对，德宗嘉其才，擢为御史中丞。时裴延龄判度支，以奸巧承恩。属吏有赃犯，赞鞠理承伏。延龄请曲法出之，赞三执不许，以款状闻。延龄诬赞不平，贬饶州别驾。丁母忧，再转虔、常二州刺史。

宪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观察使，所莅皆有政声。永贞元年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

赞与弟质、员、赏以家行人材为搢绅所仰。赞官达，父母尚无恙，家法清严。赞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

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自补阙至给事中，时政得失，未尝不先论谏。元和初，掌赋使院多擅禁系户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质乃论奏盐铁转运司应决私盐，系囚须与州府长吏监决。自是刑名画一。宪宗以王承

宗叛，用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质率同列伏阁论奏，言自古无以中官为将帅者。上虽改其名，心颇不悦，寻改质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与杨凭善，出为开州刺史。未几卒。

员工文辞，尚节义。杜亚为东都留守，辟为从事、检校员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

质兄弟俱有令誉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崔邠，字处仁，清河武城人。祖结，父偁，官卑。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贞元中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至中书舍人，凡七年。又权知吏部选事。明年，为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赐以金紫。

邠温裕沉密，尤敦清俭。上亦器重之。裴垪将引为相，病难于承答，事竟寝。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居母忧，岁余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时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

弟鄩、郾、郢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彦融，皆登进士第，历位台阁。

鄩少有文学，举进士。元和中，历监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鄩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郢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

时名德。

鄮太和九年冬，为左金吾大将军，无病暴亡。不旬日有训、注之乱，其乱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鄮之亡，崔氏积善之征也。赠礼部尚书。子瑄。

鄮，字广略。举进士，平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三命升朝，为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资质秀伟，神情重雅，人望而爱之，终不可舍，不知者以为事高简，拘静默耳。居内忧，释服为吏部员外。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再迁左司郎中。

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为礼仪详定使，选时有礼学者共事，以鄮为详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迁谏议大夫。

穆宗即位，荒于禽酒，坐朝常晚。鄮与同列郑覃等延英切谏。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简。长庆中，转给事中。

昭愍即位，选侍讲学士，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奏曰：“陛下用臣为侍讲，半岁有余，未尝问臣经义。今蒙转改，实惭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机务稍闲，即当请益。”高铉曰：“陛下意虽乐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宁知重道？”帝深引咎，赐之锦彩。鄮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

其年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为辅相名卿者十数人。出为陕州观察使。旧弊有上供不足，夺吏俸以益之，岁八十万，鄮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绩闻于朝。迁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团

练观察使，至，用宽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则峻法严刑，未常贷一死罪。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开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赠吏部尚书，谥曰德。

郾与兄邠、弟郢等皆有令誉。而郾疏财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瑶、瑰、瑾、珮、璆。

瑶，大和三年登进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书舍人。大中六年，知贡举，旋拜礼部侍郎。出为浙西观察使，又迁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终于位。瑰、珮、璆官至郎署给谏。

瑾，大中十年登进士第，累居使府，历尚书郎、知制诰。咸通十三年，知贡举，选拔颇为得人。寻拜礼部侍郎，出为湖南观察使。

郢，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三迁考功郎中。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六年，罢学士。八年，为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权知礼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东铨事。

文宗勤于政道，每苦选曹讹弊，延英谓宰臣曰：“吏部殊不选才，安得摭实无滥，可厘革否？”李石对曰：“令录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旧。”上曰：“循旧如配官耳，贤不肖安能甄别？”帝召三铨谓之曰：“卿等比选令录，如何注拟？”郢对曰：“资叙相当，问其为治之术，视可否而拟之。”帝曰：“依资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对曰：“与边远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边民，则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远近皆须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寻拜吏部侍郎。

开成二年，出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观察使。四年，入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鄆弟兄素善。鄆在相位累年，历方镇、太子师保卒。

竇群，字丹列，扶风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马。父叔向，以工诗称，代宗朝，官至左拾遗。群兄常、牟，弟巩，皆登进士第，唯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及母卒，啗一指置棺中，因庐墓次终丧。后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贞元中，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丘园茂异荐，兼献其书，不报。及夏卿入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谢日，因对复荐群。征拜左拾遗，迁侍御史，充人蕃使秘书监张荐判官。群因入对，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泽擢臣为拾遗，是难其进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难进之臣，用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异其言，留之，复为侍御史。

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其党议欲贬群官，韦执谊止之。群尝谒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进。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此时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处实形势，又安得不虑路旁有公者乎？”叔文虽异其言，竟不之用。

宪宗即位，转膳部员外，兼侍御史知杂，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素闻其名，既谒见，群危言激切，頔甚悦。奏留充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

鱼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爱重之，召入为吏部郎中。元衡辅政，举群代己为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羊、吕险躁，持之数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

三年八月，吉甫罢相，出镇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倾之。吉甫尝召术士陈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上闻。帝召登面讯之，立辩其伪。宪宗怒，将诛群等，吉甫救之，出为湖南观察使。数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在黔中，属大水坏其城郭，复筑其城，征督溪洞诸蛮。程作颇急，于是，辰、锦生蛮乘险作乱，群讨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贬开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经略观察使。九年，诏还朝，至衡州病卒，时年五十。

群性狠戾，颇复恩仇，临事不顾生死。是时征入，云欲大用，人皆惧骇，闻其卒方安。二子：谦余、审余。

兄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其年，杜佑镇淮南，奏授校书郎，为节度参谋。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为侍御史，转水部员外郎。出为朗州刺史，历固陵、浔阳、临川三郡守。入为国子祭酒，求致仕。宝历元年卒，时年七十。子弘余，会昌中为黄州刺史。

牟，字贻周。贞元二年登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东都留守巡官。历河阳、昭义从事，检校水部郎中，赐绯，再为留守判官。入为都官郎中，出为泽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长庆二年卒，时年七十四。子周余，大中年秘书监。

牟弟庠，字胃卿，释褐国子主簿。吏部侍郎韩皋出镇武

昌，辟为推官。皋移镇浙西，奏庠为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迁泽州刺史。又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东都留守判官，历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载。

巩，字友封，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奉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巩能五言诗，昆仲之间，与牟诗俱为时所赏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论，士友言议之际，吻动而不发，白居易等目为“啜菽翁”。终于鄂渚，时年六十。子六人，景余、师裕最知名。

李逊，字友道，后魏申公发之后，于赵郡谓之申公房。曾祖进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驾。世寓于荆州之石首。

逊登进士第，辟襄阳掌书记。复从事于湖南，主其留务，颇有声绩，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将杨腾，剽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谋杀腾。腾觉之，走扬州，家属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逊至郡，余乱未殄。徐驱其间，为陈逆顺利害之势，众皆释甲请罪，因以宁息。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入拜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为衢州刺史。以政绩殊尤，迁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都团练观察使。先是，贞元初，皇甫政镇浙东，尝福建兵乱，逐观察使吴洸。政以所镇实压闽境，请权益兵三千，俟贼平而罢。贼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旧。逊

视事数日，举奏停之。逊为政以均一贫富、扶弱抑强为己任，故所至称理。

九年，入为给事中。逊以旧制只日视事对群臣，逊奏论曰：“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启沃，不必择辰。今群臣敷奏，乃候只日，是毕岁臣下睹天颜、献可否能几何？”宪宗嘉之，乃许不择时奏对。俄迁户部侍郎。

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襄阳前领八郡，唐、邓、隋在焉。是时方讨吴元济，朝议以唐、蔡邻接，遂以邓隶唐州，三郡别为节制，命高霞寓领之，专俟攻讨。逊以五州赋饷之。

时孙代严绶镇襄阳。绶以八州兵讨贼在唐州。既而绶以无功罢兵柄，命高霞寓代绶将兵于唐州，其襄阳军隶于霞寓。军士家口在襄州者，逊厚抚之，士卒多舍霞寓亡归。既而霞寓为贼所败，乃移过于逊，言供馈不时。霞寓本出禁军，内官皆佐之。既贬官，中人皆言逊挠霞寓军，所以致败。上令中使至襄州听察曲直，奏言逊不直，乃左授太子宾客分司，又降为恩王傅。

十三年，李师道效顺，命逊为左散骑常侍，驰赴东平谕之。师道得诏意动，即请效顺，旋为其下所惑而止。逊还，未几，除京兆尹，改国子祭酒。

十四年，拜许州刺史，充忠武节度、陈许潞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是时，新罹兵战，难遽完缉。及逊至，集大军与之约束，严具示赏罚必信，号令数百言，士皆感悦。

长庆元年，幽、镇继乱。逊请身先讨贼，不许。但命以兵一万，会于行营。逊奉诏，即日发兵，故先诸军而至，由

是进位检校吏部尚书。寻改凤翔节度使，行至京师，以疾陈乞，改刑部尚书。长庆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废朝一日，赠右仆射。

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建先逊一年卒。兄弟同致休显，士君子多之。谥曰恭肃。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贫，无旧业。与兄造、逊于荆南躬耕致养，嗜学力文。举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德宗闻其名，用为右拾遗、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坐事罢职，降詹事府司直。高郢为御史大夫，奏为殿中侍御史，迁兵部郎中、知制诰。自以草诏思迟，不愿司文翰，改京兆尹。与宰相韦贯之友善。贯之罢相，建亦出为澧州刺史。征拜太常少卿，寻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建取舍非其人，又惑于请托，故其年选士不精，坐罚俸料。明年，除礼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治，改为刑部。

建名位虽显，以廉俭自处，家不理垣屋，十友推之。长庆二年二月卒，赠工部尚书。三子：讷、恪、朴。讷最知名，官至华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少有学术，不求闻达，居于毗陵之阳羨山。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观察使李衡辟为从事，使者三返方应。故相齐映代衡，又留署职，府罢归山。福建观察使柳冕表为从事，累月，转殿中侍御史。会泉州阙刺史，冕署戎权领州事。

是时，姚南仲节制郑滑，从事马总以其道直为监军使诬

奏，贬泉州别驾。冕附会权势，欲构成总罪，使戎按问曲成之。戎以总无辜，不从冕意，别白其状。戎还自泉州，冕盛气据衙而见宾客。戎遂历东厢从容而入。冕度势未可屈，徐起以见，一揖而退。又构其罪以状闻，置戎于佛寺，环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诱令成总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动摇。杜佑镇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发书谕冕，戎难方解，遂辞职寓居于江湖间。

后阎济美为福建观察使，备闻其事，奏充副使。又随济美移镇浙东，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迁浙东观察使。所莅皆以政绩闻。居数岁，以疾辞官。长庆元年十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戎检身处约，不务虚名。俸入之余，散于宗族。身歿之后，人无讥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放登进士第，性端厚寡言，于是非不甚系意。累佐藩府，莅事干敏。官至试大理评事，擢拜右拾遗，转补阙，历水部、兵部二员外，迁兵部郎中。

遇宪宗以储皇好书，求端士辅导经义，选充皇太子侍读。及穆宗嗣位，未听政间，放多在左右，密参机命。穆宗常谓放曰：“小子初承大宝，惧不克荷，先生宜为相，以匡不逮。”放叩头曰：“臣实庸浅，获侍冕旒，固不足猥尘大位。辅弼之任，自有贤能。”其言无矫饰，皆此类也。穆宗深嘉其诚，因召对思政殿，赐以金紫之服。转工部侍郎、集贤学士。虽任非峻切，而恩顾转隆。转刑部侍郎，职如故。

穆宗常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

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转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判院事。

放闺门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贍，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其时偶以节制无阙，乃授以廉问。及镇江西，惟用清洁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宝历元年，卒于江西观察使，废朝一日。

史臣曰：穆秘监之刚正不夺，如寒松倚岩，千丈劲节。而窦容州之取决，如鸷鸟逐雀，英气动人，岩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矫激过当，君子不为。如埧如簏，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诸子有焉。建、逊之贞方，戎、放之道义，元和已来，称为令族，宜哉！

赞曰：穆之赞、质，窦之常、群，迹参时杰，气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济济。薛氏三门，难兄难弟。

卷一百五十六

列传第一百零六

于頔 韩弘子公武 弘弟充 李质附 王智兴
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师燕文公谨之后也。始以荫补千牛，调授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又以栎阳主簿摄监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迁司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紫。充入西蕃计会使，将命称旨，时论以为有出疆专对之能。历长安县令、驾部郎中。

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州境陆地褊狭，其送终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葬朽骨凡十余所。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虽为政有绩，然横暴已甚，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观察使王纬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后頔累迁，乃与纬书曰：“一蒙恶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迁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罚，其惶恐重足一迹。掾姚岷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地与蔡州邻。吴少诚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吴房、朗山县，又

破贼于濯神沟。于是广军籍，募战士，器甲犀利，颇然专有汉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因请升襄州为大都督府，府比郢、魏。时德宗方姑息方镇，闻颇事状，亦无可奈何，但允顺而已。颇奏请无不从。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邓州刺史元洪，颇诬以赃罪奏闻，朝旨不得已为流端州，命中使监焉。至隋州枣阳县，颇命部将领士卒数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归京师。德宗怒，笞之数十。颇又表洪其责太重，复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谕。遂除洪吉州长史，然后洪获赴谪所。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及敕下，颇怒已解，复奏请为判官，德宗皆从之。正伦卒，未殯，颇以兵围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颇累迁至左仆射、平章事、燕国公。俄而不奉诏旨，擅总兵据南阳，朝廷几为之盱食。

及宪宗即位，威肃四方，颇稍戒惧。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宪宗以长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屡讽其父归朝入覲，册拜司空、平章事。

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勇于射利，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颇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颇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颇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诏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按问，乃搜死奴于其第，获之。颇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阁门使以

无引不受，日没方归。明日，复待罪于建福门。宰相喻令还第，贬为恩王傅。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季友，追夺两任官阶，令其家循省。左赞善大夫正、秘书丞方并停见任。孔目官沈璧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与刘干同手杀人，宜付京兆府决杀。敏行至商山赐死。梁正言、僧鉴虚并付京兆府决杀。顷其年十月，改授太子宾客。

十年，王师讨淮、蔡，诸侯贡财助军。顷进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诏不纳，复还之。十三年，顷表求致仕。宰臣拟授太子少保，御笔改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卒，赠太保，谥曰“厉”。其子季友从猎苑中，诉于穆宗，赐谥曰“思”。右丞张正甫封敕，请还本谥。

右补阙高铢上疏论之曰：

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知惧。虽窃位于当时，死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而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

臣风闻此事是徐泗节度使李愬奏请。李愬勋臣节将，陛下宠其勋劳，赐其爵禄、车服、第宅则可，若乱朝廷典法，将何以沮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与之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顷顷镇襄、汉，杀戮不辜，恣行凶暴。移军襄、邓，迫胁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当先朝嗣位之始，贵安反侧，以靖四方。幸免铁钺之诛，得全腰领而毙，诚宜谥之“缪厉”，以沮凶邪，岂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则是于顷生为奸臣，死获美谥，窃恐天下有识之

士，谓圣朝无人，有此倒置。伏请速追前诏，却依太常谥为厉，使朝典无亏，国章不滥。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疏曰：

古之圣王立谥法者，所以彰善恶、垂劝诫。使一字之褒，赏逾绂冕；一言之贬，辱过朝市。此有国之典礼，陛下劝惩之大柄也。顷顷拥节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愤，法令不容。擅兴全师，僭为正乐，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杀戮不辜，诛求无度，臣故定谥为厉。今陛下不忍，改赐为“思”，诚出圣慈，实害圣政。伏以陛下自临宸扆，懋建大中，闻善若惊，从谏不倦。况当统天立极之始，所谓执法慎名之时，一垂恩光，大启侥幸。且如顷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惩，臣恐今后不逞之徒如顷者众矣！死援顷例，陛下何以处之？是恩曲于前而弊生于后。若以李吉甫有赐谥之例，则甫之为相也，有犯上杀人之罪乎？以顷况之，恐非伦类。如以顷常入财助国，改过来观，两使绝域，可以赎论，夫伤物害人，剥下奉上，纳贿求幸，尤不可长其渐焉。

自两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师憊征，疮痍未息。及张茂昭以易定入觐，程权以沧景归朝，故恩礼殊尤，以劝来者。而于顷以文吏之职，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获已而入朝，岂茂昭之比乎！纵有入财使远之勤，何以掩其恶迹！伏望陛下恩由义断，泽以礼成，褒贬道存，侥幸路绝，则天下幸甚。

疏奏不报，竟谥为思。

长庆中，以戚里勋家诸贵引用于方，复至和王傅，家富

于财。方交结游侠，务于速进。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群盗，方以策画干稹。而李逢吉之党欲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结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鞠无状，而方竟坐诛。

韩弘，颍川人。其祖、父无闻，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刘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为州掾，累奏试大理评事。玄佐卒，子士宁被逐。弘出汴州，为宋州南城将。刘全谅时为都知兵马使。贞元十五年，全谅卒，汴军怀玄佐之惠，又以弘长厚，共请为留后，环监军使请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许之。自试大理评事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毫汴颖观察等使。

时吴少诚遣人至汴，密与刘全谅谋，因曲环卒袭陈许。会全谅卒，其人在传舍，弘喜获节钺，即斩其人以闻。立出军三千，助禁军共讨少诚。汴州自刘士宁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锬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锬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对宾客言笑自若。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累授检校左右仆射、司空。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时王锬检校司空、平章事。致书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锬之下。宪宗方欲用形势以临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锬上。及用严绶为招讨，为贼所败，弘方镇汴州，当两河贼之冲要，朝廷虑其异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实当旗鼓。乃授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令兵部郎中、知制诰李程宣赐官告。弘实不离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

师三千隶李光颜军。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吴元济诛，以统帅功，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许国公，罢行营都统。

十四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其年七月，尽携汴之牙校千余人入觐。对于便殿，拜舞之际，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赐加等，预册徽号大礼。进绢三十五万匹、绁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愿留京师奉朝请。诏曰：

纳大忠，树嘉绩，为臣所以明极节；锡殊宠，进高秩，有国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诞敷，王言总会，百辟攸究，四方式瞻。永念于怀，久虚其位，载扬成命，盍曰休哉。

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毫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降神挺材，积厚成器；中蕴深阔之量，外标严重之姿。有匡国济时之心，推诚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仗义益彰。自镇浚郊，二十余载，师徒稟训而咸肃，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声之重，隐若山崇。

属者，淮 瀆濯征，命统群帅，克殄残孽，惟乃有指踪之功。及齐境兴妖，分师进讨，遂枭元恶，惟乃有略地之效。既闻旋旆，俄请执珪，深陈魏阙之诚，远继韩侯之志。朝天有庆，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辞戎旅，三加敦谕，所守弥坚。于蕃于宣，谅切于注意；我弼我

辅，难违其衷恳。式遂良愿，载兼上司。论道之荣，因之以齐八政；中枢之长，升之以赞万务。玄衮赤舄，备于宠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书令。乃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镇宣武。

宪宗崩，以弘摄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时弘弟充为郑滑节度使，子公武为鄆坊节度使。父子兄弟，皆秉节钺，人臣之宠，冠绝一时。二年，请老乞罢戎镇，三表从之。依前守司徒、中书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时年五十八。赠太尉，赙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硕。

初，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专务聚财积粟，峻法树威。而庄重寡言，沉谋勇断，邻封如吴少诚、李师道辈皆惮之。诏使宣谕，弘多倨待。及齐、蔡贼平，势屈入覲，两朝宠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终，人臣之幸也。时公武已卒，弘孙绍宗嗣。

公武自宣武马步都虞候将兵诛蔡，贼平，检校右散骑常侍、鄆州刺史、鄆坊等州节度使。丁所生忧，起复金吾将军，仍旧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罢节度，入为右金吾将军。既而弘出镇河中，季父充移镇宣武，公武叹曰：“二父联居重镇，吾以孺子当执金吾职，家门之盛，惧不克胜。”坚辞宿卫，改右骁卫将军。性颇恭逊，不以富贵自处。弘罢河中，居崇里第；公武居宣阳里之北门，因省父，无疾暴卒，赠户部尚书。

充依舅刘玄佐，历河阳、昭义牙将。及兄弘节制宣武，召

归主亲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颇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独谦恭执礼，未尝懈怠，由是遍得士心。然以亲逼权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猎近郊，单骑归于洛阳。时朝廷方姑息弘，亦怜充之无异志，擢拜右金吾卫将军。十二月，转大将军，历少府监。十五年，代侄公武为鄜坊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长庆二年，幽、镇、魏复乱。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数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复相劝诱。命充与承元更换所守，检校左仆射。是岁，汴州节度使李愿被三军所逐，立都将李齐既为留后。朝廷以充久在汴州，从心悦附，命充为宣武节度使，兼统义成之师往讨齐。会齐疽发脑，属兵于纪纲李质。质以计诛首乱，送齐归京师。充遂不战而入大梁。时陈许李光颜亦奉诏讨齐，军于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监军使姚文寿亦欲招许下之师。充在中牟闻其谋，率众径至城下。汴人素怀充来，皆踊跃相贺，无复疑贰。诏加检校司空。诏割颍州隶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诏未至，暴疾卒，时年五十五。赠司徒，谥曰肃。充虽内外皆将家，素不事奢侈，常以简约自持。临机决策，动无遗悔，善将者多之。

李质者，汴之牙将。李齐既为留后，倚质为心腹。及朝廷以齐为郡守，志邀节钺，质劝喻不从。会齐疽发首，乃与监军姚文寿谋，斩齐传首京师。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

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召为金吾将军，长庆三年四月卒。

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也。曾祖靖，左武卫将军。祖瑰，右金吾卫将军。父缙，太子詹事。

智兴少骁锐，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纳谋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归国。纳怒，以兵攻徐甚急。智兴健行，不四五日赍表京师求援。德宗发朔方军五千人随智兴赴之，淄青围解。自是，智兴常以徐军抗纳、累历滕、丰、沛、狄四镇将。自是二十余年为徐将。

元和中，王师诛吴元济，李师道与蔡贼谋挠沮王师，频出军侵徐，徐帅李愿以所部步骑悉委智兴以抗之。郢将王朝晏以兵攻沛，智兴击败之。贼又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军都押衙。

十三年，王师诛李师道，智兴率徐军八千会诸道之师进攻。与陈许之军大破贼于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以功迁御史中丞。贼平，授沂州刺史。

长庆初，河朔复乱，征兵进讨。穆宗素知智兴善将，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

初，召智兴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群颇忧疑，令府僚迎

劳，且诫之曰：“兵士悉输甲仗于外，副使以十骑入城。”智兴既首处，宾僚闻之心动，率归师斩关而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卫谢群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埽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货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弃城走。朝廷以罢兵，力不能加讨，遂授智兴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自是智兴务积财贿，以赂权势，贾其声誉，用度不足，税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检校仆射、司空。

太和初，李同捷据沧德叛，智兴上章，请躬督士卒讨贼。从之。乃出全军三万，自备五月粮饷，朝廷嘉之。加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沧德行营招抚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济之以王廷凑，王师经年无功。及智兴拔棣州，贼大惧，诸军稍务进取。以智兴首功，加守太傅，封雁门郡王。贼平入朝，上赐宴麟德殿，赏赐珍玩名马，进位侍中，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使。

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磁隰观察等使。智兴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颍观察等使。

开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赠太尉，不视朝三日。葬于洛阳榆林之北原，四镇将校会葬者千人。

智兴九子：晏平、晏宰、晏皋、晏实、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韬，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从父征伐，以讨李同捷功，授检校右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丁父忧，奔归洛阳。晏平

居官贪黷，去镇日，擅将征马四百余匹及兵仗七千事自卫，为宪司所纠。减死，长流康州。以父丧，未赴流所，告于河北三镇。三帅上表救解，请从昭雪，改授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老、卢弘宣封还制书，改永州司户。韦温又执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谕方行。

晏宰于昆仲间最称伟器，大中后，历上党、太原节度使。捍回鹘、党项，屡立边功。

晏皋仕至左威卫将军。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时扰攘，不持士范，非义非侠，健者不为，末涂沦蹶，固其宜矣。韩、王二帅，乘险蹈利，犯上无君，豺狼噬人，鸛鹄幸夜，爵禄过当，其可已乎？谓之功臣，恐多惭色。

赞曰：于子清狂，轻犯彝章。韩虐王剽，专恣一方。元和赫斯，挥剑披攘。择肉之伦，爪距摧藏。

卷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零七

王翊 兄翊 郝士美 李鄲子柱 柱子礪 辛秘 马摠 韦弘景 王彦威

王翊，太原晋阳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谦柔，淡于声利。自商州刺史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称职。行宗素重之，及即位，

目为纯臣。迁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宪司，虽不能举振纲条，然以谨重知名。大历二年卒。

翊为侍郎时，翊自折冲授辰州刺史，迁朗州，有威望智术，所莅立名。大历五年迁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自安、史之乱，频诏征发岭南兵募，隶南阳鲁灵军。灵与贼战于叶县，大败，余众离散。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自号“平南十道大都统”。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城邑，据容州。前后经略使陈仁琇、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

及翊至藤州，言于众曰：“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财募将健，许奏以好爵，以是人各尽力。不数月，斩贼魁欧阳珪。驰于广州，见节度使李勉，求兵为援。勉曰：“容州陷贼已久，群獠方强，卒难图也。若务速攻，只自败耳，郡不可复也。”翊请曰：“大夫如未暇出师，但请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援助，冀藉声势，成万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手札告谕义州刺史陈仁瑾、藤州刺史李晓庭等，同盟约讨贼。翊复募三千余人同力战，日数合。节度使牒止翊用兵。翊虑惑将士，匿其牒，奋起士卒，大破贼数万众，擒其帅梁崇牵。贼遁数百里外，尽复容州故境。翊发使以闻，奏置顺州，以遏余寇。前后大小百余战，生擒贼帅上献者七十余人。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讨处置使。

翊又令其将张利用、李实等分兵讨袭西原。遂收复郁林诸州，部内渐安。后因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岭南复乱。翊遣大将李实悉所管兵赴援广州。西原贼率覃问复招合夷獠曰：

“容州兵马尽赴广州，郡可图也。”于是悉众来袭。翽知其来，伏兵御之，生擒覃问，其众大败。代宗闻而壮之，遣中使慰劳，加金紫光禄大夫。

时西蕃入寇河中，元帅郭子仪统兵备之。乃征翽为河中少尹，充节度留后，领子仪之务。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其徒夜噪斩关以逐翽。有告者，翽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而遁，卒诛正，军城乂安。

历汾州刺史、京兆尹。属发泾原兵讨李希烈，军次涇水。翽备供顿，肉败粮臭，众怒以叛。翽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将作监，从幸山南。车驾还京，改大理卿。出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入为太子宾客。

贞元十二年，检校礼部尚书，代董晋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凡开置二十余屯，市劲筋良铁以为兵器，简练士卒，军政颇修。无何，吴少诚阻命，翽赋车籍甲，不待完缮，东畿之人赖之。十八年卒，时七十余，赠礼部尚书。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也。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举进士，继以书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历拾遗、补阙、员外、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元载所忌。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于银台门毁辱京兆尹崔昭。纯诣元载抗论，以为国耻，请速论奏。载不从，遂以疾辞。退归东洛凡十年，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称于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

集贤学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东归洛阳。德宗召见，屡加褒叹，赐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赋诗祖送于都门，搢绅以为美谈。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

士美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传，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于二郗之间矣。”未冠，为阳翟丞。李抱真镇潞州，辟为从事，雅有参赞之绩。其后易二帅，皆诏士美佐之。

由坊州刺史为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节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时溪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士美设奇略讨平之。诏书劳慰，加检校右散骑堂侍，封高平郡公，再迁京兆尹。每别殿延问，必咨访大政。出为鄂州观察使。

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节度。二十年，慎来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会有母卒于京师，利主军权，不时发丧。士美命从事托以他故过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问，先备肩篮，即日遣之。

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检校工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前政之丰给浮费，至皆减损，号令严肃。

及朝廷讨王承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先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环柏乡，屡以捷闻。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于时四面七、八镇兵共十余万，以环镇、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声甚振。承宗大惧，指期有破亡

之势，会诏班师，至今两河间称之。

十二年，以疾征为工部尚书。稍间，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至镇逾月，寝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景。

士美善与人交，然诺之际豁如也，当时名称翕然。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侄孙。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历中举进士，又以书判高等，授秘书正字。为李怀光所辟，累迁监察御史。及怀光据蒲津叛，鄘与母、妻陷贼中。恐祸及亲，因伪白怀光曰：“兄病在洛，请母往视之。”怀光许焉，且戒妻子无得从。鄘皆遣行。后怀光知，责之。对曰：“鄘名隶军籍，不得随侍老母，奈何不使妇随姑行也。”怀光无以罪之。时与故相高郢同在贼廷，乃密奏贼军虚实及攻取之势。德宗赐手诏以劳之。后事泄，怀光严兵召郢与鄘诘责。鄘词激气壮，三军义之。怀光不敢杀，囚之狱中。怀光死，马燧就狱致礼，表为河东从事。寻以言不行，归养洛中。襄州节度使嗣曹王皋致礼延辟，署从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为吏部员外郎。

徐州张建封卒，其子愔为将校所迫，俾领军务。诏择临难不慑者，即其军以谕之，遂命鄘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军，召将士，传朝旨，陈祸福，脱监军使桎梏，令复其位。凶党不敢犯。及愔上表称兵马留后，鄘以为非诏令所加，不宜称号，立使削去，方受其表。迁吏部郎中。

顺宗登极，拜御史中丞，迁京兆尹、尚书右丞。元和初，以京师多盗，复选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寻拜检

校礼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承前命帅，多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号。初受命，必诣军修谒。鄜既受命，表陈其不可，诏遂去“神策行营”字，但为凤翔陇右节度。未几，迁镇太原，入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使。

五年冬，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鄜前在两镇，皆以刚严操下，遽变旧制，人情不安，故未几即改去。至淮南数岁，就加检校左仆射，政严事理，府廩充积。

及王师征淮夷，郢寇李师道表裏相援。鄜发楚、寿等州二万余兵，分压贼境，日费甚广，未尝请于有司。时宪宗以兵兴，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用。鄜以境内富实，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廷。诸道以鄜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此王师无匮乏之忧。

先是，吐突承璀监淮南军，贵宠莫贰。鄜亦以刚严素著，而差相敬惮，未尝稍失。承璀归，遂引以为相。十二年，征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鄜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年侵势过，颇安外镇。登祖筵，闻乐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长也。”行颇缓，至京师，又辞疾归第。既未朝谒，亦不领政事，竟以疾辞，改授户部尚书。俄换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寻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赠太子太保，谥曰肃。

鄜强直无私饰，与杨凭、穆质、许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气自负。然鄜当官严重，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称理，而刚决少恩。镇扬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杀，一委军吏，参佐束手，居人颇陷非法，物议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东观

察使。

柱子磻，字景望，博学多通，文章秀绝。大中十三年，一举登进士第。归仁晦镇大梁，穆仁裕镇河阳，自监察、殿中相次奏为从事。入为尚书水部员外郎，累迁吏部郎中，兼史馆修撰，拜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广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让之乱，逃于河桥。光启中，避乱淮海，有伪襄王诏命，磻皆不从。

王铎镇滑台，杖策诣之。铎表荐于朝。昭宗雅重之，复召入翰林为学士，拜户部侍郎，迁礼部尚书。

景福二年十月，与韦昭度并命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磻奸邪，挟附权幸，以忝学士，不合为相。”时宰臣崔昭纬与昭度及磻素不相协，密遣崇鲁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师。磻因上十章及《纳谏论》三篇自雪，且数崇鲁之恶。议者重其才而鄙其讼。昭宗素爱其才，而急于大用。至乾宁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复命为相。数月，与昭度同为王行瑜等所杀。

磻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仅百余卷，经乱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赠司徒，谥曰文。

子沆，字东济，有俊才。与父同日遇害，诏赠礼部员外郎。

辛秘，陇西人。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高郢为太常卿，嘉其礼学，奏授太常博士。迁祠部、兵部员外郎，仍

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礼仪使，皆署为判官。当时推其达礼。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贼平，以功赐金紫，由是金以秘材堪将帅。

及太原节度范希朝领全师出讨王承宗，征秘为河东行军司马，委以留务。寻召拜左司郎中，出为汝州刺史。

九年，征拜谏议大夫，改常州刺史，选为河南尹。莅职修政，有可称者。

十二年，拜检校工部尚书，代郝士美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洺邢等州观察使。是时以再讨王承宗，泽潞压境，凋费尤甚。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遂以命秘。凡四岁，府库积钱七十万贯，餼粮器械称是。

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将歿，又为书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发之，皆送终遵俭之旨。久历重任，无丰财厚产，为时所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左仆射，谥曰昭。

马摠，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摠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摠，从事穆赞鞠摠，赞称无罪，

摠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傳。

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摠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

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摠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摠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摠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韦弘景，京兆人，后周逍遥公夔之后。祖嗣立，终宣州司户。父尧，终洋州兴道令。弘景贞元中始举进士，为汴州、浙东从事。

元和三年，拜左拾遗，充集贤殿学士，转左补阙。寻召入翰林为学士。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荣之功，罢学士，改司门员外郎，转吏部员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张仲方贬李吉甫谥，上怒，贬仲方。弘

景坐与仲方善，出为绵州刺史。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为副使，赐以金紫。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

刘士泾以驸马交通邪幸，穆宗用为太仆卿。弘景与给事薛存庆封还诏书，谕士泾曰：“伏以司仆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称重。汉朝亦以石庆之谨愿，陈万年之行洁，皆践斯职，谓之大僚。今士泾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将帅，家富货财，声名不在于士林，行义无闻于朝野，忽长卿寺，有渎官常。以亲则人物未贤，以勋则宠待常厚，今叨显任，诚谓谬官。《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盖士泾之谓。臣等职司违失，实在守官。其刘士泾新除太仆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谕，弘景等固执如前。宰臣不得已，改卫尉少卿。穆宗复遣谕弘景曰：“士泾父昌有边功，士泾为少列十余年，又尚云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赏劳睦亲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时认翕然推重。

时萧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议论，常所辅助。迁刑部侍郎，转吏部侍郎，铨综平允，权邪憚其严劲，不敢干以非道。掌选二岁，改陕虢观察使。岁满，征拜尚书左丞，驳吏部授官不当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鲠亮称，及居纲辖之地，郎吏望风修整。会吏部员外郎杨虞卿以公事为下吏所讪，狱未能辨，诏下弘景与宪司就尚书省详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向附之。弘景素所不悦，时已请告在第，及准诏就召，以公服来谒。弘景谓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转礼部尚书，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缮完宫室，至今赖之。

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赠尚书左仆射。弘景历官

行事，始终以直道自立，议论操持，无所阿附，当时风教，尤为倚赖。自长庆已来，目为名卿。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无由自达，元和中游京师，求为太常散吏。卿知其书生，补充检讨官。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宪宗晏驾，未定谥。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以宪宗功高列圣，宜特称祖，穆宗下礼官议。彦威奏曰：“据礼经，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颡项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东汉魏晋，渐违经意，沿革不一。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盖非典训，不可法也。国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又祖神尧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称宗。谓之尊名，可为成法。不然，则太宗造有区夏，理致升平；玄宗扫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都，此者应天顺人，拨乱返正，至于庙号，亦但称宗。谨按经义，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传》曰：‘始封必为祖。’《书》曰：‘德高可宗，故号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晋之乱法，守贞观、开元之宪章，而拟议大名，垂以为训。大行庙号，宜称宗。”制从之。

故事，祔庙之礼，先告于太极殿，然后奉神主赴太庙。祔礼毕，不再告于太极殿。时宪宗祔庙礼毕，执政详旧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礼毕于太极殿。彦威执议以为不可，执政怒。会

宗正寺进祝版，误以宪宗为睿宗。执政銜其强，奏祝版参差，博士之罪，彦威坐削一阶，夺两季俸。彦威殊不低回，每议礼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称之。累转司封员外郎中。弘文馆旧不置学士，文宗特置一员以待彦威。寻使魏博宣慰，特赐金紫。五年，迁谏议大夫。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朝法振举，人不以为烦。以本官兼史馆修撰。

彦威通悉典故，宿儒硕学皆让之。时以仆射上事仪注，前后不定，中丞李汉奏定，朝议未以为允。中书门下奏请依元和七年已前仪注，左右仆射上日，请受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彦威奏论曰：“臣谨按《开元礼》：凡受册官，并与卑官答拜。国朝官品令，三师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无受朝官再拜之文。仆射班次三公，又是尚书令副贰之职，虽端揆之重，有异百寮，然与群官比肩事主。《礼》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仆射上日受常参官拜，事颇非仪。况元和七年已经奏议，酌为定制，编在国章。近年上仪，又有受拜之礼，礼文乍变，物论未安，请依元和七年敕为定。”时李程为左仆射，宰执难于改革，虽不从其议，论者称之。

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惊、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诏竟许决流。彦威诣中书投宰相面论，语讦气盛。执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几，改司农卿。李宗闵重之。既

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等观察使。开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寻判度支。

彦威儒学虽优，亦勤吏事，然货泉之柄，素非所长，性既刚讦，自恃有余。尝紫宸廷奏曰：“臣自计司按见管钱谷文簿，皆量入以为出，使经费必足，无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犹有岁蓄，而军用钱物，一切通用，悉随色额占定，终岁支給，无毫厘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窃，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额图》。既而又进《供军图》曰：“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犄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万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伏以时逢理安，运属神圣，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时。忧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谬司邦计，虔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

彦威既掌利权，心希大用。时内官仇士良、鱼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军多以所赐衣物于度支中估，判使多曲从，厚给其价。开成初，有诏禁止，然趋利者犹希意从其请托。至是，彦威大结私恩，凡内官请托，无不如意，物议鄙其躁妄。复修王播旧事，贡奉羨余，殆无虚日。会边军上诉衣赐不时，兼之朽故。宰臣恶其所为，令摄度支人吏付台推讯。彦威略不介怀，入司视事。及人吏受罚，左授卫尉卿，停

务，方还私第。

三年七月，检校礼部尚书，代殷侑为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陈许洧观察等使。会昌中，入为兵部侍郎，历方镇，检校兵部尚书。卒，赠仆射，谥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军戎，决权变，非儒者之事。而王翊、郝士美释襁掖之儒衣，奋将军之旗鼓，俾士赴汤火，威振藩篱，何其壮也！所谓非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效用，宜哉！李建侯不屈于贼庭，马会元见伸于贝锦，临危挺操，所谓贞臣，将相之荣，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达，韦仆射之峻整，王尚书之果敢，皆一时之伟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为巧宦，不亦疏乎？

赞曰：见危致命，临难不惧。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陆离，驳正黄扉。贪名丧道，狂哉彦威。

卷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零八

武元衡从父弟儒衡 郑余庆子瀚 瀚子 允谟
茂休 处海 从谏 韦贯之兄绶 弟纁 子澳

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缑氏人。曾祖载德，天后从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属文，终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事在《逸人传》。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贵，追赠吏

部侍郎。元衡进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为华原县令。时畿辅有镇军督将恃恩矜功者，多挠吏民。元衡苦之，乃称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一岁，迁左司郎中。时以详整称重。

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尝因延英对罢，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顺宗即位，以病不亲政事。王叔文等使其党以权利诱元衡，元衡拒之。时奉德宗山陵，元衡为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叔文之党也，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其党滋不悦。数日，罢元衡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始册为皇太子，元衡赞引，因识之。及登极，复拜御史中丞。持平无私，纲条悉举，人甚称重。寻迁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赐金紫，兼判户部事。上为太子时，知其进退守正，及是用为宰相，甚礼信之。

初，浙西节度李锜请入觐，乃拜为右仆射，令入朝。既而又称疾，请至岁暮。上问宰臣，郑絪请如锜奏。元衡曰：“不可。且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上以为然，遽追之。锜果计穷而反。

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节度使。崇文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上难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将行，上御安福门以临慰之。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帘幕、伎乐、工巧以行。元衡至，则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

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八年，征还。至骆谷，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时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于上前。元衡居中，无所违附，上称为长者。及吉甫卒，上方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时王承宗遣使奏事，请赦吴元济。请事于宰相，辞礼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飞章诋元衡，咎怨颇结。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梃击元衡左股。其徒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旨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恟者久之，为之再不食。册赠司徒，赠赙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辍朝五日，谥曰忠愍。

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辅政，时太白犯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及出镇，分领扬、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先是，长安谣曰“打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

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师大恐，城门加卫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元衡从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硕。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相国郑余庆不事华洁，后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谒见，未尝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余庆因亦重之。宪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尝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迁户部郎中。十二年，权知谏议大夫事，寻兼知制诰。皇甫镈以宰相领度支，剥下以媚上，无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论列，镈密诉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将报怨耶！”镈不复敢言。

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采，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寻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迁礼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六。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祖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颖川太守。长裕弟少微，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于当时。父慈，与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余庆少勤学，善属文。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山南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忧罢。贞元初入朝，历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八年，选为翰林学士。

十三年六月，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时有玄法寺僧法凑为寺众所诉，万年县尉卢伯达断还俗，后又复为僧，伯达上表论之。诏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张戣、大理卿郑云逵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述同按鞠。时议述胥吏，不合与宪臣等同入省按事。余庆上疏论列，当时翕然称重。

十四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余庆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与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余庆皆议可之。未几，頔以罪贬。时又岁旱人饥，德宗与宰臣议，将赈给禁卫六军。事未行，为中书吏所泄，余庆贬郴州司马，凡六载。顺宗登极，征拜尚书左丞。

宪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几，属夏州将杨惠琳阻命，宰臣等论奏，多议兵事。余庆复以古义上言，夏州军士皆仰给县官，又有“介马万蹄”之语。时议以余庆虽好古博雅而未适时。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郑絪皆姑息之。议者云佑私呼为滑八，四方书币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僭，叱之。寻而余庆罢相，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上浸

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乃改为国子祭酒，寻拜河南尹。三年，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书。

余庆再为相，罢免皆非大过，尤以清俭为时所称。洎中外践更，郁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准的。时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皆以勋官前任至三品，据令合立门戟，各请戟立于其第。时义方以加上柱国、坦以前任宣州观察使请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银青阶，而义方只据勋官，有司不详覆而给之，议者非之，台司将劾而未果。会余庆自东都来，发论大以为不可。由是，台司移牒诘礼部，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崔备皆罚俸，夺元、卢之门戟。

余庆受诏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辞甚工。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授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权，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集乐去大鼓。至是，余庆始奏复用大鼓。

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岁受代。

十二年，除太子少师。寻以年及悬车，请致仕，诏不许。时累有恩赦叙阶，及天子亲谒郊庙，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复计考，其使府宾吏，又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谢洎郎官出使，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遂诏余庆详格令，立制条，奏以闻。

十三年，拜尚书左仆射。自兵兴以来，处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余庆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宪宗以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遂用为详定使。余庆复奏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珣、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充详定判官。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改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师、检校司空，封荥阳郡公，兼判国子祭酒事。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

及穆宗登极，以师傅之旧，进位检校司徒，优礼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余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屡分戎律。凡所要职，无不践更。贵而能贫，卑以自牧。謇谔闻于台阁，柔睦化于闺门。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孙之广。焚书逸礼，尽可口传；古史旧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逾。神将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赠礼宜优，可赠太保。”时年七十五，谥曰贞。

余庆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四朝居将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禄赐所得，分给亲党，其家颇类寒素。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宣赐，皆厚以金帛遣之。求媚者唯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余庆每受方任，天子必诫其使曰：“余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取。”专欲振起儒教，后生谒见者，率以经学讽之。

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极其俭薄。及修官政，则喜开广。镇岐下一岁，戎事可观。又创立儒宫以来，学者虽行己可学，而往往近于沽激，故当时议者不全德许之。上以家素清贫，不办丧事，宜令所司特给一月俸料，以充赙赠，用示哀荣。有文集、表疏、碑志、诗赋共五十卷行于世。

兄承庆，官不显。弟膺甫，官至主客员外郎中、楚怀郑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时然，皆官至县令宾佐。余庆子瀚。

翰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时名同，改名瀚。贞元十年举进士。以父谪官，累年不任。自秘书省校书郎迁洛阳尉，充集贤院修撰。改长安尉、集贤校理。转太常寺主簿，职仍故。迁太常博士，改右补阙。献疏切直，人为危之。及余庆入朝，宪宗谓余庆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贺。”遂迁起居舍人，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时余庆为仆射，请改省郎。乃换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丁母忧，除丧，拜考功郎中。复丁内艰，终制，退居汜上。长庆中，征为司封郎中、史馆修撰，累迁中书舍人。

文宗登极，擢为翰林侍讲学士。上命撰《经史要录》二十卷。书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书语类。上亲自发问，瀚应对无滞，锡以金紫。太和二年，迁礼部侍郎。典贡举二年，选拔造秀，时号得人。转兵部侍郎，改吏部，出为河南尹，皆著能名。入为左丞，旋拜刑部尚书，兼判左丞事。出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余庆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馆，至瀚之来，复继前美。开

成四年闰正月，以户部尚书征。诏下之日，卒于兴元，年六十四，赠右仆射，谥曰宣。有文集、制诰共三十卷，行于世。浣四子：允谟、茂谏、处诲、从说。

允谟，以荫累官台省，历蜀、彭、濠、晋四州刺史，位终太子右庶子。

茂谏，避国讳改茂休，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四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绛州刺史，位终秘书监。

处诲，字延美，于昆仲间文章拔秀，早为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汴。处诲族父朗。初朗为定州节度使时，处诲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梦己为浙东观察使，经过汴州，而朗为汴帅，留连饮饯，仰视屋栋，饰以黄土，宾从皆所识。明年，朗果自定州镇宣武，辟韦重掌书记。重将行，处诲告以所梦。明年，处诲转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东观察使。行及潼关，朗遣从事迎劳，仍致手书，令先疏所梦。比至汴，宴于清暑亭，宾佐悉符梦中。朗仰视屋栋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叹移时。后五年，朗卒，处诲继为汴州节度使，乃赋诗一章，刻于厅事，以尽思朗之悲。处诲方雅好古，且勤于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

从说，字正求，会昌二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知制诰。故相令狐绹、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寻迁中书舍人。咸通三年，知贡举，拜礼部侍郎，转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选平允，时无屈人。垂

将作辅，以权臣请托不行，改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逾年，乞还，不允，改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期年报政，美声流闻。当途者惧其大用，改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五管为南诏蛮所扰，天下征兵，时有庞勋之乱，不暇边事。从谏在镇，北兵寡弱，夷獠桀然，乃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捍城，皆得其效。虽郡邑屡陷，而交、广晏然。俄而懿宗厌代，从谏以久在番禺，不乐风土，思归恋阙，形于赋咏，累上章求为分司散秩。僖宗征还，用为刑部尚书。寻以本官同平章事。

乾符中，盗起河南，天下骚动。阴山府沙陀都督李国昌部族方强，虎视北边。属灵州防御使段文楚军储不继，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杀文楚，遂据振武军云、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诸部，南侵忻、代。前帅窦瀚、李侃、李蔚相继以重臣镇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传圭为三军所杀，军士益骄，矜功责赏，劝为噪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帅，云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连陷城邑，朝廷难于择帅。僖宗欲以宰臣临制之，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从谏：自处钧衡，屡来麟凤，才高应变，动必研机。朕以北门兴王故地，以尔尝施惠化，尚有去思。方当用武之时，暂辍调元之职，伫歼凶丑，副我忧勤。可检校司空、司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等使。”制下，许自择参佐。乃奏长安令王调为副使，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

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充推官，前左拾遗李渥充掌书记，前长安尉崔泽充支使。开幕之盛，冠于一时。时中朝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时新承军乱之后，杀掠攻剽，无日无之。

从说貌温而气劲，沉机善断，奸无遁情。凡凶谋盗发，无不落其彀中，以是群豪惕息。旧府城都虞候张彦球者，前帅令率兵三千逐沙陀于百井，中路而还，纵兵破钥，杀故帅康传圭。及从说至，搜索其魁诛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略，召之开喻，坦然无疑，悉以兵柄委之。

广明初，李钧、李潯继率本道之师出雁门，为沙陀所败。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出幸。传诏谓从说曰：“卿志安封域，权总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赖。今月五日，草贼寅巢奔冲；十六日，驻蹕梁、汉。上惭九庙，下愧万方。藩阃乍闻，痛愤应切。专差供奉官刘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遣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讨使诸葛爽，俾令入援。”从说承诏雪涕，团结戎伍，遣牙将论安、后院军使朱玫率步骑五千，从诸葛爽入关赴难。时中和元年五月也。

论安军次离石。是月，沙陀李克用军奄至，营于汾东，称奉诏赴难入关。从说具廩饩犒劳，信宿不发。克用傅城而呼曰：“本军将南下，欲与相公而言。”从说登城谓之曰：“仆射父子，咸通以来，旧激忠义，血战为国，天下之人受赐。老夫历事累朝，位忝将相，今日群盗扰攘，輿驾奔播，荡覆神州，不能荷戈讨贼，以酬圣奖，老夫之罪也。然多难图勋，是仆射立功立事之时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无以仰陪戎槩。若仆射终以君亲为念，破贼之后，车驾还宫，却得待

罪阙庭，是所愿也。唯仆射自爱。”克用拜谢而去。然杂虏不戢，肆掠近甸。从说遣大将王蟾、薛威出师追击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败而还。

初，论安率师入关，至阴地，以数百卒擅归，从说集诸部校斩之于鞠场，并以兵众付朱玫赴难。时郑畋亦以宰相镇凤翔，与从说宗人，同年登进士。畋亦举兵岐下，以遏贼巢。广明首唱仗义，断贼首尾，逆徒名为“二郑”。国威复振，二儒帅之功也。

二年十一月，代北监军使陈景思奉诏赦沙陀部，许讨贼自赎。由是沙陀五部数万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岚、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数百骑临城叙别。从说遗之名马、器币而诀。三年，克用破贼立功，授河东节度代从说。还至榆次，遣使致礼，谓从说曰：“予家尊在雁门，且还覲省。相公徐治行装，勿遽首途。”从说承诏，即日牒监军使周从寓请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还。”

五月十五日，从说离太原。时京城虽复，车驾未还，道途多寇。行次绛州，唐彦谦为刺史，留驻数月。冬，诏使追赴行在，复辅政，历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启末，固辞机务，以疾还第。卒。有司谥曰文忠。

从说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太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间貽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说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虏全城，多彦球之效也。累奏为行军司马。及再秉政，用为金吾将军，累郡刺史。在绛州时，彦谦判官陆宸嗜学有才思，

寓于郡斋，日与之谈宴，无间先后。乃称之于朝，位至清显。在汴时，以兄处诲尝为镇帅，歿于是郡，讫一政受代，不于公署举乐，其友悌知礼，操履如此。国之名臣，文忠有焉。

韦贯之，本名纯，以宪宗庙讳，遂以字称。八代祖夔，仕周，号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于时。贯之即其第二子。少举进士。贞元初，登贤良科，授校书郎。秩满，从调判入等，再转长安县丞。

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实权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数日而诏行。人有以贯之名荐于实者，答曰：“是其人居与吾同里，亟闻其贤，但吾得识其面而进于上。”举笏示说者曰：“实已记其名氏矣。”说者喜，骤以其语告于贯之，且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数岁终不往，然是后竟不迁。

永贞中，始除监察御史。上书举季弟纁自代，时议不以为私。转右补阙，而纁代为监察。元和元年，杜从郁为左补阙，贯之与崔群奏论，寻降为左拾遗。又论遗、补虽品不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改为秘书丞。

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转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改吏部员外郎。三年，复策贤良之士，又命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实指切

时病，不顾忌讳，虽同考策者皆难其词直，贯之独署其奏。遂出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征为都官郎中、知制诰。逾年，拜中书舍人，改礼部侍郎。凡二年，所选士大抵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转尚书右丞，中谢日，面赐金紫。

明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镇州盗窃发犂下，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及度为相，二寇并征，议者以物力不可。贯之请释镇以养威，攻蔡以专力。上方急于太平，未可其奏。贯之进言：“陛下岂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于蔡急魏应，齐赵同恶。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于是朱泚乘之为乱，朱滔随而向阙，致使梁、汉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闻见。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于扑灭故也。陛下独不能宽岁月，俟拔蔡而图镇邪？”上深然之，而业已下伐镇诏。后灭蔡而镇自服，如其策焉。

初，王师征蔡，以汴帅韩弘为都统，又命汝帅乌重胤、许帅李光颜合兵而进。贯之以为诸将四面讨贼，各税进取，今若置统督，复令二帅连营，则持重养威，未可以岁月下也。贯之议不从，四年而始克蔡。寻迁中书侍郎。同列以张仲素、段文昌进名为学士，贯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

贯之为相，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有张宿者，有口辩，得幸于宪宗，擢为左补阙。将使淄青，宰臣裴度欲为请章服。贯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宠耶？”其事遂寝。宿深衔之，卒为所构，诬以朋党，罢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为湖南观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贬远郡。时两

河留兵，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使诸道督课财赋。异所至方镇，皆讽令捃拾进献。贯之谓两税外，不忍横赋加人，所献未满足异意，遂率属内六州留钱以继献。由是罢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

上即位，擢为河南尹，征拜工部尚书。未行，长庆元年卒于东都，年六十二，诏赠尚书右仆射。

贯之自布衣至贵位，居室无改易。历重位二十年，苞苴宝玉，不敢到门。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身歿之后，家无羡财。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绶，德宗朝为翰林学士。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绶所议论，常合中道，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

纁有精识奥学，为士林所器。闺门之内，名教相乐。故韦氏兄弟令称，推于一时。纁累官至太常少卿。

贯之子澳、潏。

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进士第，又以弘词登科。性贞退寡欲，登第后十年不仕。伯兄温，与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谓澳曰：“高二十九持宪纲，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竟不诣元裕之门。

周墀镇郑滑，辟为从事。墀辅政，以澳为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墀初作相，私谓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苟公重知，愿公无权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赏刑罚，非公共欲行者，愿不以喜怒憎爱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举其职，则公敛衽于庙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权耶？”墀深然之。不周岁，以本官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累迁

户部、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与同僚萧寔深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无不召见，询访时事。每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传宣草词，澳心欲论谏，即曰：“此一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迟留至旦，必论其可否。上旨多从之。出为京兆尹，不避权豪，亦师警憚。

会判户部宰相萧邺改判度支，澳于延英对。上曰：“户部阙判使。”澳对以府事。上言“户部阙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对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乐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对，谓澳曰：“舅之奖遇，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堪，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

大中十二年，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等使，辞于内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阳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传诏旨谓澳曰：“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陈谢，又曰：“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将召之，而帝厌代。

懿宗即位，迁检校户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入为户部侍郎，转吏部，经综平允，不受请托。为执政所恶，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于澳，会吏部发澳时簿籍，吏缘为奸，坐罢镇，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尝戏吟云：“若将韦鉴同殷鉴，错认容身作保身。”此句闻于京师，权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

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辞疾，以松楸在秦川，求归樊川别业，许之。逾年，复授户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潞亦登进士第，无位而卒。潞子庾、庠、序、雍、郊。

庾登进士第，累佐使府，入朝为御史，累迁兵部郎中、谏议大夫。从僖宗幸蜀，改中书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户部事。车驾还京，充顿递使，至凤翔病卒。

序、雍、郊皆登进士第。序、雍官至尚书郎。郊文学尤高，累历清显。自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学士，累官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为时羽仪，嫉恶太甚，遭罹不幸，俾刃喋血，诚可哀哉！令狐中伤，为恶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郑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无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俦。韦氏三宗，世多才俊。纯、缙忠懿，为时元龟，作辅论兵，言皆体国。澳之贞亮，不替祖风。三代谥贞，考行无愧。

赞曰：后族峥嵘，平一辞荣。高风袭庆，钟在二衡。猗与贞公，继以文忠。纯、缙文雅，绰有父风。

卷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零九

卫次公 郑纲子祗德 祗德子颢 韦处厚
崔群 路随 父泌

卫次公，字从周，河东人。器韵和雅，弱冠举进士。礼部侍郎潘炎目为国器，擢居上第。参选调。礼部侍郎卢翰嘉其才，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齐运使其子交欢，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终身未尝操弦。

严震之镇兴元，辟为从事，授监察，转殿中侍御史。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纲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纲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

及顺宗在谅闇，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纲同处内廷，多所匡正。

转司勋员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仍为学士，权知中书舍人。寻知礼部贡举，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真拜中书舍人，仍充史馆修撰，迁兵部侍郎、知制诰，复兼翰林学士。与郑纲善，会郑纲罢相，次公左授太子宾客，改尚书右丞，兼判户部事，拜陕、虢等州都防御观

察处置等使。请蠲钱三百万，人得苏息，政闻于朝。征为兵部侍郎。选人李勣、徐有功之孙，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谓之曰：“子之祖先，勣在王府，岂限常格。”并优秩而遣之。改尚书左丞，恩顾颇厚。上方命为相，已命翰林学士王涯草诏。时淮夷宿兵岁久，次公累疏请罢。会有捷书至，相诏方出，宪宗令追之。遂出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

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归朝，道次病卒。赠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谥曰敬。次公自少入仕，历大寮，节操趋尚，始终如一，为众推重。

子洙，登进士第，尚宪宗女临真公主。累官至给事中、驸马都尉、工部侍郎。

郑纲，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纲少有奇志，好学，善属文。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綰、常衮，皆相知重。纲擢进士第，登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鄂县尉。张延赏镇西川，辟为书记，入除补阙、起居郎，兼史职。无几，擢为翰林，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德宗朝，在内职十三年，小心兢谦，上遇之颇厚。

贞元末，德宗晏驾，顺宗初即位，遗诏不时宣下。纲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中人不肯违。及王伾、王叔文朋党擅权之际，纲又能守道中立。宪宗监国，迁中书舍人，依前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转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宪宗初，励精求理，纲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多所关

决，首建议诛惠琳、斩刘辟及他制置。纲谦默多无所事，由是贬秩为太子宾客。出为岭南节度观察等使、广州刺史、检校礼部尚书。以廉政称。为工部尚书，转太常卿，又为同州刺史、长春宫使，改东都留守。入历兵部尚书，旋为河中节度使。太和二年，入为御史大夫、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保。

纲以文学进，恬淡，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所居虽无赫奕之称，而守道敦笃，耽悦坟典，与当时博闻好古之士，为讲论名理之游，时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陈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赠司空，谥曰宣。子祗德。

祗德子颢，登进士第，始授弘文馆校书。迁右拾遗、内供奉，诏授银青光禄大夫，迁起居郎。尚宣宗女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尚书郎、给事中、礼部侍郎。典贡士二年，振拔滞才，至今称之。迁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

颢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时，恩泽无对。及宣宗弃代，追感恩遇，尝为诗序曰：“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回憩于长兴里第。昏然昼寝，梦与十数人纳凉于别馆。馆宇萧洒，相与联句。予为数联，同游甚称赏。既寤，不全记诸联，唯省十字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乃书之于楹。私怪语不祥，不敢言于人。不数日，宣宗不豫，废朝会，及宫车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顾遇，续石门之句为十韵云：‘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萧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日车乌敛翼，风动鹤飘翎。异苑人争集，凉台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灾先兆，何当思入冥。御

炉虚仗马，华盖负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閤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父万，监察御史，为荆南节度参谋。处厚本名淳，避宪宗讳，改名处厚。幼有至性，事继母以孝闻。居父母忧，庐于墓次。既免丧，游长安。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

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裴埴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馆，改咸阳县尉，迁右拾遗，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时贯之以议兵不合旨出官，处厚坐友善，出为开州刺史。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换谏议大夫，改中书舍人，侍讲如故。

时张平叔以便佞诙谐，他门捷进，自京兆少尹为鸿臚卿、判度支，不数月，宣授户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榷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诏下其奏，令公卿议。处厚抗论不可，以平叔条奏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返害，为简者至烦，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时平叔倾巧有恩，自谓言无不允。及处厚条件驳奏，穆宗称善，令示平叔。平叔词屈无以答，其事遂寝。

处厚以幼主荒怠，不亲政务，既居纳诲之地，宜有以后导性灵，乃铨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锡以缙帛银器，仍赐金紫。以《宪宗实录》

未成，诏处厚与路随兼充史馆修撰。实录未成，许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参。处厚俄又权兵部侍郎。

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祸将不测。处厚与绅皆以孤进，同年进士，心颇伤之，乃上疏曰：

臣窃闻朋党议论，以李绅贬黜尚轻。臣受恩至深，职备顾问，事关圣德，不合不言。绅先朝奖用，擢在翰林，无过可书，无罪可戮。今群党得志，谗嫉大兴。询于人情，皆甚叹骇。《诗》云：“萋兮菲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谗言罔极，交乱四国。”自古帝王，未有远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李绅是前朝任使，纵有罪愆，犹宜洗衅涤瑕，念旧忘过，以成无改之美。今逢吉门下故吏，遍满朝行，侵毁加诬，何词不有？所贬如此，犹为太轻。盖曾参有投杼之疑，先师有拾尘之戒。伏望陛下断自圣虑，不惑奸邪，则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伏乞圣明，察臣愚恳。

帝悟其事，绅得减死，贬端州司马。

处厚正拜兵部侍郎，谢恩于思政殿。时昭愍狂恣，屡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处厚因谢，从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处厚对曰：“臣前为谏官，不能先朝死谏，纵先圣好畋及色，以至不寿，臣合当诛。然所以不死谏者，亦为陛下此时在春宫，年已十五。今则陛下皇子始一岁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诛？”上深感悟其意，赐锦彩一

百匹、银器四事。

宝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号，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盖欲绅不受恩例。处厚上疏曰：“伏见赦文节目中，左降官有不该恩泽者。在宥之体，有所未弘。臣闻物议皆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节。若如此，则应是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事体至大，岂敢不言？李绅先朝奖任，曾在内廷，自经贬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当记人之功，忘人之过。’管仲拘囚，齐桓举为国相；冶长縲继，仲尼选为密亲。有罪犹宜涤荡，无辜岂可终累？况鸿名大号，册礼重仪，天地百灵之所鉴临，亿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泽不广，实非所宜。臣与逢吉素无仇嫌，与李绅本非亲党，所论者全大体，所陈者在至公，伏乞圣慈察臣肝胆。倘蒙允许，仍望宣付宰臣，应近年左降官，并编入赦条，令准旧例，得量移近处。”帝览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绅方沾恩例。处厚为翰林承旨学士，每立视草，惬会圣旨。常奉急命于宣州征鹰鹞及杨、益、两浙索奇文绫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时赦书为证，帝皆可其奏。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诏命制置及践祚礼仪，不暇责所司，皆出于处厚之议。及礼行之后，皆叶旧章。以佐命功，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进爵灵昌郡公。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

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

初，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其在京百司，当入别驾者，多处之朝列。元和以来，两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储采王官杂补之，皆盛服趋朝，朱紫填拥。久次当进，及受代闲居者，常数十人，趋中书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谒，繁于辞语。及处厚秉政，复奏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而清流不杂，朝政清肃。

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宰相奏事得请，往往中变。处厚常独论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怀。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议，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当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门，言既不从，臣宜先退。”即趋下再拜陈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业，朕素自知，登庸作辅，百职斯举。纵朕有所失，安可遽辞，以彰吾薄德？”处厚谢之而去，出延英门，复令召还。谓曰：“凡卿所欲言，并宜后论。”处厚因对彰善瘴恶，归之法制，凡数百言。又裴度勋高望重，为人尽心切直，宜久任，可壮国威。帝皆听纳。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议。

俄而沧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宪诚，中怀向背，裴度以宿旧自任，待宪诚于不疑。尝遣亲吏请事至中书。处厚谓曰：“晋公以百口于上前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闻之大惧，自此输竭，竟有功于沧

州。又尝以理财制用为国之本，撰《大和国计》二十卷以献。李载义累破沧、镇两军，兵士每有俘执，多遣剗剔。处厚以书喻之，载义深然其旨。自此沧、镇所获生口，配隶远地，前后全活数百千人。

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后，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巍然不可夺。质状非魁伟，如甚懦者；而庶僚请事，畏惕相顾，虽与语移晷，不敢私谒。急于用才，酷嗜文学。尝病前古有以浮议坐废者，故推择群材，往往弃瑕录用，亦为时所讥。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奉诏修《元和实录》，未绝笔，其统例取舍，皆处厚创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对，造膝之际，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归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赠司空。

处厚当国柄二周岁，后沃之谋，颇协时誉，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诗，清河武城人，山东著姓。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历中书舍人。群在内职，常以说言正论闻于时。宪宗嘉赏，降宣旨云：“自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然后进来。”群以禁密之司，动为故事，自尔学士或恶直丑正，则其下学士无由上言。群坚不奉诏，三疏论奏方允。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时魏博节度使田季

安进绢五千匹，充助修开业寺。群以为事实无名，体尤不可，请止其所进。群前后所论多惬旨，无不听纳。迁礼部侍郎，选拔才行，咸为公当。转户部侍郎。

十二年七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四年，诛李师道，上顾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云逆族，若量罪轻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元凶。其妻近属，倘获宽宥，实合弘煦之道。”于是师古妻裴氏、女宜娘，诏出于邓州安置。宗奭妻韦氏及男女，先没掖廷，并释放；其奴婢、资货皆复赐之。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诏付京兆府决杀。长孺母刘氏求哀于宰相，群因入对言之。宪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将屈法赦长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恻即赦之，当速令中使宣谕。如待正敕，即无及也。”长孺竟得免死长流。群之后奏平恕，多此类也。

时宪宗急于荡寇，颇奖聚敛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掇拾，目为进奉。处州刺史苗稷进羨余钱七千贯，群议以为违诏，受之则失信于天下，请却赐本州，代贫下租税。时论美之。

度支使皇甫镈阴结权幸，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尝因对面论，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纁、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

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词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锜深恨之。而宪宗终用锜为宰相。无何，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锜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锜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穆宗即位，征拜吏部侍郎，召见别殿，谓群曰：“我升储位，知卿为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顷者授陛下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阳之牒，允符东海之贵。’若不知先帝深旨，臣岂敢轻言？”数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

初，幽、镇逆命，诏授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领徐州兵讨伐。群以智兴早得士心，表请因授智兴旄钺，竟寝不报。智兴自河北回戈，城内皆是父兄，开关延入，群为智兴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书监，分司东都。未几，改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复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征拜兵部尚书。久之，改检校吏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使。逾岁，改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赠司空。

群有冲识精裁，为时贤相。清议以俭素之节，其终不及厥初。群年未冠举进士，陆贽知举，访于梁肃，议其登第有才行者，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

群弟子，登进士，官至郎署，有令名。

子充，亦以文学进，历三署，终东都留守。

路随，字南式，其先阳平人。高祖节，高宗朝为越王府东阁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终太子通事舍人。

父泌，字安期，少好学，通《五经》，尤嗜《诗》、《易》、《左氏春秋》，能讽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传，工五言诗。性端亮寡言，以孝悌闻于宗族。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举李益、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门郎。属德宗违难奉天，泌时在京师，弃妻子潜诣行在所。又从幸梁州，排溃军而出，再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说浑瑊，瑊深重之，辟为从事。瑊讨怀光，累奏为副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随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因劫盟陷蕃。在绝域累年，栖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卒于戎鹿。

贞元十九年，吐蕃遣边将书求和。随哀泣上疏，愿允其请。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谕旨。朝廷惩其宿诈，俟更要于后信，讫数岁不报。元和中，蕃使复款塞，随复五献封章，请修和好。又上书于宰执哀诉。裴垪、李藩皆协力敷奏，宪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复报聘，乃特于诏中疏平凉陷蕃者名氏，令归中国。吐蕃因复等还，遣使来朝。遂以泌及郑叔矩之丧与铭及遗录至，朝野伤叹。宪宗悯之，赠绛州刺史，赐绢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给丧事。泌累赠太子少保。

泌陷蕃之岁，随方在孩提；后稍长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号，坐必西向，馔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终身不照镜。后以通经调授润州参军，为李锜所困。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韦夏卿为东都留守，闻而辟之，由

是声名日振。元和五年，边吏以讞至。随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

会李绹讽上纳谏，宪宗皇帝曰：“谏官路随、韦处厚章疏相继，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识者敬伏焉。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皆充史馆修撰。穆宗即位，迁司勋郎中，赐绯鱼袋。与韦处厚同入翰林为侍讲学士。采三代皇王兴衰，著《六经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谏议大夫，依前侍讲学士。将修《宪宗实录》，复命兼充史职。敬宗登极，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文宗即位，韦处厚入相，随代为承旨，转兵部侍郎、知制诰。大和二年，处厚薨，随代为相，拜中书侍郎，加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

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笔削。近见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又闻班行如此议论颇众。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便令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后，至于数四。臣及宗闵、僧孺亦以永贞已来，岁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难详知。陛下所言，皆是接于耳目。既

闻乖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盗嫂之言，及第五伦挝公之说，皆多此比类，难尽信书。所冀睿鉴详于听言，深宫慎于行事。持此比类，上开聪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臣等伏以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职监修，盍令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竟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虽至昧，容非自请。既迫群议，辄冒上闻。纵臣果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已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则冀圣祖垂休，永无惭于传信。下臣非据，获减戾于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义。流言自弭，时论攸宜。

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余依所奏。”

四年，转门下侍郎，加崇文馆大学士。七年，兼太子太师，备礼册拜。表上史官所修宪宗穆宗《实录》。八年，辞疾，不得谢。会李德裕连贬至袁州长史，随不署奏状，始为郑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

大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扬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册赠太保，谥曰贞。

随有学行大度，为谏官能直言，在内廷匡益。自宝历初为承旨学士，即参大政矣。后十五年在相位。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攘臂于其间；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武于其后。而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卫次公、郑纲、韦处厚、崔群、路随等，皆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兼之忠说，垂名简书，兹实有足多也。纲有其位，有其时，怀独善之谋，晦众济之道，左迁非不幸也。次公因献捷之书，辍已成之诏，命也夫。处厚危言切议，振士友之急，称同列之善，君子哉！

赞曰：卫、郑、韦、路，兼之博陵。文学政事，为时所称。

卷一百六十

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韩愈 张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
籍 刘禹锡 柳宗元 韩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

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华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朱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牵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

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者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

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鬻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至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

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魍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

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铄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睥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

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汝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齟齬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媚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

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累授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水部郎中，卒。世谓之张水部云。

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贍给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

士、史馆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禘、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馔，令宫闾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

《国语》曰：王者日祭。《礼记》曰：王立七庙，皆月祭之。《周礼》时祭，禘祠蒸尝。汉氏皆杂而用之。盖遭秦火，《诗》、《书》、《礼经》烬灭；编残简缺，汉乃求之。先儒穿凿，各伸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所记各不同也。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而上食焉。国家因之而不改。《贞观》、《开元礼》并无宗庙日祭、月祭之礼，盖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寝矣。故太庙之中，每岁五飧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龄、魏徵辈皆一代名臣，穷极经史，岂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之词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庙之飧，笾豆牲牢，三代之通礼，是贵诚之义也。园陵之奠，改用常馔；秦、汉之权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于太庙，岂非用常褻味而贵多品乎？且非《礼》所谓“至敬不飧味而贵气臭”之义也。《传》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荐芰，其子违命去芰而用羊，馈笾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义，当以礼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则荐常馔于太庙，无乃与芰为比乎？且非三代圣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陈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唯宫闾令与宗正卿而已。谓之上食也，安得以为

祭乎？且时享于太庙，有司摄事，祝文曰：“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苾苢、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此祝辞也。前享七日质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可以为祭也。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橐，礼乐为大，故下百僚，可得详议。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可也。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渎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

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

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徵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朱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寻权知职方员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翱与李景俭友善。初，景俭拜谏议大夫，举翱自代。至是，景俭贬黜，七月，出翱为朗州刺史。俄而景俭复为谏议大夫，翱亦入为礼部郎中。翱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太和初，入朝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二月，拜中书舍人。

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寻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于镇，谥曰文。

宇文籍，字夏龟。父滔，官卑。少好学，尤通《春秋》。窦群自处士征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进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镇西蜀，奏为从事。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王承宗叛，诏捕其弟驸马都尉承系，其宾客中有为误识者。又苏表以破淮西策于宰相武元

衡，元衡不用。以籍旧从事，令召表讯之，籍因与表狎。元衡怒，坐贬江陵府户曹参军。至任，节度使孙简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职事。籍辞曰：“籍以君命谴黜，亦当以君命升。假荣偷奖，非所愿也。”后考满，连辟藩府，入为侍御史，转著作郎，迁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俄以本官知制诰，转库部郎中。大和中，迁谏议大夫，专掌史笔，罢知制诰。

籍性简淡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九，赠工部侍郎。子监，大中初登进士第。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淑，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伎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社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

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子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

小男仝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开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钩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

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韦辞，字践之。祖召卿，洛阳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辞少以两经擢第，判入等，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东都留守韦夏卿辟为从事。后累佐使府，皆以参画称职。元和九年，自蓝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为朗州刺史，再贬江州司马。

长庆初，韦处厚、路随以公望居显要，素知辞有文学理行，亟称荐之。擢为户部员外，转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籴使。寻为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盐铁副使，转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韦处厚执政，且以澄汰浮华、登用艺实为事，乃以辞与李翱同拜中书舍人。

辞素无清藻，文笔不过中才，然处事端实，游官无党。与

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学高名。疏达自用，不事检操。处厚以激时用，颇不厌公论；辞亦倦于润色，苦求外任。乃出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在镇二年，吏民称治。大和四年卒，时年五十八，赠右散骑常侍。

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卷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进 弟光颜 乌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珣

李祐 董重质 杨元卿 子延宗 刘悟 子从谏

孙稹 刘沔 石雄

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瑒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

光进勇毅果敢，其武艺兵略次于葛旃。肃宗自灵武观兵，光进从郭子仪破贼，收两京，累有战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阳郡公，食邑二百户。上元初，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以军讨大同、横野、清夷，范阳及河北残寇，用光进为都知兵马使。寻迁渭北节度使。永泰初，进封武威郡王。大历四年，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未几，又转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岁冬十月，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光进有功。六年，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充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诏以光进夙有诚节，克著茂勋，赐姓李氏。其弟光颜除洺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兄弟恩泽同时，人皆叹异。八年，迁灵武节度使。光进尝从马燧救临洺，战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后军中之职，无所不历；中丞、大夫悉曾兼带。先是救易定之师，光进、光颜皆在其行，故军中呼光进为大大夫，光颜为小大夫。十年七月卒。

光进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时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

光颜与兄光进以葛旃善骑射，兄弟自幼皆师之，葛旃独许光颜之勇健，己不能逮。及长，从河东军为裨将，讨李怀光、杨惠琳，皆有功。后随高崇文平蜀，搴旗斩将，出入如

神，由是稍稍知名。自宪宗元和已来，历授代、洺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九年，将讨淮、蔡，九月，迁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逾月，迁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会朝廷征天下兵，环申、蔡而讨吴元济，诏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光颜于是引兵临澥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济之师于时曲。初，贼众晨压光颜之垒而阵，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突之。光颜将数骑冒坚而冲之，出入者数四。贼众尽识，矢集于身如猬。其子揽光颜马鞅，止其深入。光颜举刃叱之，乃退。于是人争奋跃。贼乃大溃，死者数千人。捷声至京师，人人相贺。时伐蔡之师，大小凡十余镇，自裴度使还，唯奏光颜勇而知义，终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岁十一月，光颜又与怀汝节度乌重胤同破元济之众于小澥河，平其栅。

初，都统韩弘令诸军齐攻贼城，贼又径攻乌重胤之垒。重胤御之，中数枪，驰求救于光颜。光颜以澥桥贼之堡也，乘其无备，使田颖、宋朝隐袭而取之。乃平其城堑，由是克救重胤。韩弘以光颜违令，取颖及朝隐将戮之。颖及朝隐勇而材，军中皆惋惜之。光颜畏弘不敢留。会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矫诏令所在械系之。走马入见，具以本末闻。宪宗赦忠信矫诏罪，令即往释颖及朝隐。弘及光颜迭以表论。宪宗谓弘使曰：“颖等违都统令，固当处死。但光颜以其袭贼有功，亦可宥之。军有三令五申，宜舍此以收来效。”及以诏谕弘，弘不悦。十一年，光颜连败元济之众，拔贼凌云栅，宪宗大悦，赐其告捷者奴婢银锦。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

十二年四月，光颜败元济之众三万于郾城。其将张伯良奔于蔡州，杀其贼什二三，获马千匹，器甲三万联，皆画雷公符。仍书云：“速破城北军。”寻而郾城守将邓怀金请以城降。光颜许之，而收郾城。

初，邓怀金以官军围青陵城，绝其归路，怀金惧，谋于郾城令董昌龄。昌龄母素诫其子令降，昌龄因此劝怀金归款于光颜，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质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则家尽屠矣。请来攻城，我则举烽求救。救兵将至，官军逆击之必败，此时当以城降。”光颜从之，贼果败走。于是昌龄执印，帅吏列于门外，怀金与诸将素服倒戈列于门内；光颜受降，乃入罗城，其城自坏五十余步。

时韩弘为汴帅，骄矜倔强。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恶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賫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于座上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自此兵众之心，弥加激励。

及裴度至行营，率宾从于方城沱口观板筑、五沟。贼遽至，注弩挺刃，势将及度。光颜决战于前以却之。时光颜预虑其来，先使田布以二百骑伏于沟中，出贼不意交击之，度方获免。布又先扼其沟中归路，贼多弃骑越沟，相牵坠压而死者千余人。是日微光颜之救，度几陷矣。是月，贼知光颜勇冠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时李愬乘其无备，急引兵袭蔡州，拔之，获元济。董重质弃洄曲军，入城降愬。光颜知之，跃马入贼营，大呼以降，贼众万余人，皆解甲投戈请命。贼平，加检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颜于居第，赐刍米二十余车。宪宗又御麟德殿召对，赐金带锦彩。朝廷东讨李师道，授光颜义成军节度使。至镇，寻赴行营。数旬之内，再败贼军于濮阳，杀戮数千人，进军深入。

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时盐州为吐蕃所毁，命李文悦为刺史，令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是岁，吐蕃侵泾原。自田缙镇夏州，以贪猥侵挠党项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军攻泾州，边将郝玘血战始退。初，光颜闻贼攻泾州，料兵赴救，邠师喧然曰：“人给五十千而不识战阵，彼何人也！常额衣资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愤声恟恟不可遏。光颜素得士心，曲为陈说大义，言发涕流。三军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即路，击贼退之。

穆宗即位，就加特进，仍与一子四品正员官。寻诏赴阙，赐开化里第，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颜功冠诸将，故召赴阙，宴赐优给。已而带平章复镇，所以报勋臣也。

长庆初，迁凤翔节度使，依前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末，复授许州节度使。朝廷以光颜昔镇陈许，颇得士心，将讨镇、冀，故有此拜。赴镇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于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门临送之，赐锦彩、银器、良马、玉带等物。二年，讨王廷凑，命光颜兼深州行营诸军节度使。光颜既受命而行，悬军讨贼，艰于馈运。朝廷又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邻贼之郡，可便飞挽。光颜以朝廷制置乖方，贼帅连结，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恳辞兼镇。寻以疾作，表祈归镇。朝廷果讨贼无功而赦廷凑。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

汴州李齐逐其帅叛，诏光颜率陈许之师讨之。营于尉氏，俄而诛齐。迁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于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忠。

乌重胤，潞州牙将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师加讨。潞帅卢从史虽出军，而密与贼通。时神策行营吐突承璀与从史军相近，承璀与重胤谋，缚从史于帐下。是日，重胤戒严，潞军无敢动者。宪宗赏其功，授潞府左司马，迁怀州刺史，兼充河阳三城节度使。会讨淮、蔡，用重胤压境，仍割汝州隶河阳。自王师讨淮西三年，重胤与李光颜犄角相应，大小百余战，以至元济诛。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转司空。蔡将有李端者，过澍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树，齧食至死，将绝，犹呼其夫曰：“善事乌仆射。”其得人心如此。

元和十三年，代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既至镇，上言曰：

“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归化县本是草市，请废县依旧属德州。”诏并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

及屯军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贼方凭凌，未可轻进，观望累月。穆宗急于诛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检校司徒，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召至京师，复以本官为天平军节度、郾曹濮等州观察等使。李同捷据沧州，请袭父位，朝廷不从。议者虑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镇兖海，加太子太师、平章事、俾兼领沧景节度，仍旧割齐州隶之，盖望不劳师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赠太尉。

重胤出自行间，及为长帅，赤心奉上。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而善待宾寮，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身歿之日，军士二十余人，皆割股肉以为祭酹，虽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子汉弘嗣，起复授左领军卫将军。汉弘上表乞终服纪，文宗嘉诏从之。服阕，方授官。

王沛，许州人。年十八，有勇决。许州节度使上官浣奇其才，以女妻之，署为牙门将。及浣卒，子婿田偁迫胁浣子，欲邀袭位，惧监军使不顺其事，将结谋伏兵以图之。沛窃知其谋，密告监军，因尽擒其党于伏匿之所。监军范日用以其

事闻，德宗乃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总统其军，赐沛手诏，令护浞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见，德宗谓之曰：“据卿忠义，宠宜加等。但昌裔所奏，只请加监察御史，朕意殊为不足。卿速归，便宜付昌裔，更令奏来。”遂驱骑而还。未至许州，拜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职。

吴元济反，李光颜受命攻讨，奇沛节概，署行营兵马使，别统劲兵屯于近郊。及军合，连破蔡寇。频诏进军，诸将观望，无敢先渡澠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澠河合流口，径扼贼喉而成城。自是，河阳、宣武、太原、魏博等军继渡，犄角进攻郾城。沛先结垒与贼对，贼将邓怀金率众面缚而降。蔡贼平。沛随李光颜入朝，光颜具陈沛功，加御史大夫。

既还镇，光颜受诏讨郢寇。及李师道诛，诏分许州兵戍于郃，以沛为都将，救盐州，击退吐蕃。以功加宁州刺史，迁陈州。李齐反，诏沛兼忠武节度副使，率师讨齐。齐平，加检校右散骑常侍，迁兖海沂密节度、观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犷骜，沛明申法令，选蒐军政，期年大理。明年，改检校工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卒于镇，赠右仆射。子逢。

逢，少沉勇，从父征伐有功，为忠武都知兵马使。大和中，入宿卫，历诸卫将军。从石雄、刘沔破回纥于天德。性果决，用法严。其时有二千人不上阵，官赐赏给，逢皆不与。或非之，逢曰：“健儿向前冒白刃，若无功而赏，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刘稹，逢领陈许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贼平，检校左散骑常侍。累迁至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等使。

李珣，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珣，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长六尺余，气貌魁岸。尝诣泽潞谒李抱真，异之，将选为衙门将，旋以酒酣使气，复欲弃之。都将王虔休谓抱真曰：“李珣，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杀之，无为他人所得。”

抱真死，虔休为帅，乃依虔休，累为昭义大将。吐突承璀之擒卢从史，乌重胤实预其谋，珣初不知，将救从史。闻重胤受朝旨，乃观望不进，重胤以此德之。后领河阳，乃置于麾下。然朝廷以与从史厚善，竟出为北边一校。

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恳表为诸道行营都虞候，诏特从之，俄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右武卫上将军。长庆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将。事吴元济，骁勇善战。自王师讨淮西，祐为行营将，每抗官军，皆憚之。元和十二年，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胆略，释其死，厚遇之。推诚定分，与同寝食，往往帐中密语，达曙不寐。人有耳属于外者，但屡闻祐感泣声。而军中以前时为祐杀伤者多，营垒诸卒会议，皆恨不杀祐。愬以众情归怨，虑不能全，因送祐于京师，乃上表救之。宪宗特恕，遂遣祐赐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听言，无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济。以功授神武将军，迁金吾将军、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

宝历初，入为右金吾大将军。寻以吐蕃入寇，出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大和初，讨李同捷，迁检校户部尚书、沧州刺史、沧德景节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质，本淮西牙将，吴少诚之子婿也。性勇悍，识军机，善用兵。及元济拒命，重质又为谋主，领大军当王师，连岁不拔，皆重质之谋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济乃悉发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质而拒度。时李愬乘虚入蔡。既擒元济，重质之家在蔡，愬乃安恤之，仍使其子持书礼以召重质。重质见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济囚窘之状，乃慨然以单骑归愬，白衣叩伏。愬揖登阶，以宾礼与之食。宪宗欲杀之，愬奏许以不死而来降，请免之，且乞于本军驱使。于是，贬春州司户参军。

明年，转太子少詹事，委武宁军收管驱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征入，授左神武军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仍赐金帛，与有功者等。寻授盐州刺史，又迁左右神策及诸道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大和四年，又转夏绥银宥节度使。五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重质训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杨元卿，祖子华，德州安陵县丞。父寓，申州钟山县令。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荡江岭之表，纵游放言，人谓之狂生。时吴少诚专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谒见，署以剧县，旋辟为从事，奏授试大理评事。亦事少阳，后奏转监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纳，自是一岁或再随奏至京师。元卿每与少阳言，谕以大义。乃为凶党所构，赖节度判官苏肇保持，故免。元卿潜奉朝廷，内耗少阳之事。

及少阳死，其子元济继立。元卿说曰：“先尚书性齐，诸将皆饥寒。今须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无，元卿熟知之，曷

若散聘诸道，卑辞厚礼，以丈人行呼群帅，庶几一助，而诸将大获矣。元卿愿将留后表上闻，朝廷安得不从哉？”元济许之。元卿即日离蔡，以贼势盈虚条奏，潜请诏诸道拘留使者。及元济觉，元卿妻陈氏并四男并为元济所杀，同圻一射塚。苏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杀。诏授元卿岳王府司马，寻迁太子仆射。

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与李愬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见，元卿遽奏请借度支钱，及言事颇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诸将讨贼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与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罢前命而改授焉。是岁，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讨贼，为人除害，今贼平人安，则我求之得矣。宝货犀带，非所求也，勿复此言。”是月，诏授左金吾卫将军。未几，改汾州刺史，复征为左金吾卫将军。

长庆初，易置镇、魏守臣。元卿诣宰相深陈利害，并具表其事。后穆宗感悟，赐白玉带，旋授检校左散骑常侍、泾州刺史、泾原渭节度观察等使，兼充四镇北庭行军。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顷，每屯筑墙高数仞，键闭牢密，卒然寇至，尽可保守。加检校工部尚书。营田成，复加使号。居六年，涇人论奏，为立德政碑，移授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检校司空，进阶光禄大夫，以其营田纳粟二十万石，以裨经费故也。是岁，改授汴宋亳观察等使。凡所废置，皆有弘益，诏并从之。年七十，寝疾，归洛阳，诏

授太子太保。是岁八月卒，废朝三日，赠司徒。元卿始以毁家效顺，累授方镇。然性险巧，所至好聚敛，善结交，谄人得情，亦由此也。

子延宗，开成中为磁州刺史，坐谋逐河阳节度使以自立，为其党所告，台司推鞠得实，诛之。

刘悟，正臣之孙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宝末，禄山叛，平卢军节度使柳知晦受贼伪署。客奴时职居牙门，袭杀知晦，驰章以闻。授平卢军节度使，赐名正臣。

悟少有勇力。叔逸准为汴帅，积缗钱数百万于洛中；悟辄破扁镩，悉盗用之。既而惧，亡归李师古。始亦未甚知，后因击球驰突，冲师古马仆，师古怒，将斩之。悟猛以气语押触师古，师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壮士，将后军，累署衙门右职，奏授淄青节度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

元和末，宪宗既平淮西，下诏诛师道。师道遣悟将兵拒魏博军，而数促悟战。悟未及进，驰使召之。悟度使来必杀己，乃伪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诚告其人，云“奉命杀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时先还，悟劾之得其实，乃召诸将与谋曰：“魏博田弘正兵强，出战必败，不出则死。今天子所诛者，司空一人而已，悟与公等皆为所驱迫，使就其死。何如杀其来使，整戈以取郢，立大功，转危亡为富贵耶！”众咸曰：“善，唯都将所命！”悟于是立斩其使，以兵取郢，围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门。不数刻，擒师道并男二人，并斩其首以献。擢拜悟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赐实封五百户，钱二万贯，庄、宅各一区。十

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检校兵部尚书，余如故。

穆宗即位，以恩例迁检校尚书右仆射。是岁十月，移镇泽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

长庆元年，幽州大将朱克融叛，囚其帅张弘靖，朝廷求名将以镇渔阳。乃加悟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卢龙军节度使。悟以幽州方乱，未克进讨，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泽潞节度，拜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时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常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则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

宝历元年九月病卒，赠太尉。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议。仆射李絳以泽潞内地，与三镇事理不同，不可许。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

从谏自将作监主簿，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观察等留后。二年，加金吾上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等使。文宗即位，进检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归藩，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时涯兼掌邦计，虽不与李训同谋，然不自异于其间，既死非其罪。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憚之。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

政。

先是，有萧洪者，诈称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许之厚赂。及洪累授方镇，纳赂不满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书论洪非太后之亲，又以萧本者为太后弟。从谏深知内宫之故，乃自潞府飞章论之曰：“臣闻造伪以乱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执疏以为亲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处大国之朝乎？臣受国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万方，孝敦九族，而推心无党，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论深事。伏见金吾将军萧本，称是太后亲弟，受此官荣。今喧然国都，迨闻藩府，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臣傍听众论，遍察群情，咸思发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萧弘投臣当道，求臣上闻，自言：比者福建观察使唐扶及监军刘行立具审根源，已曾论奏。其时属萧本得为外戚，来自左军，台司既不敢研究，圣意遂勒还乡里。自兹议论，转益沸腾。臣亦令潜问左军，榷论大体，而士良推至公之道，发不党之言。盖萧本自度孤危，妄有凭恃。伏以名居国舅，位列朝班，而真伪不分，中外所耻。切虑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伏乞追萧弘赴阙，与萧本对推，细诘根源，必辨真伪。”诏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萧虽诈，托名太后之宗，不欲诛之，俱流岭表。从谏进位检校司徒。会昌三年卒。

大将郭谊等匿丧，用其侄稹权领军务。时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恶从谏之奸回，奏请刘稹护丧归洛，以听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说令三镇加兵讨稹；乃削夺稹官，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之师，四面进攻。四年，郭

谊斩稹，传首京师。

从谏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稹死，裴亦以此极刑。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

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淮、蔡平，随光颜入朝。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效。

大和末，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移授振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单于大都护。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会昌初，回纥部饥，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汉南求食。过杷头峰，犯云、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诸戎，乃移沔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诏与幽州张仲武协力招抚回鹘，竟破虏寇，迎公主还宫。以功进位检校司空，寻改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四年，潞帅刘从谏卒，子稹匿丧，擅主留务，要求旌钺。武宗怒，命忠武节度使王宰、徐州节度李彦佐等，充潞府西

南面招抚使。遂复授沔太原节度，充潞府北面招讨使。沔与张仲武不协，方征兵幽州，乃移沔为郑滑节度使，进位检校司徒。既而以疾求归洛阳，授太子太保，卒。

初，沔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后遇贼血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月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此而还。”既行，炯然有双光在前。自后破虜危难，每行常有此光。及罢镇后，双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镇，罢沔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以雄为石厢捉生兵马使。勇敢善战，气凌三军。自智兴以兵临贼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驱渡河，前无坚阵。徐人伏雄之抚待，恶智兴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兴以军在贼境，惧其变生，因其立功，请授一郡刺史。朝廷征赴京师，授壁州刺史。智兴寻杀雄之素相善诸将士百余人，仍奏雄摇动军情，请行诛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长流白州。

大和中，河西党项扰乱，选求武士。乃召还，隶振武刘沔军为裨将，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兴故，未甚提擢，而李绅、李德裕以崔群旧将，素嘉之。

会昌初，回鹘寇天德，诏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三年，回鹘大掠云、朔北边，牙于五原。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黠虜离散，不足驱除。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观其所为，气凌我辈。若稟朝旨，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虜帐，彼

以疾雷之势，不暇枝梧，必弃公主亡窜。事苟不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视其众寡。见毡车数十，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服饰。雄令谍者讯之：“此何大人？”虏曰：“此公主帐也。”雄喻其人曰：“国家兵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国也，须谋归路。俟兵合时不得动帐幕。”雄乃大率城内牛马杂畜及大鼓，夜穴城为十余门。迟明，城上立旗帜炬火，乃于诸门纵其牛畜，鼓噪从之，直犯乌介牙帐。炬火烛天，鼓噪动地，可汗惶骇莫测，率骑而奔。雄率劲骑追至杀胡山，急击之。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还太原。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名、兼御史大夫、天德防御等使。

雄沉勇徇义，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特有赐与，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思奋发。累迁检校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俄而昭义刘从谏卒，其子稹擅主军务，朝议问罪。令徐帅李彦佐为潞府西南面招抚使，以晋州刺史李丕为副。时王宰在万善栅，刘沔在石会，相顾未进。雄受代之翌日，越乌岭，破贼五砦，斩获千计。武宗闻捷大悦，谓侍臣曰：“今之义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贼，不旬日，王宰收天井关，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于市，谓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捕而诛之。及稹危蹙，大将郭谊密款请斩稹归朝，军中疑其诈。雄倡言曰：“贼

稹之叛，郭谊为谋主。今请斩稹，即谊自谋，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诏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径驰潞州降谊，尽擒其党与。贼平，进加检校司空。

王宰，智兴之子，于雄不足，雄以辕门子弟善礼之。然讨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恶之。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罢镇。既而闻德裕贬，发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谓名将者，不必蒙轮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当以义终始，好谋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气阴山，率多令范。让家权于主妇，拒美妓于奸臣；章武恢复之功，义师之效也。重胤忠于事上，仁于抚下，淮、蔡之役，勋亚光颜；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婿，李祐之执贼渠，皆因事立功，转祸为福。智则智矣，仁者不为！而刘悟自恃太尤，世邀纛裘，至于赤族，报亦晚耶！雄、沔负羽边城，声驰沙漠，奉迎贵主，摧破昆戎，不亦壮乎！雄能感于知己，不为无义，美哉！

赞曰：淮、郢砥平，义将输诚。二凶受缚，亦其同恶。毁义弃忠，必殄尔宗。孰称善将？刘沔、石雄。

卷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阳 李翀 王遂 曹华 韦绶 郑
权 卢士玫 韩全 义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陆亘 张正甫子毅夫 毅夫子祜

潘孟阳，礼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阳以父荫进，登博学宏辞科。累迁殿中侍御史，降为司议郎。孟阳母，刘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故得荐用，累至兵部郎中。

德宗末，王绍以恩幸，数称孟阳之材，因擢授权知户部侍郎，年未四十。顺宗即位，永贞内禅，王叔文诛，杜佑始专判度支，请孟阳代叔文为副。时宪宗新即位，乃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仍加盐铁转运副使，且察东南镇之政理。时孟阳以气豪权重，领行从三四百人，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三年，出为华州刺史，迁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与武元衡有旧，元衡作相，复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以和叅使韩重华为副。太府卿王遂与孟阳不协，议以营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阳忿憾形于言。二人俱请对，上怒不许，乃罢孟阳为左散骑常侍。明年，复拜户部侍郎。

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

惧而罢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与之游，时指怒者不一。俄以风缓不能行，改左散骑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赠兵部尚书。宪宗每事求理，常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赈恤贫民，无所计算。卿经明行修，今登车传命，宜体吾怀，勿学潘孟阳奉使，所至但务酣饮、游山寺而已。”其为人主所薄如此！

李翊，不知何许人。起于寒贱，以庄宪皇后妹婿，元和已来骤阶仕进。以恩泽至坊州、绛州刺史。无他才，性纤巧承迎。常饰厨传以奉往来中使及禁军中尉宾客，以求善誉。治民莅事，粗有政能。上以为才，召拜司农卿，迁京兆尹。

十年，庄宪太后崩，翊为山陵桥道置顿使。恃能惜费，每事减损。灵驾至灞桥顿，从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门，门坏。先是，桥道司请改造渭城北门，计钱三万。翊以劳费不从，令深凿轨道以通灵驾。掘土既深，旁柱皆悬，因而顿坏，所不及輶辌车者数步而已。初欲坏城之东北墉，以出灵驾，中人皆不可，乃停驾，彻去坏门土木而后行。翊惧，诬奏輶辌轴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车轴，自陵还，奏请免翊官。上以用兵务集财赋，以翊前后进奉，不之责，但罚俸而已。逢吉极言其罪，乃削银青阶。翌日，复赐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毁，义士为之侧目。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翊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十四年，以病求还京师，未朝谒而卒。

王遂，宰相方庆之孙也。以吏能闻于时。尤长于兴利，锐于操下，法颇严酷。累迁至邓州刺史。以晓达钱谷，入为太府卿。潘孟阳判度支，与遂私憾，互有争论。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上怒，俱不见，出遂为柳州刺史。遂亲吏韦行素、柳季常请课料于两池务。属遂罢务，季常等为吏所诬，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吕元膺执奏曰：“遂以补吏犯赃，法当从坐。其除官制云‘清能业官’，据遂犯状，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为优。谨封还制书。”上令喻之，方行。数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钱谷吏以集财赋，知遂强干，乃用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淮、蔡平，王师东讨，召拜光禄卿，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以光禄职当祠祭，改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初，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郢贼诛，遂进羨余一百万，上以为能。时分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乃以遂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观察使。

遂性狷忿，不存大体。而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而遂数因公事訾詈将卒曰“反虏”，将卒不胜其忿。牙将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噪集其徒，害遂于席，判官张实、李甫等同遇害。及曹华代遂至镇，尽擒乱党王弁等诛之。

遂器用不弘，僻于聚敛，而非兼抚之才。但峻威刑，以绳乱俗。其所制笞杖，率逾常制。遂既死，监军使封其杖进呈。上令出示于朝，以诫廉使。

曹华，宋州楚丘人，仕宣武军为牙校。贞元末，吴少诚

叛，本军以华骁果有智算，用为襄城戍将。蔡贼攻襄城，华屡败之，德宗特赐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宁州刺史。未行而吴元济叛，朝廷命河阳帅乌重胤讨贼。重胤请华为怀汝节度行营副使。前后数十战，大破贼于青陵城。贼平，授棣州刺史，封陈留郡王。棣邻于郛，贼屡侵逼，华招募群盗之劲者，补之军卒，分据要路。其后，贼至皆击败之，郛人不敢北顾。及李师道诛，分所管十二州为三镇。王遂为沂兖海观察使，褊刻不能驭众，为牙将王弁所害，朝廷遂授华左散骑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观察使。

华至镇，视事三日，宴将吏，伏甲士千人于幕下。群校既集，华喻之曰：“吾受命廉问，奉圣旨，以郛州将士分割三处，有道途转徙之劳。今有颁给，北州兵稍厚。郛州士卒处右，州兵处左，冀易以区别。”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阖门，乃谓郛卒曰：“天子深知郛人之劳，然前害主帅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环之，凡郛一千二百人，立斩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门屏之间，有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栗，无敢为盗者。

华恶沂之地褊，请移理于兖，许之。初，李正己盗有青、郛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犷，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贍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

及镇州军乱，杀田弘正，华表请以本军进讨，就加检校工部尚书，升兖海为武宁节度，赐之节钺。李齐叛于大梁，华不俟命赴讨。齐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华逆击败之。由是，宋、

毫不从齐乱。齐平，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以河朔拒命，移华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长庆三年七月，卒于镇，时年六十九。

华虽出自戎行，而动必由礼。尤重士大夫，未尝以富贵骄人；下迨仆隶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诚信，人以为难。赠司空。

韦绶，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初为长安县尉，遭朱泚之乱，变服乘驴赴奉天。于郾镇襄阳，辟为宾佐。尝因言政，面刺郾之纵恣。入朝为工部员外，转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职方郎中，充太子诸王侍读，再迁谏议大夫。

时穆宗在东宫，方幼好戏。绶讲书之隙，颇以嘲诮悦之。尝密赍家所造食，入宫饷太子。宪宗尝召对，绶奏曰：“太子学书，至‘依’字，辄去旁‘人’。臣问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书。’”上益嘉太子之贤，赐绶锦彩。绶无威仪，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绶语。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辄物，而绶语及此，予何望耶？”乃罢侍读，出为虔州刺史。

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甚承恩顾，出入禁中。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臣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绶在集贤，遇重阳，赐宰臣百官曲江宴；绶请与集贤学士别为

一会，从之。长庆元年三月，转礼部尚书，判集贤院事。

帝尝问：“禳灾祈福，其可必乎？”绶对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灾以德也。汉文帝除秘祝，每于祠祭，尽敬而已，言无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变已变之灾，享自致之福，著于史传，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灾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当因以致谴，非祈禳之道也。”时人主失德，绶因以讽之。

二年十月，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辞日，请门戟十二，自将赴镇。又诉家贫，请赐钱二百万。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绶御事无术，洎临戎镇，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博士刘端夫请谥为“通”，殿中侍御史孟瑁上言以为非当。博士权安请谥为“缪”，竟不施行。

郑权，荥阳开封人也。登进士第，释褐泾原从事。节度使刘昌符病亟，请入觐，度军情必变，以权宽厚容众，俾主留务。及昌符上路，兵果乱。权挺身入白刃中，抗辞喻以逆顺。因杀其首乱者数人，三军畏伏。德宗闻而嘉之。时天子厌兵，藩镇将吏得军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试卫佐擢授行军司马、御史中丞。入朝为仓部郎中，累迁至河南尹。十一年，代李逊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转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三年，迁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

时朝廷用兵讨李师道，权以德、棣之兵临境。奏于平原、安德二县之间置归化县，以集降民。沧州刺史李宗爽与权不

协，每事多违，不禀节制。权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讽州兵留己，上言惧乱，未敢离郡，乃以乌重胤镇横海，代权归朝。沧州将吏惧，共逐宗奭。宗奭方奔归京师。诏以悖慢之罪，斩于独柳之下。其弟宗爽，长流汀州。授权邠宁节度。会天德军使上章论宗奭之冤，为权诬奏，权降授原王傅。寻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

穆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充入回鹘告哀使。憚其远役，辞以足疾，不获免，肩舆而行。权器度魁伟，有辞辩。既至虜廷，与虜主争论曲直，言辞激壮，可汗深敬异之。

长庆元年使还。出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迁本曹尚书。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旬月，检校右仆射、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初，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卢士玫，山东右族，以文儒进。性端厚，与物无竞，雅有令闻。始为吏部员外郎，称职，转郎中、京兆少尹。奉宪宗园寝，刑简事集，时论推其有才，权知京兆尹事。会幽州刘总愿释兵柄入朝，请用张弘靖代己。复请析瀛、漠两州，用士玫为帅，朝廷一皆从之。士玫遂授检校右常侍，充瀛、漠两州都防御观察使。

无何，幽州乱，害宾佐，繫弘靖，取裨将朱克融领军务，遣兵袭瀛、漠。朝廷虑防御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玫检校工部尚书，充瀛漠节度使。士玫亦罄家财助军用，坚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军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亲爱多在幽州，遂为其下阴导克融之兵以溃。士玫及从事皆被拘执，送幽州，囚

于宾馆。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归东洛。寻拜太子宾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复为宾客。宝历元年七月卒，赠工部尚书。

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三年，为神策行营节度、长武城使，代韩潭为夏绥银宥节度，诏以长武兵赴镇。全义贪而无勇，短于抚御。制未下，军中知之，相与谋曰：“夏州沙磧之地，无耕蚕生业。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噪为乱，全义逾城而免，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赖都虞候高崇文诛其乱首而止之，全义方获赴镇。

明年，吴少诚拒命，诏征十七镇之师讨之。时军无统帅，兵无多少，皆以内官监之，师之进退不由主将。十五年冬，王师为贼所败于小湫河。德宗以文场素待全义，乃用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仍以陈许节度使上官浣副之。诸镇之师，皆取全义节度。全义将略非所长，能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以被荐用。及师临贼境，又制在监军，每议兵出，一帐之中，中人十数，纷然争论莫决。蔡贼闻之，屡求决战。十六年五月，遇贼于湫水南广利城。旗鼓未交，诸军大溃，为贼所乘。全义退保五楼，贼对垒相望。溃兵未集，乃与监军贾英秀、贾国良等保湫水县。贼距湫水五六里而军，全义惧其凌突，退保陈州。其汴宋、河北之军，皆亡归本镇，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等数千人守湫水。全义诱潞州大将夏侯仲宣、滑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诛之。由是军情稍固。少诚知王师无能为，致书币以告监军，愿求昭洗。德宗召大

臣议，宰相贾耽曰：“昨全义五楼退军，贼不追击者，应望国家恩贷。臣伏恐须开生路。”上然之。又得监军等奏，即下制洗涤，加其爵秩。

十七年，全义自陈州班师，而中人掩其败迹，上待之如初。全义武臣，不达朝仪，托以足疾，不任谒见。全义司马崔放入对，德宗劳问，放引过，言招抚无功。德宗曰：“全义为招讨使，招得吴少诚归国，其功大矣。何必杀人乃为功耶！”旋命还镇，令中使就第赐宴，锡赆颇厚。自还至辞，都不谒见而去。议者以隳败法制，从古已还，未如贞元之甚。宪宗在藩，常恶其事。及即位，全义惧，求入觐，诏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阳人。祖仙，父栖鹤，皆以孝闻。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乡里称美其事。霞寓少读《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好大言，颇以节概自许。

贞元中，徒步造长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犹子之分，擢授军职，累奏宪宗，甚见委信。元和初，诏授兼御史大夫，从崇文将兵击刘辟，连战皆克，下鹿头城，降李文悦、仇良辅。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寻继崇文为长武城使，封感义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卫将军随吐突承璀击王承宗，又加左散骑常侍。明年，改丰州刺史、三城都团练防御使。六迁至检校工部尚书。

元和十年，朝廷讨吴元济，以霞寓宿将，乃析山南东道为两镇，以霞寓为唐邓隋节度使。

霞寓虽称勇敢，素昧机略；至于统制，尤非所长。及达所部，乃率兵趣萧陂，与贼决战。既小胜，又进至文城栅。贼军伪败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为伏兵所掩，王师大衄，霞寓仅以身免。坐贬归州刺史。后以恩例，征为右卫大将军。

十三年，出为振武节度使，入为左武卫大将军。长庆元年，授邠宁节度使。三年，就加检校右仆射。四年，加检校司空，又加司徒。

宝历二年，疽发首，不能理事，求归阙下。其夏，授右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赠太保。

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进用，遂阶节将。位望既高，言多不逊。朝廷知之，欲议移罢。霞寓颇怀忧恐，舍私第为佛寺，上言请额为“怀恩”，用资圣福。大率奸妄凶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属，鄙辞俚语，日闻于时。

高瑀，渤海蓆人。少好论兵，释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诸府从事，历陈、蔡二郡刺史，入为太仆卿。太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沉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许州刺史、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

三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比年水旱，人民荐饥。瑀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加检校右仆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等使。议者以徐泗王智兴之后，军士骄恣，宜得雄帅镇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征为刑部尚书。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复授检校右仆射、陈许蔡节度使。八年六月卒，赠司空。

瑀性宽和，有体量，为官虽无赫赫之誉，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论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晔，神龙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婴，郢州刺史。父贞固，太原榆次尉。戎举两经登科，授太子校书，调判入等，授蓝田主簿，为藩镇名公交辟。

裴度领太原，署为参谋。时王承宗据镇州叛，度请戎单车往谕之，承宗感泣受教。入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寻为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西州承蛮寇之后，戎既宣抚，兼再定征税，废置得所，公私便之。还，拜给事中，驳奏为当时所称。改华州刺史，迁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等使。将行，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鞵者。理兖一年，大和八年五月卒，赠礼部尚书。

陆亘，字景山，吴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马。父持论，惠陵台令。亘以书判授集贤殿正字、华原县尉。应制举，授万年县丞。自京兆府兵曹参军拜太常博士。寺有礼生孟真，久于其事，凡吉凶大仪，礼官不能达，率访真。真亦赖是须要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将撰仪注，真亦欲参预；亘答

之，由是礼仪不专于胥吏。自虞部员外郎出为邓州刺史。其后入为户部郎中、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历刺兖、蔡、虢、苏四郡。迁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移宣歙观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亘强明严毅，所至称理。初赴兖州，延英面奏曰：“凡节度使握兵分屯属郡者，刺史不能制，遂为一州之弊，宜有处分。”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刺史。越之永喜郡，城于海墘，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禄之半，以代常赋，因循相踵，吏返为幸。亘按举赃罪，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人皆赖之。

张正甫，字踐方，南阳人。曾祖大礼，坊州刺史。祖绍贞，尚书右丞。父泚，苏州司马。正甫登进士第，从樊泽为襄阳从事，累转监察御史。于頔代泽，辟留正甫。正甫坚辞之，遂诬奏贬郴州长史。后由邕府征拜殿中侍御史，迁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兼侍御史知杂事。迁户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书右丞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工部尚书。五年，检校兵部尚书、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书致仕。正甫仁而端亮，莅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称理。大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赠太师。子毅夫。

毅夫，登进士第。初正甫兄式，大历中进士登第，继之以正甫，式子元夫、杰夫、征夫又相次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称之。元夫，大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户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诸群从登第者数人，而毅夫子祎最知名。

祎，字冠章，释褐汴州从事、户部判官，入为蓝田尉、集

贤校理。赵隐镇浙西，刘邺镇淮南，皆辟为宾佐。入为监察御史，迁左补阙。乾符中，诏入翰林为学士，累官至中书舍人。黄巢犯京师，从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户部事。奉使江淮还，为当涂者不协，改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转吏部侍郎，历刑部、兵部尚书。从昭宗在华，为韩建所构，贬衡州司马。昭宗还京，征拜礼部尚书、太常卿，充礼仪使，迁兵部尚书。

祜苦心为文，老而益壮。为刑部时，刘邺子覃，当巢寇时避祸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第，被害。僖宗还京，而恶覃者以托附逆党，死不以义，下三司详罪。祜上章申理，言覃父子并命于贼廷，岂附逆耶？其家竟获洗雪，覃亦赠官。其行义始终，皆如此类。

史臣曰：孟阳、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称，竟以财媚时君，陷为俗吏。蹈道之论，可不惧耶！全义官由妄进，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启行，谋虑不足以应变，败亡之辱，不亦宜乎？朝无责帅之刑，盖自耻也。权、瑒长者，末涂丧真，虽牵于食贫，纯则伪矣。

赞曰：蕴仁则哲，蕴利则狂。搢绅之胤，勿效潘、王。全义逃责，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复兴。

卷一百六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孟简 胡证 证子澹 湘 崔元略 子铉 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颖 崔弘礼

李虞仲 王质 卢简辞 兄简能 弟弘正

简求 简能 子知猷 简求 子嗣业 汝弼

孟简，字几道，平昌人。天后时同州刺史诜之孙。工诗有名。擢进士第，登宏辞科，累官至仓部员外郎。户部侍郎王叔文窃政，简为子司，多不附之；叙文恶之虽甚，亦不至摈斥。寻迁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谏议大夫，知匭事。简明于内典。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擅其理。

王承宗叛，诏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简抗疏论之，坐语讦，出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禄大夫。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为廉使举其课绩，是有就加之命。是岁，征拜为给事中。九年，出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承李迺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及简为政，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弊，当时以为两未可也。十二年，入为户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为御史中丞，仍兼户部侍郎。是岁，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四年，敕于谷城县置群牧，命曰“临汉监”，令简充使。简奏请

均州郢乡县镇遏使赵洁充本县令，台司奏有亏刑典，罚一月俸。是岁，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贬吉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初，简在襄阳，以腹心吏陆翰知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之，且欲灭口。翰子弟诣阙，进状诉冤，且告简赃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事状明白，故再贬之。长庆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其年十二月卒。

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歿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为儒曹所诮。

胡证，字后中，河东人。父瑱，伯父玫，登进士第。证，贞元中继登科，咸宁王浑瑊辟为河中从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适远，改授太子舍人。襄阳节度使于頔请为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

元和四年，由侍御史历左司员外郎、长安县令、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属，请除副贰，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迁左谏议大夫。

九年，以党项寇边，以证有安边才略，乃授单于都护、御史大夫、振武军节度使。前任将帅非统驭之才，边事旷废，朝廷故特用证以镇。十三年，征为金吾大将军，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边使，访其利害以闻。

长庆元年，太和公主出降回纥，诏以本官检校工部尚书充和亲使。旧制，以使车出境，有行人私觐之礼，官不能给，

召富家子纳货于使者而命之官。及证将行，首请厘革，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门。行及漠南，虏骑继至，狼心犬态，一日千状，欲以戎服变革华服，又欲以王姬疾驱径路。证抗志不拔，守汉仪，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还，拜工部侍郎。

敬宗即位之初，检校户部尚书，守京兆尹。数月，迁左散骑常侍。宝历初，拜户部尚书、判度支，上表乞免，愿效藩服。二年，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还京师。是岁十月卒于岭南，时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证素与贾餗善，及李训事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澥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澥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时澥弟湘为太原从事，忽白昼见绿衣人无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恶之。翌日，澥凶问至，而湘获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浑之。父敞，贞元中官至尚书左丞。元略举进士，历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迁刑部郎中、知台杂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简自西川征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东台。寻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数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骑常侍。

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项宣抚。辞疾不行，出为黔南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项，意宰臣以私憾排

斥，颇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圣意切在安抚党项，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后，苦不乐行，言辞之间，颇乖去就。岂有身忝重恩，不思报效？苟非便己，即不肯行。须有薄惩，以肃在位，请出为黔中观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杂。时中丞改京兆尹，物议以植有风宪之望。元略因入阁，妄称植失仪，命御史弹之。时二人皆进拟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衔之。及植为相，元略以左散骑常侍使于党项；元略意植之见排，辞疾不行。被谴出。逾年，转鄂州刺史、鄂岳都团练观察使。长庆四年，入为大理卿。

敬宗即位，复为京兆尹，寻兼御史大夫。以误征畿甸经赦免放缗钱万七千贯，为侍御史萧澈弹劾。有诏刑部郎中赵元亮、大理正元从质、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于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减。

宝历元年，迁户部侍郎。议者以元略版图之拜，出于宣授。时谏官有疏，指言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权宠，元略以诸父事之，故虽被弹劾，而遽迁显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县条疏，台司举劾，孤立无党，谤言益彰，不谓诏出宸衷，恩延望外。处南宫之重位，列左户之清班，岂臣庸虚，敢自干冒。天心所择，虽惊特进之恩；众口相非，乃致因缘之说。”诏答之曰：“朕所命官，岂非公选？卿能称职，奚恤人言！”然元略终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宝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为桥道使，造东渭桥时，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赃二万一千七百九贯。敕云：“元略不能检下，有涉慢官，罚一月俸料。”时刘栖楚自为京

兆尹，有觊觎相位之意。元赂方在次对，又多游裴度门，栖楚恐碍己，以计摧之，乃按举山陵时钱物以污之。

大和三年，转户部尚书。四年，判度支。五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畿汝等防御使。是岁，又迁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十二月卒，废朝三日，赠尚书左仆射。子铉。

铉，字台硕，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再迁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

宣宗即位，迁检校兵部尚书、河中尹、博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大中三年，召拜御中大夫，寻加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守左仆射、门下侍郎、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博陵县开国公，食邑至二千户。七年，以馆中学士崔瑒、薛逢等撰《续会要》四十卷，献之。九年，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长史，进封魏国公、淮南节度使。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有“七载秉钧调四序”之句，儒者荣之。

咸通初，移镇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将庞勋自桂管擅还，道途剽掠。铉时为荆南节度，闻徐州军至湖南，尽率州兵，点募丁壮，分扼江、湘要害，欲尽擒之。徐寇闻之，逾岭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议壮之。卒于江陵。

子沆、汀、潭、沂。

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坐事贬循州司户。乾符初，复拜舍人，寻迁礼部侍郎，典贡举。

选名士十数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国盗据，从驾不及而卒。沂后官亦隆显。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

元受登进士第，高陵尉，直史馆。元和初，于皋谟为河北行营粮料使。元受与韦岵、薛翼、王湘等皆为皋谟判官，分督供馈。既罢兵，或以皋谟隐没赃罪，除名赐死。元受从坐，皆逐岭表，竟坎壈不达而卒。子钧、铤、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

元式，会昌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河中尹、河中晋绛观察使。四年，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宣宗朝领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进士第。

元式子锴，仕至京兆尹。

杜元颖，莱公如晦裔孙也。父佐，官卑。元颖，贞元末进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为左拾遗、右补阙，召入翰林，充学士。手笔敏速，宪宗称之。吴元济平，以书诏之勤，赐绯鱼袋。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即位，召对思政殿，赐金紫，超拜中书舍人。其年冬，拜户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国、建安男。元颖自穆宗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

三年冬，带平章事出镇蜀州，穆宗御安福门临饯。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务为奢侈，而元颖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流闻于朝。大和三年，南诏蛮攻陷戎、嵩等州，径犯成都。兵

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时，蛮三道而来，东道攻梓州，郭钊御之而退。时元颖几陷，赖郭钊击败其众，方还。蛮驱蜀人至大渡河，谓之曰：“此南吾境，放尔哭别乡国。”数万士女，一时恸哭，风日为之惨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余。怨毒之声，累年不息。蛮首领箠颠遣人上表曰：“蛮军比修职责，遽敢侵边？但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作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监军小使张士谦至，备言元颖之咎。坐贬循州司马，判官崔璜连州司马，纆干泉郢州长史，卢并唐州司马，皆以佐元颖无状也。六年，卒于贬所。临终，上表乞赠官，赠湖州刺史。

元颖弟元绛，位终太子宾客。绛子审权，位至宰相，自有传。

崔弘礼，字从周，博陵人。北齐怀远之七伐孙。祖育，常州江阴令。父孚，湖州长城令。弘礼风貌魁伟，磊落有大志。举进士，累佐蕃府，官至侍御史。

元和中，吕元膺为东都留守，以弘礼为从事。时淮西吴少阳初死，吴元济阻兵拒命，山东反侧之徒，为之影援；东结李师道，谋袭东洛，以胁朝廷。弘礼为元膺筹画，部分兵众，以固东都，卒亦无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会田弘正请入觐，请副使，乃授弘礼卫州刺史，充魏博节度副使，历郑州刺史。

长庆元年，刘总入觐，张弘靖移镇范阳，复加弘礼检校

左散骑常侍，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使。未及境，幽、镇兵乱，改为绛州刺史。明年，汴州李齐反，急诏追弘礼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东都畿汝都防御副使。齐平，迁河阳节度使。整练戈矛，颇壮戎备。又上言请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斛，诏皆从之。以疾连表请代。数岁，拜检校户部尚书、华州刺史。会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卒，朝廷难其人，复以弘礼为天平军节度使，仍诏即日乘递赴镇。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左仆射。理郅三载，改授东都留守，仍迁刑部尚书。诏赴阙，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复除留守。是岁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司空。

弘礼少时，专以倜傥意气自任；通涉兵书，留心军旅之要，用此累更选用，历践藩镇。所居无可尚之绩，虽缮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积，物议少之。

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常。”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褫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书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

虞仲亦工诗。元和初，登进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书。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大和四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骑常侍，兼秘书监。八年，转尚书右丞。九年，为兵部侍郎，寻改吏部。开成元年四月卒，时年六十五。

虞仲简淡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学，达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质，字华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终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进士第，制策登科，位终宝鼎令。勉生怡，终渝州司户。怡生潜，扬州天长丞。质则潜之第五子。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年甫强仕，不求闻达，亲友规之曰：“以华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于鬬茸者乎？扬名显亲，非耕稼可致也。”质乃白于母，请赴乡举。元和六年，登进士甲科。释褐岭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累奏兼监察御史。入朝为殿中，迁侍御史、户部员外郎。为旧府延荐、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充兴元节度副使。入为户部郎中，迁谏议大夫。

大和中，王守澄构陷宰相宋申锡。文宗怒，欲加极法。质与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谏，请付外推，申锡方从轻典。质为中人侧目，执政出为虢州刺史。质射策时，深为李吉甫所器；及德裕为相，甚礼之，事必咨决。寻召为给事中、河南尹。八

年，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团练观察使。在政三年。开成元年十二月，无疾暴卒，时年六十八，赠左散骑常侍，谥曰定。

质清廉方雅，为政有声。虽权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议。在宣城辟崔珣、刘贲、裴夷直、赵晰为从事，皆一代名流。视其所与，人士重之。子曰庆存。

卢简辞，字子策，范阳人，后徙家于蒲。祖翰。父纶，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宫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会缙得罪，坐累。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建中初，为昭应令。朱泚之乱，咸宁王浑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帅，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荐纶于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

初，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至贞元末，钱、李诸公凋落，纶尝为《怀旧诗》五十韵，叙其事曰：“吾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沔、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伤悼之际，畅当博士追感前事，赋诗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审侍御。”其历言诸子云：“侍郎文章宗，杰

出淮楚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瓴。郎中善庆余，雅韵与琴清。郁郁松带雪，萧萧鸿入冥。员外贞贵儒，弱冠被华缨。月香飘桂实，乳溜沥琼英。补阙思冲融，巾拂艺亦精。彩蝶戏方圃，瑞云滋翠屏。拾遗兴难侔，逸调旷无程。九酝贮弥洁，三花寒转馨。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辞鸾凤惊。差肩曳长裾，总辔奉和铃。共赋瑶台雪，同观金谷笙。倚天方宝剑，沉水忽如瓶。君持玉盘珠，写我怀袖盈。读罢涕交颐，愿言跻百龄。”纶之才思，皆此类也。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简辞，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诸侯府。长庆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文雅之余，尤精法律，历朝簿籍，靡不经怀。宝历中，故京兆尹黎干男焞诣台治父叶县旧业，台司莫知本末。简辞曰：“干坐鱼朝恩党诛，田产籍没。大历已来，多少赦令，岂有雪朝恩、黎干节文？况其田产分给百姓，将及百年，而焞恃中助而冒论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准大历元年敕给百姓。又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三十万，简辞按之，于其家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见之曰：“此宫中所无，而卢昂为吏可知也！”寻转考功员外郎，转郎中。大和中，坐事自太仆卿出为衢州刺史。会昌中，入为刑部侍郎，转户部。大中初，转兵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军节度使，迁检校刑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简辞兄简能。

简能，字子拙，登第后再辟藩府，入为监察御史。大和九年，由驾部员外检校司封郎中，充凤翔节度判官。时郑注得幸，李训与之谋诛宦官，俾注镇凤翔，仍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简能与萧俛弟杰、钱起子可复，皆为训所选，从注。及训败，注诛。简能、萧杰等四人皆为监军使所害。

简辞弟弘正、简求。

弘正，字子强，元和末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掌书记。入朝为监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弘正按之。文宗怒，将杀鼎，弘正奏曰：“鼎历持纲宪，绳纠之官，今为近辅刺史，以赃污闻，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监司之责，鼎当连坐。”文宗释之，鼎方减等。三迁兵部郎中、给事中。

会昌末，王师讨刘稹。时诏河北三帅收山东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洺、磁三郡。宰臣奏议曰：“山东三郡，以贼稹未诛，宜且立留后。如弘敬、元逵有所陈请，则朝廷难以依违。”上曰：“然，谁可任者？”李德裕曰：“给事中卢弘正尝为昭义判官，性又通敏，推择攸宜。”即命为邢洺磁团练观察留后。未行而稹诛，乃令弘正衔命宣谕河北三镇。使还，拜工部侍郎。

大中初，转户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前是，安邑、解县两池盐法积弊，课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與至池务检察，特立新法，仍奏與为两池使。三年，课入加倍，其法至今赖之。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观察等使。徐方自智兴之后，军士骄怠，有银刀都，尤劳姑息，前后屡逐主帅。弘正在镇期年，皆去其首恶，喻之忠义。

讫于受代，军旅无讎。镇徐四年，迁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颍观察等使，卒于镇。

简求，字子臧，长庆元年登进士第，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厘洛都，皆辟为宾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监察。裴度镇太原，复奏为记室。入为殿中，赐绯。牛僧孺镇襄汉，辟为观察判官。入为水部、户部二员外郎。会昌末，讨刘稹，诏以许帅李彦佐为招讨使。朝廷以简求累佐使府，达于机略，乃以简求为忠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本道供军使。入为吏部员外，转本司郎中，求为苏州刺史。

时简辞镇汉南，弘正为侍郎，领使务，昆仲皆居显列，时人荣之。既而宰执不协，弘正出镇，罢简求为左庶子分司。数年，出为寿州刺史。九年，党项叛，以简求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州刺史、泾原渭武节度押蕃落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上柱国、范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十一年，迁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御史大夫、义武军节度、北平军等使。十三年，检校刑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西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

简求辞翰纵横，长于应变，所历四镇，皆控边陲。属杂虏寇边，因之移授，所至抚御，边鄙晏然。太原军素管退浑、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抚纳不至，多为边患。前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然为盗不息。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质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咸通初，以疾辞，表章沥恳。制以太子太师致仕，还于东都。都城有园林别墅，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

归，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左仆射。

简能子知猷。知猷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宰臣萧邺镇江陵、成都，辟为两府记室。入拜左拾遗，改右补阙、史馆修撰，转员外郎。出为饶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赐绯鱼，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为商州刺史。征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伪署，乃避地金州。驾还，征拜工部侍郎，转户部，判史馆，迁尚书右丞、兵部侍郎。历太常卿，工部、户部尚书，复领太常卿。昭宗在华下，加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师。进位太子太师，检校司空，卒于华下。知猷器度长厚，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措翰，人争模仿。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简辞无子，以简求子贻殷、玄禧入继。贻殷终光禄少卿。玄禧登进士第，终国子博士。

弘正子虔灌，有俊才，进士登第。所著文笔，为时所称。位终秘书监。

简求十子，而嗣业、汝弼最知名。

嗣业进士登第，累辟使府。广明初，以长安尉直昭文馆、左拾遗、右补阙。王铎征兵收两京，辟为都统判官、检校礼部郎中，卒。

汝弼登进士第，累迁至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属柳璨党附贼臣，诬陷士族，汝弼惧，移疾退居，客游上党。遇潞府为太原所攻，节度使丁会归降，从会至太原，李克用奏为节度副使，累奏户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宴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人士嘉之。

卢氏两世贵盛，六卿方镇相继，而未有居辅相者。至中兴，嗣业子文纪，仕至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阳之清节，胡广州之坚正，卒以结权幸而败，积货贿而亡。人如面焉，固难知也。二崔以纲宪相倾，元颖以献奇取媚，虽遭时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丑，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讥？以端、纶之才，任不逾元士，而卢简辞之昆仲，云抔水击，郁为鼎门，非德积庆钟，安能及此？辞人之后，不亦休哉！

赞曰：君子喻义，小人近利。孟谴胡亡，家财扫地。声势相倾，崔、杜丑名。端纶诸子，奕叶光荣。

卷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王播 子式 弟炎 起 起子龟 龟子莒 炎子铎
李绹 杨於陵

王播，字明扬。曾祖璠，嘉州司马。祖升，咸阳令。父恕，扬府参军。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贞元末，幸臣李实为京兆尹，恃恩颇横，尝遇播于途，不避。故事，尹避台官。播移文诋之；实怒，后奏播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趋府谒谢，尽府县之仪。及临所部，政理修明，恃势豪门，未尝贷法。岁终考课，为畿邑之最。实以其人有政术，甚礼重之，

频荐之于上。德宗奇之，将不次拔用，会母丧。

顺宗即位，除驾部郎中，改长安令。岁中，迁工部郎中，知台杂，刺举纲宪，为人所称。转考功郎中，出为虢州刺史。李巽领盐铁，奏为副使、兵部郎中。

元和五年，代李夷简为御史中丞。振举朝章，百职修举。十月，代许孟容为京兆尹。时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布播奏请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于畿内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诏从之，自是奸盗弭息。六年三月，转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播长于吏术，虽案牍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时天下多故，法寺议谏，科条繁杂。播备举前后格条，置之座右。凡有详决，疾速如神。当时属僚，叹服不暇。

十年四月，改礼部尚书，领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为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货，及播领使，奏之为副。当王师讨吴元济，令异乘传往江淮，赋輿大集，以至贼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镈用事，恐播大用，乃请以使务命程异领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

穆宗即位，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长庆元年七月，征还，拜刑部尚书，复领盐铁转运等使。十月，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领使如故。长庆中，内外权臣，率多假借。播因铜盐擢居辅弼，专以承迎为事，而安危启沃，不措一言。时河北复叛，朝廷用兵。会裴度自太原入觐，朝野物论，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复知政事，以播代度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领使如故。仍请携盐铁印赴镇，上都院印，请

别给赐，从之。播至淮南，属岁旱俭，人相啖食，课最不充，设法掊敛，比屋嗟怨。

敬宗即位，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罢盐铁转运使。时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权，广求珍异，令腹心吏内结守澄，以为之助。守澄乘闲启奏，言播有才，上于延英言之。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请开延英面奏播之奸邪，交结宠幸，复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议纷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复领盐铁转运使。播既得旧职，乃于铜盐之内，巧为赋敛，以事月进。名为羨余，其实正额，务希奖擢，不恤人言。

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綾绢二十万匹。六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二年，进封太原公、太清宫使。四年正月，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尉。

播出自单门，以文辞自立；践升华显，郁有能名。而随势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于吏事，使务填委，胥吏盈廷取决，簿书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胜，而播用此为适。播子式，弟炎、起。

炎，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铎、鐔。

起，字举之，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释褐集贤校理，登制策直言极谏科，授蓝田尉。宰相李吉甫镇淮南，以监察充掌书记。入朝为殿中，迁起居郎、司勋员外郎、直史馆。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迁礼部侍郎。其年，钱徽掌贡士，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诏起与同职白居易覆试，覆落者多。徽贬官，起遂代徽为礼部侍郎。掌贡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及元稹、李绅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试之科。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从之。议者以为起虽避是非，失贡职也，故出为河南尹。入为吏部侍郎。

文宗即位，加集贤学士、判院事。以兄播为仆射辅政，不欲典选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为陕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书左丞。居播之丧，号毁过礼，友悌尤至。迁户部尚书、判度支。以西北边备，岁有和市以给军，劳人馈挽，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时属蝗旱，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七年，入为兵部尚书。八年，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江、汉水田，前政挠法，塘堰缺坏。起下车，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而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九年，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时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八月，诏拜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其冬，训败，起以儒素长者，人不以为累，但罢判户部事。

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起长于博洽，俱引翰林，讲论经史。起僻于嗜学，虽官位崇重，耽玩无斁；夙夜孜孜，殆忘寝食，书无不览，经目靡遗。转兵部尚书。以庄恪太子登储，欲令儒者授经，乃兼太子侍读，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曰：

邦国之礼，祀为大事；珪璧之议，经有前规。谨按《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

从之。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庄恪太子薨，诏起为哀册文，辞情婉丽。

四年，迁太子少师，判兵部事，侍讲如故。以其家贫，特诏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钱三百千添给。起富于文学，而理家无法，俸料入门，即为仆妾所有。帝以师友之恩，特加周给。议

者以与伶官分给，可为耻之。

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惧诛，欲因山陵兵士谋废立。起与山陵使知其谋，密奏，皆伏诛。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

会昌元年，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正拜左仆射，复知贡举。

起前后四典贡部，所选皆当代辞艺之士，有名于时，人皆赏其精鉴。洵公也。其年秋，出为兴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赴镇日，延英辞。帝谓之曰：“卿国之耆老，宰相无内外，朕有阙政，飞表以闻。”宴赐颇厚。在镇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许。大中元年，卒于镇，时年八十八。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纬图》十卷，《写宣》十卷。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对，故名曰《写宣》。子龟嗣。

龟，字大年。性简淡萧洒，不乐仕进。少以诗酒琴书自适，不从科试。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为宏敞。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及从父起在河中，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朔望一还府第，后人目为“郎君谷”。及起保厘东周，龟于龙门西谷构松斋，栖息往来，放怀事外。起镇兴元，又于汉阳之龙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其闲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遗征。久之，方至殿廷一谢，陈情曰：“臣才疏散，无用于时，加以疾病所婴，不任禄仕。臣父年将九十，作镇远藩，喜惧之年，阙于供侍。乞罢今职，以奉晨昏。”上优诏许之。明年，丁父忧。服阕，以右补阙征，迁侍御史、

尚书郎。

大中末，出为宣歙团练观察副使，赐绯。入为祠部郎中、史馆修撰。前从崔珣宣歙，及珣镇河中，又奏为副使。入为兵部郎中，赐金紫，寻知制诰。

咸通末，以弟铎在中书，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寻检校右散骑常侍、同州刺史。牙将白约者，甚狡蠹，前后防御使不能制。龟因事发，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转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东团练观察使。先是，龟兄式抚临此郡，有惠政；闻龟复至，舞抃迎之。属徐、泗之乱，江淮盗起，山越乱，攻郡，为贼所害。赠工部尚书。子莒。

莒苦学，善属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试。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镇江陵，皆辟为从事。萧遘作相，奏授蓝田尉，直史馆，迁左拾遗、右补阙，中丞卢涯奏为侍御史。从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员外郎，卒。子权，中兴仕至兵部尚书。

式以门荫，累迁监察御史，转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郑注，谒王守澄，为中丞归融所劾，出为江陵少尹。大中后，践更省署。咸通初，为浙东观察使。草贼仇甫据明州叛，来攻会稽，式讨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银刀军叛，以式为徐州节度使。式至镇，尽诛银刀等七军，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后累历方任，卒。

铎，字归范。会昌初进士第，两辟使府。大中初，入为监察御史。咸通初，由驾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五年，转礼部侍郎，典贡士两岁，时称得人。七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迁礼部尚书。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时宰相韦保

衡以拔擢之恩，事铎尤谨，累兼刑部、吏部尚书。僖宗即位，加右仆射。保衡得罪，以铎检校右仆射，出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

铎有经世大志，以安邦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继寇盗结集，内官田令孜素闻铎名，乃复召铎，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贼陷江陵，杨知温失守，宋威破贼失策。朝议统率，宰相卢携称高骈累立战功，宜付军柄，物议未允。铎廷奏曰：“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臣愿自率诸军，荡涤群盗。”朝议然之。五年，以铎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铎至镇，绥怀流散，完葺军戎，期年之间，武备严整。

时兖州节度使李系者，西平王晟之孙，以其家世将才，奏用为都统都押衙，兼湘南团练使。时黄巢在岭南，铎悉以精甲付系，令分兵扼岭路。系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广明初，贼自岭南寇湖南诸郡，系守城自固，不敢出战。贼编木为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系甲兵五万，皆为贼所杀，投尸于江。铎闻系败，令部将董汉宏守江陵，自率兵万余会襄阳之师。江陵竟陷于贼。天子不之责。罢相，守太子太师。宰相卢携用事，竟以淮南高骈代铎为都统。

其年秋，贼焚剽淮南，高骈挫败。及贼陷两京，卢携得罪，天子用郑畋为兵马都统。明年，畋病归行在，朝议复以铎为侍中、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充诸道行营都统。率禁军、山南、东蜀之师三万，营于鰲屋东，进屯灵感寺。

明年春，兖、郢、徐、许、郑、滑、邠、宁、凤翔十镇

之师大集关内。时贼已僭名号；以前渐东观察使崔瑋、尚让为宰相，传伪命。天下藩帅，多持两端。既闻铎传檄四方，诸侯翻然景附。贼之号令，东西不过岐、华，南北止及山、河。而劲卒骁将，日驰突于国门，群贼由是离心。其年秋，贼将朱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贼华州戍卒七千来奔。三年二月，沙陀军至，收华州。四月，败贼于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铎晋国公。铎加中书令，以收城诸将，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赏以闻。是时国命危若缀旒，天子播越蛮陬，大事去矣。若非郑畋之奋发，铎之忠义，则土运之隆替，未可知也。

自巢、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郢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既逐贼出关，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贼出关东，与蔡帅秦宗权合纵。时溥举兵徐方，请身先讨贼，乃授溥都统之命。十军军容使田令孜，以内宫杨复光有监护用师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时溥之授。

初，铎出军，兼郑滑节度使，以便供馈。至是，罢铎都统之权，令仗节归藩。铎以朱全忠于己有恩，倚为藩蔽。初，全忠辞礼恭顺，既而全忠军旅稍集，其意渐倨。铎知不可依，表求还朝。

其年冬，僖宗自蜀将还，乃以铎为沧景节度使。时杨全孜在沧州，闻铎之来，诉于魏州乐彦贞。铎受命赴镇，至魏州旬日，彦贞迎谒，宴劳甚至。铎上台元老，功盖群后，行则肩輿，妓女夹侍，宾僚服御，尽美一时。彦贞子从训，凶戾无行，窃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数百人，伏于漳南之高鸡泊。

及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时光后四年十二月也。

铎弟鐸，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绹，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绹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叛臣李锜阻兵于浙右。锜既诛，朝廷将犒其所没家财。绹上言曰：“李锜凶狡叛戾，僭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圣恩本以叛乱致讨，苏息一方。今犒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困穷。伏望天慈，并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宪宗嘉之。

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为神策护军中尉，乃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仍请翰林为其文。绹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划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

然后有罍、峰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圣恩特令寝罢。

宪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竭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喻之曰：“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排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皆获宽宥。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讨除，绛深陈以为未可。绛既尽心匡益，帝

每有询访，多协事机。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

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輿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厖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蹟，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过举，则谏以正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遵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

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法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未几，入为兵部尚书。丁母忧。十四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察使。河中旧为节制，皇甫镈恶绛，只以观察命之。十五年，镈得罪，绛复为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于畋游行幸，终于延英切谏，帝不能用。绛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长庆元年，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二年正月，检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待使。三年，复为东都留守。四年，就加检校司空。

宝历初，入为尚书左仆射。二年九月，昭议节度使刘悟卒，遗表请以子从谏嗣袭，将吏诣阙论请。绛密奏请速除近泽潞四面将帅一人，以充节度；令倍程赴镇，使从谏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时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从谏赂，俱请以从谏留后，不能用绛言。

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又尝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于道，播不为之避；绛奏论事体，敕命两省详议，咸以绛论奏是。李逢吉佑播恶绛，乃罢绛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

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廩麦，皆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闻乱北走登陴，衙将王景延力战以御之。兵折矢穷，景延死。绛乃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

绛初登陴，左右请绛缢城，可以避免，绛不从。乃并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焉。

文宗闻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时称令德，入参庙算，出总师干。方当宠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兴叹，搢绅所同。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国、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绛，神授聪明，天赋清直。抱仁义以希前哲，立标准以程后来。抑扬时情，坐致台辅。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钺宣风，联居乐土。乘轩鸣玉，尝极清班。先声而物议皆归，不约而群情自许。汉中名部，俾遂便安。而变起不图，祸生无兆。歼良之恟，闻讣增伤。是极哀荣，用优典礼。三公正秩，品数甚崇，式表异恩，以摅沉痛。可赠司徒。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赙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硕。子璋、瑱。

璋，登进士第。卢钧镇太原，辟为从事。大中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出刺两郡，终宣歙观察使。子德林。

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后。曾祖珪，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单父尉。於陵，天宝末家寄河朔。禄山乱，其父歿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好学，有奇志。弱冠举进士，释褐为润州句容主簿。时韩滉节制金陵，滉性刚严，少所接与。及於陵以属吏谒谢，滉甚奇之，谓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择佳婿，吾阅人多矣，无如杨主簿者。”后竟以女妻之。秩满，为鄂岳、江南二府从事，累官至侍御史。

韩滉自江南入朝，总将相财赋之任，颇承顾遇，权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罢，以妇翁权幸方炽，不欲进取。乃卜筑于建昌，以读书山水为乐。滉歿，贞元八年始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历考功、吏部三员外，判南曹。时宰相有密亲调集，文书不如式，於陵驳之，大协物论。迁右司郎中，复转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为绛州刺史。德宗雅闻其名，将辞赴郡，诏留之，拜中书舍人。时李实为京兆尹，恃承恩宠，於陵与给事中许孟容俱不附协，为实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为秘书少监。贞元末，实辈败，迁於陵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未几，迁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政声流闻，入拜户部侍郎，复改京兆尹。先是，禁军影占编户，无以区别。自於陵请致挟名，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由是京师豪强，复知所畏。再迁户部侍郎。

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极谏牛僧孺等，为执政所怒，出为岭南节度使。会监军使许遂振悍戾贪恣，干挠军政。於陵奉公洁己，遂振无能奈何，乃以飞语上闻。宪宗惊惑，赖宰

相裴垍为於陵申理，宪宗感悟。

五年，入为吏部侍郎。遂振终自得罪。

於陵为吏部，凡四周岁，监察奸吏，调补平允，当时称之。初，吏部试判，别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罢之。

七年，吏部尚书郑余庆以疾请告，乃复置考判官，以兵部员外郎韦颀、屯田员外张仲素、太学博士陆亘等为之。於陵自东都来，言曰：“本司考判，自当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内公事。考官只论判之能否，不计阙员；本司只计员阙几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执以已置颀等，只令考科目选人，其余常调，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历年深朽断，吏缘为奸，奏换大历七年至贞元二十年甲库历，令本司郎官监换。

九年，妖人杨叔高自广州来干於陵，请为己辅，於陵执奏杀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时淮西用兵，於陵用所亲为唐邓供军使，节度使高霞寓以供军有阙，移牒度支，於陵不为之易，其阙如旧。霞寓军屡有摧败，诏书督责之；乃奏以度支馈运不继。宪宗怒，

十一年，贬於陵为桂阳郡守，量移原王傅。复迁户部侍郎，知吏部选事。会诛李师道，分其地为三镇，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还奏合旨。

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长庆初，拜太常卿，充东都留守，年高，拜章辞位。宝历二年，授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仆射致仕，诏给全俸，恳让不受。

於陵器度弘雅，进止有常。居朝三十余年，践更中外，始终不失其正。居官奉职，亦善操守，时人皆仰其风德。太和

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册赠司空，谥贞孝。

子四人：景复、嗣复、绍复、师复。

嗣复自有传。景复位终同州刺史。绍复进士擢第，弘辞登科，位终中书舍人。师复位终大理卿。

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授、技、拭、搦；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擢终给事中。拯司封员外郎。据右补阙。揆左谏议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遗。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将相，善始令终。而炎薄祐短龄，美钟于铎，而能骧首矫翼，凌厉亨衢，仗钺秉衡，扶持衰运。天胡罚善，遇盗而殒，悲哉！李赵公颀颀禁林，诤谏相府，嘉言启沃，不以身为。糜躯将坛，没有余裕。杨仆射避妇翁之当轴，疏骄尹之怙权，守道居贞，寿考终吉，行己始卒，人以为难。美哉！

赞曰：王氏儒宗，一门三相。赵公排摈，言犹鲠亮。干将虽折，不改其刚。杨君之德，《韶》、《夏》洋洋。

卷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韦夏卿 王正雅族孙凝 柳公绰子仲郢 孙
璧 玘 弟公权 伯父子华 子华子公度 崔玄亮
温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侗孙盈孙 徐晦

韦夏卿，字云客，杜陵人。父迢，检校都官郎中、岭南节度行军司马。夏卿苦学，大历中与弟正卿俱应制举，同时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迁刑部员外郎。时久旱蝗，诏于郎官中选赤畿令，改奉天县令。以课最第一，转长安令。改吏部员外郎，转本司郎中，拜给事中。出为常州刺史。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改苏州刺史。贞元末，徐州张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军司马，寻授徐泗濠节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为军人立为留后，因授旄钺。征夏卿为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迁太子少保。卒时年六十四，赠左仆射。

夏卿有风韵，善谈宴，与人同处，终年而喜愠不形于色。抚孤侄，恩逾己子，早有时称。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为政务通适，不喜改作。始在东都，倾心辟士，颇得才彦，其后多至卿相，世谓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谦，其先太原人。东都留守翊之子。伯父

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贞亮鲠直，名于当代，卒谥曰忠惠。正雅少时，以孝行修谨闻。元和初，举进士，登甲科，礼部侍郎崔郾甚知之，累从职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三迁为万年县令。

当穆宗时，京邑号为难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声。会柳公绰为京兆尹，上前褒称，穆宗命以绯衣银章，就县宣赐。迁户部郎中，寻加知台杂事，再迁太常少卿，出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有中人为监军，怙权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谢病免。

入为大理卿。会宋申锡事起，狱自内出，卒无证验。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宠势，虽宰相重臣，无敢显言其事者。唯正雅与京兆尹崔绾上疏，请出造事者，付外考验其事，别具状闻。由是狱情稍缓，申锡止于贬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正雅从弟重，翊之子也，位止河东令。重子众仲，登进士第，累官衡州刺史。众仲子凝。

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郑肃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两经擢第。尝著《京城六岗铭》，为文士所称。再登进士甲科。崔璩领盐铁，辟为巡官。历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龟从奏为郾县尉、集贤校理，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宰相崔铉出镇扬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起居郎，历礼部、兵部、考功三员外。迁司封郎中、长安令。中丞郑处诲奏知台杂，换考功郎中，迁中书舍人。时政不协，出为同州刺史，赐金紫。暮年，移疾华州敷水别墅。逾年，以礼部侍郎征。

凝性坚正，贡闱取士，拔其寒俊，而权豪请托不行，为

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明年，检校右散骑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团练观察使。入为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又以不奉权幸，改秘书监。出为河南尹、检校礼部尚书、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凝咸通中两佐宣城使幕，备究人之利病，涤除积弊，民俗阜康。

逾岁，黄巢自岭表北归，大掠淮南，攻围和州。凝令牙将樊傒率师据采石以援之。傒犯令，凝即斩之以徇，命别将乌颖代傒赴援，竟解历阳之围。贼怒，引众攻宣城。大将王涓请出军逆战，凝曰：“贼忿恚而来，宜持重待之。彼众我寡，万一不捷，则州城危矣！”涓锐意请行，凝即阅集丁壮，分守要害，登陴设备。涓果战死。贼乘胜而来，则守有备矣。贼为梯冲之具，急攻数月，御备力殫，吏民请曰：“贼之凶势不可当，愿尚书归款退之，惧覆尚书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岂独全？誓与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贼退去，时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坠于正寝。八月卒于郡，时年五十八。无子，以弟子镡为嗣。镡兄钜，位终兵部侍郎。

柳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人也。祖正礼，邠州士曹参军。父子温，丹州刺史。公绰幼聪敏。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元年也。贞元四年，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时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慈隰观察使姚齐梧奏为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

荐授开州刺史，入为侍御史，再迁吏部员外郎。武元衡罢相镇西蜀，与裴度俱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为吏部郎中，度以诗饯别，有“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元和初，宪宗颇出游畋，锐意用兵；公绰欲因事讽谏。五年十一月，献《太医箴》一篇，其辞曰：

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类既一，崇高以均。惟谨好爱，能保其身。清净无瑕，辉光以新。寒暑满天地之间，浹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清洁为隄，奔射犹败，气行无章，隙不在大。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邪，志高寡欲。谓天高矣，气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溃之。圣德超迈，万方赖之。饮食所以资身也，过则生患；衣服所以称德也，侈则生慢。唯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亦伺之。圣心不惑，孰能移之？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咤叱伤气。惟天之重，从禽为累。不养其外，前修所忌。圣心非之，孰敢违之。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必丧真，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圣人在上，各有攸处。庶政有官，群艺有署。臣司太医，敢告诸御。

宪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奖劳之，曰：“卿所献之文云：‘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何忧朕之深也？”逾月，拜御史中丞。

公绰素与裴垪厚，李吉甫出镇淮南，深怨垪。六年，吉甫复辅政，以公绰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湖南地气卑湿，公绰以母在京师，不可迎侍，致书宰相，乞

分司洛阳，以便奉养，久不许。八年，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九年，吴元济据蔡州叛，王师讨伐。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湘江，直抵安州；李听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绰谓之曰：“公所以属鞬负弩者，岂非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两郡守耳，何所统摄乎？以公名家晓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则当赴阙；不然，吾且署职名，以兵法从事矣。”听曰：“唯公所命。”即署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选卒六千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权制变，甚为当时所称。鄂军既在行营，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廩给之。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知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十一年，入为给事中。李师道归朝，遣公绰往郢州宣谕。使还，拜京兆尹，以母忧免。

十四年，起为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长庆元年，罢使，复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时河朔复叛，朝廷用兵，补授行营诸将，朝令夕改，驿骑相望。公绰奏曰：“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匱乏，鞍马多阙。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

远近喧腾，行李将绝。伏望圣慈，聊为定限。”乃下中书条疏人数。自是吏不告劳。以言直为北司所恶，寻转吏部侍郎。

二年九月，迁御史大夫。韩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书令，诏百僚问疾。弘遣其子达情，言不能接见。公绰谓其子曰：“圣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问，异礼也。如拜君赐，宜力疾公见。安有卧令子弟传言耶？”弘惧，挟扶而出，人皆耸然。

三年，改尚书左丞，又拜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行部至邓县，县二吏犯法，一赃贿，一舞文。县令以公绰守法，必杀赃吏。狱具，判之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诛舞文者。”公绰马害圉人，命斩之。宾客进言曰：“可惜良马，圉人自防不至。”公绰曰：“安有良马害人乎？”亟命杀之。牛僧孺罢相镇江夏，公绰具戎容，于邮舍候之。军吏自以汉上地高于鄂，礼太过。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有道士献丹药，试之有验，问所从来，曰：“炼此丹于蓊门。”时朱克融方叛，公绰遽谓之曰：“惜哉，至药来于贼臣之境，虽验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邓县人郑怀政病狂，妄称天子，公绰捕而杀之。

敬宗即位，加检校左仆射。宝历元年，入为刑部尚书。

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所部有神策诸镇，屯列要地，承前不受节度使制置，遂致北虏深入。公绰上疏论之，因诏诸镇皆禀邠宁节度使制置。

三年，入为刑部尚书，京兆人有姑鞭妇致死者，府断以偿死。公绰议曰：“尊毆卑非斗，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

非教也。”竟减死。

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是岁，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托云入贡。所经州府，守帅假之礼分，严其兵备。留馆则戒卒于外，惧其袭夺。太原故事，出兵迎之。畅及界上，公綽使牙将祖考恭单马劳问，待以修好之意。畅感义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及至，辟牙门，令译引谒，宴以常礼。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陞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镇，召其酋朱耶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书，征还京师。四月卒，赠太子太保，谥曰成。

公綽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官早卒，一女孤，配张毅夫，资遗甚于己子。性端介寡合，与钱徽、蒋父、杜元颖、薛存诚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开府幕，得人尤盛。钱徽掌贡之年，郑朗覆落，公綽将赴襄阳，首辟之，朗竟为名相。卢简辞、崔玘、夏侯孜、韦长、李续、李拭，皆至公卿。为吏部侍郎，与舅左丞崔从同省，人士荣之。子仲郢，弟公权、公谅。

仲郢，字谕蒙，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入为监察御史。

五年，迁侍御史。富平县人李秀才，籍在禁军，诬乡人

斫父墓柏，射杀之。法司以专杀论。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右补阙蒋系上疏论之，不省。仲郢执奏曰：“圣王作宪，杀人有必死之令；圣明在上，当官无坏法之臣。今秀才犯杀人之科，愚臣备监决之任，此贼不死，是乱典章。臣虽至微，岂敢旷职？其秀才未敢行决，望别降敕处分。”乃诏御史萧杰监之。杰又执奏。帝遂诏京兆府行决，不用监之。然朝廷嘉其守法。

会昌中，三迁吏部郎中，李德裕颇知之。武宗有诏减冗官，吏部条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额外官员。仲郢曰：“诸州每冬申阙，何烦牒耶？”幸门顿塞。仲郢条理旬日，减一千二百员，时议为愜。迁谏议大夫。

五年，淮南奏吴湘狱，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惧。德裕知其无私，益重之。武宗筑望仙台，仲郢累疏切谏。帝召谕之曰：“聊因旧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曰，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时废浮图法，以铜像铸钱。仲郢为京畿铸钱使，钱工欲于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后竟为僧人取之为像设钟磬。纡于皋诉表甥刘诩殴母，诩为禁军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杀。为北司所譖，改右散骑常侍，权知吏部尚书铨事。

宣宗即位，德裕罢相，出仲郢为郑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镇滑台。过郑，观其境内大理，甚奖之。俄而墀入辅政，迁为河南尹。莅事逾月，召拜户部侍郎。居无何，墀罢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与墀善，左授秘书监。数月，复出为河南尹。以宽惠为政，言事者以为不类京兆之政。仲郢曰：“辇毂之下，

弹压为先；郡邑之治，惠养为本。何取类耶？”

大中年，转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孔目吏边章简者，以货交近幸，前后廉使无如之何。仲郢因事决杀，部内肃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镇五年，美绩流闻，征为吏部侍郎。入朝未谢，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大中十二年，罢使，守刑部尚书。咸通初，转兵部，加金紫光禄大夫、河东男、食邑三百户。俄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凤州刺史卢方父以轻罪决部叫，数日而毙。其妻列诉，又旁引他吏，械系满狱。仲郢召其妻谓之曰：“刺史科小罪减人，但本非死刑，虽未出辜，其实病死。”罚方父百直，系者皆释，郡人深感之。因决赃吏过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逾年，为虢州刺史。数月，检校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盗发先人墓，弃官归华原。除华州刺史，不拜。数月，以本官为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授节钺于华原别墅，卒于镇。

初，仲郢自拜谏议后，每迁官，群乌大集于升平里第，廷树戟架皆满，凡五日而散。诏下，不复集，家人以为候，唯除天平，乌不集。

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贍南宅。令孤絢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絢书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惻。”絢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

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

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钞；魏、晋已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玘。

珪，字镇方，大中五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璧，大中九年登进士第。文格高雅。尝为《马嵬诗》，诗人韩琬、李商隐嘉之。马植镇陈许，辟为掌书记，又从植汴州。李璣镇桂管，奏为观察判官。军政不愜，璧极言不纳，拂衣而去。桂府寻乱，入为右补阙。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学士，累迁谏议大夫，充职。

玘应两经举，释褐秘书正字。又书判拔萃，高湜辟为度支推官。逾年，拜右补阙。湜出镇泽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殿中侍御史。李蔚镇襄阳，辟为掌书记。湜再镇泽潞，复为副使。入为刑部员外。湜为乱将所逐，贬高要尉，玘三上疏申理。湜见疏本叹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寻出广州节度副使。明年，黄巢陷广州，郡人邓承勋以小舟载玘脱祸。召为起居郎。贼陷长安，为刃所伤，出奔行在，历谏议给事中，位至御史大夫。

玘尝著书诫其子弟曰：

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

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夫人生世，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用爱无状，则曰“我不遇时，时不急贤”。亦由农夫鹵莽而种，而怨天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

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緘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廩禄虽微，不可易黎氓之膏血；榷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忧与福不偕，洁与富不并。比见门家子孙，其先正直当官，耿介特立，不畏强御；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无他能。如其先逊顺处己，和柔保身，以远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际几微，非贤不达。

夫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其三，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唯乐戏谭，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销刻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曲蘖，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习之易荒，觉已难悔。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兹五不是，甚于痼疽。痼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前贤炯

戒，方册具存，近代覆车，闻见相接。

夫中人已下，修辞力学者，则躁进患失，思展其用；审命知退者，则业荒文芜，一不足采。唯上智则研其虑，博其闻，坚其习，精其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苟异于斯，岂为君子？

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诚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尝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公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赏久之。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

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造，学士如故。

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旼。公权忠言匡益，皆此类也。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即位，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力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权厚，及为珙奏荐，颇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师，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

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勛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扁鵲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志。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

子華二子：公器、公度。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余，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

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东磁州人也。玄亮贞元十一年登进士第，从事诸侯府。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荐达入朝。再迁监察御史，转侍御史。出为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迁秩，谦让辄形于色。

大和初，入为太常少卿。四年，拜谏议大夫，中谢日，面赐金紫。朝廷推其名望，迁右散骑常侍。

来年，宰相宋申锡为郑注所构，狱自内起，京师震惧。玄亮首率谏官十四人，诣延英请对，与文宗往复数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谏，欲置申锡于法。玄亮泣奏曰：“孟轲有言：众人皆曰杀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杀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杀之，然后察之，方置于法。今至圣之代，杀一凡庶，尚须合于典法，况无辜杀一宰相乎？臣为陛下惜天下法，实不为申锡也。”言讫，俯伏呜咽，文宗为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于朝。

七年，以疾求为外任；宰相以弘农便其所请。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虢州刺史。是岁七月，卒于郡所，中外无不叹惜。

始玄亮登第，弟纯亮、寅亮相次升进士科。蕃府辟召，而玄亮最达。玄亮孙贻孙，位至侍郎。

温造，字简与，河内人。祖景倩，南郑令。父辅国，太常丞。造幼嗜学，不喜试吏，自负节概，少所降志，隐居王屋，以渔钓逍遥为事。寿州刺史张建封闻风致书币招延，造欣然谓所亲曰：“此可人也。”徙家从之。建封动静咨询，而不敢縻以职任。及建封授节彭门，造归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

时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邻，屡陷郡邑。天下城镇恃兵者，从而动摇，多逐主帅，自立留后，邀求节钺。德宗患之，以范阳刘济方输忠款，但未能尽达朝廷倚赖之意；与密诏建封选特达识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节度参谋，使于幽州。造与语未讫，济俯伏流涕曰：“济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圣，大臣忠荃。愿得率先诸侯，效以死节。”造还，建封以其名上闻。德宗爱其才，召至京师，谓之曰：“卿谁家子？年复几何？”造对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为谏官，以语泄事寝。

长庆元年，授京兆府司录参军。奉使河朔称旨，迁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刘总请以所部九州听朝旨。穆宗选可使者，或荐造。帝召而谓之曰：“朕以刘总输忠，虽书诏便蕃，未尽朕之深意。以卿素能办事，为朕此行。”造对曰：“臣府县走吏，初受宪职，望轻事重，恐辱国命，无能谕旨。”帝曰：“我在东宫时，闻刘总请觐；及我即位，比年上书不绝，及约以行期，即喑默不报。卿识机知变，往喻我怀，无多让也。”乃拜起居舍人，赐绯鱼袋，充太原、镇州、幽州宣谕使。造初至范阳，刘总具橐鞬郊迎；乃宣圣旨，示以祸福。总俯伏流汗，若兵加于颈矣。及造使还，总遂移家入觐，朝廷遂以张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镇州杀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衔命河东、魏博、泽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军期，事皆称旨。

俄而坐与谏议大夫李景俭史馆饮酒，景俭醉谒丞相，出造为朗州刺史。在任开后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获利，乃名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请复置弹事朱

衣、豸冠于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弹奏，祐股战汗流。祐私谓人曰：“吾夜逾蔡州城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迁左司郎中，再知杂事。寻拜御史中丞。

大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东隔垣，火势将及，宰臣、两省、京兆尹、中尉、枢密，皆环立于日华门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后稍息。是日，唯台官不到。造奏曰：“昨宫中遗火，缘台有系囚，恐缘为奸，追集人吏堤防，所以至朝堂在后，臣请自罚三十直。其两巡使崔蠡、姚合火灭方到，请别议责罚。”敕曰：“事出非常，台有囚系，官曹警备，亦为周虑，即合待罪朝堂，候取进止。量罚自许，事乖乖仪。温造、姚合、崔蠡各罚一月俸料。”

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马。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造又捉其从人。当时缘不上闻，所以暴犯益甚。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若不纠绳，实亏彝典。”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

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祇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然造之举奏，无所吐茹。朝廷有丧不以礼、配不以类者，悉劾之。获伪官王果等九十余人，杖杀南曹吏李资等六人，刑于都市。迁尚书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县开国子，赐金紫。

四年，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绹。文宗以造气豪嫉恶，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造辞赴镇，以兴元兆乱之状奏之，文宗尽悟其根本，许以便宜从事。帝虑用兵劳费，造奏曰：“臣计诸道征蛮之兵已回，俟臣行程至褒县，望赐臣密诏，使受约束。比臣及兴元，诸军相续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诏四通。神策行营将董重质、河中都将温德彝、郾阳都将刘士和等，咸令禀造之命。造行至褒城，会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回，谒见。造即留以自卫，密与志忠谋。又召亚将张丕、李少直各谕其旨。暨发褒城，以八百人为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造下车置宴，所司供帐于厅事。造曰：“此隘狭，不足以飧士卒，移之牙门。”坐定，将卒罗拜，志忠兵周环之。造曰：“吾欲问新军去住之意。可悉前，旧军无得错杂。”劳问既毕，传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围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觉者，挥令起，造传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动。即召坐卒，诘以杀绹之状。志忠、张丕夹阶立，拔剑呼曰“杀”。围兵齐奋，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皆斩首于地，血流四注。监军杨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拥造靴以请

命；遣兵卫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其亲刃绛者斩一百断，号令者斩三断，余并斩首。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王景延、赵存约等，并投尸于江。以功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五年四月，入为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检校户部尚书、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

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造以河内膏腴，民户凋瘵，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

七年十一月，入为御史大夫。造初赴镇汉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乃祷鸡翁山祈晴，俄而疾风驱云，即时开齐。文宗尝闻其事，会造入对言之，乃诏封鸡翁山为侯。

九年五月，转礼部尚书。其年六月病卒，时年七十，赠右仆射。有文集八十卷。造于晚年积聚财货，一无散施，时颇讥之。子璋嗣。

璋以荫入仕，累佐使府，历三郡刺史。咸通末，为徐泗节度使，徐州牙卒曰银刀军，颇骄横。璋至，诛其恶者五百余人，自是军中畏法。入为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会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杀医官，其家属宗枝下狱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谏，以为刑法太深。帝怒，贬璋振州司马。制出，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夜自缢而卒。

郭承嘏，字复卿。曾祖尚父汾阳王。祖晞，诸卫将军。父钧。承嘏生而秀异，乳保之年，即好笔砚。比及成童，能通《五经》。元和四年，礼部侍郎张弘靖知其才，擢升进士第，累

辟使幕。历渭南尉。入朝为监察御史，迁起居舍人。丁内艰，以孝闻，终丧，为侍御史，职方、兵部二员外，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谏议大夫。频上疏，言时政得失。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承嘏论谏激切，注甚惧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转给事中。

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诏下，两省迭诣中书，求承嘏出麾之由。给事中卢载封还诏书，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继有封驳，能奉其职，宜在琐闼。牧守之才，易为推择。”文宗谓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优其禄俸，暂令廉问近关。而谏列拜章，惜其称职，甚美事也。”乃复为给事中。

文宗以淮南诸道累岁大旱，租赋不登，国用多阙。及是，以度支、户部分命宰臣镇之。承嘏论之曰：“宰相者，上调阴阳，下安黎庶，致君尧、舜，致时清平。俾之阅簿书，算缗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迁刑部侍郎。时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对，文宗从容顾问，恩礼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后，家无余财，丧祭所费，皆亲友共给而后具。搢绅之流，无不痛惜。赠吏部尚书。

殷侑，陈郡人。父恽。侑为儿童时，励志力学，不问家人资产。及长，通经，以讲习自娱。贞元末，以《五经》登第，精于历代沿革礼。元和中，累为太常博士。时回纥请和亲，朝廷计费五百万缗。朝廷方用兵伐叛，费用百端，欲缓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诚奉使宣谕，以侑为副。侑谨重有节概，临事俊辩。既至虏庭，可汗初待汉使，盛陈兵甲，欲臣汉使而不答拜。侑坚立不动，宣谕毕，可汗责其倨，宣言

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惧，侑谓虜使曰：“可汗是汉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礼，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惮其言，卒不敢逼。使还，拜虞部员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衔命招谕之。承宗寻稟朝旨，献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迁侑谏议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陈论。前后上八十四章，以言激烈，出为桂管观察使。

宝历元年，检校右散骑常侍、洪州刺史，转江西观察使。所至以洁廉著称。入为卫尉卿。文宗初即位，沧州李同捷叛，而王廷凑助逆，欲加兵镇州，诏五品已上都省集议。时上锐于破贼，宰臣莫敢异议。独侑以廷凑再乱河朔，方徇招怀，虽附凶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其疏末云：“伏愿以宗社安危为大计，以善师攻心为神武，以含垢安人为远图，以网漏吞舟为至诚。”文宗虽不纳，深所嘉之。

沧景平，以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大和四年，加检校工部尚书、沧齐德观察使。时大兵之后，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侑上表请借耕牛三万，以给流民，乃诏度支赐绫绢五万匹，买牛以给之。数年之后，户口滋饶，仓禀盈积，人皆忘亡。初州兵三万，悉取给于度支。侑一岁而赋入自贍其半，二岁而给用悉周，请罢度支給赐。而劝课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请立德政碑。以功加检校吏部尚书。侑以郭下清池县在子城北，非便，奏移于南郭之内。

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复检校吏部尚书、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军节度、郢曹濮观察等使。自元和末，收

复师道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贍军，贯缗尺帛，不入王府。侑以军赋有余，赋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请岁供两税、榷酒等钱十五万贯、粟五万硕。诏曰：“郾、曹、濮等州，元和已来，地本殷实，自分三道，十五余年，虽颁诏书，竟未入赋。殷侑承兵戈之后，当歉旱之余，勤力奉公，谨身守法。才及周岁，已致阜安。而又体国输忠，率先入贡，成三军奉上之志，陈一境乐输之心。寻有表章，良用嘉叹！”寻就加检校右仆射。

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监军俸入，赋敛于人。上不问，以庾承宣代还。

其年，濮州录事参军崔元武，于五县人吏率敛，及县官料钱，以私马抬估纳官，计绢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断三犯俱发，以重者论。只以中私马为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决杖配流。狱未决。侑奏曰：“法官不习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绞。《律疏》云：即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据元武所犯，令当入处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决六十，流贺州。乃授侑刑部尚书。八月，检校右仆射，复为天平军节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

开成元年，复召为刑部尚书。时初经李训之乱，上问侑治安之术。侑极言委任责成，宜在朝之耆德，新进小生，无宜轻用。帝深嘉之，赐锦彩三百匹。及中谢，又令中使就第赐金十斤。其年七月，检校左仆射，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一月，复

检校右仆射，出为忠武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镇，时年七十二，赠司空。

侁以通经入仕，观风抚俗，所莅有声。而晚年急于大用，稍通权幸，物望减于往时。子羽。

羽太和五年登进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显。子盈孙。

盈孙，乾符末为成都掾。驾在西川，用为太常博士，礼学有祖风。光启二年冬，随驾自成都还。三年二月，驻蹕凤翔。时宗庙为贼所焚，车驾至京，告享无所。四月，盈孙谓宰执曰：“太庙十一室，并祧庙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车驾出宫，其缘室法物神主，本司载行，至郾县并被盗剽夺。皇帝还宫，合先制造。”宰相郑延昌奏曰：“太庙大殿二十二间，功绩至大，计料支费不少；兼宗庙制度，损益重难，今未审依元料修奉，为复别有商量。”敕付礼院详议。

时博士四人，杜用励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独盈孙献议曰：“太庙制度。历代参详，皆符典经，难议损益。谨按旧制，十一室，二十三间，十一架。垣墉广袤之度，堂室浅深之规，阶陛等级之差，栋宇崇低之则，前古所谓奢不能侈，俭不能逾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虚，费用稍广，须资变礼，将务从宜，固不可易前圣之规模，狹大朝之制度，当凭典实，别有参详。谨按至德二年，以太庙方修，新作神主，于长安殿安置，便行飨告之礼，如同宗庙之仪，以俟庙成，方为迁祔。当时议论，无所是非。窃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别无殿宇。伏闻先有诏旨，且以少府监大厅权充太庙。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陈设隘狭，伏请接续厅之两头，

成十一室，荐飧之。三太后庙，即于监内西南，别取屋宇三间，且充庙室。候太庙修奉毕日，别议迁祔。”敕旨依奏。其神主、法物、乐悬，皆盈孙奏重修制，知礼者称为博洽。

龙纪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圆丘。两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请朝服。盈孙上疏曰：“臣昨赴斋宫，见中尉、枢密内臣，皆具朝服。臣寻前代及国朝典令，无内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历，圣祚中兴，祇见宗祧，克陈大礼，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旧经。轩冕服章，式遵彝宪。若内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虽无据，粗可行之。臣忝礼司，合具陈奏。”时中贵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孙论之。帝虽不从，嘉其所守。转秘书少监，卒。

徐晦，进士擢第，登直言极谏制科，授栎阳尉，皆自杨凭所荐。及凭得罪，贬临贺尉，交亲无敢祖送者；独晦送至蓝田，与凭言别。时故相权德舆与凭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谓晦曰：“今日送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杨公之眷，方兹流播，争忍无言而别？如他日相公为奸邪所譖，失意于外，晦安得与相公轻别？”德舆嘉其真恳，大称之于朝。不数日，御史中丞李夷简请为监察，晦白夷简曰：“生平不践公门，公何取信而见奖拔？”夷简曰：“闻君送杨临贺，不顾犯难，肯负国乎？”由是知名。历殿中侍御史、尚书郎，出为晋州刺史。入拜中书舍人。宝历元年，出为福建观察使。二年，入为工部侍郎，出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征拜兵部侍郎。五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

都。晦性强直，不随世态，当官守正。唯嗜酒太过，晚年丧明，乃至沉废。以礼部尚书致仕。开成三年三月卒，赠兵部尚书。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饰躬，砥砺名节，当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节，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辅之量，以和为贵。汉武帝畏汲黯而相孙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龄，其旨远也。韦、崔名士，荐贤致主，绰有古风。殷司空治民，斯为循吏，而忠规壮节，至晚不衰。徐、郭谠言，郁为佳士。如数君者，实为令人。

赞曰：柳氏礼法，公忠节概。搏击为优，弥纶则隘。夏卿奖拔，晦叔匡将。徐、郭之议，金玉锵锵。

卷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庞严附 白居易弟行简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后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书、昌平公岩，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悱，南顿丞。父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以稹贵，赠左仆射。

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

下，除右拾遗。

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又以前时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诏，蒙幸太子，永贞之际，大挠朝政。是以训导太子宫官，宜选正人。乃献《教本书》曰：

臣伏见陛下降明诏，修废学，增胄子，选司成。大哉，尧之为君，伯夷典礼，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万万于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闻诸贾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诚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则谗入，有周、召则义闻，岂可谓天聪明哉？然而克终于道者，得不谓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与之游，《礼》、《乐》、《诗》、《书》为之习，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音，口不得习操断击搏之书，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游不得纵追禽逐兽之乐，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凡此数者，非谓备之于前而不为也，亦将不得见之矣。及其长而为君也，血气既定，游习既成，虽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陈于前，固不能夺已成之习、已定之心矣。则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习闻也，陈之者有以谕焉；彼庸佞违道之说，固吾之所积惧也，谄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党其所近；苟将得志，则必快其所蕴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鱼得水而游，马逸驾而走，鸟得风而翔，火得薪而炽。此皆物之快其所蕴也。今夫成王所蕴道德也，所近圣贤也。是以举其近，则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鲁而太公齐。快其蕴，则兴礼乐而朝诸侯，措刑罚而美教

化。教之至也，可不谓信然哉！

及夫秦则不然。灭先王之学，曰将以愚天下；黜师保之位，曰将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诗》、《书》不得闻，圣贤不得近。彼赵高者，诈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且曰恣睢天下以为贵，莫见其面以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尽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兽畜矣。赵高之威慑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宫矣。彼李斯，秦之宠丞相也。因谗冤死，无所自明，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若然，则秦之亡有以致之也。

汉高承之以兵革，汉文守之以廉谨，卒不能苏复大训。是以景、武、昭、宣，天资甚美，才可以免祸乱；哀、平之间，则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废易之际，犹赖羽翼以胜邪心。是后有国之君，议教化者，莫不以兴廉举孝、设学崇儒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贵始。略其贵者，教其贱者，无乃邻于倒置乎？

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为太子也，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习。即位之后，虽游宴饮食之间，若十八人者，实在其中。上失无不言，下情无不达。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岂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习之渐也！贞观已还，师傅皆宰相兼领，其余宫僚，亦甚重焉。马周以位高恨不得为司议郎，此其验也。文皇之后，渐疏贱之。用至母后临朝，翦弃王室。当中、睿二圣勤劳之际，虽有骨鲠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调护保安之职，终不能吐扶卫之一辞。而令医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岂不大哀也耶？

兵兴已来，兹弊尤甚。师资保傅之官，非疾废眊聩不任事者为之，即休戎罢帅不知书者处之。至于友谕赞议之徒，疏冗散贱之其者，缙绅耻由之。夫以匹士之爱其子者，犹求明哲慈惠之师以教之，直谅多闻之友以成之。岂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废眊聩不知书者为之师乎？疏冗散贱不适用者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滞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读之选，而又疏弃斥逐之，越月逾时，不得召见，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养其身躬哉？臣以为积此弊者，岂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继尧，传陛下十一圣矣，莫不生而神明，长而仁圣，以是为屑屑习仪者故不之省耳。臣独以为于列圣之谋则可也，计传后嗣则不可。脱或万代之后，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于深宫优笑之间，无周、召保助之教，则将不能知喜怒哀乐之所自矣，况稼穡艰难乎？

今陛下以上圣之资，肇临海内，是天下之人倾耳注心之日。特愿陛下思成王训导之功，念文皇游习之渐，选重师保，慎择官僚，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达机务者为之。更相进见，日就月将。因令皇太子聚诸生，定齿胄讲业之仪，行严师问道之礼。至德要道以成之，彻膳记过以警之。血气未定，则去禽色之娱以就学；圣质已备，则资游习之善以弘德。此所谓“一人元良，万方以贞”之化也。岂直修废学，选司成，而足伦匹其盛哉？而又俾则百王，莫不幼同师，长同术，识君道之素定，知天伦之自然，然后选用贤良，树为藩屏。出则有晋、郑、

鲁、卫之盛，入则有东牟、朱虚之强，盖所谓宗子维城、犬牙盘石之势也，又岂与夫魏、晋以降，囚贱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语哉？

宪宗览之甚悦。

又论西北边事，皆朝政之大者。宪宗召对，问方略。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

四年，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稹虽举职，而执政有与砺厚者恶之。使还，令分务东台。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湖州安吉令孙漈，四日内死。徐州监军使孟升卒，节度使王绍传送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丧柩。稹并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稹欲追摄，擅令停务。既飞表闻奏，罚式一月俸，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秣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捶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

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情。”稹因献其文，自叙曰：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为文字有闻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刍蕘，尘渎尊重。窃承相公特于廊庙间道稹诗句，昨又面奉教约，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惭视无地。

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自尔江湖间为诗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闻相公记忆，累句已来，实虑粪土之墙，庇之以大厦，使不复破

坏，永为板筑者之误。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为五卷，奉后跪陈。或希构厦之余，一赐观览，知小生于章句中栌桷榑之材，尽曾量度，则十余年之遭回，不为无用矣。

楚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夔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时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赐节钺，令罢兵，俱不奉诏。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岷之子，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尝客于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反间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仍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于方之谋，以稹与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为稹所使，欲结客王

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鞠，而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度守仆射。谏官上疏，言责度太重，稹太轻。上心怜稹，止削长春宫使。

稹初罢相，三司狱未奏，京兆尹刘遵古遣坊所由潜逻稹居第，稹奏诉之。上怒，罚遵古，遣中人抚谕稹。稹至同州，因表谢上，自叙曰：

臣稹辜负圣明，辱累恩奖，便合自求死所，岂谓尚忝官荣？臣稹死罪。

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经出身，由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书郎。年二十八，蒙制举首选，授左拾遗。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任拾遗日，屡陈时政，蒙先皇帝召问于延英。旋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县尉。及为监察御史，又不规避，专心纠绳，复为宰相怒臣下庇亲党，因以他事贬臣江陵判司。废弃十年，分死沟渎。

元和十四年，宪宗皇帝开释有罪，始授臣膳部员外郎。与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时举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谏院时拾遗、补阙。愚臣既不料陛下天听过卑，知臣薄艺，朱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绯。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万侵毁。陛下察臣无罪，宠奖逾深，召臣

固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学士，金章紫服，光饰陋躯，人生之荣，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诽谤，日夜忧危。唯陛下圣鉴昭临，弥加保任，竟排群议，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岂并寻常宰相？况当行营退散之后，牛元翼未出之间，每闻陛下轸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问于方计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盖欲上副圣情，岂是别怀他意？不料奸人疑臣杀害裴度，妄有告论，尘渎圣聪，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拟杀身谢责，岂料圣慈尚加，薄贬同州。虽违咫尺之间，不远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独断，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与臣远处方镇，岂肯遣臣俯近阙廷？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臣无任自恨自惭，攀恋圣慈之至。

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兰亭绝唱。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凡在越八年。

太和初，就加检校礼部尚书。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然以稹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稹大为路歧，经营相位。四

年正月，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时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有子曰道护，时年三岁。稹仲兄司农少卿积，营护丧事。所著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杂文一百卷，号曰《元氏长庆集》。又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

稹长庆末因编删其文稿，《自叙》曰：

刘歆云：制不可削。予以为有可得而削之者，贡谋猷，持嗜欲，君有之则誉归于上，臣专之则誉归于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经制度，明利害，区邪正，辨嫌疑，存之则事分著，去之则是非泯。苟而削之，其过也，非道也。

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视听者。予时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由是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十数通，仍为裴度、李正辞、韦熏讼所言当行，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后累岁，补御史，使东川。谨以元和赦书，劾节度使严砺籍涂山甫等八十八家，过赋梓、遂之民数百万。朝廷异之，夺七刺史料，悉以所籍归于人。会潘孟阳代砺为节度使，贪过砺，且有所承迎，虽不敢尽废诏，因命当得所籍者皆入资。资过其称，榷薪盗赋无不为，仍为砺密状不当得丑谥。予自东川还，朋砺者潜切齿矣。

无何，分莅东都台。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狱，有裁接吏械人逾岁而台府不得而知之者，予

因飞奏绝百司专禁锢。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监徐使死于军，徐帅邮传其柩，柩至洛，其下欧诟主邮吏，予命吏徙柩于外，不得复乘传。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诬奏书生尹太阶请死之；飞龙使诱赵寔家逃奴为养子；田季安盗娶洛阳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钱且千万；滑州赋于民以千，授于人以八百；朝廷馈东师，主计者误命牛车四千三百乘飞乌越太行。类是数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贞元已来，不惯用文法，内外宠臣皆暗鸣。会河南尹房式诈谗事发，奏摄之。前所暗鸣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衔，乘是黜予江陵掾。后十年，始为膳部员外郎。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泊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是时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谋欲俱废之，乃以予所无构于裴。裴奏至，验之皆失实。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尽得所构者，虽不能暴扬之，遂果初意，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复无状，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

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见上，至是未二岁，僭忝恩宠，无是之速者；遭罹谤咎，亦无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肾肠，

糜费于扶卫危亡之不暇，又恶暇经纪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颠沛之中，前后列上兵赋边防之状，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伤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陈畅辨谤之章，去之则无以自明于朋友矣。其余郡县之奏请，贺庆之礼，因亦附于件目。始《教本书》，至于为人杂奏，二十有七轴，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终歿吾世，贻之子孙式，所以明经制之难行，而销毁之易至也。

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备于此篇。

稹文友与白居易最善。后进之士，最重庞严，言其文体类己，保荐之。

庞严者，寿春人。父景昭。严元和中登进士第，长庆元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遗。聪敏绝人，文章峭丽。翰林学士元稹、李绅颇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为学士。转左补阙，再迁驾部郎中、知制诰。严与右拾遗蒋防俱为稹、绅保荐，至谏官内职。

四年，昭愍即位，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凜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初李绅谪官，朝官皆贺逢吉，唯右拾遗吴思不贺。逢吉怒，改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严复入为库部郎中。

太和二年二月，上试制举人，命严与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为试官，以裴休为甲等制科之首。有应直言极谏举人刘贲，条对激切，凡数千言。不中选，人咸以为屈。其

所对策，大行于时，登科者有请以身名授**赉**者。严再迁太常少卿。

五年，权知京兆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鎰**，历酸枣、巩二县令。鎰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鎰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邳，今为下邳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雋**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说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

之日，献疏言事曰：

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

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

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

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已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诫，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

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踢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

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余家；又奏王沼违法给券，令监军押

枢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锜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曾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

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

疏入不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为魏徵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

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可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

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絳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谏

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官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湊、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摧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道之。就《六经》言，

《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騷，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刊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

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瞿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

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

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訐，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诚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

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怍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

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

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房独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

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

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餗、陈祐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句浹。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太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讦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

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

之胜在西北隅，西闾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廩。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其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泊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含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颯然，识

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痺之疾，体癯首肱，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輿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

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

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

《斩白蛇》等赋泊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

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稭序尽其能事。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邳，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行简，字知退。贞元末，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中，卢坦镇东蜀，辟为掌书记。府罢，归浔阳。居易授江州司马，从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长庆末，振武奏水运营田使贺拔志言营田数过实，诏令行简按覆之。不实，志弘，自刺死。行简宝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居易友爱过人，兄弟相待如宾客。行简子龟儿，多自教习，以至成名。当时友悌，无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从父弟也。祖璘，位终扬府录事参军。父季康，溧阳令。敏中少孤，为诸兄之所训厉。长庆初，登进士第，佐李听，历河东、郑滑、邠宁三府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大和七年，丁母忧，退居下邳。会昌初，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寻除户部员外郎，还京。

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因言从弟敏中辞艺类居易，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迁中书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会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宣宗即位，加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及李德裕再贬岭南，敏中居四辅之首，雷

同毀誉，无一言伸理，特论罪之。五年，罢相，检校司空，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招抚党项都制置等使。七年，进位特进、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检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懿宗即位，征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复辅政。寻加侍中。三年罢相，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累迁中书令。太子太师致仕，卒。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敦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粃《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齷齪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摧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壺奥，尽治乱之根蓂。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

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荃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卷一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赵宗儒 窦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子成式
宋申锡 李程

赵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后魏为征南将军。父骅，为秘书少监。宗儒举进士，初授弘文馆校书郎。满岁，又以书判入高等，补陆浑主簿。数月，征拜右拾遗，充翰林学士。时父骅秘书少监，与父并命，出于一日，当时荣之。建中四年，转屯田员外郎，内职如故。居父忧，免丧，授司门、司勋二员外郎。

贞元六年，领考功事，定百吏考绩，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右司郎中独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伦，各以过黜之。尚书左丞裴郁、御名中丞卢绍，比皆考中上，宗儒贬之。中中。又秘书少监郑云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宗儒复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德宗闻而善之，迁考功郎中。

丁母忧，终丧，授吏部郎中。十一年，迁给事中。十二年，与谏议大夫崔损同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俱赐紫金鱼袋。十四年，罢相，为右庶子。

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请而已，德宗闻而嘉之。二十年，迁吏部侍郎，召见，劳之曰：“知卿闭关六年，故有此拜。曩者与先臣并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顺宗命为德宗哀册文，辞颇凄惋。

元和初，检校礼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畿汝都防御使。入为礼部、户部二尚书，寻检校吏部尚书，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为刑部尚书。八年，转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迁检校右仆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晋绛慈隰节度观察等使。赴镇后，擅用供军钱八千余贯，坐罚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为兵部尚书。九月，改太子少傅，权知吏部尚书铨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书。

穆宗即位，以初释服，令尚书省官试先朝所征集应制举人。宗儒奏曰：“准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征集应制人等，已及时限，恐皆来自远方，难于久住，酌宜审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试。如闻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须知审的，然后裁定，宜令所司商量闻奏者。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南省试人，亦非旧典。今覃恩既毕，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务繁迫，待问之士，就试非多。臣等商量，恐须权罢。”从之。复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长庆元年二月，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不合关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师。

宝历元年，迁太子太保。昭肃晏驾，为大明宫留守。大和四年，拜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见，谕以理道。对曰：“尧、舜之化，慈俭而已。愿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纳之。五年，宋申锡被诬，上召师保已下议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寻拜疏请老。六年，诏以司空致仕。是岁九月卒，年八十七，废朝，册赠司徒。

宗儒以文学进，前后三镇方任，八领选部，略于仪矩，切于治生，时论以此少之。

窦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陇县令。父戣，庐州刺史。易直举明经，为秘书省校书郎，再以判入等，授蓝田尉。累历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迁御史中丞。谢日，赐绯鱼袋。八年，改给事中。九月，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仍赐紫。入为京兆尹。万年尉韩晤奸赃事发，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得赃三十万。上意其未尽，诏重鞠，坐赃三百万，贬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长流昭州。十三年六月，迁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等使。

长庆二年七月，汴州将李齐逐其帅李愿，易直闻之，欲出官物以赏军。或谓易直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士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大呼入狱中，篡取国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众喜，倒戈击乱党，并擒之。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九月，以李德裕代还，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户部，兼御史大夫，

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门下侍郎，封晋阳郡公。

宝历元年七月，罢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罢相，检校左仆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五年，入为左仆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检校司空、凤翔尹、凤翔节度使。六年，以疾求还京师。七年四月卒，赠司徒，谥曰恭惠。

易直自入仕十年余，常居散秩，不应请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闻。在相位，未尝论用亲党，凡于公举，即无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不与隔品官亢礼。易直时为御史中丞，奏驳余庆所议。及易直为左仆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礼，时论非之。

李逢吉，字虚舟，陇西人。贞观中学士李玄道曾孙。祖颜，父归期。逢吉登进士第，释褐授振武节度掌书记。入朝为左拾遗、左补阙，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员外郎，又充入南诏副使。元和四年，使还，拜祠部郎中，转右司。六年，迁给事中。七年，与司勋员外郎李巨并为太子诸王侍读。九年，改中书舍人。十一年二月，权知礼部贡举、骑都尉，赐绯。四月，加朝议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金紫。其贡院事，仍委礼部尚书王播署榜。

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孤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幸臣，求还京师。长庆二年三月，召为兵部尚书。时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怀河朔功，复留度，与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时，尝上表论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为势必相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结客，欲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无状，稹、度俱罢相位，逢吉代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自是浸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谤言，百端中伤裴度。赖学士李绅、韦处厚等显于上前，言度为逢吉排斥，而度于国有功，不宜摈弃，故得以仆射在朝。时已失河朔，而王智兴擅据徐州，李齐据汴州。国威不振，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以攘暴乱。及为逢吉嫁祸，夺其权，四海为之侧目，朝士上疏论列者十余人。属时君荒淫，政出群小，而度竟逐外藩。

学士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语辞不逊，喧论于朝。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绅中谢日，帝留而不遣。

翼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幸于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从子仲言赂注，求结于守澄。仲言辩谄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

敬宗初即位，年方童髻，守澄从容奏曰：“陛下得为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时，杜元颖、李绅坚请立深王为太子。”乃贬绅端州司马。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

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逢吉寻封凉国公，邑千户，兼右仆射。

昭愍即位，左右屡言裴度之贤，曾立大勋，帝甚嘉之。因中使往兴元，即令问讯。

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坐不安席，如矢攒身，乃相与为谋，欲沮其来。张权舆撰“非衣小儿”之谣，传于闾巷。言度相有天分，应谣讖。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言权舆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时奖用之，累奏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门吏久不见用，客于京师，途穷颇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鞠昭行止，则显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太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汇者，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郁郁恨不得官，仍叔谓昭曰：“程欲与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愤怒，因酒与京师人刘审、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审以昭言告张权舆，乃闻于逢吉，即令茅汇召昭相见，逢吉厚相结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汇尤厚，尝与汇书云：“足下当字仆为‘自求’，仆当字足下为‘利见’”。文字往来，其间甚密。及裴度求觐，无计沮之，即令讐武昭事，以暴扬其迹。再荣既告，李仲言诫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否则尔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予不为也。”及昭下狱，逢吉之丑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汇流蕲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汉中召还，复知政事。

逢吉检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仍请张又新、李续之为参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五年八月，入为太子太师、东都留守、东畿汝防御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李训用事。三月，征拜左仆射，兼守司徒。时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谒，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时年七十八。赠太尉，谥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祖德皎，赠给事中。父谔，循州刺史，赠左仆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傥有气义，节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韦皋在蜀，表授校书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尝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与裴垪同加奖擢，授登封尉、集贤校理。俄拜监察御史，迁左补阙，改祠部员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学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婿也。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宪宗欲召文昌为学士，贯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贯之罢相，李逢吉乃用文昌为学士，转祠部郎中，赐绯，依前充职。十四年，加知制诰。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书舍人，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长庆元年，拜章请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诏授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二年，云南入寇，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忧之，乃诏文昌御备。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蛮寇即退。

敬宗即位，征拜邢部尚书，转兵部，兼判左丞事。

文宗即位，迁御史大夫，寻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大和四年，移镇荆南。

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彻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非焉。

六年，复为剑南西川节度。九年三月，赐春衣中使至，受宣毕，无疾而卒，年六十三，赠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累迁尚书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

宋申锡，字庆臣。祖素，父叔夜。申锡少孤贫，有文学。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韦贯之罢相，出湖南，辟为从事。其后累佐使府。长庆初，拜监察御史。二年，迁起居舍人。宝历二年，转礼部员外郎，寻充翰林侍讲学士。

申锡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洁，不趋党与。当长庆、宝历之间，时风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锡被用，时论以为激劝。

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造。太和二年，正拜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

初，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自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及王守澄之领禁兵，恃其宿旧，跋扈尤甚。有郑注者，依恃守澄为奸利，出入禁军，卖官贩权，中外咸扼腕视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锡时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且约命为宰相。申锡顿首谢之。未几，拜左丞。逾月，加平章事。申锡素能谨直，宠遇超辈，时情大为属望。及到中书，剖断循常，望实颇不相副。

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随、李宗闵、牛僧孺等既至中书东门，中人云：“所召无宋申锡。”申锡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头而退。随等至，文宗以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军虞候豆卢著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随等相顾愕然。初，守澄于浴室以郑注所构告于文宗，守澄即时于市肆追捕，又将以二百骑就靖恭里屠申锡之家。会内官马存亮同入，诤于文宗曰：“谋反者适宋申锡耳，何不召南司会议。今卒然如此，京师企足自为乱矣。”守澄不能难，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军差人于申锡宅捕孔目官张全真、家人买子缘信等。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狱。文宗又召师保、仆射、尚书丞郎、常侍、给事、谏议、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于中书及集贤院参验其事。

翌日，开延英，召宰臣及议事官，帝自询问。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罗泰、蒋系、裴休、窦宗直、韦温，拾遗李群、韦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阶下奏以申锡狱付外，请不于禁中讯鞠。文宗曰：“吾已谋于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

固言，援引今古，辞理恳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贬申锡为右庶子，漳王为巢县公。再贬申锡为开州司马。

初，申锡既得密旨，乃除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谋，而注与守澄知之，潜为其备。漳王凑，文宗之爱弟也，贤而有人望。豆卢著者，职属禁军，与注亲表。文宗不省其诈，乃罢申锡为庶子。时京城恟恟，众庶哗言，以为宰相真连十宅谋反，百僚震骇。届一二日，方审其诈。谏官伏阁恳论，文宗震怒，叱谏官令出者数四。时中外属望大僚三数人廷辩其事。仆射窦易直曰：“人臣无将，将而必诛。”闻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且曰：“王师文未获，即狱未具，请出豆卢著与申锡同付外廷勘。”当时人情翕然推重。初议申锡抵死，顾物论不可，又将投于岭表。文宗终悟外廷之言，乃有开州之命。

初，申锡既被罪，怡然不以为意，自中书归私第，止于外厅，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谓之曰：“公为宰相，人臣位极于此，何负天子反乎？”申锡曰：“吾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锄去奸乱，反为所罗织，夫人察申锡，岂反者乎？”因相与泣下。

申锡自居内廷，及为宰相，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申锡至此，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

七年七月，卒于开州。诏曰：“申锡虽不能周慎，自抵宪章，闻其亡歿遐荒，良用悲惻。宜许其归葬乡里，以示宽恩。”

开成元年九月，诏复申锡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兼赠兵部尚书。仍以其子慎微为城固县尉。

李程，字表臣，陇西人。父鹓伯。程，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学士。

顺宗即位，为王叔文所排，罢学士。三迁为员外郎。元和中，出为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十年，入为兵部郎中，寻知制诰。韩弘为淮西都统，诏程衔命宣谕。明年，拜中书舍人，权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权知礼部贡举。十三年四月，拜礼部侍郎。六月，出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户。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敬宗冲幼，好治宫室，畋游无度，欲于宫中营新殿。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以恭俭化天下。陛下在谅闇之中，不宜兴作，愿以瓦木回奉园陵。”上欣然从之。程又奏请置侍讲学士，数陈经义。程辩给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寻加中书侍郎，进封彭原郡公。宝历二年，罢相，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六年，就加检校司空。七月，征为左仆射。中谢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礼，前后仪注不同。在元和、长庆中，仆射数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仪注，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王涯、窦易直已行之于前。今御史台云：‘已闻奏，太

常侍定取十五日上’。臣进退未知所据。”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仆射上仪，近已详定。所缘拜礼，皆约令文，已经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处分。”

程艺学优深，然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好戏，而居师长之地，物议轻之。七年六月，检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九年，复为河中晋绛节度使，就加检校司徒。开成元年五月，复入为右仆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书铨事。二年三月，检校司徒，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卒，有司谥曰繆。子廓。

廓进士登第，以诗名闻于时。大中末，累官至颍州刺史，再为观察使。廓子昼，亦登进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宽柔养望，坐致公台；与时沉浮，寿考终吉，可谓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与李训同诛，天道福淫明矣。申锡小器大谋，贬死为幸。程不持士范，殁获丑名。君子操修，岂宜容易！

赞曰：赵、窦优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岂无令人？主辅谗猷。程、锡弼谐，于道难周。

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韦温 萧祐附 独孤郁弟朗 钱徽子可复 高铉
弟铢 锴 冯宿弟定 申 封敖

韦温，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绶，德宗朝翰林学士，以散骑常侍致仕。绶弟贯之，宪宗朝宰相，自有传。温七岁时，日念《毛诗》一卷。年十一岁，应两经举登第。释褐太常寺奉礼郎。以书判拔萃，调补秘书省校书郎。时绶致仕田园，闻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结权幸而致耶？”令设席于廷，自出判目试两节。温命笔即成，绶喜曰：“此无愧也！”调授咸阳尉。入为监察御史，以父在田里，宪府礼拘，难于省谒，不拜。换著作郎，一谢即还。侍省父疾，温侍医药，衣不解带，垂二十年。父忧，毁瘠逾制。免丧，久之为右补阙，忠鯁救时。宋申锡被诬，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辅，不当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辈谏官，岂避一时之雷电，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阁切争之，由是知名。

大和五年，太庙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王堪，乃诏中使鳩工补葺之。温上疏曰：“臣闻吏举其职，国家所以治；事归于正，朝廷所以尊。夫设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国有经费，而最重者，奉宗庙也。伏以太庙当修，诏下逾月，有司弛堕，曾不加诫。宜黜慢官，以惩

不恪之罪；择可任者，责以缮完之功。此则事归于正，吏举其职也。而圣思不劳，百职无旷。今慢官不恪，止于罚俸，宗庙所切，便委内臣，是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事关宗庙，皆书史策，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得委所司营缮，则制度不紊，官业交修。”上乃止内使。

群臣上尊号，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称皇，功如五帝止称帝。徽号之来，乃圣王之末事。今岁三川水灾，江淮旱歉，恐非崇饰徽称之时。”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

李德裕作相，迁礼部员外郎。或以温厚于牛僧孺，言于德裕。德裕曰：“此人坚正中立，君子也。”郑注镇凤翔，自知不为所齿，求德门弟子为参佐，请温为副使。或以为理不可拒，拒则生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郑注诛，转考功员外郎。寻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以父职禁廷，忧畏成病，遗诫不令居禁职，恳辞不拜。

俄兼太子侍读，每晨至少阳院，午见庄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学周文王为太子，鸡鸣时问安西宫。”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称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几，拜给事中。王晏平为灵武，刻削军士，赃罪发，帝以智兴之故，减死，贬官。温三封诏书，文宗深奖之。庄恪得罪，召百僚谕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训之不早，到此非独太子之过。”迁尚书右丞。

吏部员外郎张文规父弘靖，长庆初在幽州为朱克融所囚；文规不时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纲辖，首纠其事，出文

规为安州刺史。盐铁判官姚勛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勛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勛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勛检校礼部郎中。翌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勛入省，有故事否？”嗣复对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勛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出为陕虢观察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为相。时李汉以家行不谨，贬汾州司马。温从容白德裕曰：“李汉不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绌免，乞加按问。”德裕曰：“亲情耶？”温曰：“虽非亲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悦。居无何，出温为宣歙观察使，辟郑处诲为观察判官，德裕愈不悦。池州人讼郡守，温按之无状，杖杀之。

明年，痼生于首，谓爱婿张复鲁曰：“予任校书郎时，梦二黄衣人赍符来追，及浹，将渡，一人续至曰：‘彼坟至大，功须万日。’遂不涉而寤。计今万日矣，与公诀矣。”明日卒，赠工部尚书，谥曰孝。

温在朝时，与李珣、杨嗣复周旋。及杨、李祸作，叹曰：“杨三、李七若取我语，岂至是耶！”初温以杨、李与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劝杨、李征用德裕，释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祸。温无子，女适薛蒙，善著文，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士族传写，行于时。温刚肠寡合，人多疏简，唯与常侍萧祐善。

萧祐者，兰陵人。少孤贫。耿介苦学，事亲以孝闻。自处士征拜左拾遗，累迁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钟、王遗法，萧、张笔势，编序真伪，为二十卷，元和末进御，优诏嘉之，授兵部郎中。出为虢州刺史，入为太常少卿，转谏议大夫。逾月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赠右散骑常侍。

祐闲淡贞退，善鼓琴赋诗，书画尽妙。游心林壑，啸咏终日，而名人高士，多与之游。给事中韦温尤重之，结为林泉之友。

独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宝末与李华、萧颖士等齐名。善为文，所著《仙掌铭》，大为时流所赏，位终常州刺史。郁，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文学有父风，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之。贞元末，为监察御史。

元和初，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遗。太子司议郎杜从郁拜左补阙，郁与同列，论之曰：“从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执，从郁不宜居谏列。”乃改为左拾遗，又论曰：“补阙之与拾遗，资品虽殊，同是谏官，若时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论父。”从郁竟改他官。

四年，转右补阙，又与同列拜章论中官吐突承璀不宜为河北招讨使，乃改招抚宣慰使。

五年，兼史馆修撰。寻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郎。权德舆作相，郁以妇公辞内职。宪宗曰：“德舆乃有此佳婿。”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选尚公主者。迁郁考功员外郎，充史馆修撰、判馆事，预修《德宗实录》。

七年，以本官复知制造。八年，转驾部郎中。其年十月，复召为翰林学士。九年，以疾辞内职。十一月，改秘书少监，卒。

郁弟朗，尝居谏官，请罢淮西用兵，不协旨，贬兴元户曹。入为监察御史，转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馆修撰，迁都官员外郎。

长庆初，谏议大夫李景俭于史馆饮酒，凭醉谒宰相，语辞侵侮；朗坐同饮，出为漳州刺史。入为左司员外郎，迁谏议大夫。扬州节度使王播罢兼盐铁使，行赂于中人，求复领铜盐。朗上章论之。

宝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赐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枢乘醉谒朗；朗劾之，左授司议郎。宪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请命于朝。时崔冕、郑居中不由宪长而除，皆丞相之僚旧也，敕命虽行，朗拒而不纳，冕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东台。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阁失仪，朗不弹奏，宰相衔阻崔冕事，左授少逸赞善大夫，朗亦罚俸。朗称执法不称，乞罢中丞，敬宗令中使谕之，不允其让。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是月赴官，暴卒于路，赠右散骑常侍。

郁子庠，亦登进士第。大中后官达，亦至侍郎。

钱徽，字蔚章，吴郡人。父起，天宝十年登进士第。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

晔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晔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起位终尚书郎。

徽，贞元初进士擢第，从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迁祠部员外郎，召充翰林学士。六年，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八年，改司封郎中、赐绯鱼袋，内职如故。九年，拜中书舍人。十一年，王师讨淮西，诏朝臣议兵，徽上疏言用兵累岁，供馈力殫，宜罢淮西之征。宪宗不悦，罢徽学士之职，守本官。

长庆元年，为礼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是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十人不中选。诏曰：

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

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

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核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责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亦多。比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宁抚，式示殊恩，特掩尔瑕，庶明予志。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撰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讫，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

寻贬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不然。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诏曰：

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自非责实循名，不能彰善瘅恶，故孝宣必有告讦及下，光武不以单辞遽行。《语》称讪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毁，重两造之明。是以爵人于朝则皆劝，刑人于市则皆惧，罪有归而赏当事也。

末代偷巧，内荏外刚。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

不出之请，盖发其隐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

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皆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刻。小则综核之权，见侵于下辈；大则枢机之重，旁挠于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惧其浸染，未克澄清。备引祖宗之书，愿垂劝诫之诏，遂伸告谕，颇用殷勤。各当自省厥躬，与我同底于道。

元稹之辞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挹于市，咸睚眦于绅、襆。

徽明年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文宗即位，征拜尚书左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复授华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辞位，授吏部尚书致仕。三年三月卒，时年七十五。子可复、可及，皆登进士第。

可复累官至礼部郎中。大和九年，郑注出镇凤翔，李训选名家子以为宾佐，授可复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凤翔节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训败，郑注诛，可复为凤翔监军使所害。

高钱，字翹之。祖郑宾，宋州宁陵令。父去疾，摄监察御史。钱，元和初进士及第，判入等，补秘书省校书郎，累迁至右补阙，充史馆修撰。十四年，上疏请不以内官为京西北和采使。十五年，转起居郎，依前充职。

钱孤贞无党，而能累陈时政得失。长庆元年，穆宗怜之，面赐绯于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学士。二年，迁兵部员外郎，依前充职。四年四月，禁中有张韶之变，敬宗幸左军。是夜，钱从帝宿于左军。翌日贼平，赏从臣，赐钱锦彩七十匹，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充职如故。谢恩于思政殿，因谏敬宗，以求理莫若躬亲，用示忧勤之旨也。帝深纳其言，又赐锦彩五十匹。

宝历二年三月，罢学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迁吏部侍郎。铨综之司，官业振举。七年，出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赠兵部尚书，遗命薄葬。钱少时孤贫，洁己力行，与弟铢、锴皆以检静自立，致位崇显，居家友睦，为搢绅所重。

铢，元和六年登进士第。穆宗即位，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员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拜给事中。七年，为外官监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国子助教李仲言为侍讲，铢率谏官伏阁论曰：“仲言素行纤邪，若听用，必乱国经。”上令中使宣谕曰：“朕要仲言讲书，非有听用也。”是岁，先旱后水，京师谷价腾踊；彗星为变，举选皆停，人情杂然流议。郑注奸谋，日闻于外。铢等犯难论谏，冀上省悟。既奉宣传，相顾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训、注窃权，恶铢不附己，五月，出为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开

成三年，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寻入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为河南尹。会昌末，为吏部侍郎。

锺，元和九年登进士第，升宏辞科，累迁吏部员外。大和三年，准敕试别头进士明经郑齐之等十八人。榜出之后，语辞纷竞。监察御史姚中立以闻，诏锺审定。乃升李景、王淑等，人以为公。六年二月，自司勋郎中转谏议大夫。七年，迁中书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开成元年春，试毕，进呈及第人名，文宗谓侍臣曰：“从前文格非佳，昨出进士题目，是朕出之，所试似胜去年。”郑覃曰：“陛下改诗赋格调，以正颓俗，然高锺亦能励精选士，仰副圣旨。”帝又曰：“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实在盛时。”乃以锺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后，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然锺选擢虽多，颇得实才，抑豪华，擢孤进，至今称之。寻转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观察使，卒。

钱子湜，锺子湘，偕登进士第。湜，咸通十二年为礼部侍郎。湘自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咸通年，改谏议大夫。坐宰相刘瞻亲厚，贬高州司马。乾符初，复为中书舍人。三年，迁礼部侍郎，选士得人。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观察等使，卒。

冯宿，东阳人。少岁随父子华庐祖墓，有灵芝、白兔之

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学。宿登进士第，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后建封卒，其子愔为军士所立，李师古欲乘丧袭取。时王武俊且观其衅，愔恐惧，计无所出。宿乃以檄书招师古，而说武俊曰：“张公与君为兄弟，欲同力驱两河归天子，众所知也。今张公歿，幼子为乱兵所胁，内则诚款隔绝于朝廷，外则境土侵逼于强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视哉！诚能奏天子，念先仆射之忠勋，舍其子之迫胁，使得束身自归，则公于朝廷有靖乱之功，于张氏有继绝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闻。由是朝廷赐愔节钺，仍赠建封司徒。

宿以尝从建封，不乐与其子处，乃从浙东观察使贾全府辟。愔恨其去己，奏贬泉州司户。征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顺，不加谥。宿以为怀柔之义，不可遗其忠劳，乃加之美谥。转虞部、都官二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从裴度东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会韩愈论佛骨，时宰疑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入为刑部郎中。十五年，权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内校考，别封以进；翰林学士，职居内署，事莫能知，请依前书上考；谏官御史亦请仍旧，并书中上考。

长庆元年，以本官知制诰。二年，转兵部郎中，依前充职。牛元翼以深州不从王庭凑，诏授襄州节度使。元翼未出，深州为庭凑所围。二年，以宿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往总留务。监军使周进荣不遵诏命，宿以状闻。元翼既至，宿归朝，拜中书舍人，转太常少卿。

敬宗即位，宿常导引乘輿，出为华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罢，改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充考制策官。

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时洛苑使姚文寿纵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会，尝所捕者傲睨于文寿之侧，宿知而掩之，杖死。

大和四年，入为工部侍郎。六年，迁刑部侍郎，修《格后敕》三十卷，迁兵部侍郎。九年，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

开成元年十二月卒，废朝，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图、陶、韬，三人皆登进士，扬历清显。

宿弟定，字介夫。仪貌壮伟，与宿俱有文学，而定过之。贞元中皆举进士，时人比之汉朝二冯君。于颍牧姑苏也，定寓焉，颍友于布衣间。后颍帅襄阳，定乘驴诣军门；吏不时白，定不留而去。颍惭，笞军吏，驰载钱五十万，及境谢之。定饭逆旅，复书责以贵傲而返其遗，颍深以为恨。权德舆掌贡士，擢居上第，后于润州佐薛苹幕，得校书郎，寻为鄆县尉，充集贤校理。定先时居父忧，因号毁得肺病，趋府或不及时，大学士疑其恃才简怠，乃夺其职，俾为大理评事。登朝为大常博士，转祠部员外郎。

宝历二年，出为郢州刺史。长寿县尉马洪沼告定强夺人妻，及将阙官职田禄粟入己费用，诏监察御史李顾行鞠之。狱具上闻，制曰：“冯定经使臣推问，无入己赃私，所告罚钱，又皆公用。然长吏之体，颇涉无仪，刑赏或乖，宴游不节。缘经恩赦，难更科书，犹持郡符，公议不可，宜停见任。”寻除国子司业、河南少尹。

大和九年八月，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

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珣对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寻迁谏议大夫、知匭事。

是岁，李训事败伏诛，衣冠横罹其祸，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人情危之。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宰臣不乐。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郑覃拜太子太师，欲于尚书省上事。定奏曰：“据《六典》，太师居詹事府，不合于都省礼上。”乃诏于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迁卫尉卿。是岁，上章请老，诏以左散骑常侍致仕。会昌六年，改工部尚书而卒。

先长庆中，源寂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番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于屏障。其文名驰于戎夷如此。

子衮、颢、轩、岩四人，皆进士登第。咸通中，历任台省。宿从弟审、宽。

审父子郁。审，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入为监察御史，累迁至兵部郎中。开成三年，迁谏议大夫。四年九月，出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入为国子祭酒。国子监有《孔子碑》，睿宗篆额，加“大周”两字，盖武后时篆也。审请琢去伪号，复“大唐”字，从之。咸通中，卒于秘书监。

审弟宽，子緄，皆进士擢第，知名于时。

封敖，字硕夫，其先渤海蓐人。祖希奭。父谅，官卑。敖，

元和十年登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大和中，入朝为右拾遗。会昌初，以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拜中书舍人。

敖构思敏速，语近而理胜，不务奇涩，武宗深重之。尝草《赐陈伤边将诏》，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览而善之，赐之宫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鹘，诛刘稹。议兵之际，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筹计指画，竟立奇功。武宗赏之，封卫国公，守太尉。其制语有：“遏横议于风波，定奇谋于掌握。逆稹盗兵，壶关昼锁，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抚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语，秉笔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

然敖不持士范，人重其才而轻其所为，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罢相，敖亦罢内职。宣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贡部，多擢文士。转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户。四年，出为兴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使，历左散骑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为淄青节度使，入为户部尚书，卒。

子彦卿、望卿，从子特卿，皆进士及第，咸通后，历位清显。

史臣曰：韦公鲠亮守官，犯而得礼。萧子恬于吏隐，抑亦名贤。蔚章操韵非高，而从容长者。郁、朗襟概，郁有世风。三高并秀于一时，二冯争驱于千里，威以摘英揆藻，华国扬名。润色之能，封无与让，寿考垂庆，儒何负哉！

赞曰：伏蒲进谏，染翰为文。独孤、韦氏，志在匡君。冯、高诸子，绮绣缤纷。禁垣擅美，渤海凌云。

卷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李训 郑注 王涯 王璠 贾餗 舒元
與 郭行余 罗立言 李孝本

李训，肃宗时宰相揆之族孙也。始名仲言。进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宝历中，从父逢吉为宰相，以训阴险善计事，愈亲厚之。初与茅汇等欲中伤李程，及武昭事发，训坐长流岭表，会赦得还。丁母忧，居洛中。

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愤郁不乐。训揣知其意，即以奇计动之。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以为然，遗训金帛珍宝数百万，令持入长安，以赂注。注得赂甚悦，乘间荐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守澄以训褻粗，难入禁中。帝令训戎服，号王山人，与注入内。帝见其指趣，甚奇之。及训释服，在京师。大和八年，自流入补四门助教，召入内殿，面赐绯鱼。其年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入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宠之。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宸，终不听。

文宗性守正嫉恶，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

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之不疑也。训既在翰林，解《易》之际，或语及巷伯事，则再三愤激，以动上心。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诚谋于训、注。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而深秘之谋，往往流闻于外。上虑中人猜虑，乃疏《易》义六条，示于百辟，有能出训之意者赏之，盖欲知上以师友宠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赐金紫之服。诏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

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中官陈弘庆者，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时为襄阳监军，乃召自汉南，至青泥驿，遣人封杖决杀。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寻赐鸩杀之。训愈承恩顾，每别殿奏对，他宰相莫不顺成其言，黄门禁军迎拜戢敛。训本以纤达，门庭趋附之士，率皆狂怪险异之流。时亦能取正人伟望，以镇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训以致太平者，不独人主惑其言。

训虽为郑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托以中外应赴之谋，出注为凤翔节度使。俟诛内竖，即兼图注。约以其年十一月诛中官，须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权知中丞事，皆训之亲厚者。冀王璠、郭行余未赴镇间，广令召募豪侠及金吾台府之从者，俾集其事。

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曰：

“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班退，上乘软舁出紫宸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立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上令宰相两省官先往视之。既还，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上曰：“韩约妄耶？”乃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往视之。

既去，训召王璠、郭行余曰：“来受敕旨！”璠恐悚不能前，行余独拜殿下。时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训已令召之，唯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中尉、枢密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阖者欲扃锁之，为中所叱，执关而不能下。内官回奏，韩约气慑汗流，不能举首。中官谓之曰：“将军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请陛下入内。”即举软舆迎帝。训殿上呼曰：“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内官决殿后扉，举舆疾趋。训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内。”金吾卫士数十人，随训而入。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四百余人，上殿纵击内官，死伤者数十人。训时愈急，迤迤入宣政门。帝瞋目叱训，内官郗志荣奋拳击其胸，训即僵仆于地。帝入东上阁门，门即阖，内官呼万岁者数四。须臾，内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遇人即杀。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方中书会食，闻难出走，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

是日，训中拳而仆，知事不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训与宗密素善，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为盩厔镇将宗楚所得，械送京师。至

昆明池，训恐入军别受掳掠，乃谓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乃斩训，持首而行。

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皆伏法。

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训，遣人缚入左军，责以不告之罪。将杀之，宗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

郑注，绛州翼城人，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时号鱼郑。注用事时，人目之为“水族”。

元和十三年，李愬为襄阳节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药力，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从愬移镇徐州，又为职事，军政可否，愬与之参决。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然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时王守澄监徐军，深怒注。一日，以军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愬即令谒监军。守澄初有难色，及延坐与语，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翌日，守澄谓愬曰：“诚如公言，实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门，都无限隔。愬署为巡官，齿于宾席。

及守澄入知枢密，当长庆、宝历之际，国政多专于守澄。注昼伏夜动，交通赂遗。初则谄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图进取；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累从山东、京西诸军，历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既以阴事诬陷宋申锡，守道正人，始侧目焉。

大和七年，罢邠宁行军司马，入京师。御史李款阁内弹之曰：“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内，谏章十数，文宗不纳。寻授注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骇叹。八年九月，注进药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对浴堂门，赐锦彩。召对之夕，彗出东方，长三尺，光耀甚紧。其年十二月，拜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注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日聚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吏，以招权利。间日入禁军，与守澄款密，语必移时，或通夕不寐。李训既附注以进，承间入谒；而轻浮躁进者，盈于注门。九年八月，迁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召自九仙门，帝面赐告身。时李训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侧，讲贯太平之术，以为朝夕可致升平。两奸合从，天子益惑其说。是时，训、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诏慰谕，人情稍安。

训、注天资狂妄，偷合苟容，至于经略谋猷，无可称者。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灾，宜兴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诗，尝吟杜甫《江头篇》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已前，环曲江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以时追赏。时两军

造紫云楼、彩霞亭，内出楼额以赐之。注言无不从，皆此类也。

九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尹、凤翔节度使。盖与李训谋事有期，欲中外协势。十一月，注闻训事发，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阙。至扶风，闻训败，乃还。监军使张仲清已得密诏，迎而劳之，召至监军府议事。注倚兵卫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发，斩注，传首京师，部下溃散。注家属屠灭，靡有子遗。初未获注，京师忧恐。至是，人人相庆。

注两目不能远视，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患，复致衣冠涂地，岂一时之沴气欤？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

王涯，字广津，太原人。父晃。涯，贞元八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释褐蓝田尉。贞元二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学士，拜右拾遗、左补阙、起居舍人，皆充内职。元和三年，为宰相李吉甫所怒，罢学士，守都官员外郎，再贬虢州司马。五年，入为吏部员外。七年，改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加通议大夫、清源县开国男，学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罢相，守兵部侍郎，寻迁吏部。

穆宗即位，以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倚角入寇，西北边骚动，诏两川兵拒之。时蕃军逼雅州，涯上疏曰：“臣当道出军，径入贼腹

有两路：一路从龙州清川镇入蕃界，径抵故松州城，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径抵栖鸡城，皆吐蕃险要之地。”又曰：“臣伏见方今天下无犬吠之警，海内同覆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则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轸怀之忧，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责也。虽承诏发卒，心驰寇庭，期于为国讨除，使戎人芟剪。昼夜思忖，何补涓毫？所以凄凄愚心，愿陈万一。臣观自古长策，昭然可征。在于实边兵，选良将，明斥候，广资储，杜其奸谋，险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独微臣知之也，只在举行之耳。然臣愚见所及，犹欲布露者，诚愿陛下不爱金帛之费，以钓北虏之心。临遣信臣，与之定约曰：犬戎悖乱负恩，为边鄙患者数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发兵深入，杀若干人，取若干地，则受若干之赏。开怀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劝耸要约者异于他日，则匈奴之锐，可得出矣。一战之后，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谋。

长庆元年，幽、镇复乱，王师征之，未闻克捷。涯在镇上书论用兵曰：

伏以幽、镇两州，悖乱天纪，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系鼎臣，戕贼戎帅，毒流列郡，衅及宾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问罪贼廷。伏以国家文德诞敷，武功继立，远无不服，迩无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窃料诏书朝下，诸镇夕驱，以貔貅问罪之师，当猖狂失节之寇，倾山压卵，决海灌茆，势之相悬，不是过也。

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时兴师，恐费财

力。且夫罪有轻重，事有后先，攻坚宜从易者。如闻范阳肇乱，出自一时，事非宿谋，情亦可验。镇州构祸，殊匪偶然，扇动属城，以兵拒境。如此则幽、蓟之众，可示宽刑；镇、冀之戎，必资先讨。况廷凑闾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离，人多迫胁之势。今以魏博思复仇之众，昭义愿尽敌之师，参之晋阳，辅以沧、易，犄角而进，易若建瓴，尽屠其城，然后北首燕路。在朝廷不为失信，于军势实得机宜。臣之愚忠，辄在于此。

臣又闻用兵若斗，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两贼之咽喉也，诚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相知，间谍无所入，而以大军先迫冀、赵，次下井陘，此百举百全之势也。臣受恩深至，无以上酬，轻冒陈闻，不胜战越。

洎涯疏至，卢士玫已为贼劫，陷瀛、莫州，凶势不可遏。俄而二凶俱宥之。

三年，入为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盐铁转运使，俄迁礼部尚书，充职。宝历二年，检校尚书左仆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就加检校司空。

大和三年正月，入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意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黎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

四年正月，守吏部尚书、检校司空，复领盐铁转运使。其年九月，守左仆射，领使。奏李师道前据河南十二州，其兖、郛、淄、青、濮州界，旧有铜铁冶，每年额利百余万，自收

复，未定税额，请复系盐铁司，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从之。

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代国公，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检校司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仍兼领江南榷茶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未下箸，吏报有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仇士良鞫涯反状，涯实不知其故。械缚既急，撻笞不胜其酷，乃令手书反状，自诬与训同谋。狱具，左军兵马三百人领涯与王璠、罗立言，右军兵马三百人领贾餗、舒元舆、李孝本，先赴郊庙，徇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中书房吏焦寓、焦璇、台吏李楚等十余人，吏卒争取杀之，籍没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孟坚，太堂博士仲翔，其余稚小妻女，连襟系颈，送入两军，无少长尽诛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资货悉为军卒所分。涯积家财钜万计，两军士卒及市人乱取之，竟日不尽。

涯博学好古，能为文，以辞艺登科。践扬清峻，而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窞，而藏之复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

涯之死也，人以为冤。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章，求示

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颇怀忧恐。初宦官纵毒，凌藉南司。及从谏奏论，凶焰稍息，人士赖之。

王璠，字鲁玉。父础，进士，文辞知名。元和五年，擢进士第，登宏辞科。风仪修饰，操履甚坚，累辟诸侯府。元和中，入朝为监察御史，再迁起居舍人，副郑覃宣慰于镇州。长庆中，累历员外郎。十四年，以职方郎中知制诰。宝历元年二月，转御史中丞。

时李逢吉为宰相，与璠亲厚，故自郎官掌诰，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势，稍横。尝与左仆射李絳相遇于街，交车而不避。絳上疏论之曰：“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表状之中，不署其姓。尚书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于廷。礼仪之崇，中外特异。所以自武德、贞观以来，圣君贤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礼，谓为合宜。苟有不安，寻亦合废。近年缘有才不当位，恩加特拜者，遂从权便，不用旧仪。酌于群情，事实未当。今或有仆射初除，就中丞院门相看，即与欲参何殊。或中丞新授，亦无见仆射处。又参贺处，或仆射先至，中丞后来，宪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伏望下百僚详定事体，使永可遵行。”敕旨令两省详议。两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絳所论，于礼甚当。”逢吉素恶絳之直，天子虽许行旧仪，中书竟无处分，乃罢璠中丞，迁工部侍郎。寻罢絳仆射，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其弄权怙宠如此。

璠二年七月出为河南尹。大和二年，以本官权知东都选。十月，转尚书右丞，敕选毕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迁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

八年，李训得幸，累荐于上。召还，复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倾心于训，权幸倾朝。九年五月，迁户部尚书、判度支。谢日，召对浴堂，锡之锦彩。其年十一月，李训将诛内官，令璠召募豪侠，乃授大原节度使，托以募爪牙为名。训败之日，璠归长兴里第。是夜为禁军所捕，举家下狱；斩璠于独柳树，家无少长皆死。

璠子遐休，直弘文馆。李训举事之日，遐休于馆中礼上，同职驾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为乱兵所执。定以兄楚为仆射，军士释之，独执遐休诛之。

初璠在浙西，缮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视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讲之曰：“此石非尚书之吉兆也。尚书祖名崑，崑生础，是山有石也。础生尚书，是石有玉也。尚书之子名遐休，休，绝也。此非吉征。”果赤族。

贾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大父宁。餗进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迁至考功员外郎。长庆初，策召贤良，选当时名士考策，餗与白居易俱为考策官，选文人以为公。寻以本官知制诰，迁库部郎中，充职。四年，为张又新所构，出为常州刺史。大和初，入为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七月，拜中书舍人。四年九月，权知礼部

贡举。五年，榜出后，正拜礼部侍郎。凡典礼闾三岁，所选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转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制出未行，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进金紫阶，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户。未几，加集贤殿学士，监修国史。

其年十一月，李训事发，兵交殿廷，禁军肆掠。悚易服步行出内，潜身人间。翌日，自投神策军，与王涯等皆族诛。悚虽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难，排斥奸纤，脂韦其间，遂至覆族。逢时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舒元與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诸府从事。太和初，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

初，天宝中，玄宗祀九宫坛，次郊坛行事，御署祝板。元與为监察，监祭事，以为太重，奏曰：“臣伏见祀九宫贵神祝板九片，陛下亲署御名，及称臣于九宫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贵神以九宫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数其名号，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也。此九神，于天地犹子男也，于日月犹侯伯也。陛下为天子，岂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臣窃以为过。纵阴阳者流言其合祀，则陛下当合称‘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称臣与名。臣虽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礼官详议。”从之。寻转刑部员外郎。

元與自负奇才，锐于进取，乃进所业文章，乞试效用，宰

执谓其躁竞。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东都。时李训丁母忧在洛，与元與性俱诡激，乘险蹈利，相得甚欢。及训为文宗宠遇，复召为尚书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台杂。七月，权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与训同知政事。而深谋诡算，荧惑主听，皆生于二凶也。训窃发之日，兵自内出。元與易服单马出安化门，为追骑所擒，送左军族诛之。

郭行余者，亦登进士第。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为大理卿。李训在东都时，与行余亲善，行余数相饷遗，至是用为九列，十一月，训欲窃发，令其募兵，乃授邠宁节度使。训败，族诛。

罗立言者，父名欢。贞元末，登进士第。宝历初，检校主客员外郎，为盐铁河阴院官。二年，坐籾米不实，计赃一万九千贯，盐铁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为司农少卿，主太仓出纳物，以货厚赂郑注，李训亦重之。训将窃发，须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为京兆少尹，知府事。训败日，族诛。

长安县令孟瑄贬硤州长史，万年县令姚中立朗州长史。以两县捕贼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两县吏卒，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姚中立阴知其故，恐以诈闻，不免其累，乃以状告洪之诈。仇士良拘洪入军，洪衔中立之告，谓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县令处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贬，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训、注以求进。舒元與作相，训用孝本知台杂，权知中丞事，最预训谋。窃发之日，孝本从人杀内官十余人于殿廷。知事不济，单骑走投郑注。至咸阳西原，为追骑所捕，族诛之。坐训、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为冤。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权。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乱，垂统作则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閹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蜒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藩后之势，黄屋危哉！涯、綽绰有士风，晚为利丧，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灾。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赞曰：奭、旦兴周，斯、高亡秦。祸福非天，治乱由人。训、注奸伪，血赭象魏。非时乏贤，君迷倒置。

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

裴 度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祖有邻，濮州濮阳令。父淑，河南府浍池丞。度，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迁监察御史，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迁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寻转本司郎中。

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怀谏幼年不任军政，牙军立小将田兴为留后。兴布心腹于朝廷，请守国法，除吏输常赋，宪宗遣度使魏州宣谕。兴承僭侈之后，车服垣屋，有逾制度，视事斋阁，尤加宏敞。兴恶之，不于其间视事，乃除旧采访使厅居之，请度为壁记，述兴谦降奉法，魏人深德之。兴又请度遍至属郡，宣述诏旨，魏人郊迎感悦。使还，拜中书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尤甚，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筐，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

肯携蛇箠而去。至元和初，虽数治其弊，故态未绝。小使尝至下邳县，县令裴寰性严刻，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构寰出慢言。及上闻，宪宗怒，促令摄寰下狱，欲以大不敬论。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极言论列，言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无罪，即决裴寰。”度对曰：“按罪诚如圣旨，但以裴寰为令长，忧借陛下百姓如此，岂可加罪？”上怒色遽霁。翌日，令释寰。寻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营，宣谕诸军。既还，帝问诸将之才，度曰：“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不数日，光颜奏大破贼军于时曲，帝尤叹度之知人。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居三日，诏以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度劲正而言辩，尤长于政体，凡所陈谕，感动物情。自魏博使还，宣达称旨，帝深嘉属。又自蔡州劳军还，益听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盗发都邑，便以大计属之。

初，元衡遇害，献计者或请罢度官以安二镇之心，宪宗大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度亦以平贼为己任。度以所伤请告二十余日，诏以卫兵宿度私第，中使问讯不绝。未拜前一日，宣旨谓度曰：“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及度入对，抚谕

周至。时群盗干纪，变起都城，朝野恐骇。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为必能殄寇。自是诛贼之计，日闻献替，用军愈急。

十一年，庄宪皇后崩，度为礼仪使。上不听政，欲准故事置冢宰，以总百司。度献议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实统百司。故王者谅闇，百官有权听之制。后代设官，既无此号，不可虚设。且国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异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诸司公事，宜权取中书门下处分。”识者是之。

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中外恟骇。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及霞寓败，宰相以上必厌兵，欲以罢兵为对。延英方奏，宪宗曰：“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须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无敢言罢兵者，故度计得行。

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隐没进奉物。留其奴于仗内，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度奏曰：“王鐸身歿之后，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宪宗即日遣中使还，二奴付京兆府决杀。

十二年，李愬、李光颜屡奏破贼，然国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劳师弊赋，意欲罢兵，见上互

陈利害。度独无言。帝问之，对曰：“臣请身自督战。”明日延英重议，逢吉等出，独留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此贼偕全。”上亦为之改容。度复奏曰：“臣昨见吴元济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诸将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上然之。翌日，诏曰：

辅弼之臣，军国是赖。兴化致理，秉钧以居。取威定功，则分阃而出。所以同君臣之体，一中外之任焉。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挈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何兽困而犹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时降生，协朕梦卜，精辨宣力，坚明纳忠。当轴而才谋老成，运筹而智略有定。司其枢务，备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万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拣此吉日，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尔宜宣布清问，恢壮皇猷，感励连营，荡平多垒，招怀孤疾，字抚夷伤。况淮西一军，素效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建中初，攻破襄阳，擒灭崇义。比者胁于凶逆，归命无由。每念前劳，常思安抚。所以内辍辅臣，俾为师率，实欲保全慰谕，各使得宜。汝往钦哉！无越我丕训。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诏出，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只

称宣慰处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抚，请改“翦其类”为“革其志”。又以弘己为都统，请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请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皆从之。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皆从之。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

自讨淮西，王师屡败。论者以杀伤滋甚，转输不逮，拟议密疏，纷纭交进。度以腹心之疾，不时去之，终为大患，不然，两河之盗，亦将视此为高下。遂坚请讨伐，上深委信，故听之不疑。

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奏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上为之恻然流涕。

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诏以神策军三百骑卫从，上御通化门慰勉之。度楼下衔涕而辞，赐之犀带。度名虽宣慰，其实行元帅事，仍以郾城为治所。上以李逢吉与度不协，乃罢知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

既离京，淮西行营大将李光颜、乌重胤谓监军梁守谦曰：“若侯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战，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将出兵，与贼战于贾店，为贼所败。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抚诸军，宣达上旨，士皆贾勇。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衄则凌挫百端。度至行营，

并奏去之，兵柄专制之于将，众皆喜悦。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济与度书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进隔河大呼，遂令三军防元济，故归首无路。”

十月十一日，唐邓节度使李愬，袭破悬瓠城，擒吴元济。度先遣宣慰副使马总入城安抚。明日，度建彰义军节，领洄曲降卒万人继进。李愬具橐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视事，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燃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唯盗贼、斗杀外，余尽除之，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

初，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无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时平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马总为彰义军留后。初，度入蔡州，或谮度没入元济妇女珍宝。闻，上颇疑之。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往蔡州。度回至郾城遇之，乃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守谦固以诏止，度先以疏陈，乃径赴阙下。二月，诏加度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

宪宗以淮西贼平，因功臣李光颜等来朝，欲开内宴，诏六军使修麟德殿之东廊。军使张奉国以公费不足，出私财以助用，诉于执政。度从容启曰：“陛下营造，有将作监等司局，岂可使功臣破产营缮？”上怒奉国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龙首

渠，起凝晖殿，雕饰绮焕，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异、皇甫铎者，奸纤用事，二人领度支盐铁，数贡羨余钱，助帝营造。帝又以异、铎平蔡时供馈不乏，二人并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论曰：“程异、皇甫铎，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于陛下无益。愿徐思其宜。”帝不省纳。度三上疏论之，请罢己相位，上都不省。事见《铎传》。

又贾人张陟负五坊使杨朝汶息利钱潜匿，朝汶于陟家得私簿记，有负钱人卢载初，云是故西川节度使卢坦大夫书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钱偿之。及征验书迹，乃故郑滑节度卢群手书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钱已进过，不可复得。”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上疏陈其暴横之状，度与崔群因延英对，极言之。宪宗曰：“且欲与卿商量东军，此小事我自处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帝久方省悟，召杨朝汶数之曰：“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遽命诛之。

初，淮、蔡既平，镇、冀王承宗甚惧。度遣辩士游说，客于赵、魏间。使说承宗，令割地入质以效顺。故承宗求援于田弘正，由度使客讽动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

十三年，李师道翻覆违命，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之师与田弘正会军讨之。弘正奏请取黎阳渡河，会李光颜等军齐进。帝召宰臣于延英议可否，皆曰：“阡外之事，大将制之，既有奏陈，宜遂其请。”度独以为不可，奏曰：“魏博一军，不同诸道。过河之后，却退不得，便须进击，方

见成功。若取黎阳渡河，既才离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饷之劳，又生顾望之势。况弘正、光颜并少威断，更相疑惑，必恐迁延。然兵事不从中制一定处分。或虑不可。若欲于河南持重，则不如河北养威。不然，则且秣马厉兵，候霜降水落，于杨刘渡河，直抵郢州。但得至阳谷已来下营，则兵势自盛，贼形自挠。”上曰：“卿言是矣。”乃诏弘正取杨刘渡河。及弘正军既济河而南，距郢州四十里筑垒，贼势果蹙。顷之，诛师道。

度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故为奸臣皇甫铈所构，宪宗不悦。十四年，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穆宗即位，长庆元年秋，张弘靖为幽州军所囚，田弘正于镇州遇害，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诏度以本官充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时骄主荒僻，辅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复乱。虽李光颜、乌重胤等称为名将，以十数万兵击贼，无尺寸之功。盖以势既横流，无能复振。然度受命之日，搜兵补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师，临于贼境，屠城斩将，屡以捷闻。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抚谕无虚月，进位检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诸蕃使。

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度在军上疏论之曰：

臣闻主圣臣直。今既遇圣主，辄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群谤，誓除国蠹，无以家为。苟献替之可行，何性

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业，光启雄图，方殄顽人之风，以立太平之事。而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阉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阉患大。小者，臣等与诸戎臣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制断，非陛下觉悟，无计驱除。今文武百僚，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威权方重，奖用方深，无所畏避，不敢抵触，恐事未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

臣比者犹思隐忍，不愿发明。一则以罪恶如山，怨谤如雷，伏料圣明，必自诛殛；一则以四方无事，万枢且过，虽纪纲潜坏，贿赂公行，俟其贯盈，必自颠覆。今属凶徒扰攘，宸衷忧轸，凡有制命，计于安危。痛此奸邪，恣行欺罔，于乱圣略，非止一途。又翰苑旧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更访于近臣，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所以臣自兵兴已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

臣素知佞幸，亦无仇嫌，只是昨者，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请领兵齐进，逐便攻讨，奸臣之党，曲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复共一二愎狡，同辞合力。或两道招抚，逗留旬时；或遣蔚州行营，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

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且陛下左右前后，忠良至多，亦有熟会典章，亦有饱谙师旅，足得任使，何独斯人？以臣愚见，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则逆贼纵平无益。

臣读国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盖被程元振蒙蔽，几危社稷。当时柳伋，乃太常一博士耳，犹能抗表归罪，为国除害。今臣年处，兼总将相，岂肯坐观凶邪，有瞶日月。不胜感愤嫉恶之至！谨附中使赵奉国以闻。倘陛下未信忠言，犹惑奸党，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与百僚集议。彼不受责，臣合伏辜，天鉴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负陛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继上三章，辞情激切。穆宗虽不悦，虽惧大臣正议，乃以魏弘简为弓箭库使，罢元稹内职。然宠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寻罢度兵权，守司徒、同平章事，充东都留守。谏官相率伏阁诣延英门者日二三。帝知其谏，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无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及元稹为相，请上罢兵，洗雪廷凑、克融，解深州之围，盖欲罢度兵柄故也。

二年三月，度至京师。既见，先叙克融、廷凑暴乱河朔，受命讨贼无功；次陈除职东都，许令入觐。辞和气劲，感动左右。度伏奏龙墀，涕泗呜咽，帝为之动容，口自谕之曰：“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

初，人以度无左右之助，为奸邪排摈，虽度勋德，恐不

能感动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扬于殿廷，在位者无不耸动。虽武夫贵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进阶光禄大夫。

时朱克融、王廷凑虽受朝廷节钺，未解深州之围。度初发太原，与二镇书，谕以大义。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来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书与廷凑。度沿路奉诏，中使得度书云：“朝谢后，即归留务。恐廷凑知度无兵权，即背前约，请度易之。”中使乃进度书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师，进退明辩，帝方忧深州之围，遂授度淮南节度使。

先是，监军使刘承偕恃宠凌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发大噪，擒承偕，欲杀之。已杀其二僭，悟救之获免，而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顾谓度曰：“刘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处置？”度辞以蕃臣不合议军国事。上固问之，且曰：“刘悟负我，我以仆射宠之，近又赐绢五百万匹，不思报功，翻纵军众凌辱监军，我实难奈此事。”度对曰：“承偕在昭义不法，臣尽知之，昨刘悟在行营与臣书，数论其事。是时有中使赵弘亮在臣军，仍持悟书将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岂不能处置？”度曰：“刘悟武臣，不知大臣体例。虽然，臣窃以悟纵有密奏，陛下必不能处置。今日事状如此，臣等面论，陛下犹未能决，悟单辞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为陛下死节，唯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如此，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

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苟不能如此，虽与刘悟改官赐绢，臣亦恐于事无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繄，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

度方受册司徒，徐州奏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师还，逐节度使崔群，自称留后。朝廷骇惧，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复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镇淮南。度与李逢吉素不协。度自太原入朝，而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谋，足能构度，乃自襄阳召逢吉入朝，为兵部尚书。度既复知政事，而魏弘简、刘承偕之党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内官皆为之助。五月，左神策军奏告事人李赏称和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鞠于方之狱。未竟，罢元稹为同州刺史，罢度为左仆射，李逢吉代度为宰相。自是，逢吉之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等，内结中官，外扇朝士，立朋党以沮度，时号“八关十六子”，皆交结相关之人数也。而度之丑誉日闻，俄出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带平章事。

长庆四年，襄阳节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镇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凑迁延不遣。至是，闻元翼卒，乃尽屠其家。昭愍皇帝闻之，嗟惋累日，因叹宰辅非才，致奸臣悖逆如此。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曰：

臣闻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谋叛；干木处魏，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万之师，以一贤而

制千里之难。臣伏以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廷凑、克融皆惮其用，吐蕃、回鹘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况幽、镇未静，尤资重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驱使，此冯生所以感悟汉文，云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

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如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僚，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励，将进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终始之分，但不永弃，则君臣之厚也。今进皆负四海责望，退不失六部尚书，不肖者无因而劝。臣与李逢吉素无仇嫌，臣尝被裴度因事贬黜。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君议，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鉴臣爱君，矜臣体国，则天下幸甚。

昭愍愕然省悟，见度奏状不带平章事，谓处厚曰：“度曾为宰相，何无平章事？”处厚因奏：“为逢吉所挤，度自仆射出镇兴元，遂于旧使衙中减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复兼同平章事。

然逢吉之党，巧为毁沮，恐度复用。有陈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辩舌。度之讨淮西也，昭求进于军门，乃令入蔡州说吴元济。元济临之以兵，昭气色自若，善待而还。度以为可用，署之军职，随度镇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罢郡，除袁王府长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郁，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奸邪之党，使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事，言武昭欲谋害李逢

吉。狱具，而武昭死，盖欲讐度旧事以污之也。然士君子公论，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渐明其端，每中使过兴元，必传密旨抚谕，且有征还之约。

宝历元年十一月，度疏请入觐京师。明年正月，度至，帝礼遇隆厚，数日，宣制复知政事。而逢吉党有左拾遗张权舆者，尤出死力。度自兴元请入朝也，权舆上疏曰：“度名应图讖，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先是奸党忌度，作谣辞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天口”言度尝平吴元济也。又帝城东西，横亘六岗，合《易象乾》卦之数。度平乐里第，偶当第五岗，故权舆取为语辞。昭愍虽少年，深明其诬谤，奖度之意不衰，奸邪无能措言。

时昭愍欲行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及两省谏官，累疏论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从官宫人，悉令自备糗粮，不劳百姓供馈。”逢吉顿首言曰：“东都千里而近，宫阙具存，以时巡游，固亦常典。但以法驾一动，事须备仪，千乘万骑，不可减省。纵不费用绝广，亦须丰俭得宜，岂可自备糗粮，顿失大体？今干戈未甚戢，边鄙未甚宁，恐人心动摇，伏乞稍回宸虑。”帝不听，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往东都已来，检计行宫及洛阳大内。朝廷方怀忧恐，会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巡幸。度曰：“国家营创两都，盖备巡幸。然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百司廨署，悉多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稍稍修葺。一年半岁后，方可议行。”帝曰：“群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后期。”旋又朱克融、史宪诚各请以丁匠五千，助修东都，帝遂停东幸。

幽州朱克融执留赐春衣使杨文端，奏称衣段疏薄；又奏今岁三军春衣不足，拟于度支请给一季春衣，约三十万端匹；又请助丁匠五千修东都。上忧其不逊，问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处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对曰：“克融家本凶族，无故又行凌悖，必将灭亡，陛下不足为虑。譬如一豺虎，于山林间自吼自跃，但不以为事，则自无能为。此贼只敢于巢穴中无礼，动即不得。今亦不须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缓旬日已来，与一诏云：‘闻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当有处分。所赐卿春衣，有司制造不谨，我甚要知之，已令科处。’所请丁匠五千人及兵马赴东都，固是虚语。臣料贼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奸意，即报云：‘卿所请丁匠修宫阙，可速遣来，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拟。’料得此诏，必章惶失计。若未能如此，犹示含容，则报云：‘东都宫阙，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远来。又所言三军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万端匹，只是事体不可独与范阳。卿宜知悉。’只如此处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从之，遂进诏章，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杀克融并其二子。

时帝童年骄纵，倦接群臣。度从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约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无不知陛下躬亲庶政，乃至河北贼臣远闻，亦皆耸听。自两月已来，入阁开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须稟睿谋者，有所拥滞。伏冀陛下乘凉数坐，以广延问。伏以颐养圣躬，在于顺适时候。若饮食有节，寝兴有常，四体唯和，万寿可保。《道书》云：‘春夏早起，取鸡

鸣时；秋冬晏起，取日出时。’盖在阳则欲及阴凉，在阴则欲及温暖。今陛下忧勤庶政，亲览万机，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对，方属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间，即当炎赫之际，虽日昃忘食，不憚其劳，仰瞻宸旒，亦似烦热。臣等已曾陈论，切望听纳。”自后，视事稍频。

未几，兼领度支。属盗起禁阓，宫车晏驾，度与中贵人密谋，诛刘克明等，迎江王立为天子。以功加门下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宫使，余如故。以赞导之勋，进阶特进。

时沧景节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窃弄兵柄，以求继袭。度请行诛伐，逾年而同捷诛。因拜疏上陈调兵食非宰相事，请归诸有司。诏从之。赐实封三百户。

度年高多病，上疏悬辞机务，恩礼弥厚。文宗遣御医诊视，日令中使抚问。四年六月，诏曰：

昔汉以孔光降置几之诏，晋以郑冲申奉册之命。虽优隆耆德，显重元臣，而议政不及于咨询，用礼止在于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宝唯贤，顾谄旧劳，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于大政，释参决于繁务。时因听断，诚望弼谐，迁秩上公，式是殊宠。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裴度，禀河岳之英灵，受乾坤之间气；珪璋特达，城府洞开。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为社稷之镇，才实邦国之桢。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

在宪宗时，扫涤区宇，尔则有出车殄寇之勋；在穆宗时，混同文轨，尔则有参戎入辅之绩；在敬宗时，阜康兆庶，尔则有活国庇人之勤。迨弼朕躬，总齐方夏，尔

则有吊伐底宁之力。皆不遗庙算，布在简编，功利及人，不可悉数。而朝论益重，我心实知。方用皋陶之谏，适值留侯之疾，沥恳牢让，备列奏章，塞诏上言，动形颜色。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而体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优崇之命，孰彰宠待之恩？宜其协赞机衡，弘敷教典；论道而仪刑卿士，宣德而镇抚华夷。嗇养精神，保绥福履，为国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散官勋封实封如故。仍备礼册命。

度表辞曰：“伏以公台崇礼，典册盛仪，庸臣当之，实谓忝越。况累承宠命，亦为便蕃，前后三度，已行此礼。令臣犹参枢近，窃惧无以弼谐，重此劳烦，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课臣效官，责臣实事，册命之仪，特赐停罢。则素餐高位，空负耻于中心；弁冕轻车，免讥诮于众口。”优诏从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临汉监牧等使。

度素称坚正，事上不回，故累为奸邪所排，几至颠沛。及晚节，稍浮沉以避祸。初，度支盐铁使王播，广事进奉以希宠，度亦掇拾羡余以效播，士君子少之。复引韦厚叔、南卓为补阙拾遗，俾弥缝结纳，为自安之计。而后进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不悦其所为，故因度谢病罢相位，复出为襄阳节度。

初，元和十四年，于襄阳置临汉监牧。废百姓田四百顷，其牧马三千二百余匹。度以牧马数少，虚废民田，奏罢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九年十月，进位中书令。十一月，诛李训、王涯、贾餗、舒元

與等四宰相，其亲属门人从坐者数十百人；下狱讯劾，欲加流窜。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数十家。

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輿，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酤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每有人士自都还京，文宗必先问之曰：“卿见裴度否？”

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谒，而年未甚衰，开成二年五月，复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诏出，度累表固辞老疾，不愿更典兵权。优诏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卢弘往东都宣旨曰：“卿虽多病，年未甚老，为朕卧镇北门可也。”促令上路，度不获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还东都养病。四年正月，诏许还京，拜中书令。以疾未任朝谢。诏曰：“司徒、中书令度，绰有大勋，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谢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计日支給。”又遣国医就第诊视。

属上已曲江赐宴，群臣赋诗，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仍赐御札曰：“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无心力，但异日进来。春时俗说难于将摄，勉加调护，速就和平。千百胸怀，不具一二。药物所须，无惮奏请之烦也。”御札及门，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闻之，震悼久之，重令缮写，置之灵座。时年七十五，册

赠太傅，辍朝四日，赙赠加等。诏京兆尹郑复监护丧事，所须皆官给。

上怪度无遗表。中使问之，家人进其稿草。其旨以未定储贰为忧，言不及家事。

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逢时艰否，而能奋命决策，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当元和、长庆间，乱臣贼子，蓄锐丧气，惮度之威棱。度状貌不逾中人，而风采俊爽，占对雄辩，观听者为之耸然。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于憬俗，为华夷畏服也如此。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虽江左王导、谢安坐镇雅俗，而诃谟方略，度又过之。

有子五人：识、谏、让、谄、议。

识以荫授官，累迁至通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寿州刺史、本州团练使、上柱国、袭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五十户，赐紫金鱼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团练观察使。八年，加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等使。

谏，长庆元年登进士第。

让初任京光府参军，太和中度镇襄阳，奏乞让从行。

谄，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上柱国、河东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入朝权知刑部侍郎。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史臣曰：德宗惩建中之难，姑息藩臣，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据宿愤，廷访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诛刘辟。中得武丞相，运筹训戎，赞成睿断。终得裴晋公，耀武伸威，竟殄两河宿盗。雄哉，章武之果断也！晋公以书生素业，致位台衡，逢进遘屯，扼腕凶丑，誓以身徇，不亦壮乎！夫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讐谟排祸难，小则以说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古人所难也。晋公能之，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元和中兴之力，公胡让焉！昔仲尼叹周室陵迟，齐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论。当承宗、师道之济恶也，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乃至关吏禁兵，附贼阴计，议臣言未出口，刃已搯胸。苟非死义之臣，孰肯横身冒难，以辅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则时运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枉之叹，宣圣奖贤之深。

赞曰：晋公伐叛，以身犯难。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公去岩廊，复失冀方。颖、植之谋，信为不臧。

卷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张仲方 裴潏 张皋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汉 李景俭

李渤，字浚之，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后。祖玄珪，卫尉寺主簿。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渤

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

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遂家东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九年，以著作郎征之。诏曰：“特降新恩，用清旧议。”渤于是赴官。岁余，迁右补阙。连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谏议参军，分司东都。十二年，迁赞善大夫，依前分司。

十三年，遣人上疏论时政，凡五事：一礼乐，二食货，三刑政，四议都，五辩仇。渤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再迁为库部员外郎。

时皇甫湜作相，剥下希旨。会泽潞节度使郝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阆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产钱数为定，征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计不数年，人必归于农矣。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谬矣。”又言道途不修，驿马多死。宪宗览疏惊异，即以飞龙马数百匹，付畿内诸驿。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谢病东归。

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奏曰：

宰臣萧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临之初，用为辅弼，安危理乱，决在此时。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礼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满自贤之心。而宰相之权，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实君义臣行，千载一遇之时也。此时若失，他更无时。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诫，陈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举旧法，复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闻政之兴废，在于赏罚。俛等作相已来，未闻奖一人德义，举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劝；又不闻黜一人职事不理、持禄养骄者，使尸禄之徒有所惧。如此，则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辩，混然无章，教化不行，赏罚之设，天下之事，复何望哉！

一昨陛下游幸骊山，宰相、翰林学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萧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躯恳谏，而使陛下有忽谏之名流于史册，是陷君于过也。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若俛等言行计从，不当如是。若言不行，计不从，须奉身速退，不宜尸素于化源。进退戾也，何所避辞？其萧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学士杜元颖等，并请考中下。

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谏幸骊山，郑覃等谏畋游，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无度；又恐马有衔蹶不测之变，风寒生疾之忧，急奏无所诣，国玺委于妇人中幸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谏官论列于朝，有恳激事君之体。其李絳、张惟素、李益三人，伏请赐上下考外，特与迁官，以彰陛下优忠赏谏之美。

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缘与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赃处死，准令须降，请赐考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使于翬、韦道冲、韦正牧，皆以犯赃，或左降，或处死，合考中下，然顷者陷刘辟之乱，弃家归朝，忠节明著，今宜以功补过，请赐考中中。少府监裴通，职事修举，合考中上；以其请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于君，幽欺其先，请考中下。伏以营在宰夫入寝，擅饮师旷、李调。今愚臣守官，请书宰相学士中下考。上爱圣运，下振颓纲，故臣惧不言之为罪，不惧言之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缘限在今月内进，辄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续具条疏闻奏。

状入，留中不下。议者以宰辅旷官，自宜上疏论列，而渤越职钓名，非尽事君之道。未几，渤以坠马伤足，请告，会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表渤为副使。杜元颖奏曰：“渤卖直沽名，动多狂躁。圣恩矜贷，且使居官。而干进多端，外交方镇，远求奏请，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转恐生事。”乃出为虔州刺史。

渤至州，奏还邻境信州所移两税钱二百万，免税米二万斛，减所由一千六百人。观察使以其事上闻。未几，迁江州刺史。张平叔判度支，奏征久远逋悬，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诏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设计征填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四百一十贯。臣当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顷有余，若更勒徇度支使所为，必惧史官书陛下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悬。臣任刺史，罪无所逃。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乃下诏曰：“江州所奏，实为恳诚。若不蠲容，必难存

济。所诉逋欠并放。”长庆二年，入为职方郎中。三年，迁谏议大夫。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阁，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耆年衰病者，几将顿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请先出阁，待罪于金吾仗。”语次唤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职参观讽，而循默无言，论之曰：“若设官不责其事，不如罢之，以省经费。苟未能罢，则请责职业。”渤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闻奏，次申中书门下，次移诸司。诸司处理不当，再来投匭，即具事奏闻。如妄诉无理，本罪外加一等。准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进止。今欲留身后牒台府，冀止绝凶人。”从之。

长庆、宝历中，政出多门，事归邪幸。渤不顾忠难，章疏论列，曾无虚日。帝虽昏纵，亦为之感悟。转给事中，面赐金紫。

宝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郾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县吏言五坊使下殴击百姓。发怒，命吏捕之。曳挟既至，时已曛黑，不问色目。良久与语，乃知是一内官。天子闻之怒，收发系御史台。御楼之日，放系囚，发亦在鸡竿下。时有品官五十余人，持仗殴发，纵横乱击，发破面折齿。台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系囚皆释，发独不免。渤疏论之曰：“县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是朝廷驯致使然。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镇奏事传道此语，则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礼前一日，两神策军于青城

内夺京兆府进食牙盘，不时处置，致有殴击崔发之事。”上闻之，按问左右，皆言无夺食事。以渤党发，出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渤虽被斥，正论不已，而谏官继论其屈。后宰相李逢吉、窦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语及崔发，逢吉等奏曰：“崔发凌轹中人，诚大不敬。然发母是故相韦贯之姊，年仅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谏官论奏，但言发屈，未尝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宁无愍惻！”即遣中使送发至其家，兼抚问发母。韦夫人号哭，对中使杖发四十，拜章谢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

渤在桂管二年，风恙求代，罢归洛阳。大和五年，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月余卒，时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渤孤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闾茸之流，非其沽激。至于以言槟退，终不息言，以救时病，服名节者重之。

子祝，会昌中登进士第，辟诸侯府。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父抗，赠右仆射。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释褐集贤校理，丁母忧免。服阕，补秘书省正字，调授咸阳尉。出为邠州从事，入朝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

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

议曰：

古者，易名请谥，礼之典也。处大位者，取其巨节，蔑诸细行，垂范当代，昭示后人，然后书之，垂于不朽。善善恶恶，不可以诬，故称一字，则至明矣；定褒贬是非之宜，泯同异纷纶之论。

赠司徒吉甫，禀气生材，乘时佐治，博涉多艺，含章炳文。燮赞阴阳，经纬邦国。惜乎通敏资性，便媚取容。故载践枢衡，叠致台衮，大权在己，沈谋罕成，好恶徇情，轻诺寡信。谄汨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

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缟熙庶绩，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及乎伐罪，则料敌以成功。至使内有害辅臣之盗，外有怀毒蜚之孽。师徒暴野，戎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惭且耻。农人不得在亩，缙妇不得在桑。耗敛赋之常资，散帑廩之中积；征边徼之备，竭运挽之劳。僵尸血流，髑髅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逮今四载。祸胎之兆，实始其谋；遗君父之忧，而岂谓之先觉者乎？

夫论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为资画者体理，不显不竞，而岂妨令美？当削平西蜀，乃言语侍从之臣；擒翦东吴，则讐谟廊庙之辅。较其功则有异，言其力则不伦。何舍其所重而录其所轻，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爱人以俭；受授无守，而曰慎才以补。斥谏诤之士于外，岂不近之蔽聪乎？举忠烈之庙于内，岂不近之昵爱也？焉有蔽聪昵爱，家范无制，而

能垂法作程，宪章百度乎？

谨按谥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肃，何以刑于外？宪者，法也。《戴记》曰：“宪章文武。”又曰：“发虑宪。”义以为敬恪终始，载考历位，未尝效一法官，议一小狱。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宽柔自处。考其名，与其行不类；研其事，与其道不侔。一定之辞，惟精惟审，异日详制，贻诸史官。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

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量移复州司马。迁河东少尹。未几，拜郑州刺史。

荥阳大海佛寺，有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日，为太宗疾祈福，于此寺造石像一躯，凡刊勒十六字以志之。岁久剥缺，荥阳令李光庆重加修饰，仲方再刊石记之以闻。

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与仲方同年登进士第，召仲方为右谏议大夫。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播将船材于京师造作，计用半年转运之费方得成。仲方诣延英而论，言甚恳激。帝只令造十只以进。帝又欲幸华清宫，仲方谏曰：“万乘所幸，出须备仪。无宜轻行，以失威重。”帝虽不从，慰劳之。

大和初，出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三年，入为太子宾客。五年四月，转右散骑常侍。七年，李德裕辅政，出为太子宾客分司。八年，德裕罢相，李守闵复召仲方为常侍。

九年十一月，李训之乱，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两省官入朝。宣政衙门未开，百官错立于朝堂，无人吏

引接。逡巡，阁门使马元贇斜开宣政衙门传宣曰：“有敕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仲方出班。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后衙门大开，唤仗。月余，郑覃作相，用薛元赏为京兆尹，出仲方为华州刺史。开成元年五月，入为秘书监。外议以郑覃党李德裕，排摈仲方。覃恐涉朋党，因紫宸奏事，覃启曰：“丞郎阙人，臣欲用张仲方。”文宗曰：“中台侍郎，朝廷华选。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累加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曲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

仲方贞确自立，绰有祖风。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

兄仲端，位终都昌令。弟仲孚，登进士第，为监察御史。

裴潏，河东人也。少笃学，善隶书。以门荫入仕。元和初，累迁右拾遗，转左补阙。元和中，两河用兵。初，宪宗宠任内官，有至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有曹进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罢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复以内官为使。潏上疏曰：“馆驿之务，每驿皆有专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史迭相监临；台中又有御史充馆驿使，专察过阙。伏知近有败事，上闻圣聪。但明示科条，督责官吏，据其所犯，重加贬黜，敢不惕惧，日夜厉精。若令宫闈之臣，出参馆驿之务，则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诫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当扫静妖氛之日，开太平至理之风。澄本正名，实在今日。”言虽不用，帝意嘉之，迁起居舍人。

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铸与金吾将军李道古挟邪固宠，荐山人柳泌及僧大通、凤翔人田佐元，皆待诏翰林。宪宗服泌药，日增躁渴，流闻于外。潞上疏谏曰：

臣闻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颡顓、尧、舜、禹、汤，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济生灵，德配天地，故灭皆报之以上寿，垂祚于无疆。伏见陛下以大孝安宗庙，以至仁牧黎元。自践祚以来，剗积代之妖凶，开削平之洪业。而礼敬宰辅，待以终始；内能大断，外宽小故。夫此神功圣化，皆自古圣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亲行之，实光映千古矣。是则天地神祇，必报陛下以山岳之寿；宗庙圣灵，必福陛下以亿万之龄；四海苍生，咸祈陛下以覆载之永。自然万灵保佑，圣寿无疆。

伏见自去年以来，诸处频荐药术之士，有韦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称引，迄今狂谬，荐送渐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无求于代，潜遁山林，灭影云壑，唯恐人见，唯惧人闻。岂肯干谒公卿，自鬻其术？今者所有夸炫药术者，必非知道之士。咸为求利而来，自言飞炼为神，以诱权贵贿赂。大言怪论，惊听惑时，及其假伪败露，曾不耻于逃遁。如此情状，岂可保信其术，亲饵其药哉？《礼》曰：“夫人，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传》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又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谷，禀自五行，发为五味，

盖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圣人节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药石者，前圣以之疗疾，盖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热毒之性，加以烧治，动经岁月，既兼烈火之气，必恐难为防制。若乃远征前史，则秦、汉之君，皆信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其后皆奸伪事发，其药竟无所成。事著《史记》、《汉书》，皆可验视。《礼》曰：“君之药，臣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

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临之明，禀乾元利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谏如转规，是必发精金之刃，断可疑之网。所有药术虚诞之徒，伏乞特赐罢遣，禁其幻惑。使浮云尽彻，朗日增辉；道化侔羲、农，悠久配天地，实在此矣。伏以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小臣谬参侍从，职奉起居，侍从之中，最近左右。传曰：“近臣尽规。”则近侍之臣，上达忠款，实其本职也。

疏奏忤旨，贬为江陵令。

穆宗即位，柳泌等诛，征湊为兵部员外郎，迁刑部郎中。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荫征铜。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公府，法寺以经恩免罪。湊议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属，虽有私罪，必告于官。官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

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属，而擅凭威力，横此残虐，岂合拘于常典？柏公成取货于仇，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论至死，公议称之。转考功、吏部二郎中。

宝历初，拜给事中。大和四年，出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坐违法杖杀人，贬左庶子，分司东都。

七年，迁左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潯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

八年，转刑部侍郎，寻改华州刺史。九年，复拜刑部侍郎。开成元年，转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寻出为河南尹，入为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赠户部尚书，谥曰敬。

潯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宪宗竟以药误不寿，君子以潯为知言。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习，稍稍复进方士。时有处士张皋上疏曰：

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和则必臻于寿考，作则必致于伤残。是以古之圣贤，务自颐养，不以外物挠耳目，不徇声色败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庆斯集。故《易》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诗》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经训。然则药以攻疾，无疾固不可饵之也。高宗朝，处士孙思邈者，精识高道，深达摄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于代。其《序论》云：“凡人无故不宜服药，药气偏有

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思邈此言，可谓洞于事理也。或寒暑为寇，节宣有乖，事资医方，尚须重慎。故《礼》云：“医不三代，不服其药。”施于凡庶，犹且如此，况在天子，岂得自轻？先朝暮年，颇好方士，征集非一，尝试亦多；果致危疾，闻于中外，足为殷鉴。皆陛下素所详知，必不可更踵前车，自贻后悔。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直畏忤旨，莫敢献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处，既非邀宠，亦又何求？但泛览古今，粗知忠义，有闻而默，于理不安。愿陛下无怒乌莛，庶裨万一。

穆宗叹奖其言，寻令访皋，不获。

李中敏，陇西人。父婴。中敏元和末登进士第，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中敏累从府辟，入为监察，历侍御史。大和中，为司门员外郎。

六年夏旱，时王守澄方宠郑注，及诬构宋申锡后，人侧目畏之。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谢病归洛阳。及训、注诛，竟雪申锡，召中敏为司勋员外郎。寻迁刑部郎中，知台杂。

其年，拜谏议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据旧例，投匭进状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诡异难行者，不令进入。臣检寻文按，不见本敕，所由但云贞元奉宣，恐是一时之事。臣以为本置匭函，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开其必达之路，所

以广聪明而虑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见，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于九重之意。臣伏请今后所有进状及封事，臣但为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庶使名实在兹，以明置匭之本。”从之。寻拜给事中。

李甘，字和鼎。长庆末，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郑注入翰林侍讲，舒元舆既作相，注亦求入中书。甘唱于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乃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会李训亦恶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寝。训不获已，贬甘封州司马。

又有李款者，与中敏同时为侍御史。郑注邠宁入朝，款伏阁弹注云：“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开成中，累官至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迁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杜牧自有传。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彪。父集，官卑。元裕登进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为侍御史，奏改元裕。累迁左司郎中。李宗闵作相，用为谏议大夫，寻改中书舍人。九年，宗闵得罪南迁，元裕出城饯送，为李训所怒，出为阆州刺史。时郑注入翰林，元裕草法制辞，言注以医药奉召亲，注怒。会送宗闵，乃贬之。训、注既诛，复征为谏议大夫。

开成三年，充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宠庄恪太子，欲正人为师友。乃兼太子宾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坏、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寻而蓝田县人贺兰，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神策镇将皆捕之，以为谋逆，当大辟。元裕疑其冤，上疏请出贺兰进等付台覆问，然后行刑，从之。

会昌中，为京兆尹。大中初，为刑部尚书。二年，检校吏部尚书、襄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长庆末为侍御史，坐弟元裕贬官，左授赞善大夫，累迁左司郎中。元裕为中丞，少逸迁谏议大夫，代元裕为侍讲学士。兄弟迭处禁密，时人荣之。会昌中，为给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检校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入为左散骑常侍、工部尚书，卒。

元裕子璩，登进士第。大中朝，由内外制历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务该，务该生思，思生岌。岌已上无名位，及岌为蜀州晋原尉。岌生荆，荆为陕州司马。荆生汉。

汉，元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长庆末，为左拾遗。敬宗好治宫室，波斯贾人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汉上疏论之曰：“若以沈香为亭子，即与瑶台琼室事同。”宝历中，王政日僻，汉与同列薛廷老，因入阁，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书，拟议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纪纲大坏，奸邪恣行。愿陛下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为兴元从事。

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汉，韩愈子婿，

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转兵部员外郎。李宗闵作相，用为知制诰，寻迁驾部郎中。

八年，代宇文鼎为御史中丞。时李程为左仆射，以仪注不定，奏请定制。先是，大和三年，两省官同定左右仆射仪注：御史中丞已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敛马侧立待。仆射谢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参见，其观象门外立班，既以后至为重。大夫中丞到班后，朝堂所由引仆射就位，传呼赞导，始大夫就列之仪。班退，赞导亦如之。御史大夫与仆射道途相遇，则分道而行。旧事，左右仆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罗拜。四年，中书奏曰：“仆射受中丞侍郎拜，则似太重；答郎官已下拜，则太轻。起今后，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台六品已下并郎官，并望准故事，余依元和七年敕处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汉议曰：“左右仆射初上，受左右丞、诸曹侍郎、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谨按《开元礼》及《六典》，并无此仪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为仆射师长百僚，此语亦无证据，唯有曹魏时贾诩《让官表》中一句语耳。且尚书令是正长，尚无受拜之文。故事，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号三独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圣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纵有明文，尚须厘革。故《礼记》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况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为不可。仪制令虽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并不行。盖以礼数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诏崔郾、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韦公肃等同议其事，理甚精详。今请举而

行之，庶为折衷。”时程入省，竟依旧仪，议者以汉奏为是。

七年，转礼部侍郎。八年，改户部侍郎。九年四月，转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闵得罪罢相，汉坐其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贬，汉亦改汾州司马，仍三二十年不得录用。会昌中，李德裕用事，汉竟沦蹶而卒。

汉弟浚、洗、潘，皆登进士第。潘，大中初为礼部侍郎。汉子颙，亦登进士第。

李景俭，字宽中，汉中王瑀之孙。父褚，太子中舍。景俭，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自负王霸之略，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

贞元末，韦执谊、王叔文东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窃政，属景俭居母丧，故不及从坐。韦夏卿留守东都，辟为从事。窦君为御史中丞，引为监察御史。群以罪左迁，景俭坐贬江陵户曹。累转忠州刺史。

元和末入朝。执政恶之，出为澧州刺史。与元稹、李绅相善。时绅、稹在翰林，屡言于上前。及延英辞日，景俭自陈己屈，穆宗怜之，追诏拜仓部员外郎。月余，骤迁谏议大夫。

性既矜诞，宠擢之后，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萧俛、学士段文昌相交辅政，景俭轻之，形于谈谑。二人俱诉之，穆宗不获已，贬之。制曰：“谏议大夫李景俭，擢自宗枝，尝探儒术，荐历台阁，亦分郡符。动或违仁，行不由义。附权幸以亏节，通奸党之阴谋。众情皆疑，群议难息。据因缘之状，当置严科；顺长养之时，特从宽典。勉宜省过，无

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几元稹用事，自郡召还，复为谏议大夫。

其年十二月，景俭朝退，与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起居舍人温造、司勋员外郎李肇、刑部员外郎王鎰等同谒史官独孤朗，乃于史馆饮酒。景俭乘醉诣中书谒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颖名，面疏其失，辞颇悖慢。宰相逊言止之，旋奏贬漳州刺史。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

景俭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议者以景俭使酒，凌忽宰臣，诏令才行，遽迁大郡。稹惧其物议，追还，授少府少监。从坐者皆召还。而景俭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俭疏财尚议，虽不厉名节，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景俭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艺学，知名于时。景信、景仁，皆登进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论考第，仲方驳谥，诚知后悔，不能息言，可谓狷欤？当贼注挟邪之辰，群公结舌而寝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奋其笔，暴扬丑迹，不憚撩须。谓之为狂，即有遗恨，比夫请剑断佞，亦可同年而语也。南纪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协比权幸，颠沛终身。君子慎独，庸可忽诸。景俭自负太过，荡而无检，良骥蹶弛之患也。

赞曰：张、李切言，利刃决云。裴谏方士，深诚爱君。言排贼注，高、李不群。汉、俭朋比，夫何足云。

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弟定 子绪 绀 绀子滈 牛僧孺子蔚
 蒙 蔚子徽 萧俛弟杰 俛 从弟倣 倣子廩 李
 石弟福

令狐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儿童时已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欲以礼辟召，惧楚不从，乃先闻奏而后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闱之恋，又感拱厚意，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不预宴游，乞归奉养，即还太原，人皆义之。李说、严绶、郑儋相继镇太原，高其行义，皆辟为从事。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殿中侍御史。

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丁父忧，以孝闻。免丧，征拜右拾遗，改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母忧去官。服阕，以刑部员外郎征，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

楚与皇甫湜、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湜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

人，皆居内职。时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师久无功，宜宥贼罢兵，唯裴度与宪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义军节度、淮西招抚宣慰处置使。宰相李逢吉与度不协，与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抚使制，不合度旨，度请改制内三数句语。宪宗方责度用兵，乃罢逢吉相任，亦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

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镈作相，其月以楚为河阳怀节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镇太原。七月，皇甫镈荐楚入朝，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镈同处台衡，深承顾待。

十五年正月，宪宗崩，诏楚为山陵使，仍撰哀册文。时天下怒皇甫镈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服，班于月华门外，宣诏贬镈，将杀之。会萧俛作相，托中官救解，方贬崖州。物议以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萧俛之故，无敢措言。

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

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镈胶固希宠，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稹。

长庆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年十一月，授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陕虢观察使。制下旬日，谏官论奏，言楚所犯非轻，未合居廉察之任。

上知之，遽令追制。时楚已至陕州，视事一日矣。复授宾客，归东都。时年逢吉作相，极力援楚，以李绅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绅，寻用楚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其年九月，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亳观察等使。汴军素骄，累逐主帅；前后韩弘兄弟，率以峻法绳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长于抚理，前镇河阳，代乌重胤移镇沧州，以河阳军三千人为牙卒，卒咸不愿从，中路叛归，又不敢归州，聚于境上。楚初赴任，闻之，乃疾驱赴怀州，溃卒亦至，楚单骑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为前驱，卒不敢乱。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翕然从化，后竟为善地。汴帅前例，始至率以钱二百万实其私藏，楚独不取，以其羡财治廨舍数百间。

大和二年九月，征为户部尚书。三年三月，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其年十一月，进位检校右仆射、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观察等使。奏故东平县为天平县。属岁旱俭，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贫，而无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练其风俗，因人所利而利之，虽属岁旱，人无转徙。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镇，邑老欢迎。楚绥抚有方，军民胥悦。七年六月，入为吏部尚书，仍检校右仆射。故事，检校高官者，便从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从二品之列，请从本班，优诏嘉之。九年六月，转太常卿。十月，守尚书左仆射，进封彭阳郡开国公。十一月，李训兆乱，京师大扰。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

与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为宰相。楚以王涯、贾餗冤死，叙其罪状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辅弼之命移于李石。乃以本官领盐铁转运等使。

先是，郑注上封置榷茶使额，盐铁使兼领之，楚奏罢之，曰：

伏以江、淮数年已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校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方在恩权，孰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声。今宗社降灵，奸凶尽戮，圣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领使务，官衔之内，犹带此名。俯仰若惊，夙宵知惧。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委宰臣，除此使额。缘军国之用或阙，山泽之利有遗，许臣条疏，续具闻奏。采造将及，妨废为虞。

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对之次，郑覃与臣同陈论讫。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唯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校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感悦。

从之。

先是，元和十年，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为翼卫，及建福门而止。至是，因训、注之乱，悉罢之。楚又奏：“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若不由旧，斯

为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内弓刀之器。郑注外蒙恩宠，内蓄凶狂，首创奸谋，将兴乱兆。致王璠、郭行余之辈，敢驱将吏，直诣阙庭。震惊乘舆，骚动京国，血溅朝路，尸僵禁街。史册所书，人神共愤，既往不咎，其源尚开。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罢，如须参谢，即具公服。”从之。又奏请罢修曲江亭绢一万三千七百匹，回修尚书省，从之。

开成元年上巳，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以权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务。其年四月，检校左仆射、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镇，年七十二，册赠司空，谥曰文。

楚风仪严重，若不可犯；然宽厚有礼，门无杂宾。尝与从事宴语方酣，有非类偶至，立命彻席，毅然色变。累居重任，贞操如初。未终前三日，犹吟咏自若。疾甚，诸子进药，未赏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须此物？”前一日，召从事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殫，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即秉笔自书曰：

臣永惟际会，受国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赠；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领以从先人，委体魄而事先帝，此不自达，诚为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长辞云陛，更陈尸谏，犹进瞽言。虽号叫而不能，岂诚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镜清，是修教化之初，当复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黜者至多，诛戮者不少，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歿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谷嘉熟，兆人安康。纳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

书讫，谓其子绪、绚曰：“吾生无益于人，勿请谥号。葬日，勿请鼓吹，唯以布车一乘，余勿加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无择高位。”当歿之夕，有大星陨于寢室之上，其光烛廷。楚端坐与家人告诀，言已而终。嗣子奉行遗旨。诏曰：“生为名臣，歿有理命。终始之分，可谓两全。鹵簿哀荣之末节，难违往意；谥国家之大典，须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须准旧例。”后绚贵，累赠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于时。所撰《宪宗哀册文》，辞情典郁，为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迁至职方员外郎、弘文馆直学士、检校右散骑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御观察等使。卒，赠礼部尚书。

绪以荫授官，历随、寿、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请立碑颂德。绪以弟绚在辅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顾，弟绚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诏书，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劳，吏民求立碑颂，寻乞追罢。臣任随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转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闻于日下，不必更立碑颂，乞赐寝停。”宣宗嘉其意，从之。

绚字子直。大和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弘文馆校书郎。开成初为左拾遗。二年，丁父丧。服阕，授本官，寻改左补阙、史馆修撰，累迁库部、户部员外郎。会昌五年，出为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寻知制诰。其年，召入充翰林学士。三年，拜中书舍人，袭封彭阳男，食邑三百户，寻拜御史中丞。四年，转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绚以旧事带尚书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于少府监。时白敏中、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至

相位，欲荣其旧署，乃改集于太常礼院，龟从手笔志其事于壁。

绹辅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书、右仆射、凉国公，食邑二千户。十三年，罢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等节度使。

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三年冬，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进食邑至三千户。

九年，徐州戍兵庞勋自桂州擅还。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浊河，剽夺舟船而进。绹闻勋至，遣使慰抚，供给刍米。都押衙李湘白绹曰：“徐兵擅还，必无好意。虽无诏命除讨，相变制在藩方。昨其党来投，言其数不逾二千，而虚张舟航旗帜，恐人见其实。涉境已来，心颇忧惴。计其水路，须出高邮县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狭。若出奇兵邀之，俾获船纵火于前，劲兵奋击于后，败走必矣。若不于此诛锄，俟济淮、泗，合徐人负怨之徒，不下十万，则祸乱非细也。”绹性懦缓，又以不奉诏命，谓湘曰：“长淮已南，他不为暴。从他过去，余非吾事也。”

其年冬，庞勋杀崔彦曾，据徐州，聚众六七万。徐无兵食，乃分遣贼帅攻剽淮南诸郡，滁、和、楚、寿继陷。谷食既尽，淮南之民多为贼所啖。时两淮郡县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贼攻之经年，不能下。初，诏绹为徐州南面招讨使。贼攻泗州急，绹令李湘将兵五千人援之。贼闻湘来援，遣人致书于绹，辞情逊顺，言：“朝廷累有诏赦宥，但抗拒者三两人耳，旦夕图去之，即束身请命，愿相公保任之。”绹即奏闻，

请赐勋节钺，仍诫李湘但戍淮口，贼已招降，不得立异。由是湘军解甲安寝，去警彻备，日与贼军相对，欢笑交言。一日，贼军乘间，步骑径入湘垒，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絜送徐州，为贼蒸而食之。湘与监军郭厚本为庞勋断手足，以徇于康承训军。时浙西杜审权发军千人，与李湘约会兵，大将翟行约勇敢知名。浙军未至而湘军败。贼乃分兵，立淮南旗帜，为交斗之状。行约军望见，急趋之，千人并为贼所缚。送徐州。

绹既丧师，朝廷以左卫大将军、徐州西南面招讨使马举代绹为淮南节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检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十三年，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进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卒。子滈、涣、汾。

滈，少举进士，以父在内职而止。及绹辅政十年，滈以郑顥之亲，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以绹党援方盛，无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讼者不一，故绹罢权轴。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从师训，至于词艺，颇及辈流。会昌二年，臣任户部员外郎时，已令应举，至大中二年犹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造，寻充学士。继叨渥泽，遂忝枢衡，事体有妨，因令罢举，自当废绝，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励。臣以禄位逾分，齿发已衰。男滈年过长成，未沾一第，犬马私爱，实切悯伤。臣二三年来，频乞罢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才离中书，便令赴举。昨蒙恩制，宠以近藩。伏缘已逼礼部试期，便令就试。至于与夺，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挠其衡柄。臣初离机务，合具上闻。昨延英奉辞，本拟面奏，伏以恋恩方切，陈诚至难。伏冀宸慈，察臣丹恳。”诏令就试。

是岁，中书舍人裴坦权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有郑羲者，故户部尚书浣之孙，裴弘余，故相休之子，魏绚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论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权在一门。求请者诡党风趋，妄动者群邪云集。每岁贡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绚，取舍全由于滈。喧然如市，旁若无人，权动寰中，势倾天下。及绚罢相作镇之日，便令滈纳卷贡闱。岂可以父在枢衡，独挠文柄？请下御史台按问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

滈既及第，释褐长安尉、集贤校理。咸通二年，迁右拾遗、史馆修撰。制出，左拾遗刘蛻、起居郎张云，各上疏极论滈云：“恃父秉权，恣受货赂。取李琢钱，除琢安南都护，遂致蛻陷交州。”张云言：“大中十年，绚以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郎中李邺为夔王已下侍读，欲立夔王为东宫，欲乱先朝子弟之序。滈内倚郑顥，人谁敢言？”时绚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伤大臣意，贬云为兴元少尹，蛻为华阴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为众所非，宦名不达。

涣、沔俱登进士第。涣位至中书舍人。定子臧，臧子澄、湘。澄亦以进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祖绍。父幼简，官卑。僧孺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释褐伊阙尉，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礼部员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台杂，寻换考功员外郎，充集贤直学士。

穆宗即位，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僧孺条疏奏请，按劾相继，

中外肃然。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僧孺坚执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僭失，然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其法。”僧孺对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赐金紫。二年正月，拜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初，韩弘入朝，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为厮养窃盗，乃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穆宗按簿甚悦。居无何，议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阶，进封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苦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埭，以当苦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属郡沔州与鄂隔江相对，虚张吏员，乃奏

废之，以其所管汉阳、汶川两县隶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凡镇江夏五年。

大和三年，李宗闵辅政，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僧孺对曰：“比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忠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帝曰：“吾初不祥，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寻加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六年，吐蕃遣使论董勃义入朝修好。俄而西川节度李德裕奏，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烧十三桥，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书省议，众状请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议非也。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况论董勃义才还，刘元鼎未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而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上曰：“然。”遂诏西川不内维州降将。僧孺素与德裕仇怨，虽议边公体，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谤论沸然，帝亦以为不直。其年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

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时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一日，延英对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耶？”旬日间，三上章请退，不许。

会德裕党盛，垂将入朝，僧孺故得请。上既受左右邪说，急于太平，奸人伺其锐意，故训、注见用。数年之间，几危宗社，而僧孺进退以道，议者称之。

开成初，搢绅道丧，阉寺弄权，僧孺嫌处重藩，求归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

开成二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三年九月，征拜左仆射，仍令左军副使王元直赍告身宣赐。旧例，留守入朝，无中使赐诏例，恐僧孺退让，促令赴阙。僧孺不获已入朝。属庄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谢日，语及太子，乃恳陈父子君臣之义，人伦大经，不可轻移国本。上为之流涕。是时宰辅皆僧孺僚旧，未尝造其门。上频宣召，托以足疾。久之，上谓杨嗣复曰：“僧孺称疾，不任趋朝，未可

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复检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辞曰，赐觚、散、樽、杓等金银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请行，方允。

武宗即位，就加检校司徒。会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罢僧孺兵权，征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师。大中初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贞。

僧孺少与李宗闵同门生，尤为德裕所恶。会昌中，宗闵弃斥，不为生还。僧孺数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贞方有素，人望式瞻，无以伺其隙。德裕南迁，所著《穷愁志》，引里俗犊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为“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蓁。

蔚，字大章，十五应两经举。大和九年，复登进士第。三府辟署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大中初，为右补阙，屡陈章疏，指斥时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风，差慰人意。”寻改司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入拜礼、吏二郎中。以祀事准礼，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权越职者，蔚奏正之，为时权所忌，左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逾月，权臣罢免，复征为吏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迁左谏议大夫。咸通中，为给事中，延英谢日，面赐金紫。蔚封驳无避，帝嘉之。逾岁，迁户部侍郎，袭封奇章侯，以公事免。岁中复本官，历工、礼、刑三尚书。咸通末，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在镇三年。时中官用事，急于贿赂。属徐方用兵，两中尉讽诸藩贡奉助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中

官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及黄巢犯阙，乃自京师奔遁，避地山南，拜章请老，以尚书左仆射致仕。卒，累赠太尉。子循、徽。

徽，咸通八年登进士第，三佐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赐绯鱼。入朝为右补阙，再迁吏部员外郎。乾符中，选曹猥滥，吏为奸弊，每岁选人四千余员。徽性贞刚，特为奏请。由是铨叙稍正，能否旌别，物议称之。

巢贼犯京师，父蔚方病，徽与其子自扶篮舆，投窜山南。阁路险狭，盗贼纵横，谷中遇盗，击徽破首，流血被体，而捉舆不辍。盗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骇动。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盗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盗，相告语曰：“此孝子也。”即同举舆，延于其家，以帛封创，饘饮奉蔚。留之信宿，得达梁州。故吏感恩，争来奔问。时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归侍疾。已除谏议大夫，不拜。谓宰相杜让能曰：“愿留兄循在朝，以当门户，乞侍医药。”时循为给事中，丞相许之。

其年钟家艰，执丧梁、汉。既除，以中书舍人征，未赴，疾作。以舍人纶制之地，不可旷官，请授散秩，改给事中。从驾还京，至陈仓，疾甚，经年方间。

宰相张浚为招讨使，奏徽为判官，检校左散骑常侍。诏下凤翔，促令赴阙。徽谓所亲曰：“国步方艰，皇居初复，帑廩皆虚，正赖群臣协力，同心王室。而于破败之余，图雄霸之举，俾诸侯离心，必貽后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为之捍难。”辞疾不起。明年，浚败，召徽为给事中。

杨复恭叛归山南，李茂贞上表，请自出兵粮问罪，但授

臣诏讨使。奏不待报，茂贞与王行瑜军已出疆。上怒其专，不时可之，茂贞恃强，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谏官宰相议可否。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上情不悦。徽奏曰：“两朝多艰，茂贞实有翼卫之功，恶诸杨阻兵，意在嫉恶。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师也。近闻两镇兵入界，多有杀伤，陛下若不处分，梁、汉之民尽矣。须授以使名，明行约束，则军中争不畏法。”帝曰：“此言极是。”乃以招讨之命授之。及茂贞平贼，自恃浸骄，多挠国政，命杜让能料兵讨之。徽谏曰：“岐是国门，茂贞倔强，不顾祸患。万一蹉跌，挫国威也，不若渐以制之。”及师出，复召徽谓之曰：“卿能斟酌时事，岐军乌合，朕料必平，卿以为捷在何日？”徽对曰：“臣忝侍从谏诤之列，所言军国，据理陈闻。如破贼之期，在陛下考蓍龟，责将帅，非臣之职也。”而王师果衄，大臣被害。

徽寻改中书舍人。岁中，迁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连结汴州，恶徽言事，改散骑常侍。不拜，换太子宾客。天复初，贼臣用事，朝政不纲，拜章请罢。诏以刑部尚书致仕，乃归樊川别墅。病卒，赠吏部尚书。

蒙，字表龄，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出佐使府，历践台省。乾符中，位至剑南西川节度使。黄巢之乱，从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为巴州刺史，不许。驾还，拜吏部尚书。襄王之乱，避地太原，卒。子峤，位至尚书郎。

萧俛，字思谦。曾祖太师徐国公嵩，开元中宰相。祖华，袭徐国公，肃宗朝宰相。父恒，赠吏部尚书。皆自有传。俛，贞元七年进士擢第。元和初，复登贤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遗，

迁右补阙。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学士。七年，转司封员外郎。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内职如故。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

十三年，皇甫镈用事，言于宪宗，拜俛御史中丞。俛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明年，镈援楚作相，二人双荐俛于上。自是，顾眄日隆，进阶朝议郎、飞骑尉，袭徐国公，赐绯鱼袋。穆宗即位之月，议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赐金紫之服。八月，转门下侍郎。

十月，吐蕃寇泾原，命中使以禁军援之。穆宗谓宰臣曰：“用兵有必胜之法乎？”俛对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先务招怀，不为掩袭。古之用兵，不斩祀，不杀厉，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师之上也。如救之甚于水火。故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必胜之道也。如或纵肆小忿，轻动干戈，使敌人怨结，师出无名，非惟不胜，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

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俛性嫉恶，延英面言播之纤邪纳贿，喧于中外，不可以污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罢相任。长庆元年正月，守左仆射，进封徐国公，罢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虑乖当，故鲜有简拔而涉克深，然志嫉奸邪，脱屣重位，时论称之。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

宜黥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语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倂性介独，持法守正。以己辅政日浅，超擢太骤，三上章恳辞仆射，不拜。诏曰：“萧倂以勤事国，以疾退身，本末初终，不失其道，既罢枢务，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复吾前言。而继有让章，至于三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成尔谦光，移之选部，可吏部尚书。”倂又以选曹簿书烦杂，非摄生之道，乞换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书。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许。三月，改太子少保，寻授同州刺史。宝历二年，复以少保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授检校左仆射、守太子少师。倂称疾笃，不任赴阙，乞罢所授官。诏曰：“新除太子少师萧倂，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经纬邦俗，行可以感动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进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师傅之崇，畴于旧德，俾从优逸，冀保养颐。而抗疏恳辞，勇退知止，尝亦敦谕，确乎难拔。遂兹牢让，以厚时风，可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致仕。”

倂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或撰进之后，例行祝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僂僂

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免之。

俛家行尤孝。母韦氏，贤明有礼，理家甚严。俛虽为宰相，侍母左右，不异褐衣时。丁母丧，毁瘠逾制。免丧，文宗征诏，恳以疾辞。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属宾友，避岁时请谒之烦，乃归济源别墅，逍遥山野，啸咏穷年。

八年，以庄恪太子在东宫，上欲以耆德辅导，复以少师征之。俛令弟杰奉表京师，复纳制书，坚辞痼疾。诏曰：“不待年而求谢，于理身之道则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师傅，遐想汉朝故事，玄成、石庆，当时重德，咸历此官。吾以元子幼冲，切于师训，欲以敕汝发明古今，冀忠孝之规，日闻于耳。特遣左右，至于林园。而卿高蹈翛然，屏绝趋进，复遣令弟还召诏书。天爵自优，冥鸿方远，不转之志，其坚若山。循省来章，致烦为愧。终以吕尚之秩，遂其疏旷之心。励俗激贪，所补多矣。有益于政，寄声以闻，亦有望于旧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

开成二年，俛弟俛授楚州刺史。辞日，文宗谓俛曰：“萧俛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来京国。朕赐俛诏书匹帛，卿便赍至济源，道吾此意。”诏曰：“卿道冠时髦，业高儒行。著作砺济川之效，弘致君匡国之规，留芳岩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诏，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夺，情见乎辞。鸿飞入冥，吟想增叹。今赐绢三百匹，便令萧俛宣示。”俛竟不起，卒。

杰，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进士第。累官侍御史，迁主客员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慎选参佐。李训以杰检校工部郎中，充凤翔陇观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郑注诛，杰为凤翔监军使所害。

倣以荫授官。大和中，累迁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谏议大夫。开成二年，出为楚州刺史。四年三月，迁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都团练观察使。会昌中，入为左散骑常侍，迁检校刑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大中初，坐在华州时断狱不法，授太子宾客分司。四年，检校户部尚书、兖州刺史、兖沂海节度使。复入为太子宾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卒。倣从父弟倣。

倣，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大和元年登进士第。大中朝，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咸通初，迁左散骑常侍。

懿宗怠临朝政，僻于奉佛，内结道场，聚僧念诵。又数幸诸寺，施与过当。倣上疏论之曰：

臣闻玄祖之道，由慈俭为先；而素王之风，以仁义为首。相沿百代，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绝尘中，非为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贞观中，高宗在东宫，以长孙皇后疾亟，尝上言曰：“欲请度僧，以资福事。”后曰：“为善有征，吾未为恶，善或无报，求福非宜。且佛者，异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论。岂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谥为文德。且母后之论，尚能如斯，哲王之谟，安可反是？

伏睹陛下留神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开讲会，或手录梵筴，或口扬佛音。虽时启于延英，从容四辅；虑稍稀于听政，废失万机。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从容者，君也，必畴咨于臣，尽忠匡救，外逆其耳，内

沃其心；陈皋陶之谟，述仲虺之诰；发挥王道，恢益帝图，非赐对之间，徒侍坐而已。夫废失者，上拒其谏，下希其旨，言则狎玩，意在顺从。汉重神仙，东方朔著《十洲》之记；梁崇佛法，刘孝仪咏《七觉》之诗。致祠祷无休，讲诵不已，以至大空海内，中辍江东。以此言之，是废失也。然佛者，当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汉、晋已来，互兴宝刹；姚、石之际，亦有高僧。或问以苦空，究其不灭，止闻有性，多曰忘言。执著贪缘，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赏与滥刑，其殃立至；俟胜残而去杀，得福甚多。幸罢讲筵，频亲政事。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

疏奏，帝甚嘉之。

四年，本官权知贡举，迁礼部侍郎，转户部。以检校工部尚书，出为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颖观察处置等使。在镇四年，滑临黄河，频年水潦，河流泛滥，坏西北堤。倣奏移河四里，两月毕功，画图以进。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书，入为兵部尚书、判度支，转吏部尚书，选序平允。咸通末，复为兵部尚书、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累迁中书、门下二侍郎，兼户部、兵部尚书。迁左右仆射，改司空、弘文馆大学士、兰陵郡开国侯。

俄而盗起河南，内官握兵，王室浊乱。倣气劲论直，同列忌之；罢知政事，出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倣性公廉，南海虽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门。家人疾病，医工治药，须乌梅，左右于公厨取之；倣知而命还，促买于市。遇乱，不至京师而卒。

子廩，咸通三年进士擢第，累迁尚书郎。乾符中，以父出镇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征为中书舍人，再迁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从。襄王僭窃，廩宗人遭受伪屠；廩惧，自洛避地河朔，镇冀节度使王镕馆之于深州。光化三年卒。

廩贞退寡合，绰有家法。初从父南海，地多谷纸，敕子弟缮写缺落文史。廩白曰：“家书缺者，诚宜补葺。然此去京师，水际万里，不可露赍，当须筐笥。人观兼乘，谓是货财，古人薏苡之嫌，得为深诚。”敕曰：“吾不之思也。”故浊乱之际，克保令名。

子頎，亦登进士第，后官位显达。

李石，字中玉，陇西人。祖坚，父明。石，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从凉国公李听历四镇从事。石机辩有方略，尤精吏术，藩府称之。自听征伐，常司留使务，事无不办。大和三年，为郑滑行军司马。时听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对明辩，文宗目而嘉之。府罢，入为工部郎中，判盐铁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请为太原节度副使。七年，拜给事中。九年七月，权知京兆尹事。十月，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事。

文宗自德裕、宗闵朋党相倾。大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颖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故贾餗、舒元舆骤阶大用。及训、注伏诛，欲用令狐楚，寻而中辍。石自朝议郎加朝议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当官不挠。自京师变乱之后，宦者气盛，凌轹南

司，延英议事，中贵语必引训以折文臣。石与郑覃尝谓之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而训、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对。其势稍抑，缙绅赖之。是时，逾月，人情不安。帝谓侍臣曰：“如闻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对曰：“比日苦寒，盖刑杀太过，致此阴沴。昨闻郑注到凤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诛夷不已，臣恐边上闻之，乘此生事。宜降诏安喻其心。”从之。

江西、湖南两道观察使以新经训、注之乱，吏卒多死，进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从人。石奏曰：“宰相上弼圣政，下理群司。若忠正无私，宗社所祐，纵逢盗贼，兵不能伤；若事涉隐欺，心怀矫妄，虽有防卫，鬼得而诛。臣等愿推赤心以答圣奖。孟轲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两道所进衣粮，并望停寝，依从前制置，只以金吾手力引从。”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选贤任能。”石曰：“臣与郑覃常以此事为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则美誉至，稍不如意则谤议生。只宜各委所司荐用，臣等择可授之，则物议息矣。”

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刘行深巡边回，走马入金光门。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惶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市人叫噪，尘坌四起。二相在中书，人吏稍散。郑覃曰：“耳目颇异，且宜出去。”石曰：“事势不可知，但宜坚坐镇之，冀将宁息。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必若继乱，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属，不可忽也。”石视簿书，沛然自若。京城无赖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阙门以俟变。内使连催闭皇城门，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其徒立望仙门下，谓中使曰：“假如有贼，闭门不晚。请徐观其变，无宜自弱。”晡

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镇静，君赏之御侮，几将乱矣。

开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节文，放京一年租税。及正、至、端午进奉，并停三年，其钱代充百姓纽配钱。诸道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进献。诸司宣索制造，并停三年。赦后，紫宸宣对。郑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税，又停天下节镇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石对曰：“赦书须内置一本，陛下时省览之。十道黜陟使发日，付与公事根本，令与长吏详择施行，方尽利害之要。”石以从前德音虽降，人君不能守，奸吏从而违之，故有内置之奏以讽之。

寻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领盐铁转运使。上御紫宸论政曰：“为国之道，致治甚难。”石对曰：“朝廷法令行则易。臣闻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诚，上达于天，何忧不治？”上又曰：“治乱由人邪正，由时运耶？”郑覃对曰：“由圣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时运。九庙圣灵，钟德于陛下，时也；陛下行己之道，则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当乱离无奈何之际，又安得不推运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昨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陈奏，实秦中之利，但恐征役今非其时。”上曰：“莫有阴阳拘忌否？苟利于人，朕无所虑也。”石辞领使务。八月，罢盐铁转运使。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益坐赃

系台。石奏曰：“臣以韩益晓钱谷录用之，不谓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有过曲为蔽之，不欲人弹劾，此大谬也。但知能则举，举不失职则奖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隐。”

三年正月五日，石自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才破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挥刀斫石，断马尾，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之骇愕，遣中使抚问，赐金疮药，因差六军兵士三十人卫从宰相。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辞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

李训之乱，人情危迫，天子起石于常僚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国，不顾患难，振举朝纲，国威再复。而中官仇士良切齿恶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逼而不能理，乃至罢免。及石赴镇，赐宴之仪并阙，人士伤之，耻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镇，表让中书侍郎，乃加检校兵部尚书、兼平章事。

武宗即位，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会昌三年十月，加检校司空、平章事、陇西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时泽潞刘稹阻兵，以石尝为太原副使，谙练北门军政，故代刘沔镇之。

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横水。王师之讨泽潞也，王逢军于榆社，诉兵少，请益之，诏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别将杨弁率之，以赴王逢。旧例发军，

人给二缣。石以支计不足，量减一匹，军人聚怨。又将及岁除，促令上路，众愈不悦。杨弁乘其衅谋乱，出言激动军人。

四年正月，军乱逐石，朝廷乃以晋绛观察使崔元式代还。五年，检校司徒、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畿汝都防御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石为宰相，自荐弟于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监察御史。累迁尚书郎，出为商、郑、汝、颍四州刺史。大中时，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颖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累迁刑部、户部尚书。乾符初，以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

四年，草贼王仙芝徒党数万寇掠山南。福团练乡兵，屯集要路，贼不敢犯。其秋，贼陷岳、鄂、饶、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骑赴援。时贼已陷江陵之郛，闻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归朝，终于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阳奇章，起徒步而升台鼎。观其人文彪炳，润色邦典，射策命中，横绝一时，诚俊贤也。而峨冠曳组，论道于皋、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无党，则其善尽矣。萧太师贞独嫉恶，不为利回，不以夷、惠拟之，俾之经纶，则其道至矣。开成之始，帝道方沦，石于此时欲振颓绪，几婴戕贼，可为咄嗟。多僻之时，止堪太息。

赞曰：乔松孤立，萝茑夤缘。柔附凌云，岂曰能贤？呜呼楚、孺，道丧曲全！萧、李相才，致之外篇。

卷一百七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郑覃弟朗 陈夷行 李绅 吴汝纳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郑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荫补弘文校理，历拾遗、补阙、考功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迁谏议大夫。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籴使，覃上疏论罢。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边，覃与同职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臣等忝备谏官，不胜忧惕，伏愿稍减游纵，留心政道。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太厚。凡金银货币，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纵内藏有余，亦乞用之有节，如边上警急，即支用无阙。免令有司重敛百姓，实天下幸甚。”帝初不悦其言，顾宰相萧俛曰：“此辈何人？”俛对曰：“谏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乃谓覃曰：“阁中奏事，殊不从容。今后有事面陈，朕与卿延英相见。”时久无阁中奏事，覃等抗论，人皆相贺。

镇冀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听朝旨，移授郑滑节度。镇之三军留承元，以难不能赴镇；承元乞重臣宣谕，乃以覃为宣谕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

初，镇卒辞语不逊，覃至宣诏，谕以大义，军人释然听

命。长庆元年十一月，转给事中。四年，迁御史中丞，十一月，权知工部侍郎。宝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

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

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时德裕自浙西入朝，复为闵、孺所排，出镇蜀川。宗闵恶覃禁中言事，奏为工部尚书，罢侍讲学士。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为御史大夫。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宗闵曰：“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对曰：“殷、郑之言，他人不欲闻，唯陛下切欲闻之。”覃尝嫉人朋党，为宗闵所薄故也。八年，迁户部尚书。其年，德裕罢相，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授秘书监。九年六月，杨虞卿、李宗闵得罪长流，复以覃为刑部尚书。十月，迁尚书右仆射，兼判国子祭酒。训、注伏诛，召覃入禁中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荥阳郡公，食邑二千户。

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

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帝尝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因指香炉曰：“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情。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辅朕，在振举法度而已。”

时太学勒石经，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加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辞非雅正，不足帝王赏咏。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采诗，以考风俗得失。仲尼删定，以为世规。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奏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缘无职田，请依王府官例，赐禄粟。从之。又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其年，李固言复为宰相。固言与李宗闵、杨嗣复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阙，固言奏曰：“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且赤墀下秉笔，为千古法，不可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乃止。三年，杨嗣复自西川入拜平章事，与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珣，入对之际，是非蜂起。二月，覃进位太子太师。

文宗以旱放系囚，出宫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送两街寺观，任归亲戚。紫宸对，李珣曰：“陛下放宫女数多，德迈千古。汉制，八月选人，晋武平吴，亦多采择。仲尼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为无益放之，微臣敢贺。”覃曰：“晋武帝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陛下以为殷鉴，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罢，诏落太子太师，余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罢相，守左仆射。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谒。会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

子裔綽，以荫授渭南尉，直弘文馆。

覃少清苦贞退，不造次与人款狎。位至相国，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然嫉恶太过，多所不容，众惮而恶之。

覃弟朗、潜。

朗，字有融。长庆元年，登进士甲科，再迁右拾遗。开成中，为起居郎。初，太和末风俗稍奢，文宗恭勤节俭，冀革其风。宰臣等言曰：“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帝曰：“此事亦难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时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

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丑言。”朗遂进之。朗转考功郎中。四年，迁谏议大夫。

会昌初，为给事中。出为华州刺史，入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为定州刺史、义武军节度、易定观察、北平军等使。寻迁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颖观察等使。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迁御史大夫，改礼部尚书。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

大中十年，以疾辞位。进加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师。十一年十月卒。诏曰：

故通议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朗，植操端方，禀气庄重；藹若瑞玉，淡如澄川。智略合乎蓍龟，诚信服于僚友。自膺宠寄，颇负全才，竭匪躬于谏垣，彰尽瘁于琐闼。载践方岳，亟登师坛。观风推惠爱之心，训士得抚循之术。政溢闻听，念兹征还，位冠冬卿，职重邦计。经费有节，财用不亏。繄彼休功，明我推择。爰嘉峭峻，俾总纪纲。公望益隆，典彝具举；式诸注意，且沃深衷。俄参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节，百度见损益之能。近煦和风，远浹膏

雨。方俟坐镇雅俗，表率庶官，颐养或乖，腠理生疾，屡陈章疏，乞遂退闲。既坚乃诚，式允其请。每图懿绩，唯冀有瘳。何竟至于弥留，而遽闻于捐代。阅奏兴悼，临轩载怀。将辍视朝之仪，兼列上公之秩。慰兹幽坏，期尔有知，可赠司空。

潜，字无闷，亦登进士第。

陈夷行，字周道，颍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宝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员外郎，皆分务东都。大和三年，入为起居郎、史馆修撰，预修《宪宗实录》。四年献上，转司封员外郎。五年，迁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学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上召对，面赐绯衣牙笏，迁谏议大夫、知制诰，余职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诰、学士侍讲如故。

开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杨嗣复、李珣继入辅政。夷行介特，素恶其所为，每上前议政，语侵嗣复，遂至往复。性不能堪，上表称足疾辞位；不许，诏中使就第宣劳。七月，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为邠宁节度使，皆嗣复拟议。因延英对，上问夷行曰：“昨除二镇，当否？”夷行对曰：“但出自圣心即当。”杨嗣复曰：“若出自圣心当，即人情皆惬。如事或过当，臣下安得无言？”帝曰：“诚如此，朕固无私也。”夷行曰：“自三数年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辔柄。”嗣复曰：“齐桓用管仲于仇虏，岂有太阿之虑乎？”上不悦。

仙韶院乐官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郑覃曰：“此小事，何足当衙论列！王府率是六品杂官，谓之清秩，与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复曰：“尝闻洵直幽，今当衙论一乐官，幽则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谏官当衙，只合论宰相得失，不合论乐官。然业已陈论，须与处置。今后乐人每七八年与转一官，不然，则加手力课三数人。”帝曰：“别与一官。”乃授光州长史，赐洵直绢百匹。夷行寻转门下侍郎。

上紫宸议政，因曰：“天宝中政事，实不甚佳。当时姚、宋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罢。”珣因言：“人君明哲，始终尤难。玄宗尝云：‘自即位已来，未尝杀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嗣复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失道？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复专权。

文宗用郭蘧为坊州刺史，右拾遗，宋祁论列，以为不可。既而蘧坐赃。帝谓宰相曰：“宋祁论事可嘉，祁授官来几时？”嗣复曰：“去年。”因曰：“谏官论事，陛下但记其姓名，稍加优奖。如不当，亦须令知。”夷行曰：“谏官论事，是其本职。若论一事即加一官，则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时，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议论太过，恩礼渐薄。寻罢知政事，守吏部尚书。

四年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华召入，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会昌三年十一月，检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

绛节度使。卒，赠司徒。

弟玄锡、夷实，皆进士擢第。玄锡又制策登科。

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本山东著姓。高祖敬玄，则天朝中书令，封赵国文宪公，自有传。祖守一，成都郫县令。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

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观察使李锜爱其才，辟为从事。绅以锜所为专恣，不受其书币；锜怒，将杀绅，遁而获免。锜诛，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遗。

岁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寻转右补阙。长庆元年三月，改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二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

俄而稹作相，寻为李逢吉教人告稹阴事；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章事，以绅为御史中丞，冀离内职，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知绅刚褊，必与韩愈忿争。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辞不逊，大喧物议，由是两罢之。愈改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天子待绅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祸，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劳，赐之玉带。绅对中使泣诉其事，言为逢吉所排，恋阙之情无已。及中谢日，面自陈诉，帝方省悟，乃改授户部侍郎。

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昼夜计画。会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及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与耆求荐，书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尝所密话言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问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搢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邓州司仓刘栖楚者，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而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之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

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而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进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贬制既行，百僚中书贺宰相，唯右拾遗吴思不贺。逢吉怒，改为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

绅之贬也，正人腹诽，无敢有言。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语在《处厚传》。天子亦稍开

悟。会禁中检寻旧书，得穆宗时封书一篋。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及宝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书节文，不欲绅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左降官与量移。韦处厚复上疏论之，语在《处厚传》。帝特追赦书，添节文云“左降官与量移”，绅方移为江州长史。再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检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九年，李训用事，李宗闵复相，与李训、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

开成元年，郑覃辅政，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六月，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毫汴颍观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诏书褒美。又于州置利润楼店。四年，就加检校兵部尚书。

武宗即位，加检校尚书左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知淮南节度大使事。会昌元年，入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书侍郎，累迁守右仆射、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二千户。四年，暴中风恙，足缓不任朝谒，拜章求罢。十一月，守仆射、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六年，卒。

绅始以文艺节操进用，受顾禁中。后为朋党所挤，滨于祸患。赖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终。歿后，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归洛阳；而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

初，会昌五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

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罢相，群怨方构，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

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进士登第，有史学，与刘轲并以史才直史馆。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赃贬潘州司户卒。

汝纳亦进士擢第，以季父赃罪，久之不调。会昌中，为河南府永宁县尉。初，武陵坐赃时，李德裕作相，贬之。故汝纳以不调挟怨，而附宗闵、嗣复之党，同作谤言。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铤鞫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儿女送澧州。

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覆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及汝纳进状，追元藻覆问。元藻既恨德裕，阴为崔铉、白敏中、令狐绹所利诱，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又云，颜悦实非百姓，此狱是郑亚首唱，元寿协李恪锻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详鞫。故德裕再贬，李回、郑亚等皆窜逐。吴汝纳、崔元藻为

崔、白、令狐所奖，数年并至显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祹之后。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庙讳。长庆初，进士擢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释褐滑台从事，扬州掌书记，得监察御史。入为京兆府户曹，转司录参军。登朝为左补阙、起居郎，尤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强干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无不理。授职方员外郎，判户部案，历吏部员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员外郎知台杂，赐绯。开成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赐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

会昌三年，刘稹据潞州，邀求旄钺，朝议不允，加兵问罪。武宗惧稹阴附河朔三镇，以沮王师，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镇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泽潞密迩王畿，不同河北，自艰难已来，唯魏、镇两藩，列圣皆许袭，而稹无功，欲效河朔故事，理即太悖。圣上但以山东三郡，境连魏、镇，用军便近，王师不欲轻出山东，请魏、镇两藩只收山东三郡。弘敬、元逵俯偻从命。幽州张仲武与太原刘沔攻回鹘。时两人不协，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帅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协之旨，仲武欣然释憾。乃移刘沔镇滑台，命仲武领太原军攻潞。贼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书侍郎，转门下，历户、吏二尚书。

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庙竟，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大中元年冬，坐与李德裕亲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再贬抚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绹罢相，入朝为兵部尚

书，复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卒，赠司徒，谥曰文懿。

李珣，字待价，赵郡人。父仲朝。珣进士擢第，又登书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遗。穆宗荒于酒色，才终易月之制，即与勋臣饮宴。珣与同列上疏论之曰：

臣闻人臣之节，本于忠尽，苟有所见，即宜上陈。况为陛下谏官，食陛下厚禄，岂敢腹诽巷议，辜负恩荣？臣等闻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诏追李光颜、李愬，欲于重阳节日，合宴群臣。倘诚有之，乃陛下念群臣，敷惠泽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执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今遵同轨之会，适去于中邦；告远夷之使，未复其来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宴内廷，事将未可。夫明王之举动，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纶。苟玷皇猷，徒章直谏，臣等是以昧死上闻。且光颜、李愬，久立忠劳，今方盛秋，务拓边境。如或召见，诏以谋猷，褒其宿勋，付以疆事，则与歌钟合宴，酒食邀欢，不得同年而语也。陛下自纘嗣以来，发号施令，无非孝理因心，形于诏敕，固以感动于人伦。更在敬慎威仪，保持圣德而已。

上虽不用其言，慰劳遣之。

长庆元年，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初税一百，增之五十，珣上疏论之曰：

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事，即宜蠲省。况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贞元元年中，不得不尔。今四海

镜清，八方砥平，厚敛于人，殊伤国体。其不可一也。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今增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民，先及贫弱。其不可二也。

且山泽之饶，出无定数，量斤论税，所冀售多。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未见阜财，徒闻敛怨。其不可三也。

臣不敢远征故事，直以目前所见陈之。伏望暂留聪明，稍垂念虑，特追成命，更赐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惩聚敛，外官押贯，旋有诏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臣忝谏司，不敢缄默。

时禁中造百尺楼，国计不充。王播希恩增税，奉帝嗜欲，疏奏不省。迁吏部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在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议郎进阶正议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罢，不许。

四年三月，文宗谓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珏对曰：“邦国安危，亦知人之身。当四体和平之时，长宜调适，以顺寒暄之节。如

恃安自忽，则疾患旋生。朝廷当无事之时，思省阙失而补之，则祸难不作矣。”

文宗以杜惊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对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是常僚，岂可自保？陛下常语臣云：‘窦易直劝我，宰相进拟，但五人留三人、两人，勾一人。渠即合劝我择宰相，不合劝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韦处厚作相，三日荐六度师，亦大可怪。”珏曰：“处厚淫于奉佛，不悟其是非也。”

其年五月，上谓宰臣曰：“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货，方镇进奉，即加恩泽。租赋出自百姓，更令贪吏剥削，聚货以希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敛，犹自不可。但轻赋节用可也。”珏又曰：“贞观中，房、杜、王、魏后告文皇，意只在此，请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终实难。”上曰：“朕心终不改也。”寻封赞皇男，食邑三百户。

武宗即位之年九月，与杨嗣复俱罢相，出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三年，长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铉、白敏中逐李德裕，征入朝为户部尚书。出为河阳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上柱国、赞皇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中七年卒，赠司空。

李固言，赵郡人。祖井，父现。固言，元和七年登进士甲科。大和初，累官至贺部郎中、知台杂。四年，李宗闵作相，用为给事中。五年，宋申锡为王守澄诬陷，固言与同列伏阁论之。将作监王堪修奉太庙弛慢，罚俸，仍改官为太子宾客。制出，固言封还曰：“东宫调护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罚之人处之。”改为均王傅。六年，迁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转尚书左丞，奉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八年，李德裕辅政，出为华州刺史。

其年十月，宗闵复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迁御史大夫。六月，宗闵得罪，固言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加崇文馆大学士。时李训、郑注用事，自欲窃辅相之权。宗闵既逐，外示公体，爰立固言，其实恶与宗闵朋党。九月，以兵部尚书出为兴元节度使。李训自代固言为平章事。训、注诛，文宗思其说正，开成元年四月，复召为平章事，判户部事。

二年，君臣上徽号，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请加徽号。朕思理道犹郁，实愧岳牧之请。如闻州郡甚有无政处？”固言曰：“人言邓州王堪衰老，隋州郑襄无政。”帝曰：“堪是贞元时御史，只有此一人。”郑覃曰：“臣以王堪旧人，举为刺史。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德宗时，班行多闲员，岂时乏才耶？”李石对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国无人？盖贞元中仕进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他所，此乃不叙进人才之过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奖用。随其称职与否升黜之。”上曰：“宰相荐人，莫计亲疏。窦易直作相，未

尝论用亲情。若己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举，亲亦何嫌？人鲜全才，但用其所长尔。”

寻进阶金紫，判户部事。其年十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杨嗣复。上表让门下侍郎，乃检校左仆射。会昌初入朝，历兵、户二部尚书。宣宗即位，累授检校司徒、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孙简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

史臣曰：陈、郑诸公，章疏议论，绰有端士之风。天子待以贤能，付之以鼎职。延英献纳，罕闻康济之谏；文陛敷扬，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倾夺，竞起爱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况昭献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有后、诵之上才，非桓、灵之失道，讵可不思己过，只务面欺。辅弼之宜，安可垂训？若俾韩非之言进矣，子辈安可逃乎？土运之衰，斯为魍魉，悲夫！

赞曰：爱而知恶，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铉。吠声济恶，结党专朝。谋身坏国。何名燮调？

卷一百七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 德 裕子烨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传。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从乡赋，不

喜科试。年才及冠，志业大成。贞元中，以父谴逐蛮方，随侍左右，不求仕进。元和初，以父再秉国钧，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诸府从事。十一年，张弘靖罢相，镇太原，辟为掌书记。由大理评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罢，从弘靖入朝，真拜监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学士。帝在东宫，素闻吉甫之名，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是月，召对思政殿，赐金紫之服。逾月，改屯田员外郎。

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贷，戚里诸亲，邪谋请谒；传导中人之旨，与权臣往来，德裕嫉之。长庆元年正月，上疏论之曰：“伏见国朝故事，驸马缘是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玄宗开元中，禁止尤切。访闻近日驸马辄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辈无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泄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为甚弊。其朝官素是杂流，则不妨来往。若职在清列，岂可知闻？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上然之。寻转考功郎中、知制诰。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初，吉甫在相位时，牛僧孺、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二人对诏，深诋时政之失，吉甫泣诉于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贬，事在《李宗闵传》。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而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

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

款密。而逢吉之党深恶之。其月，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其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复辅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阳入朝，乃密赂纤人，构成于方狱。六月，元稹、裴度俱罢相。稹出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绅与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

润州承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使竇易直倾府藏赏给，军旋浸骄，财用殫竭。德裕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贍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二年之后，赋輿复集。

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昭愍皇帝童年缙历，颇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盞子妆具二十事进内。德裕奏曰：

臣百生多幸，获遇昌期。受寄名藩，常忧旷职，孜孜夙夜，上报国恩。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臣伏准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贡之外，不令进献。此则陛下至圣至明，细微洞照，一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胜其弊。上弘俭约之德，下敷惻悯之心。万国群氓，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诏书，令访茅山真隐，将欲师处谦守约

之道，发务实去华之美。虽无人上塞丹诏，实率土已偃玄风，岂止微臣，独怀抃贺。

况进献之事，臣子常心，虽有敕文不许，亦合竭力上贡。唯臣当道，素号富饶，近年已来，比旧即异。贞元中，李錡任观察使日，职兼盐铁。百姓除随贯出榷酒钱外，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又访闻当时进奉，亦兼用盐铁羡余，贡献繁多，自后莫及。至薛苹任观察使时，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颇有余财，军用之间，实为优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诸州羡余，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钱五十万贯。每年支用，犹欠十三万贯不足，常须是事节俭，百计补填，经费之中，未免悬欠。至于綾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

去二月中奉宣令进蠶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今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则负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诛求，又累陛下慈俭之德。伏乞陛下览前件榷酤及诸州羡余之目，则知臣军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见臣奏论，必赐详悉，知臣竭爱君守事之节，尽纳忠罄直之心。伏乞圣慈，宣令宰臣商议，何以遣臣上不违宣索，下不阙军储，不困疲人，不敛物怨，前后诏敕，并可遵承。辄

冒宸严，不胜战汗之至。

时准赦不许进献。逾月之后，征贡之使，道路相继。故德裕因诉而讽之。事奏，不报。

又诏进可幅盘条縹绦一千匹，德裕又论曰：

臣昨缘宣索，已具军资岁计及近年物力闻奏，伏料圣慈，必垂省览。又奉诏旨，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縹绦一千匹。伏读诏书，倍增惶灼。

臣伏见太宗朝，台使至凉州，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大亮密表陈诚。太宗赐诏云：“使遣献之，遂不曲顺。”再三嘉叹，载在史书。又玄宗命中使于江南采鵪鹑诸鸟，汴州刺史倪若水陈论，玄宗亦赐诏嘉纳，其鸟即时皆放。又令皇甫询于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颋不奉诏书，辄自停织。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纳所陈。臣窃以鵪鹑、镂牙，至为微细，若水等尚以劳人损德，沥款效忠。当圣祖之朝，有臣如此，岂明王之代，独无其人？盖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纳。

又伏睹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无或弃吾谓不可教。其有违道伤理，徇欲怀安，面刺廷攻，无有隐讳。”则是陛下纳谏从善，道光祖宗，不尽忠规，过在臣下。况玄鹄天马，橐驼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昔汉文帝衣弋绨之衣，元帝罢轻纤之服，仁德慈俭，至今称之。伏乞陛下，近览太宗、玄宗之容纳，远思汉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臣当道物力所宜，更赐节减。则海隅苍生，无不受赐。臣不胜恳

切兢惶之至。

优诏报之。其繚绌罢进。

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

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

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敬宗荒僻日甚，游幸无恒；疏远贤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进言。海内忧危，虑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镇，倾心王室，遣使献《丹宸箴》六首，曰：“臣闻‘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此古之贤人所以笃于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亲者危，地远而意忠者忤。然臣窃念拔自先圣，偏荷宠光，若不爱君以忠，则是上负灵鉴。臣顷事先朝，属多阴沴，尝献《大明赋》以讽，颇蒙先朝嘉纳。臣今日尽节明主，亦由是心。昔张敞之守远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诚尽忠，不避尤悔。况臣尝学旧史，颇知箴讽，虽在疏远，犹思献替。谨献《丹宸箴》六首，仰尘睿鉴，伏积兢惶。”

其《宵衣箴》曰：“先王听政，昧爽以俟。鸡鸣既盈，日出而视。伯禹大圣，寸阴为贵。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姜后，独去簪珥。彤管记言，克念前志。”

其《正服箴》曰：“圣人作服，法象可观。虽在宴游，尚不怀安。汲黯庄色，能正不冠。杨阜毅然，亦讥纁纁。四时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难。”

其《罢献箴》曰：“汉文罢献，诏还驂耳。銮辂徐驱，焉用千里？厥后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简布则毁。道德为丽，慈仁为美。不过天道，斯为至理。”

其《纳谏箴》曰：“惟后纳谏，以求厥中。从善如流，乃能成功。汉骞流涕，举白浮钟。魏睿侈汰，凌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

其《辩邪箴》曰：“居上处深，在察微萌。虽有谗慝，不能蔽明。汉之有昭，德过周成。上书知伪，照奸得情。燕、盖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后，乃流淑声。”

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无遗虑。乱臣猖蹶，非可遽数。玄黄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飧，斯可诚惧。”

帝手诏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诸部，肃清全吴。化洽行春，风澄坐啸，眷言善政，想叹在怀。卿之宗门，累著声绩，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果能激爱君之诚，喻诗人之旨。在远而不忘忠告，讽上而常深虑微。博我以端躬，约予以循礼。三复规谏，累夕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弘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山川既遐，睽属何已，必当

克己，以副乃诚。”

德裕意在切谏，不欲斥言，托箴以尽意。《宵衣》，讽坐朝稀晚也；《正服》，讽服御乖异也；《罢献》，讽征求玩好也；《纳诲》，讽侮弃说言也；《辨邪》，讽信任群小也；《防微》，讽轻出游幸也。帝虽不能尽用其言，命学士韦处厚殷勤答诏，颇嘉纳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恋阙廷，因事寄情，望回圣奖。而逢吉当轴，枳棘其涂，竟不得内徙。

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顾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氓。昔吴时有圣水，宋、齐有圣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

敬宗为两街道士赵归真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以祠祷修福，以致长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进邪说。山人杜景先进状，请于江南求访异人。至浙西，言有隐士周息元，寿数百岁。帝即令高品、薛季棱往润州迎之。仍诏德裕给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还，献疏曰：

臣闻道之高者，莫如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昔轩黄问广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长久？对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必自清。无劳

子形，无摇子精，乃可长生。慎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又云：“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玄元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轩黄发谓天之叹，孔子兴犹龙之感。前圣于道，不其至乎？

伏惟文武大圣广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训，修轩黄之术；凝神闲馆，物色异人；将以覲冰雪之姿，屈顺风之请。恭惟圣感，必降真仙。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语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无出于此。臣所虑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为小术，炫耀邪僻，蔽欺聪明。如文成、五利，一无可验。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诏书，未敢以一人塞诏，实有所惧。

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又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甌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岂不以宗庙社稷之重，不可轻易！此事炳然载于国史。以臣微见，倘陛下睿虑精求，必致真隐，唯问保和之术，不求饵药之功，纵使必成黄金，止可充于玩好。则九庙灵鉴，必当慰悦；寰海兆庶，谁不欢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无任兢忧之至。

息元至京，帝馆之于山亭，问以道术。自言识张果、叶静能，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图之以进。息元山野常人，本无道学，言事诞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盗而殁，文宗放还江左。德裕深识守正，皆此类也。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大和三年八月，召为兵

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郑滑节度使。德裕为逢吉所摈，在浙西八年。虽远阙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荃，采朝论征之。到未旬时，又为宗闵所逐，中怀于悒，无以自申。赖郑覃侍讲禁中，时称其善；虽朋党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裴度于宗闵有恩。度征淮西时，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自后名位日进。至是恨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

西川承蛮寇剽虏之后，郭钊抚理无术，人不聊生。德裕乃复葺关防，缮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复归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险要，将妇人嫁于此州阍者。二十年后，妇人生二子成长。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其州遂陷。吐蕃得之，号曰“无忧城”。贞元中，韦皋镇蜀，经略西山八国，万计取之不获，至是悉怛谋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诈，遣人送锦袍金带与之，托云候取进止，悉怛谋乃尽率郡人归成都。德裕乃发兵镇守，因陈出攻之利害。时牛僧孺沮议，言新与吐蕃结盟，不宜败约，语在《僧孺传》。乃诏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赞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复修邛峡关，移

衢州于台登城以捍蛮。

德裕所历征镇，以政绩闻。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蜒。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痍之民，粗以完复。会监军王践言入朝知枢密，尝于上前言悉怛谋缚送以快戎心，绝归降之义，上颇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为兵部尚书。僧孺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进封赞皇伯，食邑七百户。六月，宗闵亦罢，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

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风恙，不能言者月余。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见百僚。宰臣退问安否，上叹医无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进郑注。初，注构宋申锡事，帝深恶之，欲令京兆尹杖杀之。至是以药稍效，始善遇之。守澄复进李训，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训谏官。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上曰：“人谁无过，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托，不忍负言。”德裕曰：“圣人有改过之义。训天性奸邪，无悛改之理。”上顾王涯曰：“商量别与一官。”遂授四门助教。制出，给事中郑肃、韩偓封之不下。王涯召肃面喻令下。俄而郑注亦自绛州至。训、注恶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复召宗闵于兴元，授中书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为兴元节度使。德裕中谢曰，自陈恋阙，不愿出藩，追敕守兵部尚书。宗闵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寻改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苏常杭润观察等使，代王璠。

德裕至镇，奉诏安排宫人杜仲阳于道观，与之供给。仲阳者，漳王养母，王得罪，放仲阳于润州故也。九年三月，左

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进状，论德裕在镇，厚赂仲阳，结托漳王，图为不轨。四月，帝于蓬莱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随、王璠、李汉、郑注等，面证其事。璠、汉加诬构结，语甚切至。路随奏曰：“德裕实不至此。诚如璠、汉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论稍息。寻授德裕太子宾客，分怀东都。其月，又贬袁州长史。路随坐证德裕，罢相，出镇浙西。其年七月，宗闵坐救杨虞卿，贬处州。李汉坐党宗闵，贬汾州。十一月，王璠与李训造乱伏诛，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为朋党所诬。明年三月，授德裕银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迁太子宾客。十一月，检校户部尚书，复浙西观察使。德裕凡三镇浙西，前后十余年。

开成二年五月，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闻德裕代己，乃以军府事交付副使张鹭，即时入朝。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得止四十万，半为张鹭支用讫。僧孺上章讼其事，诏德裕重检括，果如僧孺之数。德裕称初到镇疾病，为吏隐欺，请罚。诏释之。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绹、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上竟不问。四年四月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于淮南。九月，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镇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复相。今德裕镇淮南，复入相，一如父之年，亦为异事。

会昌元年，兼左仆射。开成末，回纥为黠戛斯所攻。战败，部族离散。乌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来。会昌二年二月，牙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粮，收复本国，权借天德军以安公主。时

天德军使田牟，请以沙陀、退浑诸部落兵击之。上意未决，下百僚商议，议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顷者国家艰难之际，回纥继立大功。今国破家亡，窜投无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穷来归，遽行杀伐，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也。不如聊济资粮，徐观其变。”宰相陈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资盗粮，非计也，不如击之便。”德裕曰：“田牟、韦仲平言沙陀、退浑并愿击贼，此缓急不可恃也。夫见利则进，遇敌则散，是杂虏之常态，必不肯为国家捍御边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与劲虏结仇，陷之必矣。不如以理恤之，俟其越轶，用兵为便。”帝以为然，许借米三万石。

俄而回纥宰相嗢没斯杀赤心宰相，以其众来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乌介势孤，而不与之米，其众饥乏，渐近振武保大栅、把头峰，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浑皆以其家保山险；云州张献节婴城自固。虏大纵掠，卒无拒者。上忧之，与宰臣计事。德裕曰：“把头峰北，便是沙碛，彼中野战，须用骑兵。若以步卒敌之，理难必胜。今乌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将出奇夺得公主，虏自败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处分代北诸军，固关防，以出奇形势授刘沔。沔令大将石雄急击可汗于杀胡山；败之，迎公主还宫，语在《石雄传》。寻进位司空。

三年二月，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师应援。德裕奏曰：

据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迤邐是国家州县，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于侧近

征发。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今回纥破灭，又不知的属黠戛斯否。纵令救得，便须却置都护，须以汉兵镇守。每处不下万人，万人从何征发？馈运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无事时贮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犹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谓纵令得之，实无用也。昔汉宣帝时，魏相请罢车师之田；汉元帝时，贾捐之请弃珠崖郡；国朝贤相狄仁杰亦请弃四镇，立斛瑟罗为可汗，又请弃安东，却立高氏。盖不欲贪外虚内，耗竭生灵。此三臣者，当自有之时，尚欲弃之，以肥中国，况隔越万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计，知国力不及，伪且许之，邀求中国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则将实费以换虚事，即是灭一回纥而又生之，恐计非便。

乃止。

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以城降，为牛僧孺所沮，终失维州，奏论之曰：

臣在先朝，出镇西蜀。其时吐蕃维州首领悉怛谋，虽是杂虏，久乐皇风，将彼坚城，降臣本道。臣寻差兵马，入据其城，飞章以闻，先帝惊叹。其时与臣不足者，望风嫉臣，遽献疑言，上罔宸听，以为与吐蕃盟约，不可背之，必恐将此为辞，侵犯郊境。诏臣还却此城，兼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复降中使，迫促送还。昔白起杀降，终于杜邮致祸；陈汤见徙，是为郅支报仇。感叹前事，愧心终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备台司，辄敢追论，伏希省察。

且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此州独存。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堊门，引兵夜入，因兹陷没，号曰“无忧”。因并力于西边，遂无虞于南路，凭凌近甸，宵旰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以此城为始，尽锐万旅，急攻累年。吐蕃爱惜既甚，遂遣舅论莽热来援。雉堞高峻，临冲难及于层霄；鸟迳屈盘，猛士多糜于礮石。莫展公输之巧，空擒莽热而还。

及南蛮负恩，扫地驱劫。臣初到西蜀，众心未安，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执臣信令，乃送款与臣。臣告以须俟奏闻，所冀探其情伪。其悉怛谋寻率一城之兵众，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继，空壁归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礼。南蛮在列，莫敢仰视。况西山八国，隔在此州，比带使名，都成虚语。诸羌久苦蕃中征役，愿作大国王人。自维州降后，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内属。其蕃界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阨，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里旧地。臣见莫大之利，乃为恢复之基。继具奏闻，请以酬赏。臣自与锦袍金带，顺俟诏书。且吐蕃维州未降已前一年，犹围鲁州。以此言之，岂守盟约？况臣未尝用兵攻取，彼自感化来降。又沮议之人，不知事实。犬戎迟钝，土旷人稀，每欲乘秋犯边，皆须数岁就食。臣得维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后，方应破胆，岂有虑其后怨，鼓此游词。

臣受降之时，指天为誓，宁忍将三百余人性命，弃

信偷安。累表上陈，乞垂矜赦。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体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呼天。将吏对臣，无不流涕。其部送者，使遭蕃帅讥诮，曰：“既已降彼，何须送来？”乃却将此降人，戮于汉界之上，恣行残害，用固携离。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臣闻楚灵诱杀蛮子，《春秋》明讥；周文外送邓叔，简册深鄙。况乎大国，负此异类，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未有此事。臣实痛悉，但谋举城受酷，由臣陷此无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赠。

帝意伤之，寻赐赠官。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军人以其侄稹擅总留后，三军请降旄钺。帝与宰臣议可否，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顷者李抱真成立此军，身歿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令李緘护丧归洛。洎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

开成初，于长子屯军，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刘稹管兵马。若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对曰：“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已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委镇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镇谕旨，赐魏镇诏书云：“卿勿为子孙之

谋，欲存辅车之势。”何弘敬、王元逵承诏，耸然从命。初议出兵，朝官上疏相继，请依从谏例，许之继袭，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师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贞元、大和之间，朝廷伐叛，诏诸道会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迟留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商量，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今请处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县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进讨，经年未拔泽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党遂离，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时王师方讨泽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节度使李石，推其都将杨弁为留后。武宗以贼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乱，心颇忧之。遣中使马元贯往太原宣谕，觐其所为。元贯受杨弁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还，奏曰：“杨弁兵马极多，自牙门列队至柳子，十五余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内无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间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贯曰：“晋人骁敢，尽可为兵，重赏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须财，昨横水兵乱，止为欠绢一匹。李石无处得，杨弁从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联甲，并在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贯词屈。德裕奏曰：“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降诏，令王逢起榆社军，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门入，会于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闻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

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

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以功兼守太尉，进封卫国公，三千户。五年，武宗上徽号后，累表乞骸，不许。德裕病月余，坚请解机务，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数月追还，复知政事。宣宗即位，罢相，出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憾，以身捍难，功流社稷。及昭肃弃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绹，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及德裕失势，抵掌戟手，同谋斥逐，而崔铉亦以会昌末罢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复荐铉在中书，乃相与掎摭构致，令其党人李咸者，讼德裕辅政时阴事。乃罢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时大中元年秋。寻再贬潮州司马。敏中等又令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状，讼李绅镇扬州时谬断刑狱。明年冬，又贬潮州司户。德裕既贬，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

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有刘三复者，长于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镇浙西，迄于淮甸，皆参佐宾筵。军政之余，与之吟咏终日。在长安私第，别构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诏令制置，而独处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无能预焉。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篠，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及从官藩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

而题寄歌诗，皆铭之于石。今有《花木记》、《歌诗篇录》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记述旧事，则有《次柳氏旧闻》、《御臣要略》、《伐叛志》、《献替录》行于世。

初贬潮州，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杂序数十篇，号曰《穷愁志》。其《论冥数》曰：

仲尼罕言命，不语神，非谓无也。欲人严三纲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贵于天命，委福祿于冥数。昔卫卜协于沙兵，为谥已久；秦塞属于临洮，名子不悟；朝歌未灭，而国流丹乌；白帝尚在，而汉断素蛇。皆兆发于先，而符应于后，不可以智测也。周、孔与天地合德，与神明合契，将来之数，无所遁情。而狼跋于周，凤衰于楚，岂亲戚之义，不可去也，人伦之教，不可废也。条侯之贵，邓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馁终，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时来，盗有名器者，谓祸福出于胸怀，荣枯生于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黄雀游于茂树，而挟弹者在其后也。

乙丑岁，予自荆楚，保厘东周，路出方城间，有隐者困于泥涂，不知其所如，谓方城长曰：“此官人居守后二年，南行万里。”则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谋。虽抱至冤，不为恨。予尝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记北门，管涔隐者谓予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须值少主。”予闻之，愕然变色，隐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问曰：“何为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宿缘。”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纘绪，召入禁苑。及为中丞，闽中隐者叩门请见，予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则代公者受惠。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时年三十六岁。经八稔，寻又仗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邳郡道士至。才升阶，未及命席，谓予曰：“公当为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之协，不差岁月。自宪阉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谪南荒，未尝有前知之士为予言之。岂祸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预闻。

其自序如此。斯论可以警夫躁竞者，故书于事末。

德裕三子。焘，检校祠部员外郎、汴宋毫观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贬象州立山尉。二子幼，从父歿于崖州。焘咸通初量移郴州郴县尉，卒于桂阳。子延古。

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后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罪其窃位，即太深文。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沦身瘴海，可为伤心。古所谓攫金都下，忽于市人，离娄不见于眉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赞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

成北阙，骨葬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

卷一百七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宪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
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
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煊 朱玫
王行瑜附

宪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宁、澧王恠、深王惊、洋王忻、绛王悟、建王恪、郾王憬、琼王悦、沔王恂、婺王悛、茂王曄、淄王协、衡王檐、澶王恠、棣王惲、彭王勣、信王曄、荣王恠。

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也。母曰纪美人。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邓王。四年闰三月，立为皇太子，改名宙，寻复今名。其年有司将行册礼，以孟夏、孟秋再卜日，临事皆以雨罢，至十月方行册礼。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废朝十三日。时敕国子司业裴蒨摄太常博士，西内勾当。蒨通习古今礼仪，尝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职，至改司业，方罢兼领。国典无皇太子薨礼，故又命蒨领之。废朝十三日，盖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谥曰惠昭。

澧王恠，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时吐突承璀

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议立储副，承璀独排群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上将册拜太子，诏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一意。群奏曰：“凡事已合当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上深纳之。及宪宗晏驾，承璀死，王亦薨于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发丧，废朝三日。长子汉，东阳郡王。次子源，安陆郡王。第三子演，临安郡王。

深王惊，本名察，宪宗第四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深王，改今名。长子潭，河内郡王。次子淑，吴兴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宪宗第五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为高密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太和二年薨。长子沛，大和八年，封颍川郡王。

绛王悟，本名寮，宪宗第六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绛王。七年，改今名。宝历二年冬遇害。长子洙，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审，宪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节度李师古卒，其弟师道擅领军务，以邀符节。朝廷方兴讨罚之师，不欲分兵两地，乃封审为建王。间一日，授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大都督，充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而以师道为节度留后。不出阁。七年，改今名。长庆元年薨。

郾王憬，长庆元年封，开成四年七月薨。长子溥，平阳郡王。

琼王悦，长庆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间郡王。

洸王恂，长庆元年封。长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悛，长庆元年封。长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长庆元年封。长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协，宪宗第十四子也。长庆元年封，开成元年薨。长子浣，太和八年八月封许昌郡王。第三子涣，冯翊郡王。

衡王憺，长庆元年封。长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忱，长庆元年封。长子汭，雁门郡王。

棣王惲，大中六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勣，大中三年封。

信王亶，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荣王愬，咸通三年封，广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怀懿太子湊、安王溶。

怀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宽和温雅，齐庄有度。长庆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权，深怒阉官，欲尽诛之，密令宰相宋申锡与外臣谋画其计。守澄门人郑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诛申锡。以漳王贤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卢革告变言：“十六宅宫市典宴敬则、朱训与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朱训与王师文言圣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结托，乃于师文处得银五铤、绢八百匹；又晏敬则于十六宅将出漳王吴绫汗衫一领、熟线绫一匹，以答申锡。”其事皆郑注凭虚结构，而擒朱训等于黄门狱，锻炼伪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诬构。谏官崔玄亮等阁中极谏，叩头出血，

请出申锡狱付外勘鞫。郑注辈恐其伪迹败露，乃请行贬黜。制曰：“王者教先入爱，义不遗亲。岂于同气之中，可致异词之间。如或慎修不至，诬误有闻，构为厉阶，犯我邦纪，未加殛窜，尚屈彝章。漳王凑手足之亲，盘石是固，居崇宠秩，列在戚藩。顷多克顺之心，亦有尚贤之志。而满盈生患，败覆是图，奸凶会同，谋议联及。污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骇予衷，再惊群听。尚以未具狱词，犹资审慎，建侯之命，姑务从宽。可降封巢县公。”制下，上令中使赍巢县官告，就十宅赐湊。言国法须此，尔宜宽勉。八年薨，赠封齐王。

郑注伏诛。帝思湊被陷而心伤之，开成三年正月制曰：

褒善饰终，王者常典。况我友于之爱，手足之亲，永言痛悼之怀，用锡元良之命。故齐王湊孕灵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于孩提，惠和洽于亲爱。将固磐石，遂分茅社。学探蚁术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书乐善，造次不失其清规；置醴尊师，风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考，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歼我同气。念周宣好爱之分，长恻莫追；览魏文荣乐之言，軫怀无已。由是稽诸前典，式殿追荣，特峻彝章，表恩泉坏。虽礼命之仪则尔，而天伦之恨何遽？遐想幽魂，宜膺宠数。可赠怀懿太子，有司择日册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杨贤妃，长庆元年封。大和八年，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初，敕安王、颖王，并以百官例，逐月给料钱。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时，杨嗣复以与贤妃宗家，欲立安王为嗣，故王受祸，嗣复贬官。

敬宗五子：悼怀太子普、梁王休复、襄王执中、纪王言扬、陈王成美。

悼怀太子普，敬宗长子也。母曰郭妃。实历元年，封晋王。大和二年薨，年五岁。上抚念之甚厚，册赠悼怀太子。

梁王休复。开成二年八月诏曰：“王者胙土画疆，封建子弟，所以承卫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废？况天付正性，夙奉至训，尊贤好善，体仁由礼，是可举建侯之命，膺分社之荣。亲亲贤贤，于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复、第三子执中、第四子言扬、第六子成美，皆气蕴中和，行推敬慎，游泳《坟》、《索》，佩服师言。宜开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复可封梁王，执中可封襄王，言扬可封纪王，成美可封陈王。宜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

襄王执中，与梁王同时受封。第三男㮮，乐平郡王。

纪王，与襄王同时受封。

陈王成美，与纪王言扬同时受封。开成四年十月，诏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尝不正国本而承天序，建储贰而主重离？朕以寡昧，祇荷丕图。虔恭寅畏，思固鸿业，慎择全懿，旷于旬时。而卿士献谋，龟筮告吉，以为少阳虚位，愿举盛仪。列圣垂休，俾合予志，选贤而立，式表无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陈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谦敬保和。裕端明之体度，尚《诗》、《书》之辞训，言皆中礼，行不违仁。是可以训考旧章，钦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回朱邸之荣，俾践青宫之重，可立为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自庄恪太子薨，将相大臣洎职言者，拜章面陈凡累月，上遂命立陈王。未行册礼，复降仍旧，其年殂。

于藩邸。第十九男俨，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庄恪太子永、蒋王宗俭。

庄恪太子永，文宗长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鲁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贤傅辅导之。时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问。元亮出于卒吏，不知书，一不能对。后宰相延英奏事，上从容曰：“鲁王质性可教，宜择贤士大夫为官属，不可复用和元亮之辈。”因以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鲁王傅；太常卿郑肃守本官，兼王府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马。其年十月，降诏册为皇太子。

上自即位，承敬宗盘游荒怠之后，恭俭惕慎，以安天下。以晋王谨愿，且欲建为储贰。未几，晋王薨，上哀悼甚，不复言东宫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庆悦。后以王起、陈夷行为侍读。

开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败度，不可教导，将议废黜。特开延英，召宰臣及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对。宰臣及众官以为储后年小，可俟改过，国本至重，愿宽宥。御史中丞狄兼谟上前雪涕以谏，词理恳切。翌日，翰林学士六人洎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上意稍解。

其日一更，太子归少阳院，以中人张克己、柏常心充少阳院使；如京使王少华、判官袁载和及品官、白身、内园小儿、官人等数十人，连坐至死及剥色、流窜。寻诏侍读窦宗直、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阳院。

其年薨，敕兵部尚书王起撰哀册文曰：

维大唐开成三年，岁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

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阳院。十七日辛丑，迁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师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平章事郑覃，副使中书侍郎、平章事杨嗣复，持节册谥曰庄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骊山之北原庄恪陵，礼也。玉琯岁穷，金壶漏尽，祖奠告彻，哀笳将引。庭灭燎而月寒，路摇旌而风紧。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铜楼已闭，银牒徒悬。方追思于对日，遽冥寞而宾天。典册具举，文物咸备。爰诏侍臣，显扬上嗣，其词曰：

皇矣帝绪，肇基绵古；种德尊道，宗文祖武。上圣开成，天下和平；储祉发祥，是生元良。覃讷之初，岐嶷用彰；蕴才游艺，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维城于东鲁，锡介珪于上国。辞荣朱邸，正位青宫；尊师重傅，养德含聪。畏驰道而不绝，问寝门而益恭。招贤警戒，齿胄谦冲；冀日跻于三善，奉天慈于九重。汉庄好学，既显于外；魏丕能文，方循于内。美不二于颜过，嘉得三于鲤退。焜耀甲观，铿锵瑜珮。方积善于为山，何反真而游岱。呜呼哀哉！

忧兢损寿，沉疴始遘；群望并走，百灵宜祐。吴客之问徒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东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则然，人由己而何有？呜呼哀哉！税驾乘华兮即宫夜台，凤笙长绝兮蜃辂徐来。后青宫而右出，历玄灞而左回；度凋林兮魂断，入旷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云带袂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见新庙之方开。呜呼哀哉！授经兮曷期，执紼兮增歎；九原作兮何嗟及，七

日还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无西园之盖飞；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宾客咸归。瑟彼玉简，阒于泉扉；用传信于文字，愿不昧于音徽。呜呼哀哉！

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故日加诬譖，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止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

蒋王宗俭，文宗第二子，开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开成五年封；益王岷、兖王岐、德王峰、昌王嵯，皆会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余并封王。

靖怀太子汉，会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册赠靖怀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卫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会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庆王沂，第四子也。会昌六年封，大中四十年薨。

濮王泽，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润，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怀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纳，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广王灏，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余并封王。

魏王份，咸通三年封。

凉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佖，咸通三年封。

咸王侃，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户。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升，光启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余并封王。

德王裕，昭宗长子也。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宁四年二月十四日册为皇太子。时驾在华州，韩建畏诸王主兵，诱防城卒张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杀建。建他日又造讹言云：诸王欲劫迁车驾，别幸藩镇。诸王惧，诣建自陈。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济王、韶王、通王、

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测事由。臣窃量事体，不合与诸王相见，兼恐久在臣所，于事非宜。忽然及门，意不可测。”又上疏抗请归十六宅。如是者数四，帝不允。建惧为诸王所图，乃以精甲数千围行宫，请诛定州护驾军都将李筠。帝惧甚，诏斩筠于大云桥。其三都军士，寻放还本道。殿后都，亦与三都元绕行宫扈跸。至昌，并急诏散之。罢诸王兵柄。建虑上不悦，乃上表请立德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还，诏与通王已下八王并赐死于石堤谷。

光化末，枢密使刘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于东门，册裕为帝。及天复初诛季述、仲先，与寺人藏于右军。群臣请杀之，昭宗曰：“太子冲幼，为贼辈所立。”依旧令归少阳院。及朱全忠自凤翔迎驾还京，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渐盛，常恶之。谓崔胤曰：“德王曾窃居宝位，天下知之。大义灭亲，何得久留？是教后代以不孝也。请公密后。”胤然之，昭宗不纳。他日言于全忠，全忠曰：“此国家大事，臣安敢窃议？乃崔胤卖臣也。”寻以哀帝为天下兵马元帅。

后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须令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玄晖具报全忠，由是转恚。昭宗遇弑之日，蒋玄晖于西内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投尸九曲池。

棣王珣。乾宁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禔、沂王禕、遂王祹，并与棣王同时封册。

景王秘，乾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与景王同时封册。

雅王禎、琼王祥，并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襄王煊，性柔善，无他能。光启二年春，车驾在宝鸡，西军逼请幸岐陇；帝以数十骑自大散关幸兴元。时煊有疾，不能从，因为朱玫所挟至凤翔。有台省官从行未及者仅百人。四月，玫乃与宰相萧遘、裴澈率群僚册煊为监国。煊以郑昌图判度支，而盐铁、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废置相公”。五月，煊遣伪户部侍郎柳陟等十余人，分谕关东、河北诸道，纳伪命者甚众。十月，朱玫率萧遘等册煊为帝，改元曰永贞，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初，河中王重荣表率东诸侯进贡，唯蔡贼与太原不顺。秦宗权自僭号，太原不协于朱玫故也。及王行瑜杀朱玫，煊奔至渭上，王重荣使人迎之，煊与伪百官泣别，谓曰：“朕见重荣，当令与卿等各备所服以接卿。”杀朱玫之翌日，煊为鄜州乱军所杀，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煊四月监国，至十二月死，凡在伪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从边，以功历郡守。乾符末，领邠宁节制。中和中，收复京师，与太原李克用、东方达同制加使相。光启元年冬，受诏招讨河中，军败。以军容使田令孜失策，时诸军皆怒，乃徇人情，表请诛令孜。令孜与杨复恭挟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虜嗣襄王煊，与萧遘等同立为帝，大行封拜，以啖诸侯；而天下之人，归者十五六焉。与李昌符始谋册立，及后，玫自称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复密结枢密使杨复恭，人心乃离。

时行在出令，有能斩朱玫首者，则授以邠帅。贼将王行瑜以大唐峰不利，退保凤州。终虑得罪，与腹心密谋，径入京师。时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见。玫犹责以擅还，

行瑜曰：“我要代尔领邠州节制，何复多言？”遂斩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隶本军，事朱玫为偏将，平巢寇有功。光启二年，玫册嗣襄王煊为伪帝，授天平军节度使。领兵守大散关，攻大唐峰，为李鋋所败，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阙下，斩之，因授邠州节度使。后平杨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书令。景福中，逼朝廷加尚书令。宰臣韦昭度密奏不可。会韩建、李茂贞称兵入觐，欲行废立。不果，乃请杀昭度与李璣。是岁，又遣弟行约攻河中；河中引太原军至，由是大败。行约、行实劫驾不获，遂归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园，王师围急。行实、行约先败，次保龙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宁二年十一月，挈族至庆州，为部下所杀。

史臣曰：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文守好古睦亲，至敦友悌。悔前非于齐奏，褒以储闈；付后事于陈王，归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对食琼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尽棣华之义；近朝盛美，可洽风谣。昭肃惑谗，毒流安邸。虽览大臣之议，欲使磐维；竟无出阁之仪，终身幽枉。《谷风》之怨，可为伤心。大中、咸通已来，宝图世及。犬牙鳞趾，虽不迨于姬周；豆什布谣，未甚悲于宗籍。于姬不足，比魏有余。

赞曰：周封子弟，运祚绵长。管、蔡剿绝，鲁、魏克昌。诛叛赏顺，王者大纲。法不私亲，棣萼其芳。

卷一百七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闵 杨嗣复子授 损 技 拭 勃 杨虞卿
 弟汉公 从兄汝士 汝士弟鲁士 汝士子知温
 知远 知权附 马植 李让夷 魏谟 周墀
 崔龟从 郑肃 卢商

李宗闵，字损之，宗室郑王元懿之后。祖自仙，楚州别驾。父翱，宗正卿，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翱兄夷简，元和中宰相。宗闵，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

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讪。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吴元济，奏宗闵为彰义军观

察判官。贼平，迁驾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时翽自宗正卿出刺华州，父子同时承恩制，人士荣之。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复入为中书舍人。三年冬，权知礼部侍郎。四年，贡举事毕，权知兵部侍郎。宝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忧免。大和二年，起为吏部侍郎，赐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累转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罢宗闵知政事，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宗闵为吏部侍郎时，因驸马都尉沈亚之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杨承和，二人数称之于上前，故获征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悦，而郑注、李训深恶之。文宗乃复召宗闵于兴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闵为兴元尹。既再得权位，辅之以训、注，尤恣所欲，进封襄武侯，食邑千户。

九年六月，京兆尹杨虞卿得罪，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翌日，贬明州刺史，寻再贬处州长史。七月，郑注发沈亚之、宋若宪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亚之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

贬宗闵潮州司户。时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贬逐无虚日，中外震骇，连月阴晦，人情不安。九月诏曰：

朕承天缙历，烛理不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或台辅乖弼违之道，而具僚扇朋附之风；翕然相从，实敦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成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戾之气，堙郁和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匡飭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亲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黜远之外，一切不问。各安职业，勿复为嫌。

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宗闵虽骤放黜，竟免李训之祸。

开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马。三年，杨嗣复辅政，与宗闵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郑覃沮议，乃托中人密讽于上。上以嗣复故，因紫宸对，谓宰相曰：“宗闵在外四五年，宜别授一官。”郑覃曰：“陛下怜其地远，宜移近内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奸邪。陛下若欲用宗闵，臣请先退。”陈夷行曰：“比者，宗闵得罪，以朋党之故，恕死为幸。宝历初，李续之、张又新、苏景胤等，朋比奸险，几倾朝廷，时号‘八关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续之居丧服闋，不可不与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兴议论，非为续之辈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数纤人？”嗣复曰：

“事贵得中，不可但徇憎爱。”上曰：“与一郡可也。”郑覃曰：“与郡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夷行曰：“宗闵养成郑注之恶，几覆邦家，国之巨蠹也。”嗣复曰：“比者，陛下欲加郑注官，宗闵不肯，陛下亦当记忆。”覃曰：“嗣复党庇宗闵。臣观宗闵之恶，甚于李林甫。”嗣复曰：“覃语大过。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妒贤害能，破人家族。宗闵在位，固无此事。况大和末，宗闵、德裕同时得罪。二年之间，德裕再领重镇，而宗闵未离贬所。陛下惩恶劝善，进退之理宜均，非臣独敢党庇。昨殷侑与韩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赃，未可其奏；郑覃托臣云‘幸且勿论。’孰为党庇？”翌日，以宗闵为杭州刺史。四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郑覃、陈夷行罢相，嗣复方再拔用宗闵知政事，俄而文宗崩。

会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复、李珣皆窜岭表。三年，刘稹据泽潞叛。德裕以宗闵素与刘从谏厚，上党近东都，宗闵分司非便，出为封州刺史。又发其旧事，贬郴州司马，卒于贬所。

子琨、瓚，大中朝皆进士擢第。令狐绹作相，特加奖拔。瓚自员外郎知制诰，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绹罢相，出为桂管观察使。御军无政，为卒所逐，贬死。

自天宝艰难之后，宗室子弟，贤而立功者，唯郑王、曹王子孙耳。夷简再从季父汾国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简诸弟夷亮、夷则、夷范，皆登进士第。宗闵弟宗冉。宗冉子深、汤。汤累官至给事中，咸通中践更台阁，知名于时。

杨嗣复，字继之，仆射于陵子也。初，于陵十九登进十

第，二十再登博学宏词科，谓补润州句容尉。浙西观察使韩滉有知人之鉴，见之甚悦。滉有爱女，方择佳婿，谓其妻柳氏曰：“吾阅人多矣，无如杨生贵而有寿，生子必为宰相。”于陵秩满，寓居扬州而生嗣复。后滉见之，抚其首曰：“名位果逾于父，杨门之庆也。”因字曰庆门。

嗣复七八岁时已能秉笔为文。年二十，进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学宏词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迁右拾遗，直史馆。以嗣复深于礼学，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迁至刑部员外郎。郑余庆为详定礼仪使，奏为判官，改礼部员外郎。时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上言与父同省非便，请换他官。诏曰：“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之限。如官署同，职司异，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再迁兵部郎中。长庆元年十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荐拔大用，又以于陵为东都留守。未历相位，乃令嗣复权知礼部侍郎。宝历年元二月，选贡士六十八人，后多至达官。文宗即位，拜户部侍郎。以父于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恳辞侍养，不之许。大和四年，丁父忧免。七年三月，起为尚书左丞。其年宗闵罢相，德裕辅政。七月，以嗣复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九年，宗闵复知政事。三月，以嗣复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等使。

开成二年十月，入为户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三

年正月，与同列李珣并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进阶金紫，弘农伯，食邑七百户。上以币轻钱重，问盐铁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复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铜，未可变法。法变扰人，终亦未罢去弊。”李珣曰：“禁铜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严，不如无令。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所以禁铜之令，不得不严。”

八月，紫宸奏事，曰：“圣人在上，野无遗贤。陆洿上疏论兵，虽不中时事，意亦可奖。闲居苏州累年，宜与一官。”李珣曰：“士子趋竞者多，若奖陆洿，贪夫知劝矣。昨窦洵直论事，陛下赏之以币帛，况与陆洿官耶？”帝曰：“洵直奖其直心，不言事之当否。”郑覃曰：“若苞藏则不可知。”嗣复曰：“臣深知洵直无邪恶，所奏陆洿官，尚未奉圣旨。”郑覃曰：“陛下须防朋党。”嗣复曰：“郑覃疑臣朋党，乞陛下放臣归去。”因拜乞罢免。李珣曰：“比来朋党，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党生。”帝曰：“此辈凋丧向尽。”覃曰：“杨汉公、张又新、李续之即今尚在。”珣曰：“今有边事论奏。”覃曰：“论边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恶则珣不如臣。”嗣复曰：“臣闻左右佩剑，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郑覃指谁为朋党。”因当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龙之道，唯以朋党见讥，必乞陛下罢臣鼎职。”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复，恶覃言切。

帝延英谓宰臣曰：“人传符谶之语，自何而来？”嗣复对曰：“汉光武好以谶书决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

说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论》所引，盖矫意以止贼乱，非所重也。”李珣曰：“丧乱之时，佐命者务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当时还得力否？”嗣复曰：“天后重行刑辟，轻用官爵，皆自图之计耳。凡用人之道，历试方见其能否。当艰难之时，或须拔擢，无事之日，不如且循资级。古人拔卒为将，非治平之时，盖不获已而用之也。”上又问新修《开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复曰：“臣等未见。陛下若欲遗之子孙，则请宣付臣等，参详可否。玄宗或好游畋，或好声色，与贞观之政不同，故取舍须当，方堪流传。”

四年五月，上问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记录监修？李珣曰：“是臣职司。”陈夷行曰：“宰相所录，必当自伐，圣德即将掩之。臣所以频言，不欲威权在下。”珣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卖威权、货刑赏者。不然，何自为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渐不如前。”嗣复曰：“元年、二年是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珣同之。臣蒙圣慈擢处相位，不能悉心奉职。郑覃云‘三年之后，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纵不诛夷，臣合自求泯灭。”因叩头曰：“臣今日便辞玉阶，不敢更入中书。”即趋去。上令中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谢曰：“臣性愚拙，言无顾虑。近日事亦渐好，未免些些不公，亦无甚处。臣亦不独斥嗣复，遽何至此。所为若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为中书侍郎。时政善否，其责在臣。陛下月费俸钱数十万，时新珍异，必先赐与，盖欲辅佐圣明，臻

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圣德。伏请别命贤能，许臣休退。”上曰：“郑覃之言偶然耳，奚执咎耶？”嗣复数日不入，上表请罢。帝方委用，乃罢郑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归嗣复，进加门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

先是，以敬宗子陈王为皇太子。中尉仇士良违遗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执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辅政。九月，出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明年，诛枢密薛季稜、刘弘逸。中人言：“二人顷附嗣复、李珣，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杀嗣复与珣。宰相崔郸、崔珙等亟请开延英，因极言国朝故事，大臣非恶逆显著，未有诛戮者，愿陛下复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缵嗣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珣、季稜志在扶册陈王，嗣复、弘逸志在树立安王。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嗣复欲立安王，全是希杨妃意旨。嗣复尝与妃书云：‘姑姑何不教则天临朝？’”珙等曰：“此事暧昧，真虚难辨。”帝曰：“杨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余，此时通导意旨。朕细问内人，情状皎然，我不欲宣出于外。向使安王得志，我岂有今日？然为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贬嗣复潮州刺史。

宣宗即位，征拜吏部尚书。大中二年，自潮阳还，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时年六十六。赠左仆射，谥曰孝穆。

子损、授、技、拭、扈，而授最贤。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进士擢第，释褐从事诸侯府，入为鄆县尉、集贤校理。历监察御史、殿中，分务东台。再迁司勋员外郎、洛阳令、兵部员外郎。李福为东都留守，奏充

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出为河南尹。卢携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黄巢犯京师，僖宗幸蜀，征拜户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书监分司。车驾还，拜兵部侍郎。宰相有报怨者，改左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又转太子宾客。从昭宗在华下，改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卒，赠左仆射。

子熈，字公隐，进士及第，再迁左拾遗。昭宗初即位，喜游宴，不恤时事，熈上疏极谏，帝面赐绯袍象笏。崔安潜出镇青州，辟为支使。不至镇，改太常博士。历主客、户部二员外郎。关中乱，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师，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终谏议大夫。

损，字子默，以荫受官，为蓝田尉。三迁京兆府司录参军，入为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与宰相路岩第相接。岩以地狭，欲易损马廐广之，遣人致意。时损伯叔昆仲在朝者十余人，相与议曰：“家门损益恃时相，何可拒之？”损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旧业，安可以奉权臣？穷达，命也。”岩不悦。会差制使鞠狱黔中，乃遣损使焉。逾年而还，改户部员外郎、洛阳县令。入为吏部员外，出为绛州刺史。路岩罢相，征拜给事中，迁京兆尹。卢携作相，有宿憾，复拜给事中，出为陕虢观察使。时军乱，逐前使崔莒。损至，尽诛其乱首。逾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节度使。又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未赴郢，复留青州，卒于镇。

技进士及第，位至中书舍人。

拭官终考功员外郎。擢终兵部郎中。拭、擢并进士擢第。

杨虞卿，字师皋，虢州弘农人。祖燕客。父宁，贞元中为长安尉。少有栖遁之志，以处士征入朝。有口辩，优游公卿间。窦参尤重之，会参贬，仕进不达而卒。

虞卿，元和五年进士擢第，又应博学宏辞科。元和末，累官至监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盘游无节，虞卿上疏谏曰：

臣闻鸇乌遭害则仁鸟逝，诽谤不诛则良言进。况诏旨勉谕，许陈愚诚，故臣不敢避诛，以献狂瞽。

窃闻尧、舜受命，以天下为忧，不闻以位为乐。况北虏犹梗，西戎未宾，两河之疮痍未平，五岭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尽在，朝廷之制度莫修，边储屡空，国用犹屈。固未可以高枕无虞也。

陛下初临万宇，有忧天下之志。宜日延辅臣公卿百执事，凝旒而问，造膝以求，使四方内外，有所观焉。自听政已来，六十日矣，八开延英，独三数大臣仰龙颜，承圣问。其余侍从诏诰之臣，偕入而齐出，何足以闻政事哉！谏臣盈廷，忠言未闻于圣听，臣实羞之。盖由主恩尚疏，而众正之路未启也。

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见论道，赐与从容，则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备闻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时得顷刻侍坐，天威不远，鞠躬陨越，随旨上下，无能往来。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虽历践清地，曾未祇奉天睴，以承下问，郁塞正路，偷安幸门。况陛下神圣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顾问，惠其气色，使支体相辅，君臣喻明。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

理于臣辈，自然上下孜孜相问，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闻过失、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虑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为圣帝明王。

小臣疏贱，岂宜及此，独不忍冒荣偷禄，以负圣朝。

惟陛下图之。

帝深奖其言。寻令奉使西北边，犒赏戍卒，迁侍御史，再转礼部员外郎、史馆修撰。长庆四年八月，改吏部员外郎。

大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资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资等移御史台鞠劾。资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厅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乃诏给事中严休复、中书舍人高铢、左丞韦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温亮逃窜。资等既伏诛，虞卿以检下无术，停见任。

及李宗闵、牛僧孺辅政，起为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谏议大夫，充弘文馆学士，判院事。六年，转给事中。七年，宗闵罢相，李德裕知政事，出为常州刺史。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八年，宗闵复入相，寻召为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汹汹。上闻之不悦，郑注颇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党，乃奏曰：“臣昨穷问其由，此语出于京兆尹从人，因此扇于都下。”

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狱。虞卿弟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自系，挝鼓诉冤，诏虞卿归私第。翌日，贬虔州司马，再贬虔州司户，卒于贬所。

子知进、知退、堪，弟汉公，皆登进士第。知退历都官、户部二郎中；堪库部、吏部二员外郎。

汉公，大和八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释褐为李绛兴元从事。绛遇害，汉公遁而获免。累迁户部郎中、史馆修撰。大和七年，迁司封郎中。

汉公子范、筹，皆登进士第，累辟使府。

虞卿从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累辟使府。长庆元年为右补阙。坐弟殷士贡举覆落，贬开江令。入为户部员外，再迁职方郎中。太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诰。时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待汝士厚。寻正拜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为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为户部侍郎。开成元年七月，转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宗人嗣复镇西川，兄弟对居节制，时人荣之。四年九月，入为吏部侍郎，位至尚书，卒。

子知温、知远、知权，皆登进士第。

知温累官至礼部郎中、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转左丞。出为河南尹、陕虢观察使。迁检校兵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知温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诰。坐故府刘瞻罢相，贬官。知至亦贬琼州司马。入为谏议大夫，累迁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温、知至皆位至列曹尚书。

汝士弟鲁士。鲁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长庆元年，进士擢第，其年诏翰林覆试。殷士与郑朗等覆落，因改名鲁士。复登制科，位不达而卒。

初汝士中第，有时名，遂历清贯。其年诸子皆至正卿，郁为昌族。所居静恭里，知温兄弟，并列门戟。咸通中，昆仲子孙，在朝行方镇者十余人。

马植，扶风人。父曛。植，元和十四年进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释褐寿州团练副使。得秘书省校书郎，三迁饶州刺史。开成初，迁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安南招讨使。

植文雅之余，长于吏术。三年，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约之以信诚，晓之以逆顺。今诸首领，总发忠言，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从之。又奏陆州界废珠池复生珠。以能政，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加中散大夫，转黔中观察使。会昌中，入为大理卿。

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久在边远，及还朝，不获显官，必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与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禄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户部侍郎，领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敏中罢相，植亦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数年，出为许州刺史、检校刑部尚书、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大中末，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镇。

李让夷，字达心，陇西人。祖悦，父应规。让夷，元和十四年擢进士第，释褐诸侯府。太和初入朝，为左拾遗，召充翰林学士，转左补阙。三年，迁职方员外郎、左司郎中，充职。九年，拜谏议大夫。

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时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请罢官。宰臣李石奏阙官，上曰：“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尝兼此官，卿可尽言今谏议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让夷、冯定、孙简、萧俶。帝曰：“让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张次宗。郑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赤墀下秉笔记注，为千古法，不可用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其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书舍人。以郑覃此言，深为李珣、杨嗣复所恶，终文宗世，官不达。

及德裕秉政，骤加拔擢，历工、户二侍郎，转左丞。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罢相，以太子宾客分司卒。

魏谟，字申之，钜鹿人。五代祖文贞公征，贞观朝名相。曾祖殷，汝阳令。祖明，亦为县令。父冯，献陵台令。谟，大和七年登进士第。杨汝士牧同州，辟为防御判官，得秘书省校书郎。汝士入朝，荐为右拾遗。文宗以谟魏徵之裔，颇奇待之。

前邕管经略使董昌龄枉杀录事参军衡方厚，坐贬滁州司户。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谟上疏论之曰：“王者施涣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杀人无赦。昌龄比者录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宠光，恣其狂暴，无辜专杀，事迹显彰。妻孥衔冤，万

里披诉。及按鞠伏罪，贷以微生，中外议论，以为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则杀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案宪章，有乘至理。”疏奏，乃改为洪州别驾。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训诛，有女没人掖廷。谏曰：

臣闻治国家者，先资于德义；德义不修，家邦必坏。故王者以德服人，以义使人。服使之术，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于孜孜。夫一失百亏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恶而为之，勿以小善而不为。”斯则惧於渐也！臣又闻，君如日焉，显晦之微，人皆瞻仰；照临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贵闻其过也。陛下即位以来，诞敷文德，不悦声色，出后宫之怨妇，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尝采择。自数月已来，天睠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庄宅司收市，亹亹有闻。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宗姓不异，宠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亏一簣。陛下九重之内，不得闻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议，实伤理道之本，未免尘秽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为。谚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鉴不惑；崇千载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还，则大正人伦之风，深弘王者之体。

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迁谏右补阙。诏曰：“昔乃先祖贞观中谏书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妓也；恤髻髻之宗女，

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谟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帝谓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谟，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矣。”

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扬府司马。宰臣奏曰：“扬府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对，亟称朝霞之善。谟闻之，累疏陈论，乃改授润州司马。荆南监军使吕令琮从人，擅入江陵县，毁骂县令韩忠，观察使韦长申状与枢密使诉之。谟上疏曰：“伏以州县侵屈，只合上闻。中外关连，须存旧制。韦长任膺廉使，体合精详，公事都不奏闻，私情擅为逾越。况事无巨细，不可将迎。县令官业有乖，便宜理罪；监军职司侵越，即合闻天。或以虑烦圣听，何不但申门下？今则首紊常典，理合纠绳。伏望圣慈，速加惩戒！”疏奏不出，时论惜之。

三年，转起居舍人。紫宸中谢，帝谓之曰：“以卿论事忠切，有文贞之风，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谓之曰：“卿家有何旧书诏？”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见存。”上令进来。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郑覃不会我意，此即《甘棠》之义，非在笏而已。”谟将退，又召诫之曰：“事有不当，即须奏论。”谟曰：“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居史职，职在记言，臣不敢辄逾职分。”帝曰：“凡两省官并合论事，勿拘此言。”寻以本官直弘文馆。

四年，拜谏议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馆事。紫宸入阁，遣中使取谟起居注，欲视之。谟执奏曰：“自古置史官，书事以明鉴诫。陛下但为善事，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忤，臣纵不书，天下之人书之。臣以陛下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尝取观之。”谟曰：“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乃止。

谟初立朝，为李固言、李珣、杨嗣复所引，数年之内，至谏议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谟坐杨、李之党，出为汾州刺史。杨、李贬官，谟亦贬信州长史。宣宗即位，白敏中当国，量移郢州刺史，寻换商州。二年，内征为给事中，迁御史中丞。谢曰，面赐金紫之服。弹驸马都尉杜中立赃罪，贵戚惮之。兼户部侍郎，判本司事。谟奏曰：“御史台纪纲之地，不宜与泉货吏杂处，乞罢中司，专综户部公事。”从之。

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谢曰，奏曰：“臣无夔、契之才，骤叨夔、契之任，将何以仰报鸿私？今边戍粗安，海内宁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东宫，俾正人传导，以存副贰之重。”因泣下。上感而听之。

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储贰，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献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谟作相之日，率先启奏，人士重之。寻兼集贤大学士。詹毗国献象，谟以其性不安中土，请还其使，从之。太原节度使李业杀降虏，北边大扰。业有所恃，人不敢非。谟即奏其事，乃移业滑州。加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贬官，而庆无罪。谟引法律论之，竟杖杀庆。

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讽、右补阙卢告、膳部员外郎牛丛，皆颁赐锦彩、银器，序迁职秩。谟转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征拜吏部尚书。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时年六十六，赠司徒。

谟仪容魁伟，言论切直，与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规讽，唯谟说言无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谟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重之。”然竟以语辞太刚，为令狐綯所忌，罢之。

谟尝钞撮子书要言，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

子潜、滂。潜登进士第。潜子敖，韦琮甥。后琮为相，潜历显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颀，父霈。墀，长庆二年擢进士第，太和末，累迁至起居郎。墀能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补集贤学士，转考功员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开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三年，迁职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武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观察使。会昌六年十一月，迁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大中初，检校礼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上柱国、汝南男，食邑三百户。入朝为兵部侍郎、

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累迁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监修国史，兼刑部尚书。罢相，检校刑部尚书、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未行，追制改检校右仆射，加食邑五百户。历方镇卒。

崔龟从，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诚，官微。龟从，元和十二年擢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及书判拔萃二科，释褐拜右拾遗。大和二年，改太常博士。

龟从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时飨宗庙于敬宗室，祝板称皇帝孝弟。龟从议曰：“臣审祥孝字，载考礼文，义本主於子孙，理难施於兄弟。按《礼记》卜虞之文，子孙曰哀，兄弟曰某。然则虞之称哀，与祭之称孝，其义一也。于祖称则理宜称孝，於伯仲则止可称名。又东晋温峤议宗庙祝辞，於孝字非子者则不称，傍亲直言敢告。当时朝议，咸以为宜。今臣上考礼经，无兄弟称孝之义；下征晋史，有不称傍亲之文。臣谓飨敬宗庙，宜去孝弟两字。”

又以祀九宫坛，旧是大祠。龟从议曰：“九宫贵神，经典不载。天宝中，术士奏请，遂立祠坛。事出一时，礼同郊祀。臣详其图法，皆主星名，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祠，岂容九宫独越常礼，备列王事，诚誓百官？尊卑乖仪，莫甚于此。若以尝在祀典，不可废除，臣请降为中祠。”制从之。

龟从又以大臣薨谢，不于闻哀日辍朝，奏议曰：“伏以废朝軫悼，义重君臣，所贵及哀，尤宜示信。自顷已来，辍朝非奏报之时，备礼於数日外。虽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

远征古书，请引国朝故事：贞观中任瑰卒，有司对仗奏阙闻，太宗责其乖礼；岑文本既歿，其夕为罢警严；张公谨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闵悼之意，不宜过时。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机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如此，则由衷之信，载感于幽明；称情之文，无亏于典礼。”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辍朝。有未经亲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后，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礼者，余请不在辍朝之限。”从之。

累转考功郎中、史馆修撰。九年，转司勋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开成初，出为华州刺史。三年三月，人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权判吏部尚书铨事。大中四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书。五年七月，撰成《续唐历》三十卷，上之。六年，罢相，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累历方镇卒。

郑肃，荥阳人。祖烈，父阅，世儒家。肃苦心力学。元和三年，擢进士第，又以书判拔萃，历佐使府。大和初，入朝为尚书郎。六年，转太常少卿。肃能为古文，长于经学，左丘明、《三礼》、仪注疑议，博士以下必就肃决之。

时鲁王永有宠，文宗择名儒为其府属，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以肃本官兼长史，由是知名。明年，鲁王为太子，肃加给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寻改尚书右丞，权判吏部西铨事。开成初，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肃尝

侍太子，言论典正，复令兼太子宾客，为东宫授经。既而太子失宠，上不悦，有废斥意。肃因召见，深陈邦国大本、君臣父子之义。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杨妃故得罪。乃以肃检校礼部尚书，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观察等使。会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无罪，尽诛陷永之党。朝议称肃忠正，有大臣之节。召拜太常卿，累迁户部、兵部尚书。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门下二侍郎，监修国史，兼尚书右仆射。素与李德裕亲厚。宣宗即位，德裕罢知政事，肃亦罢相，复为河中节度使。以疾辞，拜太子太保，卒。

子洎，咸通中累官尚书郎，出为刺史。洎子仁规、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

仁规累迁拾遣、补阙、尚书郎、湖州刺史、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卒。

仁表擢第后，从杜审权、赵鹭为华州、河中掌书记，入为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称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刘邺少时，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邺为宰相，仁表竟贬死南荒。

卢商，字为臣，范阳人。祖昂，沔州刺史。父广，河南县尉。商，元和四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登科。少孤贫力学，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范傅式廉察宣歙，辟为从事。王播、段文昌相继镇西蜀，商皆佐职为记室，累改礼部员外郎。入朝为工部员外郎、河南县令，历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太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权大理卿事。

开成初，出为苏州刺史。中谢日，赐金紫之服。

初，郡人苦盐法太烦，奸吏侵渔。商至，籍见户，量所要自售，无定额。苏人便之，岁课增倍。宰相领盐铁，以其绩上，迁润州刺史、浙西团练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转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党，飞挽越太行者，环地六七镇，以商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供军使，军用无阙。逆稂荡平，加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

宣宗即位，入为兵部侍郎。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加兼工部尚书。数年，检校工部尚书，出为鄂岳观察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征拜户部尚书。其年八月，卒于汉阴驿，时年七十一。

子知远、知微、知宗、僧朗、莒。

史臣曰：宗闵、嗣复，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学政事之美名，徊翔清华，出入隆显。苟能义以为上，群而不党，议太平于稷、契之列，致人主于勋、华之盛，遭时得位，谁曰不然？而舍披鸿猷，狎兹鼠辈，养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报仇。矛盾相攻，几倾王室，没身蛮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蔺解仇，冀全国体，而邀欢释憾，实乱大伦。世道销刑，一至于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启奏，无忝正人。墀、让史才，肃之礼学，商之长者，或登三事，或践六卿，以道始终，夫何不韪。

赞曰：汉诛钩党，魏破疽囊。何邓之后，二李三杨。偷权报怨，任国存亡。书兹覆辙，敢告岩廊！

卷一百七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潜 伯父能 能子彦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璿 珣 球 玘子淡 淡子远
 卢钧 裴休 杨收 兄发 弟严 子钜 璘
 严子涉 注 韦保衡 路岩 夏侯孜 刘瞻
 刘瑑 曹确 毕诚 杜审权子让能 彦林
 弘徽 刘邺 豆卢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终国子司业，谥曰文，自有传。曾祖翹，位终礼部尚书、东都留守。祖异，位终渠州刺史。

父从，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椹拾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贞元初，进士登第，释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严震，待以殊礼。以父优免。弟兄庐于父墓，手植松柏。免丧，不应辟命。久之，西川节度使韦皋开西南夷，置两路运粮使，奏从掌西山运务，后权知邛州事。及皋薨，副使刘辟阻命，欲并东川，以谋告从。从以书谕辟，辟怒，出兵攻之，从婴城拒守，卒不从之。高崇文平蜀，从事坐累多伏法，惟从以拒辟免。卢坦在宣州，辟为团练观察副使。

元和初入朝，累迁吏部员外郎。九年，裴度为中丞，奏从为侍御史知杂，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从自代为中丞。

从气貌孤峻，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事关台阁或付仗内者，必抗章论列，请归有司。选辟御史，必先质重贞退者。改给事中，数月，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入为尚书右丞。

淄青贼平，镇州王承宗惧，上章请割德、棣二州自赎，又令二子入侍。宪宗选使臣宣谕，以从中选。议者以承宗罪恶贯盈，每多奸谲，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颇忧之。从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骑援之，从辞之。以童奴十数骑，径至镇州。于鞠场宣敕，三军大集。从谕以逆顺，辞情慷慨，军士感动，承宗泣下，礼貌益恭，遂按德、棣户口符印而还。

其年八月，出为兴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监军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为中贵传达意旨，欲其赂遗，从终不答。

穆宗即位，召拜尚书左丞。长庆二年，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等使。鄜时内接畿甸，神策军镇相望，逾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从抚遏举奏，军士惕然。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遣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四年，入为吏部侍郎，寻改太常卿。宝历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充东都留守。

大和三年，入为户部尚书。李宗闵秉政，以从与裴度、李德裕厚善，恶之。改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宾客，东都分司。从请告百日，罢官，物论咎执政。宗闵惧，四年三月，召拜

检校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扬府旧有货曲之利，资产奴婢交易者，皆有贯率，羊有口算，每岁收利以给用，从悉除之。旧制，官吏禄俸有布帛加估之给，节度使独不在此例。从至，一例估折给之。六年十月，卒于镇，赠司空，谥曰贞。

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不交权利，忠厚方严，正人多所推仰。阶品合立门戟，终不之请。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聪敏强记，宇量端厚，有父风。释褐诸侯府。大中初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再历方镇，入朝为工部尚书。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转监修国史、上柱国，加太中大夫、兼礼部尚书。

初，慎由与萧邺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罢邺学士。俄而邺自判度支为平章事，恩顾甚隆。邺引刘璩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诏曰：“大中大夫、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继美德门，承家贵位，搢绅伟望，礼乐上流。挺松筠之贞姿，服兰荪之懿行。自居名器，累历清华。禁林才擅于多能，纶阁词推于巨丽。物情愈茂，延誉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阐六条之化。爰加奖任，益委重难。屡启嘉谟，俄参大柄，而周涉寒暑，备见器能。道已著于始终，思岂殊于中外！可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

咸通初，改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加检

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移疾请老，拜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卒。

子胤。弟安潜。安潜，字进之，大中三年，登进士第。咸通中，累历清显，出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乾符中，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使。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奏安潜为副。收复两京，以功累加至检校侍中。龙纪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潜代。敬武子师范拒命，安潜赴镇。至棣州，刺史张蟾出州兵攻青州，为师范所败，朝廷竟授之节钺。安潜还京师，累加太子太傅。卒，赠太师，谥曰贞孝。

子梈、舛。梈，景福中为起居郎。舛为右拾遗。梈累官至尚书。

从兄能，少励志苦学，累辟使府。元和初，为蜀州刺史。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从居显列，召拜将作监。长庆四年九月，出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卒。

子彦曾，有于局。大中末，历三郡刺史。咸通初，累迁太仆卿。七年，检校左散骑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使。

彦曾通于法律，性严急。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用亲吏尹戡、徐行俭当要职。二人贪猥，不恤军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蛮寇五管，陷交址，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旧三年一代，全是戍卒求代。尹戡以军帑匱乏，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

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群伍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虏其丁壮。乃擅回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浊河达泗口。其众千余人，每将过郡县，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观人情，虑其邀击。既离泗口，彦曾令押牙田厚简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馆。庞勋遣吏送状启诉，以军士思归，势不能遏，愿至府外解甲归兵。便还家，彦曾怒，诛之。勋等拥众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虏夺舟船五千余艘。步卒在船，骑军夹岸，鼓噪而进。元密发伏邀之，为贼所败。时亡命者归贼如市，彦曾驱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贼逼徐州。十五日后，每旦大雾不开。十六日，彦曾并诛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雾尤甚，贼四面斩关而入。庞勋先谒汉高祖庙，便入牙城。监军张道谨相见，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馆。收尹戡、徐行俭及判官焦璐、李棣、崔蕴、温廷皓、韦廷义，并杀之。翌日，贼将赵可立害彦曾，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

慎由子胤。胤，字昌遐，乾宁二年登进士第。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入朝，累迁考功、吏部二员外郎，转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大顺中，历兵部、吏部二侍郎，寻以本官同平章事。时王室多故，南北司争权，咸树朋党，外结藩帅。胤长于阴谋，巧于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自李茂贞、王行瑜怙乱，兵势不逊，杜让能、韦昭度继遭诛戮，而宰臣崔昭纬深结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屡加荐用。累迁中书侍郎、判户部事。昭宗出幸石门，胤与同列徐彦若、王抟等从。车驾还宫，加礼部尚书，并赐号“扶危匡国致理功

臣”。

三年，李茂贞犯京师，扈昭宗幸华州。帝复雪杜让能、韦昭度、李磎之枉；惩昭纬之前愆，罢胤政事，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等使。时朱全忠方霸于关东，胤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复召拜平章事。胤既获汴州之援，颇弄威权。恨徐彦若、王抟发昭纬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彦为南海节度。又摭王抟交结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论之。光化中，贬抟溪州司马，赐死于蓝田驿。诛中尉宋道弼、景务修。自是朝廷权政，皆归於己，兼领三司使务。宦官侧目，不胜其忿。

及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内，以德王监国。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杀胤，但罢知政事，落使务，守本官而已。胤复致书于全忠，请出师反正。故全忠令大将张存敬急攻晋绛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诸侯观衅，有神策军巡使孙德昭者，颇怒季述之废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戡与德昭游，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诚，乃与之谋曰：“今中外大臣，自废立已来，无不含怒。至于军旅，亦怀愤惋。今谋反者，独季述、仲先耳。足下诛此二竖，复帝宝位，垂名万代，今正其时。持疑不断，则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谢曰：“予军吏耳，社稷大计，不敢自专。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带，手书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诛季述。昭宗反正，胤进位司空，复知政事，兼领度支，盐铁、三司等使。

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晋绛，进兵至同华。中尉韩全诲以胤交结全忠，虑汴军逼京师，请罢知政事，落使务。其年冬，全诲挟帝幸凤翔。胤怨帝废黜，不扈从，遣使告全忠，

请于岐阳迎驾，令太子太师卢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师。初，全忠至华州，遣掌书记裴铸人奏凤翔，言欲以兵士迎驾。及入京师，又上表曰：

臣独兼四镇，迨事两朝，分数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类，犹解感知，忝齿人伦，宁忘报效？臣昨将兵士，奔赴阙庭，寻过京畿，远迎车驾。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寻有宰臣，频飞密札。或以京都纷扰，委制置于中朝；或以銮辂播迁，俾奉迎于近甸。臣是以远离藩镇，不憚疲劳。昨奉诏书，兼宣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归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睹纶言于凤纸，若面丹墀；认御札于龙衣，如亲翠盖。然知从来书诏，出自宰臣，每降宣传，皆非圣旨。致臣误将师旅，遽入关畿，比令迎驾之行，翻挂胁君之过。臣今见与茂贞要约，释两地猜嫌，早致万乘归京，以副八紘悬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辄有阻留，伏乞诏赴行朝，以备还驾。

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诏曰：

食君之禄，合务于尽忠；秉国之钧，宜思于致理。其有叠膺异渥，继执重权，遽萌狂悖之心，忽构倾危之计，人知不可，天固难容。扶危定乱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五千户崔胤，奕叶公台，蝉联珪组。冠岁名升于甲乙，壮年位列于公卿，趣向有闻，行藏可尚。朕采于群议，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难满，小器易盈，曾无报国之心，但作危邦之

计，四居极位，一无可称。岂有都城，合聚兵甲，暗养死士，将乱国经。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远连于右辅。始则将京兆府官钱委元规召卒，后则用度支使權利令陈班聚兵；事去公朝，权归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顾眄之间；四方是非，系彼指呼之际。令狐涣奸纤有素，操守无堪，用作腹心，共张声势。遂令滥居深密，日在禁闱，罔惑朕躬，伪行书诏。致兹播越，职尔之由。岂有权重位崇，恩深奖厚，曾无惕厉，转恣睢盱，显构外兵，将图不轨！

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与之商议。五降内使，一贡表章，坚卧不来，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废阙晨趋。人既奔惊，朕须巡幸。果见兵缠辇毂，火照宫闱，烟尘涨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于岐阳。翠辇未安，铁骑旋至，围逼行在，焚烧屋庐。睹此阨危，咎将谁执？近者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陈，言宰臣继飞密缄，促其兵士西上，静详构扇，孰测苞藏，无功及人，为国生事。于戏！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务殷繁，岂能亲理？尽将机事，付尔主张，负我何多，构乱至此！仍存大体，不谓无恩。可责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

初，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韩全诲、张弘彦、袁易简等伺知之，于帝前求哀请命，乃诏胤密事进囊封，勿更口奏。宦官无由知其谋，乃求知书美妇人进内，以侦阴事。由是胤谋颇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诲等为劫幸之谋，由胤忌嫉之太过

也。

及全忠攻凤翔，胤寓居华州，为全忠画图王之策。天复二年，全忠自岐下还河中，胤迎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辞，赞其功业。三年，李茂贞杀韩全诲等，与全忠通和，昭宗急诏征胤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朱书御札，称病不赴。及帝出凤翔，胤乃迎于中路，即日降制，复旧官，知政事，进位司徒，兼判六军诸卫事。仍诏移家入左军，赐帐幄器用十车。胤奏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副使。胤与全忠奏罢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诸道监军、副监、小使。内官三百余人，同日斩之于内侍省。诸道监军，随处斩首以闻。

昭宗初幸凤翔，命卢光启、韦贻范、苏检等作相；及还京，胤皆贬斥之。又贬陆扆为沂王傅，王溥太子宾客，学士薛贻矩夔州司户，韩偓濮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议。应从幸群官，贬逐者三十余人。唯用裴贄为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尽屠戮，诸使悉罢，天子宣传诏命，惟令宫人宠颜等宣事。而欺君蠹国，所不忍闻。胤所悦者闾茸下辈，所恶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惧，朝不保夕。

其年十月，全忠子友伦宿卫京师，因击鞠坠马而卒。全忠爱之，杀会鞠者十余人，而疑胤阴谋，由是怒胤。初，天子还宫，全忠东归，胤以事权在己，虑全忠急于篡代，乃与郑元规谋招致兵甲，以扞茂贞为辞。全忠知其意，从之。胤毁城外木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令汴州军人入关应募者数百人。及友伦死，全忠怒，遣其子宿卫军使友谅诛胤，而应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贬太子宾客，寻为汴军所杀。

胤倾险乐祸，外示宽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树立门户，一旦终当为缙郎所坏。”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国公。初，朱全忠虽窃有河南方镇，憚河朔、河东，未萌问鼎之志。及得胤为乡导，乃电击潼关，始谋移国。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无如胤之甚也。子有邻。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颀，贞元初进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监。四年，出为同州刺史，卒。颀有子八人，皆至达官，时人比汉之荀氏，号曰“八龙”。

长曰瑄，贞元十八年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释褐诸侯府，入朝为尚书郎。太和初，累迁给事中，宣慰幽州称旨。俄而兴元兵乱，杀李绹，命瑄平乱褒中，三军寂然从命。使还，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书右丞。六年十二月，出为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八年，入为兵部侍郎，转吏部，权判左丞事。开成二年，真拜左丞。时弟珙为京兆尹，兄弟并居显列。以本官权判兵部西铨、吏部东铨事。三年，检校户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等使。会昌中，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弟珙罢相贬官，瑄亦罢镇归东都。五年卒。诏曰：

孔氏以颜、冉之行，首于四科；汉代以荀、陈之门，方之“八凯”。乃睠时哲，得兹令名，用举饰终之恩，以抒歼良之叹。故山南西道节度使崔瑄，诚明履正，粹密邻几，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礼乐二事，以为

身文；仁义五常，自成家范。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属贤相受诬，庙堂议法，由长孺之道，以估正人；微京兆之言，岂闻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凤之邪。庄色于朝，群公耸视；说词不挠，淑问攸归。历践名藩，皆留遗爱。居常慎独，清则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厉翼之志，始终不渝。未陟台阶，实辜公论；追荣左相，式示优崇。可赠尚书左仆射。

珙，琯之母弟也。以书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术。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为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延英中谢，帝问以抚理南海之宜。珙奏对明辩，帝深嘉之。时高瑀镇徐州，承智兴之后，军骄难制，军士数犯法，上欲择威望之帅以临之，久难其才。会珙言事慷慨，谓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气精爽，此可以临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镇广南，授珙兼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开成初，就加检校兵部尚书。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右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六月，迁京兆尹。是岁，京畿旱，珙奏浚水入内者，十分量减九分，赐贫民溉田，从之。三年正月，盗发亲仁里，欲杀宰相李石。其贼出于禁军，珙坐捕盗不获，罚俸料。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珙亲厚，累迁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寻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书、门下侍郎，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素与崔铉不叶，及李让夷引铉辅政，代珙领使务，乃掎摭珙领使日妄破宋滑院盐铁钱九十万贯文，又言珙尝保护刘从谏，坐贬澧州刺，再贬恩州司马。宣宗即位，以赦召还，为太子

宾客，出为凤翔节度使。

三年，崔铉复知政事，珙辞疾请罢。制曰：“将相大臣，与国同体，诚欲自便，岂宜不从？苟非其时，涉于避事。前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凤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珙，早以器能，周历显重。行己每称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负谴前朝，远移南徼，及我嗣守，颇闻嘉名。由是剖竹近关，扬旌右辅，为国垣翰，适资谋猷。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下议纳款，且筹开疆。宜其率先启行，副此宠待。忽览退闲之请，颇乖毗倚之诚。陈力之方，岂无其道？匪躬之故，或异于是。以其故老，特为优容，俾居青宫之辅，仍从分洛之命。君臣礼分，予无愧焉。可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未几，卒。

子涓，大中四年进士擢第。

珙弟璿、璪、玙、球、珣。

璿以书判拔萃，开成中，累迁至刑部郎中。会昌中，历三郡刺史，位终方镇。

璪，开成初，为吏部郎中，转给事中。会昌初，出为陕虢观察使，迁河南尹，入为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崔铉再辅政，罢璪使务，检校兵部尚书，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晋绛磁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七年，入为左丞，再迁刑部尚书。子滔，大中初登进士第。

玙，字朗士，长庆初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开成末，累迁至礼部员外郎。会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造，拜中书舍人。

大中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选士，时谓得才。七年，权知户部侍郎，进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侍郎。子淡。

淡，大中十三年，登进士第，累迁礼部员外郎，位终吏部侍郎。淡子远。

远，龙纪元年，登进士第。大顺初，以员外郎知制造，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宁三年，转户部侍郎、博陵县男、食邑三百户，转兵部侍郎承旨。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天祐初，从昭宗东迁洛阳。罢相，守右仆射。二年，为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贬白州长史。行至滑州，被害于白马驿。

远文才清丽，风神峻整，人皆慕其为人，当时目为“钉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宝历二年登进士第。会昌中，为凤翔节度判官，入朝为尚书郎。子渎。渎，大中末亦进士登第。

崔氏咸通、乾符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钱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

卢钧，字子和，本范阳人。祖灵，父继。钧，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书判拔萃，调补校书郎，累佐诸侯府。太和五年，迁左补阙。与同职理宋申锡之枉，由是知名。历尚书郎，出为常州刺史。九年，拜给事中。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其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

使，己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榷。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殓殮，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会昌初，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诛刘稹，以钧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洛磁观察等使。是冬，诏钧出潞军五千戍代北。钧升城门饯送，其家设幄观之。潞卒素骄，因与家人诀别，乘醉倒戈攻城门。监军以州兵拒之，至晚抚劳方定。诏钧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迁户部尚书。

大中初，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颖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司空。四年，入为太子少师，进位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复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九年，诏曰：“河东军节度使卢钧，长才博达，敏识宏深。藹山河之灵，抱瑚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岭表而至太原，五换节钺，仁声载路，公论弥高。藩垣之和气不衰，台阁之清风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僚。可尚书左仆射。”

钧践历中外，事功益茂，后辈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征，谓当辅弼，虽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宰臣令狐绹恶之，乃罢仆射，仍

加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物议以钧长者，罪绹弄权。绹惧。

十一年九月，以钧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入为太子太师，卒。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祖宣，父肃。肃，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时山贼栗辒诱山越为乱，陷浙东郡县。肃召州兵讨平之，因纪其事，号《平戎记》，上之。德宗嘉赏。

肃生三子，俦、休、侁，皆登进士第。

休志操坚正。童龀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休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虞人有以鹿贽俦者，俦、侁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继？无宜改饌。”独不食。长庆中，从乡赋登第，又应贤良方正，升甲科。太和初，历诸藩辟召，入为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修撰。会昌中，自尚书郎历典数郡。

大中初，累官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太和已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史，大紊刘晏之法。泊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奏行之，又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物议是之。

初，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

无沉舟之弊。累转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休在相位五年。

十年，罢相，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其年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子、食邑五百户，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十一年冬，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潞磁邢洺观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州节度使。

咸通初，入为户部尚书，累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卒。

休性宽惠，为官不尚峻察，而吏民畏服。善为文，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与尚书纥干皋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多以词语嘲之，休不以为忤。

休，字冠识，亦登进士第。休子孜。

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后。高祖悟虚，应贤良制科擢第，位终朔州司马。曾祖幼烈，位终宁州司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遗直生四子：发、假、收、严。

发，字至之，大和四年登进士第，又以书判拔萃，释褐校书郎、湖南观察推官，再辟西蜀从事。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累迁至礼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

宣宗追尊顺宗、宪宗等尊号，礼院奏庙中神主已题旧号，请改造及重题，诏礼官议。发与都官郎中卢搏献议曰：

臣等伏寻旧典，栗主升祔之后，在礼无改造之文，亦无重加尊谥、改题神主之例。求之旷古，复无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谥，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号，未闻改谥易主。且文物大备，礼法可称，最在两汉，并无其事。光武中兴，都洛阳，遣大司马邓禹入关，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阳宗庙，盖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晋迄于周、隋，虽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礼讲学之士，不闻加谥追尊、改主重题。书之史策，可以覆视。

今议者惟引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事为证。伏以郑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后已祔琅邪邸庙。其后，母以子贵，将升祔太庙。贺循请重造新主，改题皇后之号，备礼告祔，当时用之。伏以诸侯庙主与天子庙主长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极，礼似不同。时谄神贪君之私，用此谬礼，改造神主。比量晋事，又绝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实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贵，已祔别庙，正为得礼，飨荐无亏。今若从祀至尊，题主称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别造新主，题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后，臣下追致作殡之礼，渎乱正经，实惊有识。

臣当时并列朝行，实知谬戾。以汉律，擅论宗庙者以大不敬论，又其时无诏下议，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东晋谬礼，秽黷圣朝大典。猥蒙下问，敢不尽言。

臣谨按国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于长安通义里旧庙，奉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神主，

升祔太庙。既言于旧庙奉迎，足明必奉旧主。

其加谥追尊之礼，自古本无其事，自则天太后摄政之后累有之。自此之后，数用其礼。历检国史，并无改造重题之文。若故事有之，无不书于简册。臣等愚见，宜但告新谥于庙而止。其改造重题之文，开元初，太常卿韦缙以高宗庙题武后神主云“天后圣帝武氏”，缙奏请削去“天后圣帝”之号，别题云“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诏从之。即不知其时削旧题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礼？礼之疑者，决在宸衷。以臣所见，但以新谥宝册告陵庙，正得其宜。改造重题，恐乖礼意。

时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题，而知礼者非之，以发议为是。

改授太常少卿，出为苏州刺史。苏，发之乡里也。恭长慈幼，人士称之。还，改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瓯闽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绩闻。朝廷以发长于边事，移授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属前政不率，蛮、夏咸怨；发以严为理，军乱，为军人所囚，致于邮舍。坐贬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子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

假，字仁之，进士擢第。故相郑覃刺华州，署为从事。从覃镇京口，得大理评事。入为监察，转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杂事，转太常少卿。出为常州刺史，卒官。

初，遗直娶元氏，生发、假。继室长孙氏，生收、严。

收长六尺二寸，广颡深颐，疏眉秀目；寡言笑，方于事上，博闻强记。初，家寄涪阳，甚贫。收七岁丧父，居丧有如成人。而长孙夫人知书，亲自教授。十三，略通诸经义，善于文咏，吴人呼为“神童”。兄发戏令咏蛙，即曰：“兔边分

玉树，龙底耀铜仪。会当同鼓吹，不复问官私。”又令咏笔，仍赋钻字，即曰：“虽匪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吴人造门观神童，请为诗什，观者压败其藩。收嘲曰：“尔幸无羸角，何用触吾藩。若是升堂者，还应自得门。”收为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勸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从乡赋。开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长安，明年，一举登第，年才二十六。

时发为润州从事，因家金陵。收得第东归，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镇扬州，延收署节度推官，奏授校书郎。悰领度支，以收为巡官。悰罢相镇东蜀，奏授掌书记，得协律郎。悰移镇西川，复管记室。宰相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收辞曰：“仆兄弟进退以义。顷仲兄假乡赋未第，收不出衡门。今假从事侯府，仆不忍先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仆稟兄旨命可也。”马公嘉之。收即密达意于西蜀杜公，愿复为参佐，悰即表为节度判官。马公乃以收弟严为渭南尉、集贤校理，代收之任。

周墀罢相，镇东蜀，表严为掌书记。墀至镇而卒，悰乃辟严为观察判官。兄弟同幕，为两使判官，时人荣之。俄而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为监察。兄弟并居宪府，特为新例。

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礼学，用为太常博士。时收弟严亦自扬州从事入为监察。寻丁母丧，归苏作。既除，崔珙罢相，镇淮南，以收为观察支使。入为侍御史，改职方员外郎，分司东都。宰相夏侯孜领度支，用收为判官。罢职，改司勋员

外郎、长安令。秩满，改吏部员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殡毗陵，拟迁卜于河南之偃师，请兄弟自往。从之。及葬，东周会葬者千人。时故府杜惊、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联荐收于执政。宰相令狐绁用收为翰林学士，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转兵部侍郎、学士承旨。左军中尉杨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门下侍郎、刑部尚书。

收以交趾未复，南蛮扰乱，请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乃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天子嘉之，进位尚书右仆射、太清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

收居位稍务华靡，颇为名辈所讥。而门吏僮奴，倚为奸利。时杨玄价弟兄掌机务，招来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以为背己，由是倾之。

八年十月，罢知政事，检校工部尚书，出为宣歙观察使。韦保衡作相，又发收阴事，言前用严谏为江西节度，纳赂百万。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寻尽削官封，长流驩州。又令内养郭全穆赍诏赐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诏讫，收谓全穆曰：“收为宰相无状，得死为幸。心所悲者，弟兄沦丧将尽，只有弟严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尘天听，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笔乎？”全穆许之。收自书曰：

臣畎亩下才，谬当委任。心乖报国，罪积弥天；特举朝章，赐之显戮。臣诚悲诚感，顿首死罪。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圣奖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输臣节，以答宠光；下不能回避祸胎，以

延俊父。苟利尸素，频历岁时，果至圣朝，难宽大典。诚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将泉壤之词，上尘天听。伏乞陛下哀臣愚蠢，稍缓雷霆。臣顷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严守官阙下，旋蒙圣造，令刺浙东。所有罪愆，是臣自负，伏乞圣慈，贷严微命。臣血属皆幼，更无近亲，只有弟严，才力尫悴。家族所恃，在严一人，俾存歿曲全，在陛下弘覆。臣无任魂魄望恩之至。

全穆复奏，懿崇愍然宥严。判官朱侃、常潋、阎均，族人杨公庆、严季实、杨全益、何师玄、李孟勋、马全祐、李羽、王彦复等，皆配流岭表。

收子鉴、钜、潋，皆登进士第。

钜，乾宁初以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封晋阳男、食邑三百户。从昭宗东迁，为左散骑常侍，卒。

潋，登第后补集贤校理，蓝田尉。乾宁中，累迁尚书郎。

严，字凜之，会昌四年进士擢第。是岁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緘、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余四人落下。”严释褐诸侯府。咸通中，累迁吏部员外，转郎中，拜给事中、工部侍郎，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兄收作相，封章请外职，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团练观察使。收罢相贬官，严坐贬邵州刺史。收得雪，严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迁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

涉，乾符二年登进士第。昭宗朝，累迁吏部郎中、礼、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转左丞。从昭宗

迁洛阳，改吏部尚书。辉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书侍郎。涉性端厚秉礼。乾宁之后，贼臣窃发，王室浸微。及天祐东迁，大事去矣。涉为时所婴，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与家人相向洒泣曰：“吾不能脱此网罗，祸将至矣。”谓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尔等。”涉谦退善处，竟以令终。

注，中和二年进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员外、刑部郎中。寻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召充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辉王缵历，兄涉为宰相，注避嫌辞内职，守户部侍郎。

韦保衡者，字蕴用，京兆人。祖元贞，父恂，皆进士登第。恂，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后累佐使府，入朝亟历台阁。大中四年，拜礼部侍郎。五年选士，颇得名人，载领方镇节度，卒。

保衡，咸通五年登进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宠，出降之日，倾宫中珍玩以为赠送之资。寻以保衡为翰林学士，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以杨收、路岩在中书不加礼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间，阶至特进、扶风县开国侯、食邑二千户、集贤殿大学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后恩礼渐薄。咸通末，淮、徐盗起，素所怨者发其阴事，保衡竟得罪赐死。

弟保父，进士登第，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

礼、户、兵三侍郎、学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路岩者，字鲁瞻，阳平寇氏人也。祖季登，大历六年登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升朝为尚书郎，迁左谏议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单，皆登进士第。

群，字正夫，既擢进士，又书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边犒宴军士，称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迁谏议大夫，以本官充侍讲学士。四年，罢侍讲为翰林学士。五年，正拜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群精经学，善属文。性仁孝，志行贞洁。父母歿后，终身不茹葷血。历践台阁，受时君异宠，未尝以势位自矜。与士友结交，荣达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岳、岩，大中中相次进士登第。

岩，幼聪敏过人，父友践方镇，书币交辟，久之方就。数年之间，出入禁署。累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仆射。懿宗时，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岩既承委遇，稍务奢靡，颇通贿赂。及韦保衡尚公主，素恶岩为人。保衡作相，罢岩知政事，以检校左仆射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未几，改荆南节度。诏令六月下峡赴镇，寻复罢之。

岳，历两郡刺史，入为给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学，本谯人。父审封。孜，宝历二年登进士第，释褐诸侯府，累迁婺、绛二郡刺史。入为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迁尚书

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十一年二月，迁朝议大夫，守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累加左仆射、门下侍郎，封谯郡侯，与路岩、杨收同辅政。咸通八年，罢相，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属南蛮入寇，蜀中饥谨，军储不备，蛮陷襁州，蜀川大扰。寻移孜为河中尹、检校司徒、河中晋绛节度使。

九年，庞勋据徐州，南蛮深入。天子惩孜治蜀无政，诏曰：

河中晋绛**磁**隰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谯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早以文词，遂登科第，累更清贯，亦有能名。东阳推抚俗之能，故绛著临人之称。其后用司风宪，宠领藩条，皆以公才，不辜时选。洎掌于经费，备历重难，居然要会之权，颇得均平之道。录其绩效，擢处钧衡。造膝之时，亦闻其算画；沃心之际，备见其谋猷。于是念彼边隅，探临巴蜀，藉其才术，再静蛮陬。翻致帑廩空虚，军资窘竭，冤流闾境，寇逼连营。虽易帅已来，频移星琯，而无备之后，岁有干戈。昨者微障初安，疮痍复衅。敷寻事实，果验根由。既乖经济之源，益昧君臣之义。出于物论，非独予怀，是议难处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未几卒。

子潭、泽，皆登进士第。潭，累官至礼部侍郎。中和三年选士，多至卿相。子坦。

刘瞻，字几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大中初进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学宏词科，历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迁太常博士。刘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荐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中，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出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入拜京兆尹，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收之下狱。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瞻召谏官令上疏，无敢极言。瞻自上疏曰：

臣闻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贤愚共一，今古攸同。乔松薜花，禀气各异。至如钱铿寿考，不因有智而延龄；颜子早亡，不为不贤而促寿。此皆含灵禀气，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婴危疾，深軫圣慈。医药无征，幽明遽隔。陛下过钟宸爱，痛切追思，爰责医工，令从严究。然韩宗召等因缘艺术，备荷宠荣，想于诊候之时，无不尽其方术。亦欲病如沃雪，药暂通神，其奈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差误之愆，死未塞责。

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九族于狴牢，因两人之药误。老幼械系三百余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禄不沾，进药之时，又不同议。此乃祸从天降，罪匪己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

陛下以宽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万邦，咸歌圣政。何事遽移前志，顿易初心。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

明之谤。且殉宫女而违道，囚平人而结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

陛下信崇释典，留意生天，大要不过喜舍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恶念，所谓福田。则业累尽消，往生忉利，比居浊恶，未可同年。伏望陛下尽释系囚，易怒为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资爱主之灵。中外臣僚，同深恳激。

帝阅疏大怒，即日罢瞻相位，检校刑加尚书、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等使。再贬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为太子宾客分司。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郑畋、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瓘、兵部员外张颜、刑部员外崔彦融、御史中丞孙瑒等，皆坐瞻亲善贬逐。京兆尹温璋仰药而卒。

刘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焯。瑑，开成初进士擢第。会昌末，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大中初，转刑部侍郎。瑑精于法律，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贤殿大学士。罢相，又历方镇，卒。弟瑊，亦登进士第。

曹确，字刚中，河南人。父景伯，贞元十九年进士擢第，

又登制科。确，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历聘藩府。入朝为侍御史，以工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入内署为学士，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权知河南尹事。入为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监修国史。

确精儒术，器识谨重，动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长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

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绳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可及尝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后之非酒，乃金翠也。人无敢非之者，唯确与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帝犹顾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于岭表。

确累加右仆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罢相，检校司徒、平章事、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观察等使。以出师捍庞勋功，就加太子太师。弟汾，亦进士登第，累官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弟兄并列将相之任，人士荣之。

确与毕诚俱以儒术进用，及居相位，廉俭贞苦，君子多之，称为曹、毕。

毕诚者，字存之，郢州须昌人也。伯祖构，高宗时吏部尚书。构弟栩，鄧王府司马，生凌。凌为汾州长史，生匀，为协律郎。匀生诚，少孤贫，燃薪读书，刻苦自励。既长，博通经史，尤能歌诗。端悫好古，交游不杂。大和中，进士擢第，又以书判拔萃，尚书杜惊镇许昌，辟为从事。惊领度支，诚为巡官。惊镇扬州，又从之。惊入相，诚为监察，转侍御史。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专政，出惊为东蜀节度。惊之故吏，莫敢餞送问讯，唯诚无所顾虑，问遗不绝。德裕怒，出诚为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谴者皆征还。诚入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历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唯诚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执政多之。改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其年。召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迁刑部侍郎。

自大中末，党项羌叛，屡扰河西。宣宗召学士对边事。诚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状。上悦，曰：“吾方择能帅，安集河西，不期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诚忻然从命，即用诚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等使。诚至军，遣使告喻叛徒，诸羌率化。又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省度支钱数百万。诏书嘉之，就加检校工部尚书，移镇泽潞，充昭义节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近胡，九姓为乱。诚

明赏罚，谨斥候，期年，诸部革心。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毫汴观察等使。其年，入为户部尚书，领度支。月余，改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累迁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集贤大学士。

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辞位，诏守兵部尚书，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镇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镇，时年六十二。

诚谨重，长于文学，尤精吏术。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辞而免，君子美之。

子绍颜、知颜，登进士第，累历显官。

杜审权，字殷衡，京兆人也。国初莱成公如晦六代孙。祖佐，位终大理正。佐生二子：元颖、元绛。

元颖，穆宗朝宰相。绛位终太子宾客。绛生二子：审权、蔚，并登进士第。

审权，释褐江西观察判官，又以书判拔萃，拜右拾遗，转左补阙。大中初，迁司勋员外郎，转郎中知杂。又以本官知制造，正拜中书舍人。十年，权知礼部贡举。十一年，选士三十人，后多至达官。正拜礼部侍郎。其年冬，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都团练观察使，加检校户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书。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右仆射。九年罢相，检校司空，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苏杭常等州观察使。

时徐州戍将庞勋自桂州擅还，据徐、泗，大扰淮南。审

权与淮南节度使令狐綯、荆南节度使崔铉，奉诏出师，掎角讨贼；而浙西馈运不绝，继破徐戎。贼平，召拜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制曰：

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守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杜审权，韵合黄钟，行真白璧。冲粹孕灵岳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尘外孤标，云间独步。践历华贯，余二十年；鉴裁名流，凡几百辈。清切之任无不试，重难之务无不经。静而立名，严以肃物。绝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怀。贞方饰躬，温茂缮性。俭不逼下，畏以居高。语默适时，喜愠莫见。顷罢机务，镇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发猛士，挫彼贼锋；广备粮粮，助兹军食。深惟将相之大体，颇睹文武之全才。王导以萧洒之名，不忘戎事；谢安以恬淡之德，亦在兵间。及驷马来朝，擢居端揆，严重自处，恬旷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踪尚尔；郇瑕之旧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极一时之盛礼。可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

数年以本官兼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赠太师，谥曰德。

三子：让能、彦林、弘徽。

让能，咸通十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咸阳尉。宰相王铎镇汴，奏为推官。入为长安尉、集贤校理。丁母忧，以孝闻。服阕，淮南节度使刘邺辟掌记室，得殿中，赐绯。入为监察。牛勣镇兴元，奏为节度判官。入为右补阙，历侍御史、起居郎、

礼部、兵部员外郎。萧遘领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

黄巢犯京师，奔赴行在，拜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谢日，面赐金紫之服，寻召充翰林学士。六飞在蜀，关东用兵，征发招怀，书诏云委。

让能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僖宗嘉之，累迁户部侍郎。从驾还京，加礼部尚书，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封建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尚书、学士承旨。

沙陀逼京师，僖宗苍黄出幸。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而乘之。驾在凤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宝鸡，近臣唯让能独从。翌日。孔纬等六七人至。邠师攻关，帝幸梁、汉，栈道为石协所毁，崎岖险阻之间，不离左右。帝顾谓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让能谢曰：“臣家世历重任，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临难苟免，臣之耻也；获捍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时朱玫立襄王称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贡赋殆绝。朝士才十数人，行帑无寸金，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让能首陈大计，请以重臣使河中，谕王重荣以大义，果承诏请雪，以图讨逆。京师平，拜特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进封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驾在凤翔，李昌符作乱，倏然变起，让能单步入侍。时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以戒事君。让能固争之，获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赐“扶危启运保乂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晋国公，增邑千户，仍赐铁券。诛秦宗

权，许、蔡平定，加司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昭宗郊礼毕，进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

自大顺已来，凤翔李茂贞大聚兵甲，恃功骄恣。会杨复恭走山南，茂贞欲兼有梁、汉之地，亟请问罪，诏未允而出师。昭宗怒其专，不得已而从之。及山南平，诏授以茂贞镇兴元，徐彦若镇凤翔，仍割果、阆两州隶武定军。茂贞怒，上章论列，语辞不逊。又与让能书曰：

宰相之职，外抚四夷，内安百姓。阴阳不顺，犹资燮理之功；宇宙将倾，须假扶持之力。即万灵舒惨，四海安危，尽系朝纲，咸由庙算，既为重任，方属元臣。况今国步犹艰，皇居未壮。曩日九衢三市，草拥荒墟；当时万户千门，霜凝白骨。大厦倾欹而未已，沉痾绵息以无余。皆云非贤后无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无以革寰区之弊。

今明公舍筑入梦，投竿力师，践履中台，制临外阍，不究兴亡之理，罕闻沉断之机。盖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辄思上问，愿审臧谋。

窃见杨守亮擅举干戈，阻艰西道，将图割据，吞并东川。居巴、夔为一窟豺狼，在梁、汉致十年荆棘。果闻败衄，寻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谐，思却归而无地。当道与邠州见为隔绝纲运，方举问罪兵师，忽闻朝廷授武定之双旌，割果、阆之两郡，未审是何名目？酬何功劳？紊大国之纪纲，蠹天子之州县，非惟取笑于童稚，抑亦

包羞于马牛。自谓奇谋，信为独见。伏虑是明公赏凶党无君之辈，挫忠臣奉国之心。要助奸邪，须摧正直。又闻公切于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于中书，割全通于内地。虽知深奥，罕测津涯，亦闻骇异群情，颇是喧腾众口。

其悖戾如此。

京师百姓，闻茂贞聚兵甲，群情恟恟，数千百人守阙门。候中尉西门重遂出，拥马论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请姑息凤翔，与百姓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于宰相也。”昭宗怒，诏让能只在中书调发画计，不归第。月余，宰相崔昭纬阴结邠、岐为城社，凡让能出一言，即日达于茂贞、行瑜。茂贞令健儿数百人，杂市人于街。崔昭纬、郑延昌归第，市人拥肩舆诉曰：“岐帅无罪，幸相公不加讨伐，致都邑不宁。”二相舆中喻之曰：“大政圣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预。”市豪褻帘熟视，又不之识，因投瓦石，击二相之舆。崔、郑下舆散走，匿身获免。是日，丧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诛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坚。京师之人，相与藏窜，严刑不能已。让能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安。自艰难以来，且行贞元故事，姑息藩镇。茂贞迹在国门，不宜起怨。臣料此时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诏令不出城门，此贾生恸哭之际也。又《书》不云乎？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观凌弱。卿为我主张调发，用兵吾委诸王。”让能对曰：“陛下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干弱枝以隆王室，此则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独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共戚，无宜避事。”让能泣辞曰：“臣待罪台司，未

乞骸骨者，思有以报国恩耳，安敢爱身避事？况陛下之心，宪祖之志也。但时有所不便，势有所必然。他日臣虽受晁错之诛，但不足以殄七国之患，敢不奉诏，继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为招讨使，神策将李钊副之，率禁军三万，送彦若赴镇。崔昭纬密与邠、凤结托，心害让能；言讨伐非上意，出于太尉也。九月，茂贞出军逆战，王师败于盩厔。岐兵乘胜至三桥。让能奏曰：“臣固预言之矣。请归罪于臣，可以纾难。”上涕下不能已，曰：“与卿诀矣。”即日贬为雷州司户。茂贞在临皋驿，请诛让能。寻赐死，时年五十三。驾自石门还京，念让能之冤，追赠太师。

子光父、晓，以父枉横，不求闻达。晓入梁，位亦至宰辅。

彦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进士第。彦林，光化中累官至尚书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天祐初，为御史中丞。

弘徽，累官至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与兄同日被害。

刘邰，字汉藩，润州句容人也。父三复，聪敏绝人，幼善属文。少孤贫，母有废疾，三复丐食供养，不离左右，久之不遂乡赋。

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母亡，哀毁殆不胜丧。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太和中，德裕辅政，用为员外郎。居无何，罢相，复镇浙西，三复从之。汝州刺史刘禹锡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

尝为诗赠三复，序曰：“从弟三复，三为浙右从事，凡十余年。往年主公入相，荐用登朝，中复从公之京口，未几而罢。昨以尚书员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辕而东。三从公皆在旧地，征诸故事，夔无其比，因赋诗饯别以志之。”又从德裕历滑台、西蜀、扬州，累迁御史中丞。会昌中，德裕用事，自谏议、给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朝廷用兵诛刘稹，泽潞既平，朝议以刘从谏妻裴氏是裴问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刘稹之叛，裴以酒食会潞州将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谋。三复奏曰：

刘从谏苞藏逆谋，比虽已露，今推穷仆妾，尤得事情。据其图谋语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乱，一至于斯。虽生前幸免于显诛，而死后已从于追戮，凡在朝野，同深庆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诛。《尚书》曰：“乃有颠越不恭，我则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如此则阿裴已不得免于极法矣！又况从谏死后，主张狂谋，罪状非一。刘稹年既幼小，逆节未深，裴为母氏，固宜诚诱。若广说忠孝之道，深陈祸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泉音全革。而乃激厉凶党，胶固叛心，广招将校之妻，适有酒食之宴；号哭激其众意，赠遗结其群情。遂使叛党稽不舍之诛，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岁。方就诛夷，此阿裴之罪也。虽以裴问之功，或希减等，而国家有法，难议从轻。伏以管叔，周公之亲弟也，有罪而且诛之。以周公之贤，尚不舍兄弟之罪，况裴问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据阿裴废臣妾之道，怀逆乱之谋，裴问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于朝典，固

在不疑。阿裴请准法。

从之。三复未几病卒。

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大中初，德裕贬逐，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称诵。高元裕廉察陕虢，署为团练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咸通初，刘瞻、高璩居要职，以故人子荐为左拾遗，召充翰林学士，转尚书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

邺以李德裕贬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镇，属郊天大赦，邺奏论之曰：“故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诚，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讐谟有功。德裕以伟望宏才，继登台衮；险夷不易，劲正无群。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杨秉忠贞之节。顷以微累，窜于遐荒，既迫衰残，竟归冥寞。其子焯坐贬象州立山县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县尉，今已歿于贬所。倘德裕犹有亲援，可期振扬，微臣固不敢上论，以招浮议。今骨肉将尽，生涯已空，皆伤桢戟之门，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归于茔兆，一男又没于湘江。特乞圣明，俯垂哀愍，俾还遗骨，兼赐赠官。上弘录旧之仁，下激徇公之节。”诏从之。

邺寻以本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转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僖宗即位，萧倣、崔彦昭秉政，素恶邺，乃罢邺知政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叙十余

句语云：“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

黄巢渡淮而南，诏以浙西高骈代还，寻除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以疾辞，拜左仆射。巢贼犯长安，邺从驾不及，与崔沆、豆卢瑑匿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家。旬日，贼严切追捕，三人夜窜；为贼所得，迫以伪命，称病不应，俱为贼所害。

豆卢瑑者，河东人。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进士科。咸通末，累迁兵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知制造，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符中，累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六年，与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风雷雨拔树。左丞韦蟾与瑑善，往贺之。瑑言及雷雨之异，蟾曰：“此应相公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贼犯京师，从僖宗出开远门，为盗所制，乃匿于张直方之家，遇害。识者以风雷，不令之兆也。

弟瓚、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瓚子革，中兴位亦至宰辅。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门族昌盛，从、颀之后，实富名流。而彦曾属徐乱之秋，胤接李亡之数，计则繆矣，天可逃乎？杨、刘、曹毕诸族，门非世胄，位以艺升，伏膺典坟，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败名。行己饬躬，此为深诫！杜氏三世辅相，太尉陷于横流，临难忘身，可为流涕。

赞曰：汉代荀、陈，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辅。裴士改节，杨子败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征。

卷一百七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赵隐 弟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张昺 子文蔚
 济美 貽宪 李蔚 崔彦昭 郑畋 卢携
 王徽

赵隐，字大隐，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仓卒变起，羽卫不集，数日间贼来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奋力拒守，仍献家财以助军赏，天子嘉之。贼平，咸宁王浑瑊辟为推官，累迁殿中侍御史。贞元初，迁郑州刺史。郑滑节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军府之政委于植。大将宋朝晏构三军为乱，中夜火发，植与监军列卒待之。迟明，乱卒自溃，即日诛斩皆尽。帝优诏嘉之，入为卫尉少卿，三迁尚书工部侍郎。十七年，出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卒于镇。子存约、滂。

存约，太和三年为兴元从事。是时军乱，存约与节度使李绛方宴语，吏报：“新军乱，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绛曰：“吾为帅臣，去之安往？”麾存约令遁，存约曰：“苟公厚德，获奉宾阶。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贼，是日与绛同遇害。

隐以父罹非祸，泣守松楸，十余年杜门读书，不应辟命。

会昌中，父友当权要，敦勉仕进，方应弓招，累为从事。大中三年，应进士登第，累迁郡守、尚书郎、给事中、河南尹，历户、兵二侍郎，领盐铁转运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进阶特进、天水伯、食邑七百户。

隐性仁孝，与弟鹭尤称友悌。少孤贫，弟兄力耕稼以奉亲，造次不干亲戚。既居宰辅，不以权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岁时伏腊，公卿大臣盈门通讯，而大臣及母之荣，无如其比。乾符中罢相，检校兵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等使。入为太常卿，转吏部尚书，累加尚书左仆射。广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鹭，亦以进士登第。大中末，与兄隐并践省阁。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六年，权知贡举。七年，选士，多得名流，拜礼部侍郎、御史中丞，累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卒。

光逢，乾符五年登进士第，释褐凤翔推官。入朝为监察御史，丁父忧免。僖宗还京，授太常博士，历礼部、司勋、吏部三员外郎，集贤殿学士，转礼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如故。乾宁三年，从驾幸华州，拜御史中丞，改礼部侍郎。

刘季述废立之后，宰相崔胤与黄门争权，衣冠道丧。光逢移疾，退居洛阳，闭关却扫六七年。昭宗迁洛，起为吏部侍郎，复为左丞，历太常卿。鼎没于梁，累官至宰辅，封齐国公。

光裔，光启三年进士擢第。乾宁中，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之服。兄弟对掌内外制命，时人荣之。季述废立之后，光逢归洛。光裔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

光胤，大顺二年进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驾部郎中。入梁，历显位。中兴用为宰辅。

张楊，字公表，河间人。父君卿，元和中举进士，词学知名，累历郡守。楊，会昌四年进士擢第，释褐寿州防御判官。于琮布衣时，客游寿春，郡守待之不厚。楊以琮衣冠子，异礼遇之。琮将别，谓楊曰：“吾饷逆旅翁五十千，郡将之惠不登其数，如何？”楊方奉母，家贫，适得俸绢五十匹，尽以遗琮，约曰：“他时出处穷达，交相恤也。”楊累辟太原掌书记。大中朝，琮为翰林学士，俄登宰辅，判度支。琮召楊为司勋员外郎、判度支。寻用为翰林学士，转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咸通末，琮为韦保衡所构，遣逐，楊坐贬封州司马。保衡诛，琮得雪。楊量移入朝，为太子宾客，迁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冬，检校吏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四年，卒于镇，时年六十四。子文蔚、济美、贻宪。

文蔚，乾符二年进士擢第，累佐使府。龙纪初，入朝为尚书郎。乾宁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紫。崔胤擅朝政，与蔚同年进士，尤相善，用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转兵部。从昭宗迁洛阳。辉王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济美、贻宪，相继以进士登第。贻宪覆试落籍，为户部巡官、集贤校理。

李蔚，字茂休，陇西人。祖上公，位司农卿，元和初为陕虢观察使。父景素，大和中进士。蔚，开成末进士擢第，释褐襄阳从事。会昌末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拜监察御史，转殿中监。大中七年，以员外郎知台杂，寻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咸通五年，权知礼部贡举。六年，拜礼部侍郎，转尚书右丞。

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以旃檀为二高座，赐安国寺僧彻，逢八饭万僧。蔚上疏谏曰：

臣闻孔丘，圣者也，言则引周任之言；苻融，贤者也，谏必称王猛之议。诚以事求师古，词贵达情。陛下自纘帝图，克崇佛事，止当修外，未甚得中。臣略采本朝名臣后奏之言，以证奉佛初终之要。

天后时，曾营大像，功费百万，狄仁杰谏曰：“夫宝铈殫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皆从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时，用之无度；臣每思惟，实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数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况近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失节，征役稍繁。必若多费官财，又苦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此切当之言一也。

中宗时，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谏曰：“佛不在

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此切当之言二也。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谏曰：“自夏以来，淫雨不解，谷荒于垆，麦烂于场。入秋以来，亢旱为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赈贷。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陛下圣人也，远无不知；陛下明君也，细无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士可转输乎？今发一卒以扞边陲，追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万贯钱，造不急之观，以贾六合之怨，以违万人心。”此切当之言三也。

替否又谏造寺曰：“释教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常体道以济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营身以害教。今三时之月，筑山穿池，损命也；殫府虚藏，损人也；广殿长廊，营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营身，则不清净。岂大圣至神之心乎？佛书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人，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葺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

所为，轻天子之功业，臣实痛之！”此切当之言四也。

臣观仁杰，天后时上公也；姚崇，开元时贤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览斯言，未尝不废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

伏以陛下深重缙流，妙崇佛事，其为乐善，实迈前踪。但细详时代之安危，渺鉴昔贤之敷奏，则思过半矣，道远乎哉！臣过忝渥恩，言亏匡谏，但举从绳之义，少裨负宸之明。营缮之间，稍宜停减。

优诏嘉之。寻拜京兆尹、太常卿。

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与卢携、郑畋同辅政。罢相，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诣阙乞留一年，从之。四年，复为吏部尚书，寻迁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六年，河东军乱，杀崔季康，诏以邠宁李侃镇太原，军情不伏。以蔚尝为太原从事，军民怀之。八月，以蔚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镇，下车三日，暴病卒。

弟绾，从兄绘，累官至刺史。

蔚三子：渥、洵、泽。

渥，咸通末进士及第，释褐太原从事，累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光化三年，选贡士。洵至福建观察使。

崔彦昭，字思文，清河人。父岂。彦昭，大中三年进士擢第，释褐诸侯府。咸通初，累迁兵部员外郎，转郎中、知

制造，拜中书舍人，再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事。

彦昭长于经济，儒学优深，精于吏事。前治数郡，所莅有声，动多遗爱。十年，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怀节度使，进阶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管内观察等使。

时徐、泗用兵之后，北戎多寇边，沙陀诸部动干纪律。彦昭柔以恩惠，来以兵威，三年之间，北门大治，军民歌之。考满受代，耆老数千诣阙乞留。诏报曰：“彦昭早著令名，累更剧任。入司邦计，开张用经纬之文；出统藩维，抚驭得韬铃之术。自临并部，隐若长城。但先和众安人，不欲恃险与马。遂致三军百姓，沥恳同词，备述政能，唯恐罢去。顾兹重镇，方委长材。既获便安，未议移替，想当知悉。”

僖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时赵隐、高瓚知政事，与彦昭同年进士，荐彦昭长于治财赋。十五年三月，召为吏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

先是，杨收、路岩、韦保衡皆以朋党好赂得罪。萧倣秉政，颇革前弊。而彦昭辅政数月，百职斯举，察而不烦，士君子称之。二年，因其转官，僖宗诫曰：

彦昭历试有劳，金谐无愧。涉于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兴文教，励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规，两司大计，清能壁立，政乃风行。奸欺屏绝于多歧，请托销摧于正议。不烦内库，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进丝发。军食所入，余剩于明年；郊庙所供，克办于今岁。颇符神化，真谓庙谋。不有良臣，安能富国？宜酬勋于黄阁，

俾正位于紫垣。敬服诚词，永坚茂业，呜呼！秉钧之道，何所难哉；覆车之涂，近已多矣！与其树党，不若修身；与其收恩，不如秉直。买暂胜者貽其永败，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贵及人，唯争自我；初诚润屋，寻以危家。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纵经营而得位，用枉挠而当辜。唯尔选自朕心，采于人望。宣诏既毕，闲门未知，来遂奔车，退无私谢。独推元老，曾请急征；以守道而自臻，实荣亲之最重。尔其坚持正直，允执规程。但畏幽阴，必归公当。甘言可憚，叙往可嗤。奖善须明，惩奸须锐。利于人者，虽难必举；利于己者，虽易勿为。频念孤寒，每思耕织，常自勤于数事，便有望于中兴。彰朕知臣，在卿匡国，必使恩从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苟致我于尧、舜，亦比尔于皋、夔。可中书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累迁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与郑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领度支如故。进阶特进，累兼尚书右仆射。罢相，历方镇，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谦。

郑畋，字台文，荥阳人也。曾祖邻，祖穆，父亚，并登进士第。亚，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进士第，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数岁之内，连中三科。聪悟绝伦，文章秀发。李德裕在翰林，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出镇浙西，辟为从事。累属家艰，人多忌嫉，久之不

调。会昌初，始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五年，德裕罢相镇渚宫，授亚正议大夫，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经略使。大中二年，吴汝纳诉冤，德裕再贬潮州，亚亦贬循州刺史，卒。

畋年十八，登进士第，释褐汴宋节度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馆事。未行，亚出桂州，畋随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继秉政十余年，素与德裕相恶。凡德裕亲旧多废斥之，畋久不偕于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镇，刘瞻镇北门，辟为从事。入朝为虞部员外郎。右丞郑薰，令狐之党也，摭畋旧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复出为从事。五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令。九年，刘瞻作相，荐为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

畋以久罹摈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陈曰：“臣十八进士及第，二十二书判登科。此时结绶王畿，便贮青云之望。洎一沉风水，久换星霜，厌外府之樽罍，渴明庭之礼乐。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圣君，无以发扬幽迹。臣任刑部员外郎日，累于阁内对扬。去冬蒙擢宰万年，又得延英中谢。倾藿幸依于白日，舍盆终睹于青天。昨以京县浩穰，苦心为政，疲羸粗息，强御无踪。方专宰字之心，用副忧勤之化。陛下过垂采听，超授恩荣，擢于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才超翰苑，遽改郎曹。”

寻加知制诰，又自陈曰：“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其时替故昭义节度使沈询作渭南县尉；两考罢免，杨收以结绶替臣。询则备历显荣，歿经数载；收则宠极台辅，绌已三年。臣则外困宾筵，内甘散秩，仰窥霄汉，

空叹云泥。虽云赋命屯奇，实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涤如此。

俄迁中书舍人。十年，王师讨徐方，禁庭书诏旁午。眈洒翰泉涌，动无滞思，言皆破的，同僚阁笔推之。寻迁户部侍郎。庞勋平，以本官充承旨。眈以德望先达，论滞久之。既冠禁庭，当为宰辅，因谢承旨自陈曰：“禁林素号清严，承旨尤称峻重。偏膺顾问，首冠英贤。今之宰辅四人，三以此官腾跃，其为盛美，更异寻常。岂谓凡流，继兹芳躅，臣所以忧不称承旨之任也。至若继刘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规程，沥恳事君，披肝翊圣。以贞方为介胄，用忠信作藩篱。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让承旨之职。况沉舟坠羽，因圣主发扬，有薄艺微才，受鸿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荣，由郎吏以至于贰卿，自末僚而迁于上列。”其切于大用如此。

其年八月，刘瞻以谏囚医工宗族，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眈草制过为美词。懿宗省之甚怒，责之曰：“眈顷以行迹玷秽，为时弃捐，朝籍周行，无阶践历。竟因由径，遂致叨居，尘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体朕怀。一昨刘瞻出藩，朕岂无意？尔次当视草，过为美词。逞谄诡于笔端，笼爱憎于形内。徒知报瞻歆唾之惠，谁思蔑我拔擢之恩？载详言伪而坚，果明同恶相济。人之多僻，一至于斯！宜行窜逐之科，用屏回邪之党。可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召还。授右散骑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迁吏部侍郎。寻降制曰：“顷者时郁正途，权归邪幸。尔眈执心无惑，秉节被谗，征复鸳行，愈洽人望。既负弥纶之业，宜居辅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号礼毕，进

加中书侍郎，进阶特进，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五年，黄巢起曹、郢，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郢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天子下百僚议。初，黄巢之起也，宰相卢携以浙西观察使高骈素有军功，奏为淮南节度使，令扼贼冲。寻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及崔璆之奏，朝臣议之。有请假节以纾患者。敕采群议，欲以南海节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骈，欲立奇功以图胜。携曰：“高骈将略无双，淮土甲兵甚锐。今诸道之师方集，蕞尔纤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怯，而令诸军解体耶！”敕曰：“巢贼之乱，本因饥岁。人以利合，乃至实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闭门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彼本以饥年利合，一遇丰岁，孰不怀思乡土？其众一离，则巢贼几上肉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若此际不以计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忧未艾也。”

群议然之，而左仆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上亦望骈成功，乃依携议。及中书商量制敕，敕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高公迁延玩寇，无意翦除，又从而保之，彼得计矣。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驾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僖宗闻之怒，曰：“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二人俱罢政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广明元年，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县。

高骈止令张璘控制冲要，闭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征还，拜畋礼部尚书。寻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是冬，贼陷京师，僖宗出幸。畋闻难作，候驾于斜谷迎谒，垂泣曰：“将相误陛下，以至于此。臣实罪人，请死以惩无状。”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驻蹕兴元。卿宜坚扼贼冲，勿令滋蔓。”畋对曰：“臣心报国，死而后已，请陛下无东顾之忧。然道路艰虞，奏报梗涩，临机不能远禀圣旨，愿听臣便宜从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畋还镇，搜乘补卒，缮修戎仗，浚饰城垒。尽出家财以散士卒。昼夜如临大敌。

中和元年二月，贼将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欲攻凤翔。畋预知贼至，令大将李昌言等伏于要害。贼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骑长驱，部伍不整。畋以锐卒数千，陈于高冈，虚立旗帜，延袤数里。距贼十余里，伐鼓而阵。贼不之测众寡，始欲列卒而阵，后军未至，而昌言等发伏击之，其众大挠。日既晡矣，岐军四合，追击于龙尾陂，贼委兵仗自溃，斩馘万计，得其铠仗，岐军大振。天子闻之，谓宰相曰：“予知畋不尽儒者之勇，甚慰予怀。”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

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污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又传檄天下曰：

凤翔陇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畋，移檄告诸藩镇、郡县、侯伯、牧守、将吏曰：夫屯享有数，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亏，似阴阳

之愆伏。是以双朝方盛，则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骋其残酷。不无僭越，寻亦诛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难免。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我国家应五运以承乾，躋三王之垂统，绵区饮化，匝宇归仁。十八帝之鸿猷，铭于神鼎；三百年之睿泽，播在人谣。加以政尚宽弘，刑无枉滥，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务恤于生灵。足可传宝祚于无穷，御瑶图于不朽。

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虽加讨逐，犹肆猖狂。草贼黄巢，奴仆下才，豺狼丑类。寒耕热耨，不励力于田畴；媮食靡衣，务偷生于剽夺。结连凶党，驱迫平人，始扰害于里闾，遂侵凌于郡邑。属以藩臣不武，戎士贪财，徒加讨逐之名，竟作迁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圣上爱育情深，含弘道广，指万方而罪己，用百姓以为心。假以节旄，委之藩镇，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无犬马之诚，但恣虫蛇之毒。剽掠我征镇，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残我士庶。视人命有同于草芥，谓大宝易取如弈棋。而乃窃据宫闱，伪称名号。烂羊头而拜爵，续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夸安，鱼在鼎而犹戏。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项羽之尸；四豕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犹复广侵田宅，滥读货财，比溪壑以难盈，类乌鸢而纵攫。茫茫赤县，仅同夷貊之乡；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内。固已人神共怒，行路伤心。

敕谬领藩垣，荣兼将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与义士忠臣，共翦狐鸣狗盗。近承诏命，会合

诸军。皇帝亲御六师，即离三蜀；霜戈万队，铁马千群；雕虎啸以风生，应龙骧而云起。淮南高相公，会关东诸道百万雄师，计以夏初，会于关内。畋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节度使仇公遇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争麾陇右之蛇矛，待扫关中之蚁聚。而吐蕃、党项以久被皇化，深愤国讎，愿以沙漠之军，共献荡平之捷。此际华戎合势，藩镇连衡，旌旗灿烂于云霞，剑戟晶荧于霜雪。莫不持绳待试，贾勇争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兹残孽，不足殄除。况诸道世受国恩，身縻好爵，皆贮匡邦之略，咸倾致主之诚。自函、洛构氛，奎輿避狄，莫不指铜驼而眦裂，望玉垒以魂销。闻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愤激，速殄寇讎。永图社稷之勋，以报君亲之德，迎奎反正，岂不休哉。

时驾在坤维，音驿阻绝，以为朝廷无能复振。及畋传檄，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巢贼闻之大惧。自是贼骑不过京西。当时非畋扼贼之冲，褒、蜀危矣。寻进位检校司空。

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御贼冲，宜须骁将镇守，表荐大将李昌言，诏可之。诏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铎代畋将兵收复。畋寻以仆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机务。二年冬，罢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给事中凝绩为陇州刺史，诏侍畋就郡养疾，薨于郡舍，时年五十九。

光启末，李茂贞授凤翔节度使。畋会兵时，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以茂贞勤于军旅，甚奇之，委以游逻之任。至是，茂贞思畋奖待之恩，上表论之曰：

臣伏见当道故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郑畋，瑞应星精，祥开月角；建洪炉于圣代，成庶绩于明昌。凤毛方浴于春池，龙节忽移于右辅。旋以群鸥啸聚，万猾锋攒，苍黄而玉辂省方，次第而金门彻钥。九州相望，初犹豫以从风；百辟无归，半狐疑而委质。而畋冲冠怒发，投袂治兵；罗剑戟于樽前，练貔貅于阃外。坎牲誓众，衅鼓出师；驰羽檄于四方，畅皇威于万里。身维地轴，决横流而尽入东溟；手正天关，扫妖星而重尊北极。及至囊沙减灶，伐鼓扬旌；四凶方侈于兽心，一阵尽涂于龙尾。大振建瓴之捷，只于反掌之间。不期天柱朝摧，将星夜陨；竹帛徒书于茂烈，松楸未焕于易名。臣始仕从戎，爰承指顾，稟三令五申之戒，预一匡九合之谋。今则谬以微功，获居重镇。寻武侯之遗爱，城垒宛然；念叔子之高踪，涕零何极？伏冀特加赠谥，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诏赠司徒，谥曰文昭。

畋文学优深，器量弘恕。美风仪，神彩如玉，尤能赋诗。与人结交，荣悴如一。始为员外郎，为郑薰不放省上，畋不以为憾。及畋作相，薰子为郎，畋特奖拔为给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报怨，多此类也。

子凝绩，景福中历刑部、户部侍郎。

卢携，字子升，范阳人。祖损。父求，宝历初登进士第，应诸府辟召。位终郡守。携，大中九年进士擢第，授集贤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殿中侍御史，累转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召拜谏议大夫。乾符初，以

本官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乾符末，加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

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杀节度使李岩，遂抗表求节钺。初，王仙芝起河南，携举宋威、齐克让、曾宪等有将略，用为招讨使。及宋威杀尚君长，致贼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铎为都统，携深不悦。浙帅崔璆等上表，请假黄巢广州节钺，上令宰臣议。携以王铎为统帅，欲激怒黄巢，坚言不可假贼节制，止授率府率而已。与同列郑畋争论，投砚于地。由是两罢之，为太子宾客分司。

六年，高骈大将张麟频破贼。携素待高骈厚，常举可为统帅。天子以骈立功，复召携辅政。及王铎失守，罢都统，以高骈代之。由是自潼关以东，汝、陕、许、邓、汴、滑、青、兖皆易帅。王铎、郑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携内倚田令孜，外以高骈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时携病风，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决于亲吏温季修，货贿公行。及贼扰淮南，张麟被杀，而许州逐帅，澠水兵溃。朝廷震惧，皆归罪于携。及贼陷潼关，罢携相，为太子宾客，是夜仰药而死。

子晏，天祐初，为河南县尉，为柳璨所杀。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于梁魏。魏为秦灭，始皇徙关东豪族实关中，魏诸公子徙于霸陵。以其故王族，遂为王氏。后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阳之凤岐原，子孙因家焉。曾祖择，从兄易从，天后朝登进士第。从弟明从、

言从，睿宗朝并以进士擢第。昆仲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时号“凤阁王家”。其后，易从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进士登第。王氏自易从已降，至大中朝登进士科者，一十八人；登台省，历牧守、宾佐者，三十余人。择从，大足三年登进士第，先天中，又应贤良方正制举，升乙第，再迁京兆士曹参军，充丽正殿学士。祖察，至德二年登进士第，位终连州刺史。父自立，位终缙氏令。

徽大中十一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户部侍郎沈询判度支，辟为巡官。宰相徐商领盐铁，又奏为参佐。时宣宗诏宰相于进士中选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闻。徽性冲淡，远势利，闻之忧形于色。徽登第时，年逾四十，见宰相刘瑑哀祈，具陈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尘污禁裔。瑑于上前言之方免。从令狐綯历宣武、淮南两镇掌书记，得大理评事。召拜右拾遗，前后上疏论事二十三，人难言者必犯颜争之，人士翕然称重。

会徐商罢相镇江陵，以徽旧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仆在进士中，荷公重顾，公佩印临戎，下官安得不从？”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赐绯，荆南节度判官。

高湜时持宪纲，奏为侍御史知杂，兼职方员外郎，转考功员外。时考簿上中下字朱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徽白仆射，请以墨书，遂绝奸吏之弊。宰相萧倣以徽明于吏术，尤重之。乾封初，迁司封郎中、长安县令。学士阙人，倣用徽为翰林学士，改职方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延英中

谢，面赐金紫，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承旨如故。

广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黄巢入潼关，其夜僖宗出幸。徽与同列崔沆、豆卢瑑、仆射于琮，至曙方知车驾出幸，遂相奔驰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坠于崖谷，为贼所得，迫还京师。将授之伪命，徽示以足折口暗，虽白刃环之，终无惧色。贼令舆归第，命医工视之。月余，守视者稍怠，徽乃杂于负贩，窜之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入蜀。

天子嘉之，诏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将赴行在，寻诏徽以本官充东面宣慰催阵使。时王铎都统行营兵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贼。徽与行营都监杨复光谋，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难。其年夏，代北军至，决战累捷，收复京师，以功加尚书右仆射。

光启中，潞州军乱，杀其帅成麟，以兵部侍郎郑昌图权知昭义军事。时孟方立割据山东三州，别为一镇。上党支郡，唯泽州耳，而军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图不能制。宰相奏请以重臣镇之，乃授徽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泽潞邢洛磁观察等使。时銮辂未还，关东聚盗。而河东李克用与孟方立方争泽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诉之曰：

臣闻量才授任，本切于安人；奉上推忠，莫先于体国。臣早逢昌运，备历华资，止仗竭诚，幸无躁迹。六年内置，虽叨侍从之荣；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忧勤。况重镇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宠寄，

出自宸衷，岂合憊劳，更陈表款。但以郑昌图主留累月，将结深根；孟方立专据三州，转成积衅。招其外则潞人胥怨，抚其内则邢将益疑。祸方炽于既焚，计奈何于已失。须观胜负，乃决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则寝兴百虑；思奉身而先退，则事体两全。伏乞圣慈，博求廷议，择其可付，理在从长。免微臣负怀宠之讥，使上党破必争之势。触藩知难，庶无愧于前言；报国图功，岂无伸于此日。

天子乃以昌图镇之，以徽为诸道租庸供军等使，余官如故。

时京师收复之后，宫寺焚烧，园陵毁废，故车驾久而未还。乃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等使。徽方治财赋，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丧，乃招合遗散，抚之如子。数年之间，版户稍葺，东内斋阁，缮完有序。徽拜表请车驾还京，曰：“昨者狂寇将逃，延灾方甚。而端门凤峙，镇福地而独存；王气龙盘，郁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临御非遥。今虽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式示卑宫之俭，更凝馭道之尊。且肃宗才见捷书，便离岐下；德宗虽当盛暑，不驻汉中。故事具存，昌期难缓，愿回銮辂，早复京师。臣谬以散材，叨膺重寄，闭阁深念，拜章累陈。审时事之安危，系庙谋之得失。臣虽随宜制置，竭力抚绥，如或銮驾未回，必恐人心复散。纵成微效，终负殊私。势有必然，理宜过虑。以兹淹驻，转失机宜。实希永挂宸聪，亟还清跸。”帝深嘉纳，进位检校司空、御史大夫，权知京兆尹事。

中外权臣，遣人治第京师。因其乱后，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诉相继。徽不避权豪，平之以法。由是残民安业，而权

幸侧目恶其强。乃以其党薛杞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丧，徽执奏不令入府。权臣愈怒，奏罢徽使务，以本官征赴行在。寻授太子少师，移疾退居蒲州。满十旬，请罢。僖宗还宫，复授太子少师，疾，未任朝谒。宰相以徽怨望，奏贬集州刺史，徽乃舆疾赴贬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师，僖宗出幸宝鸡，而军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无罪，召拜吏部尚书，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徽将赴行在，而襄王僭伪。邠、岐兵士，追逼乘舆。天子幸汉中，徽不能进。李煜伪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阙。徽托以风疾，不能步履。煜将僭号，逼内外臣僚署誓状。徽称臂缓，不能秉笔，竟不署名。

朱玫既诛，天子自褒中还，至凤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车驾还宫，徽上意，以足膝风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复授太子少师。及便殿中谢，昭宗顾瞻进对，曰：“王徽神气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书。大乱之后，铨选失绪，吏为奸蠹，有重叠补拟者。徽从初注授，便置手历，一一检视，人无拥滞，内外称之。进位检校司空，守尚书右仆射。大顺元年十二月卒，赠太尉，谥曰贞。

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议兵之难，古无百胜，盖以行权制变，法断在于临机；出奇无穷，声实悬于中的。昔晋国之平孙皓，贾公闾坚沮渡江；吴人欲拒曹瞞，张辅吴终惭失策。彼之贤俊，未免悔尤。况卢子升平代书生，素迷军志，只保高骈之平昔，不料高骈之苞藏；以至力困黄巢，毒流赤县，绝吭仰药，何所补焉？台文气激壮图，志摅宿愤，慷慨誓众，叱咤临戎；竟

扼贼喉，以康天步，谓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赵以鼎职奉亲，天伦并达，积庆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盗泉，脱身虎口，功名不坠，君子多之。

赞曰：武以伸威，谋以制敌。何必临戎，陈师枉席。高骈玩寇，卢携保奸。圣断一误，崎岖剑山。

卷一百七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萧遘 孔纬 韦昭度 崔昭纬 张濬
朱朴 郑繁 刘崇望 兄崇龟 弟崇鲁 崇谟
徐彦若 陆扈 柳璨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嵩生衡。衡生复，德宗朝宰相。复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太原从事。入朝为右拾遗，再迁起居舍人。与韦保衡同年登进士第，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

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保衡心衔之。及保衡作相，掎遘之失，贬为播州司马。途经三峡，维舟月夜赋诗自悼。虑保衡见害，遽有神人谓之曰：“相公勿忧，予当御侮奉卫。”遘心异之。过峡州，经白帝祠，即所睹之神人也。

保衡诛，以礼部员外郎征还，转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乾符初，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翰林

承旨。

黄巢犯阙，僖宗出幸，以供馈不给，须近臣掌计，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绵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累兼吏部尚书、监修国史。

邁少负大节，以经济为己任。洎处台司，风望尤峻，奏对朗拔，天子器之。光启初，王纲不振。是时天下诸侯，半出群盗；强弱相噬，怙众邀宠，国法莫能制。

有李凝古者，从支详为徐州从事。详为衙将时溥所逐，而宾佐陷于徐。及溥为节度使，因食中毒。而恶凝古者谮之，云为支详报仇行鸩。溥收凝古杀之。凝古父损，时为右常侍，溥上章披诉，言损与凝古同谋。内官田令孜受溥厚赂，曲奏请收损下狱。中丞卢渥附令孜，锻炼其狱。侍御史王华嫉恶，坚执奏证损无罪。令孜怒，奏移损付神策狱按问，王华拒不奉诏，奏曰：“李损位居近侍，当死即死，安可取辱于黄门之手？”邁非时进状，请开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鸩之谋，其事暧昧，已遭屠杀，今不复论。李损父子相别三四年，音问断绝，安得诬罔同谋？时溥恃勋坏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请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诬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损罗织而诛，行当便及臣等。”帝为之改容，损得免，止于停任。

时田令孜专总禁军，公卿僚庶，无不候其颜色，唯邁以道自处，未尝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两池盐利，请直属禁军。王重荣上章论列。乃奏移重荣别镇。重荣不受，令孜请率禁军讨之。重荣求援于太原，李克用引军赴之，拒战沙苑，禁军大败，逼京城。僖宗惧，出幸凤翔。诸藩上章抗论令孜生事，离间方面。邁素恶令孜，乃与裴澈致书召朱玫。玫

以邠州之军五千迎驾，仍与河中、太原修睦，请同匡王室。由是，诸镇继上章，请驾还京。令孜闻攻军至，迫胁天子幸陈仓。时僖宗仓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从。孜怒令孜弄权，又以天子不谅其忠，语辞怨望，乃诉于遘曰：“主上六年奔波，百端艰险。中原士庶，与贼血战，肝脑涂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复京都，十亡七八。残民遗老，方喜车驾归宫。主上不念生灵转输之劳，甲士血战之效，将勤王之功业，为敕使之宠荣；而更志在乱邦，与国生事，召戎结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踪，径来奔问，不蒙见信，翻类胁君。古者忠而获罪，正如此也！吾等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殫矣！安能垂头叠翼，喘喘于阉寺之手哉！《春秋》之义，丧君有君。相国徐思其宜，改图可也。”遘曰：“主上临御十余年，未闻过行。比来丧乱播越，失于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动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陈仓，上无行意，令孜陈兵帐下，列卒阶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静言此贼，罪不容诛。至尊之心，孰不深鉴？足下乃心王室，止有归兵还镇，拜表迎銮，德业功名，益光图史。舍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图之言，未敢闻命。”孜曰：“李家王子极多，有天下者，岂一王哉？”遘曰：“废立危事，虽有伊尹、霍光之贤，尚贻后悔。古人云：‘勿为福始，勿为祸先。’如公矢谋，未见其利。”孜退而宣言曰：“我册个王子为主，不从者斩。”及立襄王，请遘为册文。遘曰：“少婴衰疾，文思减落。比来禁署，未免倩人，请命能者。”竟不措笔。乃命郑昌图为之，孜滋不悦。及还长安，以昌图代遘为相，署遘太子太保。乃移疾，满百日，退居河中之永乐县。

遘在相位五年，累兼尚书右仆射，进封楚国公。僖宗再

迁京，宰相孔纬与邁不协，以其受伪命，奏贬官。寻赐死于永乐。咸通中，王铎掌贡籍，邁与韦保衡俱以进士中选，而保衡暴贵，与铎同在中书。及僖宗在蜀，邁又与铎并居相位。帝尝召宰臣，铎年高，升阶足跌，踣勾陈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辅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谓邁曰：“适见卿扶王铎，予喜卿善事长矣。”邁对曰：“臣扶王铎不独司长。臣应举岁，铎为主司，以臣中选门生也。”上笑曰：“王铎选进士，朕选宰相，于卿无负矣。”邁谢之而退。

邁为大臣，士行无缺。逢时不幸，为伪煊所污，不以令终，人士惜之。

弟蘧，时为永乐令。

孔纬，字化文，鲁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终秘书省著作佐郎，谏议大夫巢父兄也。祖戣，位终礼部尚书，自有传。父遵孺，终华阴县丞。

纬少孤，依诸父温裕、温业，皆居方镇，与名公交，故纬声籍早达。大中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崔慎由镇梓州，辟为从事。又从崔铉为扬州支使，得协律郎。崔慎由镇华州、河中，纬皆从之，历观察判官。宰相杨收奏授长安尉，直弘文馆。御史中丞王铎奏为监察御史，转礼部员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贤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丁内忧免。服阕，以右司员外郎入朝。宰臣赵隐嘉其能文，荐为翰林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赐绯。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谢日，面赐金紫之服。乾符中，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

纬器志方雅，嫉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历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选曹，动循格令。权要有所托，私书盈几，不之省。执政怒之，改太常卿。

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改刑部尚书，判户部事。宰臣萧遘在翰林时，与纬情旨不协。至是，因户部取给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启元年，从驾还京。

是时，田令孜军败，沙陀逼京师，帝移幸凤翔，邠帅朱玫引兵来迎驾。令孜挟帝幸山南。时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从，而随驾者黄门卫士数百人而已。帝驻宝鸡，候百官，诏授纬御史大夫，遣中使传诏，令纬率百僚赴行在。时京师急变，从驾官属至整屋，并为乱兵所剽，资装殆尽。纬承命见宰相论事，萧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辞疾不见纬。纬遣台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为词。纬无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谓之曰：“吾辈世荷国恩，身居宪秩。虽六飞奔迫而咫尺天颜，累诏追征，皆无承禀，非臣子之义也。凡布衣交旧，缓急犹相救恤，况在君亲？策名委质，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岂不怀，但整屋剽剥之余，乞食不给。今若首途，聊营一日之费，俟信宿纪行可也。”纬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岂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辈善自为谋，吾行决矣。”

即日见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诏命，令促百僚前进。观群公立意，未有发期。仆忝宪闾，不宜居后。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骑，送至陈仓。”昌符嘉之，谓纬曰：“路无顿递，裹粮办耶？”乃送钱五十缗，令骑士援纬达散关。纬知朱玫必蓄异志，奏曰：“关城小邑，不足以驻六师，请速幸梁州。”翌

日，车驾离陈仓，才入关而邠、岐之兵围宝鸡，攻散关。微纬之言几危矣！

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改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王行瑜斩朱玫，平定京城，迁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从驾还京，驻蹕岐阳，进阶特进，兼吏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车驾还宫，进位左仆射，赐“持危后运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赐铁券，恕十死罪，赐天兴县庄、善和里宅各一区，兼领京畿营田使。

僖宗晏驾，充山陵使。僖宗祔庙，纬准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纬依旧视事，进加司空。以国学盗火所焚，令纬完葺，仍兼领国子祭酒。蔡贼秦宗权伏诛，进阶开府仪同三司，进位司徒，封鲁国公。

十一月，昭宗谒郊庙，两中尉、内枢密请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贵人天朝服助祭之礼，少府监亦无素制冠服。中尉怒，立令制造，下太常礼院。礼官举故事，亦称无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谏官亦论之。纬奏曰：“中贵不衣朝服助祭，国典也。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天子召谏官谓之曰：“大礼日近，无宜立异，为朕容之。”于是内官以朝服助祭。郊礼毕，进位兼太保。

大顺元年夏，幽州、汴州请讨太原。宰臣张浚请自率禁军为招讨。上持疑未决，问计于纬。纬以讨之为便，语在《浚传》。其年秋，浚军为太原所击，大败而还。浚罢相贬官，纬坐附浚，以检校太保、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未离阙下，再贬均州刺史。纬、浚密遣人求援于汴州，朱全忠上章论救。纬至商州，有诏俾令就便，遂寓居华州。

乾宁二年五月，三镇入京师，杀宰相韦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党，外交方镇，思用骨鲠正人，遣中使趋华州召纬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宾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书。翌日，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庙、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阶爵、功臣名、食邑并如故。旬日之内，驿骑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师。

延英中谢，奏曰：“臣前时待罪宰相，智术短浅，有负弼谐。陛下特贷刑书，曲全腰领。臣期于死报泉壤，不望生叩玉阶。复拜龙颜，实臣荣幸。然臣比婴衰疾，伏枕累年，形骸虽存，生意都尽。平居勉强，御事犹疏。况比尫羸，宁胜重委？国祚方泰，英彦盈庭，岂以朽腐之人，再尘机务！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许臣自便。”因呜咽流涕。纬久疾，拜蹈艰难，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阁门使送纬中书视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约入京师谋乱，天子出幸石门。纬从驾至莎城，疾渐危笃，先还京城。九月，卒于光德里第，赠太尉。

纬家尚节义，挺然不屈。虽权势燠灼，未尝假以恩礼。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恃恩颇横，不期年领浙西节度使，俄加平章事。谢日，台吏申中书，称天武相公衙谢，准例班见百僚。纬判曰：“不用立班。”顺节粗暴小人，不闲朝法，盛饰趋中书，既见无班，心甚怏怏。他日因会，顺节微言之。纬曰：“必知公嫌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来班见宰相，以辅臣居班列之首，奉长之义也。公握天武健儿，而于政事厅受百僚班见，意自安乎？必若须此仪，俟去‘都头’二字可也。”顺节不敢复言。其秉礼不回，多此类也。

孔氏自元和后，昆仲贵盛，至正卿、方镇者六七人，未有为宰辅者，至纬始在鼎司。

子崇弼，亦登进士第，仕至散骑常侍。

韦昭度，字正纪，京兆人。祖缙，父逢。昭度，咸通八年进士擢第。乾符中，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从僖宗幸蜀，拜户部侍郎。中和元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以本官同平幸事，兼吏部尚书。

昭宗即位，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隔绝贡奉。乃以昭度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招抚宣慰等使。昭度赴镇，敬瑄不受代。诏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势讨之。昭度为行营招讨。卒岁，止拔汉州。王建谓昭度曰：“相公劳师弊众，远事蛮夷。访闻京洛以东，群侯相噬，祸难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还京师，咨谋匡合，平定两河，国家之利也。敬瑄小丑，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责建可办。”昭度然之，奏请还都。昭度未及京师，建以重兵守剑门，急攻成都下之。杀敬瑄，自称留后。昭度还，以检校司空充东都留守。召还，为右仆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让能凤翔所杀，复委昭度知政事，与李谿并命。时宰相崔昭纬专政，恶李谿之为人。降制曰，令知制诰刘崇鲁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论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复命谿同平章事，昭纬不胜其忿。

先是，邠州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奏议云：“国朝已来，功如郭子仪，未省曾兼此官。”乃赐号“尚父”。崔昭纬宗人铤，曾为行瑜从事，朝廷每降制敕，不便于昭纬者，即令铤

诉于行瑜，俾上章论列。朝旨小有依违，即表章不逊。至是李谿入拜。昭纬谓铤曰：“前时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奸纤，惑上视听，宗社不宁。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与李茂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惧危宗社。”天子优诏晓谕，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贞、华州韩建以兵入觐，面奏昭度、李谿之奸邪，请加谴逐。制敕未行，三镇兵害昭度于都亭驿。及行瑜诛，降制复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纬，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枣县尉。父瑋，鄂州观察使。昭纬进士及第。昭宗朝，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奸纤，忌前达。内结中人，外连藩阓。属朝廷微弱，每托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诱召三镇将兵诣阙，贼杀宰辅内臣，帝深切齿。会太原之师诛行瑜，罢相，授右仆射。后又以托附汴州，再贬梧州司马。寻降制曰：

崔昭纬顷居内署，粗著微劳。擢于侍从之司，委以燮调之任。不能忠贞报国，端慎处身。潜交结于奸臣，致漏泄于机事。星霜累换，匡辅蔑闻。尔罪一也。

又快其私忿，辄恣阴谋。托崔铤之险巖，连行瑜之计画，遂致称兵向阙，怙众胁君。故宰臣韦昭度、李谿并以无辜见害，几危宗社，显辱君亲。尔罪二也。

及行瑜败灭，京国甫安，而乃自惧欺诬，别谋托附。又于藩阓，潜请荐论，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贪荣冒宠，僭滥无厌，败俗伤风，贤愚共鄙。尔罪三也。

又将厚赂，欲结诸王，轻侮我宪章，玷渎我骨肉。货财之数，文字具存。赖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尽将昭纬情款，兼其亲吏姓名，直具奏闻，拒其求托。昭纬曾居宰辅，久历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顾其事体。观其识见，实骇听闻。尔罪四也。

自奸邪既露，情状难容。尚示宽刑，未行严宪，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过尤，恭承制命，速赴贬所，用守常规。而犹自务宴安，寻闻所在留驻；搅扰藩镇，侮慢朝章。曾无稟畏之心，可验苞藏之计。罔知愆咎，唯谤朝廷。尔罪五也。

朕以恩泽者，帝王之雨露，弄法者，邦国之雷霆；无雨露则庶物不荣，无雷霆则万邦不肃。朕体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难含垢。凡百多士，宜体予怀。宜所在赐自尽。

时昭纬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斩之。

兄昭符，仕至礼部尚书。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给事中。昭远，考功员外郎。

张濬，字禹川，河间人。祖仲素，位至中书舍人。父镣，官卑，家寓州。濬倜傥不羁，涉猎文史，好大言，为士友之所摈弃。初从乡赋随计，咸薄其为人。濬愤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隐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之术，欲以捭阖取贵仕。乾符中，枢密使杨复恭因使遇之，自处士荐为太常博士，累转度支员外郎。

黄巢将逼关辅，濬托疾请告，侍其母，挈族避乱商州。贼

犯京师，僖宗出幸，途无供顿，卫军不得食。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骡纲，军士始得食。僖宗召康问曰：“卿为县令，安操心及此？”康对曰：“臣为尘吏，敢有此进献？张濬员外教臣也。”帝异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几，拜谏议大夫。

其年冬，宰相王铎至滑台，兼充天下行营都统。方征兵诸侯，奏用濬为都统判官。时王敬武初破弘霸郎，军威大振，累诏征平卢兵，敬武独不赴援。铎遣濬往说之，敬武已受伪命，复怙强不迎诏使。濬至，谒见，责之曰：“公为天子守藩，王臣赍诏宣谕，而侮慢诏使。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敬武愕然谢咎。既宣诏，军士按兵默然，濬并召将佐集于鞠场面谕之曰：“人生效忠仗义，所冀粗分顺逆，悬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贩盐白丁，何利害之可论耶？今诸侯勤王，天下响应，公等独据一州，坐观成败。贼平之后，去就何安？若能此际排难解纷，陈师鞠旅，共诛寇盗，迎奉銮舆，则富贵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辈舍安而即危也！”诸将改容引过，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即时出军，从濬入援京师。贼平，累迁户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发迹，依杨复恭。及复恭失势，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复恭。及再幸山南，复恭代令孜为中尉，罢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复恭有援立大勋，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当时趋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画大计，复用为宰相、判度支。上尝问濬，致理何事最急？对曰：“莫若强兵。兵强而天下服。”上由是专务搜补兵甲，欲以武功胜

天下。后延英论前代为治得失，濬曰：“不必远征汉、晋之弊。臣窃见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内外逼于强臣。臣每思之，实痛心而泣血也。”

会朱全忠诛秦宗权，安居受杀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等奏请出军讨太原。诏四品以上官议，皆言：“国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国家所有。”濬议曰：“先帝频至播越，王室不宁。原其乱阶，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请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断两雄之势。”上曰：“收复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诸侯其谓我何？”濬恳论用兵之利害，盖欲示外势而挤复恭也。上旨未决。宰臣孔纬曰：“张濬所陈，万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师渡河而贼必自破。昨计度军中转饷犒劳，一二年中，必无阙事，陛下断意行之。”

既二相俱论，乃以濬为河东行营兵马都招讨宣慰使，以京兆尹孙揆副之。仍授揆昭义节度使，华州韩建为供军使，朱全忠为太原西南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太原东北面招讨使。全忠以汴军三千为濬牙队。大顺元年六月，濬率军五十二都，兼邠宁、鄜、夏杂虏共五万人骑，发自京师。昭宗御安喜楼临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动为贼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愤惋，为陛下除其僭逼。”杨复恭闻之不悦。中尉内使钱于长乐，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当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复恭衔之。

时汴、华、邠、岐之师渡河，会濬于晋州。汴将朱崇节权知潞州事，太原将李存孝攻之。濬虑贼平汴人据昭义，乃

令孙揆分兵赴镇，中使韩归范送旌节至军。八月，揆与归范赴潞州。至潞，并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将葛从周奔潞州。十月，濬军至阴地，邠、岐、华三镇之师营平阳。李存孝击之，一战而败，委兵仗溃散。进攻晋州。数日，中夜濬敛众遁走。比曙，丧师殆半。存孝进收晋、绛、慈、隰等州。濬狼狈由含山逾王屋，出河清，拆屋木缚筏济河，部下离散将尽。李克用上章论诉曰：

晋州长宁关使张承晖于当道录到张濬榜并诏曰，张濬充招讨制置使，令率师讨臣，兼削臣属籍官爵者。臣诚冤诚愤，顿首，顿首！伏以宰臣张濬欺天蔽日，廊庙不容。谗臣于君，夺臣之位。凭燕帅妄奏，与汴贼结恩；矫托皇威，擅宣王命，征集师旅，挠乱乾坤。误陛下中兴之谋，资黔黎重伤之困。臣实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则宰臣持权，面欺陛下。

况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凤阙，碎巢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臣无逆节，濬讨何名？陛下若厌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迁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诸其罪，孰肯无词？若以臣云中之伐，获罪于时，则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郢，陛下何不讨之？假令李孝德不忠于主，伐之为是，则朱瑄、时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异名，赏彼而诛此，使天下藩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动，流言窃议，为臣怨嗟，固非中兴之术也。

且陛下阝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

之后，骂臣曰戎、羯、蕃、夷。海内握兵立事如臣者众矣，宁不惧陛下他时之骂哉？臣昨遇燕军，以礼退舍。匡威浅昧，厚自矜夸，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内外吠声一发，短谋竞陈，误陛下君臣之分。况命官选将，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倘臣延期挺命，尚固一方，彼实何颜以见陛下。此则奸邪朋党，轻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张濬既以出军，微臣固难束手。臣便欲叫阍，轻骑面叩玉阶，诉邪佞于陛下之彤墀，纳诏命于先皇之宗庙，然后束身司败，甘处宪章。

时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败，朝廷耸震，制曰：

汉武因恭俭富庶之后，建置朔方，孙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体者，诚以爱人治国为先，拓境开疆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余，将议北征，魏相争之，五将寻罢。果致中兴，号为贤辅。况朕承天厌兵戈之后，人思休息之时。敢望皋、夔，共成尧日；庶几孙、魏，粗及汉年。苟易于斯，如何倚注！

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充河东行营诸道兵马招讨制置等使张濬，早以盛名，称为奇士，由是再加征用，委以钧衡，谓其必致小康，克胜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谗之询谋，起无名之兵革。自云一举，止在旬时，坚请抗论，势莫能夺。轻葛亮渭滨之役，小裴度淮左之行。经历寒暄，耗费百万。虚诞彰于朝野，诈诡布于华夷，横草蔑闻，燎原愈急。俾拥旄乘驿之使，囚在虏庭；勤王奉国之军，怀归本土。忘

廊庙之威重，结藩屏之仇讎。欲使海内生灵，竭其贡赋；不独河中郡邑，荡为丘墟。潜生厉阶，欲谁归咎？

于戏！征晁错之故事，思王恢之旧章，国有明文，尔当何遁？尚以爱人以礼，理体宜然。廉镇剧权，武昌善地，宜罢枢轴之务，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后命。可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观察等使。寻贬连州刺史，驰驿发遣。行至蓝田关不行，留华州依韩建。时朝廷微弱，竟不能诘。

乾宁二年，三镇杀韦昭度。帝召孔纬欲大用，亦以濬为兵部尚书，又领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华州，罢濬使务，守尚书右仆射。上疏乞致仕，授左仆射致仕。乃还洛阳，居于长水县别墅。濬虽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废立之际，濬致书诸藩，请图匡复。王师范青州起兵，欲取濬为谋主。事虽不果，其迹颇泄。朱全忠将图篡代，惧濬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令图之。乃令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天复三年十二月晦夜也。

永宁县吏叶彦者，张氏待之素厚。杨麟之来，彦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格、濬父子号咷而已。濬谓格曰：“留则并命，去或可免。汝自图之，勿以吾为累，冀存后祀也。”格拜辞而去。叶彦率义士三十人，送渡汉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峡入蜀。王建僭号，用为宰相。中兴平蜀，任圜携格而还。格感叶彦之惠，访之，身已歿，而厚报其家。濬第三子窜于杨行密。

自乾宁之后，贼臣内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

简拔奇材以为相。然采于群小之论，未尝获一名人。登用之徒，无不为时嗤诮。

朱朴者，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伎。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朴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平章事。在中书与名公齿，笔札议论，动为笑端。数月，岩士事败，俱为韩建所杀。

郑瓘者，以进士登第，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黄巢自岭表还，经淮南剽掠。瓘移黄巢文牒，请不犯郡界。巢笑而从之，一郡独不被寇。天子嘉之，赐绯鱼袋。罢郡，有钱千缗，寄州帑。后郡数陷，盗不犯郑使君寄库钱。至杨行密为刺史，送所寄于京师还瓘。

瓘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

王徽为御史大夫，奏瓘为兵部郎中、知台杂，迁给事中，赐金紫。僖宗自山南还，以宰相杜让能弟弘徽为中书舍人。瓘以弘徽兄在中书，弟不宜同居禁近，封还制书。天子不报，瓘即移病休官。无几，以左散骑常侍征还。朝政有阙，无不上章论列。事虽不行，喧传都下，执政恶之，改国子祭酒。物议以瓘匡谏而置之散地，不可，执政惧，复用为常侍。

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愜。瓘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

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繁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繁笑而问之曰：“诸君大误，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诙谐。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余，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时议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繁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

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会，辅太宗起义晋阳，官至户部尚书，封渝国公，图形凌烟阁。政会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历洪、饶八州采访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获嘉令。慎知生裴，仕至东阿令。裴生藻，位终秘书郎。藻生符，进士登第，咸通中位终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龟、崇望、崇鲁、崇谟最知名。

崇龟，咸通六年进士擢第，累迁起居舍人，礼部、兵部二员外。丁母忧免。广明元年春，郑从谏罢相，镇太原，奏崇龟为度支判官、检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赐金紫。中和三年入朝，为兵部郎中，拜给事中。大顺中，迁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改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卒。

崇望，咸通十五年登进士科。王凝廉问宣歙，辟为转运巡官。户部侍郎裴坦领盐铁，辟为参佐。崔安潜镇许昌、成

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潜幕下。入为长安尉，直弘文馆，迁监察御史、右补阙、起居郎、弘文馆学士，转司勋、吏部二员外郎。崔安潜为吏部尚书，崇望判南曹，涤除宿弊，复清选部。田令孜干政，藩镇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职责。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关，欲其效用，选使谕旨，以崇望为谏议大夫。既至，谕以大义，重荣奉诏恭顺，誓心匡复，请杀朱玫自赎。使还，上悦，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转兵部，在禁署四年。

昭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书。大顺初，同列张濬画策讨太原，崇望以为不可，濬果败。濬黜，崇望代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

明年，玉山都头杨守信协杨复恭称兵阙下，阵于通化门。上陈兵于延嘉门。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库。明日晓，入含光门。未开，门内禁军列于左右，俟门开即劫掠两市。及闻传呼宰相来，门方启，崇望驻马慰谕之曰：“圣上在街东亲总戎事。公等禁军，何不楼前杀贼，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图小利以成恶名也。”将士唯唯，从崇望至长乐门。守信见兵来，即遁去，军士呼万岁。是日库市获全，军人不乱，繁崇望之方略也。寻加左仆射。

时溥与朱全忠争衡，全忠谋兼徐、泗，上表请以重臣镇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宁军节度使。溥不受代，行至华阴而还，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争河中节钺，朝廷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婿也。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相虽重德，如作镇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刘公，于我公事素也。”及三镇以兵入朝，杀害大臣，以

志勤之言，责授崇望昭州司马。及王行瑜诛，太原上表言崇望无辜放逐。时已至荆南，有诏召还，拜吏部尚书。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部尚书，乃改崇望兵部尚书。

时西川侵寇顾彦晖，欲并东川，以崇望检校右仆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未至镇，召还，复为兵部尚书。光化二年卒，时年六十二，册赠司空。

崇鲁，广明元年登进士第，郑从谠奏充太原推官。时兄崇龟为节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寻转掌书记。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遗、左补阙。景福初，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二年，杜让能得罪，昭宗复命韦昭度为相，翰林学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鲁与崔昭纬相善。昭纬恃邠、岐之援。让能既诛之后，权归于己，昭宗师李谿为文，惧居位得宠则恩顾渐衰，乃私与崇鲁谋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谓昭纬曰：“朝廷虽乏贤，不可用纤人为宰辅。谿比依复恭、重遂居内职。前日杜太尉狼籍，为朝廷深耻。今则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辙乎？”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岁暮，联上十表诉冤，其词诋毁，所不忍闻。明年春，复命谿为平章事。昭纬召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称兵入朝，杀昭度与谿。其年，太原诛王行瑜，昭纬贬官，崇鲁坐贬崖州司户。初崇龟在外，闻崇鲁哭麻，大悲，数日不食，谓所亲曰：“吾家兄弟进身有素，未尝以声利败名。吾门不幸，生此等儿。”

崇谔，中和三年进士及第。乾宁末，为太常少卿、弘文馆直学士。

徐彦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

三世继登进士科。商，字义声，大中十三年及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累迁侍御史，改礼部员外郎。寻知制诰，转郎中，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入为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迁兵部尚书、东莞子、食邑五百户。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罢相，检校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保，卒。

彦若，咸通十二年进士擢第。乾符末，以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昭宗即位，迁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代李茂贞为凤翔陇节度使。茂贞不受代，复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进加中书侍郎，累兼左仆射、监修国史。扈昭宗石门还宫，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进封齐国公，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加弘文馆大学士，赐“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名。昭宗自华还宫，进位太保、门下侍郎。时崔胤专权，以彦若在己上，欲事权萃于其门。二年九月，以彦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节度等使。卒于镇。

弟彦枢，位至太常少卿。

子绂，天祐初历司勋、兵部二员外，户部、兵部二郎中。

陆扈，字祥文，本名允迪，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曾祖澧，位终殿中侍御史。祖师德，淮南观察支使。父鄩，陕州法曹参军。扈，兴后二年登进士第，其年从僖宗幸兴元。九月，宰相韦昭度领盐铁，奏为巡官。明年，宰相孔纬奏直史馆，得校书郎，寻丁母忧免。龙纪元年冬，召授蓝

田尉，直弘文馆，迁左拾遗，兼集贤学士。中丞柳玭奏改监察御史。大顺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学士，改屯田员外郎，赐绯。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诰，二年元日朝贺，面赐金紫之服。五月，拜中书舍人。

扈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銮作赋，命学士和，扈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贽、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庭文书，后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

乾宁初，转户部侍郎。二年，改兵部，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嘉兴男、三百户。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扈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

九月，覃王率师送徐彦若赴凤翔。师之起也，扈坚请曰：“播越之后，国步初集，不宜与近辅交恶，必为他盗所窥。加以亲王统兵，物议腾口，无益于事，只贻后患。”昭宗已发兵，怒扈沮议，是月十九日，责授硤州刺史。师出果败，车驾出幸。四年二月，复授扈工部尚书。八月，转兵部尚书，从昭宗自华还宫。

明年正月，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复元年五月，进阶特进，兼兵部尚书，加食邑五百户。车驾自凤翔还京，赦后诸道皆降诏书，独凤翔无诏。扈奏曰：“凤翔近在国门，责其心迹，罪实难容。然比

来职责无亏，朝廷未与之绝。一朝独无诏命，示人不广也。”崔胤怒，奏贬宸沂王傅，分司东都，削阶至正议大夫。居无何，崔胤诛，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从昭宗还洛。其年秋，昭宗遇弑。明年正月，责授濮州司户，与裴枢、崔远、独孤损等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年五十九。

子璨，后为缙氏令。

柳璨，河东人。曾祖子华。祖公器，仆射公绰之再从弟也。父遵。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性褻直，无缘饰。宗人壁、玘，贵仕于朝，鄙璨朴钝，不以诸宗齿之。光化中，登进士第。尤精《汉史》，鲁国颜荛深重之。荛为中书舍人，判史馆，引为直学士。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纪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贍。迁左拾遗。公卿朝野，托为笺奏，时誉日洽。以其博奥，目为“柳篋子”。

昭宗好文，初宠待李谿颇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什，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驱传呼相公来。人未见制敕，莫测所以。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恩命高下，出自圣怀。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入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

同列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遽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昭宗迁洛，诸司内使、宿卫将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将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

二年五月，西北长星竟天，扫太微、文昌、帝座诸宿。全忠方谋篡代，而妖星谪见，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杀以应天变。”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伤害既甚，朱全忠心恶之。会全忠授九锡，蒋玄晖等别陈意见。王殷至大梁，诬玄晖等通导宫掖，欲兴复李氏。全忠怒，捕廷范，令河南聚众，五军分裂之，兼诛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初，璨迁洛后，累兼户部尚书、守司空，进阶光禄大夫、盐铁转运使。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呜呼！李氏之失驭也，李湣之气纷如，仁义之徒殆尽。狐鸣鸩啸，瓦解土崩。带河砺岳之门，寂无琨、逖；奋挺揭竿之类，唯效敦、玄。手未舍于棘矜，心已萌于问鼎。加以器浮士子，闾茸鰕儒。昧管、葛济时之才，无王、谢扶颠之业，邀功射利，陷族丧邦。濬、纬养虎于前，胤、璨剥庐于后。逐徐、薛于瘴海，置繁、朴于岩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辅弼走破輿之党。九畴既紊，百怪斯呈。木将朽而蠹蝎生，厉既笃而夔魑见。妖徒若此，亡国宜然。何必长星，更临衰运？

赞曰：萧召朱玫，孔符张濬，身世罹殃，邦家起衅。如木斯蠹，自溃于中。抵巇侮乱，安责伏戎。

卷一百八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载义 杨志诚 张仲武子直方
张允伸 张公素 李可举 李全忠子匡
威 匡筹

朱克融，贼泚之从孙也。祖滔，父洄。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节度使刘总。总将归朝，虑其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时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不知兵，且无远略，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长庆初，幽州军乱，囚其帅张弘靖。时洄废疾于家，军中素伏其谋略，至是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朝廷寻加检校左散骑常侍，授以符节。

宝历二年，遣使送方镇及三军时服，克融怒所赐疏弱，执中使以闻。上特优容，别命中使宣谕，仍改赐衣物，流其使杨文端等。先是，克融执中使，奏称：“窃闻陛下欲幸东都，请将兵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宫阙，迎候车驾。”又上言无衣，拟于朝廷请三十万端疋，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谋，优容之，语见别卷。克融官至检校司空、吴兴郡王。

其年五月，本州军乱，杀之，子延龄亦遇害。次子延嗣窃立，寻为大将李载义所杀。

李载义，字方谷，常山愍王之后。代以武力称，继为幽州属郡守。载义少孤，与乡曲之不令者游。有勇力，善挽强角觝。刘济为幽州节度使，见而伟之，致于亲军，从征伐。以功迁衙前都知兵马使，检校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宝历中，幽师杀朱克融。其子延嗣窃袭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载义遂杀之，数其罪以闻。敬宗嘉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未几，李同捷据沧景以邀袭父爵。载义上表，请讨同捷以自效。上嘉其诚恳，特加检校右仆射。累破贼军，以功加司空，进阶金紫。太和三年，平沧景，策勋加平章事，仍赐实封三百户。四年，契丹寇边，以兵击走之，仍虏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为其部下杨志诚所逐，因入觐。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又能恭顺朝旨，再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兼兴元尹。七年，迁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丁母忧，起复骠骑大将军，余如故。

回鹘每遣使入朝，所至强暴。边城长吏多务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严兵防守，虏益骄悍，或突入市肆，暴横无所惮。至是，有回鹘将军李畅者，晓习中国事，知不能以法制驭，益骄恣。鞭捶驿吏，贪求无已。载义因召李畅与语曰：“可汗使将军朝贡，以固舅甥之好，不当使将军暴践中华。今朝廷饗饩至厚，所以礼蕃客也。苟有不至，吏当坐死。若将军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国，剽掠庐舍，载义必杀为盗者。将军勿以法令可轻而不戒励之！”遂罢防守之兵，而使两卒司其

门。虜知其心不为下，无敢犯令。九年，加侍中。开成二年卒，年五十，赠太尉。

载义晚年骄恣，惨暴一方。以杨志诚复为部下所逐，过太原，载义躬身殴击，遂欲杀之，赖从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杀志诚之妻孥及将卒。朝廷录其功，屈法不问。

杨志诚，大和五年为幽州后院副兵马使，事李载义。时朝廷赐载义德政碑文。载义延中使击鞠，志诚亦与焉，遂于鞠场叫呼谋乱。载义奔于易州，志诚乃为本道马步都知兵马使。

文宗闻之惊，急召宰臣。时牛僧孺先至，上谓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气促，容臣稍缓息以对。”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寻以嘉王运遥领节度，以志诚为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寻改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

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僭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絮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

八年，为三军所逐，则立史元忠。元忠进志诚所造袞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鞞，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王字。因付御史台按问，流岭南。行至商州，杀之。

初，元忠既逐志诚，诏以通王淳遥领节度，授元忠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充节度留后。明年，转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后为偏将陈行泰所杀。

张仲武，范阳人也。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会昌初，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权主留后。俄而，行泰又为次将张绛所杀，令三军上表，请降符节。时仲武遣军吏吴仲舒表请以本军伐叛。上遣宰臣询其事，仲舒曰：“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仲武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性抱忠义，愿归心阙廷。”李德裕因奏：“陈行泰、张绛皆令大将上奏，邀求节旄，所以必不可与。今仲武上表布诚，先陈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许之，乃授兵马留后，诏抚王紘遥领节度。寻改仲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工部尚书、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兰陵郡王。俄而回鹘扰边。

时回鹘有特勤那颉啜拥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阳。

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人，获牛马、橐驼、旗纛、厨幕不可胜计。遣从事李周瞳、牙门将国从玘，相次献捷。诏加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面招抚回鹘使。先是，奚、契丹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谍。至是，遣裨将石公绪等谕意两部，凡戮八百余人。又回鹘初遣宣门将军等四十七人，诡词结欢，潜伺边隙。仲武使密赂其下，尽得阴谋。且欲驰入五原，驱掠杂虏。遂逗遛其使，缓彼师期。人马病死，竟不遣之。回鹘乌介可汗既败，不敢近边，乃依康居求活，尽徙余种，寄托黑车子。

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请于蓟北立《纪圣功铭》，敕李德裕为之文，其铭曰：

大和之初，赤气宵兴；开成之末，彤云暮凝。异鸟南来，胡灭之征。北夷飏扫，厥国土崩。逼迫迁徙，震我边鄙；长蛇去穴，奔鲸失水。上都蓟门，兵连千里；曾不畏天，犹为骄子。丐我边谷，邀我王师，假我一城，建彼幡旗。归计强汉，郅支嫚辞；狼顾朔野，伏莽见羸。雁门之北，羌戎杂处，泯泯群羊，茫茫大卤。纵其泉骑，惊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风雨。皇赫斯怒，羽檄征兵；谋而泉默，断乃霆声。沉机变化，动合神明，沙漠之外，虏无隐情。渔阳突骑，燕歌壮气，赳赳元戎，眈眈虎视。金鼓誓众，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属之大事。翩翩飞将，董我三军；稟兄之制，代帅之勤。威略火烈，胡马星分，戈回白日，剑薄浮云。天街之北，旄头已落；绝辔之野，蚩尤未缚。俾我元侯，恢弘远略；终取单于，系之徽索。阴

山寝锋，亭徼弢弓，万里昆夷，九译而通。蛮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鸿。

仲武历官至司徒、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谥曰庄。

子直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袭父位。动多不法，虑为将卒所图。三年冬，托以游猎，奔赴阙庭，寻授金吾将军。直方性率暴，行豪夺之事，以罪累贬柳州司马。十一年，迁右骁卫将军，分司东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统军。中和岁，贼巢犯阙，公卿恃其豪，多隐藏于第。直方纳招亡命，谋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围而害之。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岩，纳降军使。父朝掖，赠太尉。允伸世仕幽州军门，累职至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大中四年，戎帅周继寝疾，表允伸为留后，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骑常侍。其年冬，诏赐旌节，迁检校工部尚书。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燕国公。

十年，徐人作乱，请以弟允皋领兵伐叛，懿宗不允。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诏嘉之，赐以锦綵、玉带、金银器等。冬，又加特进，兼侍中。十二年，以风恙拜章请就医药，诏许之。以子简会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进纳所赐旌节。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再赠太尉，谥曰忠烈。

允伸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乂。至今谈者美之。有子十四人。

简真，幽府左司马，先允伸卒。简寿，右领军卫大将军。

余或升朝籍，或为刺史、郡佐。

张公素，范阳人。咸通中，为幽州军校。事张允伸，累迁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权主留后事，公素领本郡兵赴焉。三军素畏公素威望，简会知力不能制，即时出奔，遂立为帅。朝廷寻授旌节，累加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无几，李茂勋夺其位，公素归阙，贬复州司户参军。

李可举，本回鹘阿布思之族也。张仲武破回鹘，可举父茂勋与本部侯王降焉。茂勋善骑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边，以功封郡王，赐姓名。

咸通末，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人所信服。茂勋密谋劫而杀之，声云贡言举兵。张公素以兵逆击不利，公素走，茂勋入城，军民方知其非贡言也。既有其众，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节。无几，以疾告老，授右仆射致仕，表可举自节度副使、幽州左司马加右散骑常侍，为节度留后。中和中，累官至检校太尉。

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势方盛，与定州王处存密相缔结。可举虑其窥伺山东，终为己患，遂遣使构云中赫连铎乘其背，则与镇州合谋举兵，兼言易、定是燕、赵之余，云得其地则正其疆理而分之。时可举遣将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将刘仁恭者，多权数；攻之弥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骄。王处存引轻军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于城外，仍别于间道以骑士伺之。燕军望见，谓之群羊，争趋焉。处存乘其无部伍，一击大败之，寻复其城。全忠遁归，

惧可举罪之，收其余众，反攻幽州。可举危急，收集其族，登楼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阳人。广明中，为棣州司马。有芦生于室，一尺三节，心恶之。谓别驾张建曰：“吾室生芦，无乃怪欤？”建曰：“芦，茅类，得泽而滋，公家有茅土之庆，殆天意乎！其生三节，必传节钺者三人。公勉树功名，无忘斯言。”全忠秩满还乡里，事节度使李可举为牙将。时可举兵锋方盛，欲与镇人分易、定，遣全忠将兵攻之，为定州军大败于易水。全忠惧，率其余众掩攻幽州。可举死。三军推全忠为留后，朝廷因以节钺授之，光启元年春也。

全忠卒，子匡威自袭父位，称留后。匡威素称豪爽，属遇乱离，缮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连铎据云中，屡引匡威与河东争云、代，交兵积年。景福初，镇州王镕诱河东将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讨之。时镕童幼，求援于燕；匡威亲率军应之。二年春，河东复出师井陘，再乞师，匡威来援。

匡威弟匡筹，妻张氏有国色。师将发，家人会别，匡威酒酣，留张氏报之。匡筹私怀忿怒，匡威军至博野，匡筹乃据城自为节度。匡威部下闻之，亡归者半。匡威退无归路，将入覲京师。时匡威留于深州，遣判官李抱贞奉章以闻。属京师大乱之后，闻匡威来朝，市人震恐，咸曰“金头王来谋社稷”，士庶有亡窜山谷者。匡威其实不行，欲图镇州，示无留意。熔以匡威再来援己，致其失师，遣使迎归府第，父事之。匡威为镕城郭缮甲，指陈方略，视镕如子。每阴谋骤施，以悦人心。镇之三军，素忠于王氏，恶其所为。会镕过匡威第

慰忌辰，匡威缟衣裹甲，伏兵劫镕入牙城。镕兵逆战，燔东偏门，军士呼噪登屋，矢下如雨。镕仆墨君和乱中扶镕登屋免难，而斩匡威以徇。

是岁，匡筹出师攻镇之乐寿、武强以报耻。匡威部曲刘仁恭归于河东。乾宁元年冬，河东听仁恭之谋，出师进讨。二月，败燕军于居庸，匡筹挈其族遁去，将赴京师。至景城，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掠其輜车、妓妾。匡筹妻张氏产于路，不能进，刘仁恭获之，献于李克用，后立为夫人，嬖宠专房。李氏父子三叶，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国，公侯之封，不过于乘，所以强干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载义、张仲武、张允伸因利乘便，获领旌旗，以仁守之，恭顺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杨志诚、史元忠、张公素、李可举、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寻为篡夺，或仅传子孙，咸非令终，盖其宜也。

赞曰：碣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相尊高。载义、仲武，亦多忠劳。余因篡得，不仁何逃？

卷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史宪诚子孝章 何进滔子弘敬 韩允忠子简
乐彦祯子从训 罗弘信子威

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宪诚始以材勇，随父历军中右职，兼监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讨李师道，令宪诚以先锋四千人济河，累下其城栅。复以大军齐进，乘势逐北，魏之全师迫于郛之城下。师道穷蹙，刘悟斩首投魏军。录功，超授宪诚兼中丞。

镇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领镇州。居数月，为王廷凑所杀，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领兵讨伐，俾复父冤。时幽州朱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决，军情嚣然。

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乘乱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时克融、廷凑并据兵为乱，宪诚喜得旄节，虽外顺朝旨，而中与朱、王为辅车之势，长庆二年正月也。

寻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时李齐为乱，与宪诚书问交通。宪诚表请与齐节钺，仍于黎阳舫舟，示欲渡河。及见文

恪，举止骄傲，其言甚悖。旋闻齐为帐下所杀，乃从改过，谓文恪曰：“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虽被棒打，终不忍离。”其狡谲如此。朝廷每为优容，寻加左仆射。敬宗即位，进秩司空。

大和二年，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窃据军城，表邀符节，举兵伐之。先是，宪诚与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复潜以粮饷为助。上屡发使申谕，寻又就加平章事。宪诚尝遣骁将至阙下，恣为张大，宰相韦处厚以语折铄之，宪诚不敢复与同捷为应。时宪诚示出师共讨同捷。及沧景平，加司徒。宪诚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觐，又飞章愿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镇河中。宪诚素怀向背，不能以忠诚感激其众。未及出城，太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册赠太尉。

孝章，幼聪悟好学。元和中，李愬为魏帅，取大将子弟列于军籍。孝章倡言愿效文职，愬奇之，令摄府参军。及宪诚领节钺，改土曹参军、兼监察御史，赐绯。孝章以父在镇多违朝旨，尝雪涕极谏，备陈逆顺之理。朝廷闻而嘉之，乃授检校太子左谕德、兼侍御史，充节度副使。累迁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领本道兵同平沧景，加工部尚书。寻请赴阙，文宗慰劳甚厚，宪诚亦因恳乞朝觐。上知宪诚之入觐，自孝章之谋，遂加礼部尚书，分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俾孝章领之。孝章未到镇，宪诚遇害。上以孝章有忠节，起复为右金吾卫将军。间岁，授鄜坊节度使。居四年，迁于滑。一岁，入为右领军大将军，改右金吾大将军，俄授邠宁节度。

孝章历三镇，虽无异绩，而谨身畏法，以保初终。开成三年十月卒，赠右仆射。

何进滔，灵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诏讨郢州，破李师道，时进滔为衙内都知兵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太和三年，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知留后，即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

子弘敬袭其位。朝廷时遣河中帅李执方、沧州帅刘约各遣使劝令归阙，别俟朝旨。弘敬不从，竟就加节制。及刘稹反，不时起兵。镇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党，弘敬方出师压境。大中后，宣宗务其姑息，继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寻降符节，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为军人所害。子孙相继，四十余年。

韩允忠，魏州人也。旧名君雄，懿宗改赐今名。父国昌，历本州右职。会昌中，从何弘敬破刘稹，以功为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赠兵部尚书。允忠少仕军门，继升裨校。潞州之役，亦与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为军众所杀，推允忠为帅。时僖宗为普王，即降诏遥领节度，授允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观察留后。不数月，转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观察等使。累

加至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赠太尉。

子简，自允忠初授戎帅，便为节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允忠卒，即起复为节度观察留后。逾月，加检校右仆射。其后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

贼巢之乱，诸葛爽受其伪命河阳节度使。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疆，乃举兵攻河阳，爽弃城而走。简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归，遂移军攻郢。郢帅曹全晷出战，为简所败，死之。郢将崔君裕收合残众，保郢州。简进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阳复为诸葛爽所袭。简因欲先讨君裕，次及河阳，乃举兵至郢，君裕请降。寻移军复攻河阳，行及新乡，为爽军逆击，败之。简单骑奔回，忧愤。疽发背而卒，时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彦祯少为本州军校。韩简之领节旄也，以彦祯为马步军都虞候，转博州刺史。下河阳，走诸葛爽。有功，迁澶州刺史。简再讨河阳之败也。彦祯以一军先归，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寻授检校工部尚书，知魏博留后。俄加户部尚书，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回，加开府仪同三司，册拜司徒。

彦祯志满骄大，动多不法。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

又其子从训天资悖逆。王铎自滑移镇沧州，过魏郊，从

训见其女妓，利之，先伏兵于漳南高鸡泊，俟铎之至，围而害之，掠其所有。时朝廷微弱，不能诘。魏人素知铎名望，议者惜之，而罪从训。从训又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军人籍籍，各有异议。从训闻而忌之，易服遁出，止于近县。彦祜因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后，殷犂军器，取索钱帛，使人来往，交午涂路，军府疑贰。

彦祜危愤而卒，众推都将赵文珣知留后事。从训自相州领兵三万余人至城下，文珣按兵不出。众怀疑惧，复害文珣，推罗弘信为帅。弘信以兵出战，败之。从训招集余众，次于洹水。弘信遣将程公佐领兵讨击，大败之，梟从训首于军门，时文德元年春也。

罗弘信，字德孚，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弘信少从戎役，历事节度使韩简、乐彦祜。光启末，彦祜子从训忌牙军，出居于外，军众废彦祜，推赵文珣权主军州事。众复以为不便，因推弘信为帅。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及废文珣，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龙纪中，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宁中，朱全忠急攻兖郛，朱瑄求援于太原。太原发军，

假道于魏，令大将李存信屯莘县。存信御军无法，侵魏之刍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复遣人谓之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忧。”弘信乃托好于汴，出师三万攻存信，败之。太原怒，举兵攻魏，营于观音门外。汴将葛从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时为铁林军使，为从周所擒，乃退归。自是太原之师，每岁侵扰相、魏，魏人患之。

朱全忠方事兖郛，惧弘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答赐。全忠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弘信以为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检校太师、守侍中、临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谥曰庄肃。子威。

威，字端己。文德初，授左散骑常侍，充天雄军节度副使。自龙纪至乾宁，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袭父位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天复末，累加至检校太傅、兼侍中、长沙王。天祐初，授检校太尉、守侍中，进封邺王，赐号“忠勤宣力致理功臣”。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寢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谋乱河朔，进陷贝州，长驱攻魏。威求援于汴。朱全忠遣将李思安屯于

洹水。葛从周自邢、洺引军入魏。燕将刘守文、单可及攻汴军于内黄。思安逆战，大败之，乘胜追蹙。从周出会掩击，复败燕军，斩首三万。三年，威引汴军攻沧州以报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从景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军裨校李公佺作乱，威仅以身免。公佺出奔沧州。自是愈惧，遣使求援于全忠，密谋破之。全忠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规，先是卒。全忠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密于輿中实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勋至，全忠亲率大军济河，言视行营于沧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帐下锐卒入而夹攻之。牙军颇疑，坚请不出。威恐泄其事，慰纳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厮养百十辈，与嗣勋合攻之。时宿于牙城者千人，迟明杀之殆尽；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军攻沧州者，在历亭闻有变，其将史仁遇拥之，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讎敌，累月平之。威仕梁数年后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师、兼中书令，赠尚书令，谥曰贞壮。

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力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邺中人士讽咏之。

史臣曰：魏、镇、燕三镇，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广，合从连衡。爵命虽假于朝廷，群臣自谋于元帅。如史宪诚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后亦因此而失之。盖不知取之

以权，守之以仁，则远矣。若善继者，史氏、罗氏之二子有焉，其余不足观也。

赞曰：逆取顺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灭亡必随。史、何、韩、乐，世数盛衰。足以为鉴，念兹在兹。

卷一百八十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荣子珂 王处存弟处直 诸葛爽 高骈

毕师铎 秦彦 时溥 朱瑄弟董

王重荣，河中人。父纵，盐州刺史，咸通中有边功。重荣以父荫补军校，与兄重盈俱号骁雄，名慑军中。广明初，重荣为河中马步军都虞候。巢贼据长安，蒲帅李都不能拒，称臣于贼，贼伪授重荣节度副使。河中密迹京师，贼征求无已，军府疲于供亿，贼使百辈，填委传舍。重荣谓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诡谋附贼以纾难。今军府积实，苦被征求，复来收兵，是贼危我也。倘不改图，危亡必矣！请绝桥道，婴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绝之立见其患。唯公图之，愿以节钺假公。”翌日，都归行在，重荣知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邨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获其兵仗，军声益振。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

俄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之师万人，与重荣合。贼将李祥守华州，重荣合势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温以同州

降。贼既失同、华，狂躁益炽。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犄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荣之师，亡耗殆半。惧贼复来，深忧之。谓复光曰：“军虽小捷，锐旅亡失。万一贼党复来，其将何军以应？吾之成败，未可知也。”复光曰：“雁门李仆射，与仆家世事旧，其尊人与仆父兄同患难。仆射奋不顾身，死义知己。倘得李雁门为援，吾事济矣。”因遣使传诏征兵。明年，李克用领兵至，大败巢贼，收复京城。其倡义启导之功，实重荣居首。京师平，以功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丧乱之后，六军初复，国藏虚竭。观军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县两池榷课，直属省司，以充贍给。旧事，河中节度兼榷使，每年额输省课。重荣累表论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许，奏请移重荣为定州节度。制下，不奉诏，令孜率禁军攻之，屯于沙苑，为重荣击败之。十二月，令孜挟天子出幸宝鸡，太原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遣使迎驾还宫。令孜尤惧，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会太原之师于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用法稍严，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尝有所谴罚，深衔之。光启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荣夜出于城外别墅。诘旦，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为帅。重盈既立，诛行儒与其党，安集军民。

乾宁初，重盈卒，军府推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重盈子珙，时为陕帅，瑶为绛州刺史。珂即重荣兄重简子，出继重

荣。由是争为蒲帅。瑤、珙上章论列，又与朱温书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苍头也。小字虫儿，安得继嗣？”珂上章云：“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于太原，太原保荐于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瑤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瑤、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斩瑤，乃师于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珙性惨刻，人有逾犯，必斩首置于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怀离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将李璠杀珙，自称留后。

光化末，朱温初伏镇、定，将图关辅，属刘季述废立之际，京师俶扰。崔胤潜乞师于汴，以图反正。温谓其将张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势，侮慢藩邻，骨肉相残，自大其事，尔为我持一绳以缚之。”存敬等率兵数万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复元年正月，兵攻晋、绛。珂将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既无备，即开门降。温令别将何邕守晋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军逼河中，珂遣告急于太原。晋、绛既当兵冲，援师不能进。珂妻书告太原曰：“贼势攻逼，朝夕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贼阻前途，众寡不敌，救则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归朝廷。”珂计无从出，即谋归京师。又使人告李茂贞曰：“圣上初反正，诏藩镇无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顾国家约束，卒遣贼臣，急攻敝邑，则朱公之心可见矣！敝邑若亡，则同、华、邠、岐非诸君所

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势也。公可与华州令公早出精锐固潼关，以应敝邑。仆自量不武，请于公之西偏求为镇守，此地请公有之。关西安危，国祚延促，系公此举也。”茂贞不答。

珂势蹙，将渡河归京师，人情离合。时河桥毁圯，凌澌鯁塞，舟楫难济。珂族舫舟有日。珂夜自慰谕守陴者，默然无应。牙将刘训夜半至珂寝门，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训解衣袒臂曰：“公苟怀疑，训请断臂。”珂曰：“事势如何，计将安出？”训曰：“若夜出整棹待济，人必争舟。苟一夫鸱张，其祸莫测。不如俟明旦，以情谕三军，愿从者必半，然后登舟赴阙，可以前济。不然，则召诸将校，且为款状，以缓贼军，徐图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谓存敬曰：“吾于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听命。”存敬即日退舍。

三月，朱温自洛阳至，先哭于重荣之墓，悲不自胜，陈辞致祭，蒲人闻之感悦。珂欲面缚牵羊以见。温报曰：“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国之礼相见，黄泉其谓我何？”及珂出，迎之于路，握手歔歔，联辔而入。

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举家徙于汴。后温令珂入覲，遣人杀之于华州传舍。自重荣初帅河中，传至珂二十年。

王处存，京兆万年县胜业里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费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处存起家右军镇

使，累至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

明年，黄巢犯阙，僖宗出幸。处存号哭累日，不俟诏命，即率本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往山南，卫从车驾。时李都守河中降贼，会王重荣斩伪使，通使于处存，乃同盟誓师，营于渭北。时巢贼僭号，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唯郑畋守凤翔，郑从谠守太原。处存、王重荣首倡义举，以招太原。俄而郑畋破贼前锋，王铎自行在至，故诸镇翻然改图，以出勤王之师。

中和元年四月，泾原行军唐弘夫败贼将林言、尚让军，乘胜进逼京师。处存自渭北亲选骁卒五千，皆以白绹为号，夜入京城。贼已遁去。京师故人见处存，遮道恸哭，欢呼塞路。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杂军。翌日，贼侦知，自灊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

处存家在京师，世受国恩，以贼寇未平，銮舆出狩，每言及时事，未尝不喑呜流涕，诸军义之。前后遣使十辈迎李克用，既奕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师，王铎第其功；勤王举义，处存为之最；收城破贼，克用为之最。以功检校司空。后又遣大将张公庆率劲兵三千，合诸军灭贼巢于泰山，以功检校司徒。

田令孜讨王重荣，诏处存为河中节度。处存上章申理，言：“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除改，以摇藩镇之心。”初，幽、镇两藩，兵甲强盛，易定于其间，疲于侵寇。及匡威得

志骄盈，恒欲兼并之。赖与太原姻好，每为之援。处存亦睦邻以礼，优抚军民，折节下士，人多归之，以至抗衡列镇。累加侍中、检校太尉。乾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师，谥曰忠肃。

三军以河朔旧事，推其子副大使郃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授以旄钺，寻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将张存敬进寇幽州，旋入祁沟。郃遣马步都将王处直将兵拒之，为存敬所败，退营沙河。汴人进击，营于怀德驿。处直之众奔挠，城中大恐。十月，郃委城携族奔于太原，太原累表授检校太尉。天复初，卒于晋阳。

其弟邺，克用以女妻之，历岚、石、洺三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天祐中卒。

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帅。及郃出奔，乃权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藩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遣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仍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校左仆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属县为伍伯，为令所笞，乃弃

役，以里讴自给。会庞勋之乱，乃委身为徐卒，累军功至小校。官军讨徐，庞勋势蹙，率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归国。累授汝州防御使。李琢为招讨使，讨沙陀于云州，表爽为副。广明元年，贼陷京师，诏爽率代北行营兵马，赴难关中。爽军屯栎阳。潼关不守，车驾出幸，爽乃降贼。巢以爽为河阳节度使。巢贼败，复表归国，进位检校司徒。

时魏博韩简军势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阳，大败爽军于修武，爽弃城遁走。简令大将守河阳。乃出师讨曹全晷于郢州。十月，孟州人复诱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复入河阳。乃犒劳魏人，令赵文珣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乡。简自郢来逆战，军于获嘉西北。时简将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三军屡谏不从。偏将乐彦祯因众心摇，说激之，牙军奔归魏州。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奔腾乱死，清水为之不流。明年正月，简为牙军所杀，爽军由是大振。

及巢贼将败，爽复归国。爽虽起群盗，既贵之后，善于为理；所至法令澄清，人无怨叹，人士以此多之。光启二年，爽卒，帐中将刘经、张言以爽子仲方为孟帅。俄而蔡贼孙儒率众攻之，城陷于贼，仲方归于汴，儒遂据孟州。

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传。父承明，神策虞候。骈，家世仕禁军，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两军中贵，翕然称重，乃縻之勇爵，累历神策都虞候。会党项羌叛，令率禁兵万人戍武城。时诸将御羌无功，唯骈伺隙用兵，出无不捷。懿

宗深嘉之。西蕃寇边，移镇秦州，寻授秦州刺史、本州经略使。

先是，李琢为安南都护，贪于货贿，虐赋夷獠，人多怨叛；遂结蛮军合势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将帅，未能收复。五年，移骈为安南都护。至则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怀溪洞，诛其首恶，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天子嘉其才，迁检校工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治郢之政，民吏歌之。

南诏蛮寇嶲州，渡泸肆掠。乃以骈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甃。雉堞由是完坚。传檄云南，以兵压境，讲信修好，不敢入寇。进位检校尚书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乾符四年，进位检校司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进封燕国公。

时草贼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诸道师讨逐，其众离散过江表。天子以骈前镇郢，军民畏服，仙芝徒党，郢人也，故授骈京口节钺，以招怀之。寻授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令其将张璘、梁纘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天子嘉之。六年冬，进位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如故。骈至淮南，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土客之军七万。乃传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赖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众号百万。巢据广州，求天平节钺。朝廷议欲以南海节钺授之。宰相卢携与骈素善，以骈前在浙西已立讨贼之效，今方集诸道之师于淮甸，不宜舍贼，以弱士心。郑畋议且宜假贼方镇以纾难。二人争论于朝，以言词不逊，由是两罢之。骈方持兵柄，闻朝议异同，心颇不平之。

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骈怨朝议有不附己者，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则从而诛之。大将毕师铎曰：“妖贼百万，所经镇戍若蹈无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统，破贼要害之地，唯江淮为首。彼众我寡，若不据津要以击之，俾北渡长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骈骇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军。有爱将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骈，骈颇用其言。用之惧师铎等立功，即夺己权，从容谓骈曰：“相公勋业高矣，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间言。贼若荡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耶？为公良画，莫若观衅，自求多福。”骈深然之，乃止诸将，但握兵保境而已。

其年冬，贼陷河洛。中使促骈讨贼，冠盖相望。骈终逗挠不行。既而两京覆没，卢携死。骈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天子在蜀，亟命出师。中和二年五月，雉雠于扬州廨舍，占者云：“野鸟入室，军府将空。”骈心恶之。其月，尽出兵于东塘，结垒而处，每日教阅，如赴难之势。仍与浙西周宝书，请同入援京师。宝大喜，即点阅，将赴之，遣人侦之，知其非实。骈在东塘凡百日，复还广陵，盖禳雠雠之异也。

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宰臣王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副之，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增骈阶爵，使务并停。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其末章曰：

臣伏奉诏命，令臣自省，更勿依违者。臣仰天诉地，血泪交流；如剑戟攒心，若汤火在己。只如黄巢大寇，围逼天长小城，四旬有余，竟至败走。臣散征诸道兵甲，尽出家财赏给，而诸道多不发兵，财物即为己有。纵然遣使征得，敕旨不许过淮。其时黄巢残凶，才及二万，经过数千里，军镇尽若无人。只如潼关已东，止有一径，其为险固，甚于井陉。岂有狂寇奔冲，略无阻碍，即百二之地，固是虚言。神策六军，此时安在？陛下苍黄西出，内官奔命东来，黎庶尽被杀伤，衣冠悉遭屠戮。今则园陵开毁，宗庙荆榛，远近痛伤，遐迩嗟怨。

虽然，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臣之痛也，实在于斯！此事见之多年，不独知于今日。况自崔蒲盗起，朝廷征用至多，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办事？陛下今用王铎，尽主兵权，诚知狂寇必歼，巢巢即覆。臣读《礼》至宣尼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使子路出延射曰：“溃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于射也。”严诫如斯，图功也，岂宜容易？陛下安忍委败军之将，陷一儒臣？崔安潜到处贪残，只如西川，可为验矣，委之副贰，詎可平戎？况天下兵骄，在处僭越，岂二儒士，能戢强兵，万一乖张，将何救助？愿陛下下念

黎庶，上为宗祧，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轺道之灾，岂独往日！乞陛下稍留神虑，以安宗社。

今贤才在野，愴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鲠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难，置之左右，克复宫阙，莫尚于斯！若此时谤诽忠臣，沉埋烈士，匡复宗社，未见有期！臣受国恩深，不觉语切，无任忧惧之至。

诏报骈曰：

省表具悉。卿一门忠孝，三代勋庸，铭于景钟，焕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训，袭弓冶之基，起自禁军，从微至著。始则囊锥露颖，稍有知音；寻则天骥呈才，急于试效。自秦州经略使，授交趾节旄，联翩宠荣，汗漫富贵，未尝断绝，仅二十年。

卿报国之功，亦可悉数。最显赫者，安南拒蛮，至今海隅尚守。次则汶阳之日，政声洽平。洎临成都，胁归驃信，三载之内，亦无侵袭。创筑罗城，大新锦里，其为雄壮，实少比俦。渚宫不暇于施为，便当移镇；建邺才闻于安静，旋即渡江。自到广陵，并钟多垒，即亦招降草寇，救援临淮。大约昭灼功勋，不大于此数者。朝廷累加渥泽，靡吝徽章，位极三公，兵环大镇。铜盐重务，綰握约及七年；都统雄藩，幅员几于万里。朕瞻如太华，倚若长城，凡有奏论，无不依允，其为托赖，岂愧神明？

自黄巢肆毒咸京，卿并不离隋苑。岂金陵苑水，能

遮鹅鹳之雄；风伯雨师，终阻帆樯之利？自闻归止，宁免郁陶。卿既安住芜城，郑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亲领师徒，因落卿都统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实，贵表优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陈过当，移时省读，深用震嗟。聊举诸条，粗申报复。

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领剑南，荆、润、维、扬，联居四镇。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何名为用乎？

卿又云：“若欲俯念旧勋，伫观后效，何不以王铎权位，与臣主持，必能纠率诸侯，诛锄群盗”者。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灭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扫欃枪。卿初委张璘，请放却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还，璘果败亡，巢益颠越。卿前年初夏，逞发神机，与京中朝贵书，题云：“得灵仙教导，芒种之后，贼必荡平。”寻闻围逼天长，必谓死在卿手，岂知鱼跳鼎釜，狐脱网罗，遽过长淮，竟为大憖。都统既不能御遏，诸将更何以枝梧？果致连犯关河，继倾都邑。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惻。及朕蒙尘入蜀，宗庙污于贼庭，天下人心，无不雪涕。既知历数犹在，诬谣未移，则怀忠拗怒之臣，贮救难除奸之志，便须果决，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报深，位重者其心急。此

际天下义举，皆望淮海率先。岂知近辅儒臣，先为首唱；而穷边勇将，誓志平戎，关东寂寥，不见干羽。洎乎初秋览表，方云仲夏发兵，便诏军前，并移汶上。喜闻兵势，渴见旌幢。寻称宣润阻艰，难从天讨。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亲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忽当今日，弃若寒灰”者。未委谁是忠良，谁为邪佞？终日宠荣富贵，何尝不保其家；无人扞御冠戎，所以不安其国。岂有位兼将相，使带铜盐，自谓寒灰，真同浪语。

卿又云：“不痛园陵之开毁，不念宗庙之焚烧，臣实痛之，实在兹也。”且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也？鲸鲵漏于网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强兵，身居大镇，不能遮围擒戮，致令脱漏猖狂，虽则上系天时，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离一室之中，屏弃笙歌，杜绝游猎，蔬食适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园陵，雪涕以思宗庙，省躬罪己，不敢遑安。“奸臣未悟”之言，谁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

卿又云：“自来所用将帅，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犹有忠信，天下至大，岂无英雄？况守固城池，悉严兵甲，纵非尽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只如拓拔思恭、诸葛爽辈，安能坐擒耶？勿务大言，不堪垂训。

卿又云：“王铎是败军之将，兼征引矍相射义”者。

昔曹沫三败，终复鲁仇；孟明再奔，竟雪秦耻。近代汾阳尚父，咸宁太师，亦曾不利鼓鼙，寻则功成钟鼎。安知王铎不立大勋？

卿又云：“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轺道之灾，岂独往日”者。我国家景祚方远，天命未穷，海内人心，尚乐唐德。朕不荒酒色，不亏刑名，不结怨于生灵，不贪财于宇县。自知运历，必保延洪。况巡省已来，祯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内，声名又以备全。塞北、日南，悉来朝贡；黠戛、善阐，并至梯航。但虑天宝、建中，未如今日；清宫复国，必有近期。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其首？遽言“刮席之耻”，比朕于刘盆子耶？仍忧“轺道之灾”，方朕于秦子婴也？虽称直行，何太罔诬！三复斯言，尤深骇异。

卿又云：“贤才在野，俭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陂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尽是忠良；今岩野之间，安得不遗贤彦？朕每令铨择，亦遣访求。其于选将料兵，安人救物，但属收复之业，讲求理化之基，自有长才，同匡大计。卖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听狂辞，以资游说。且朕远违宫阙，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兴怨，卿落一都统，何足介怀？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犹存。但守君臣之轨仪，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约，未可隳凌。朕虽冲人，安得轻侮！但以知卿岁久，许卿分深，贵存终始之恩，忽贮猜嫌之虑。所宜深省，无更过言！

骈始以兵权，欲临藩镇，吞并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顿灭，阴谋自阻。故累表坚论，欲其复故。明年四月，王铎与诸道之师败贼关中，收复京城。骈闻之，悔恨万状。而部下多叛，计无所出，乃托求神仙，屏绝戎政，军中可否，取决于吕用之。

光启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煜僭号，伪授骈中书令、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方怨望，而甘于伪署，称藩纳贿，不绝于途；晏安自得，日以神仙为事。吕用之又荐暨工诸葛殷、张守一有长年之术，骈并署为牙将。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箓，谈论于其间，宾佐罕见其面。

府第有隋炀帝所造门屋数间，俗号中书门，最为宏壮，光启元年，无故自坏。明年，淮南饥，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经像幢节，皆啮去其首。扑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啖而尽。

其年九月，雨鱼。是月十日夜，大星陨于延和阁前，其声如雷，火光烁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阴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岁不稔，食物踊贵，道殍相望，饥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宝为三军所逐。骈喜，以为妖异当之。

三月，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师铎与高邮镇将张神剑、郑汉璋等，率行营兵反攻扬州。四月，城陷，师铎囚骈于道院，召宣州观察使秦彦为广陵帅。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骈家属并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薪蒸亦阙。奴仆彻延和阁

栏槛煮革带食之，互相篡啖。骈召从事卢洸谓之曰：“予三朝为国，粗立功名。比摆脱尘埃，自求清静，非与人世争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

初，师铎之入城也，爱将申及谓骈曰：“逆党人数不多，即日弛于防禁，愿奉令公潜出广陵，依投支郡，以图雪耻，贼不足平也。若持疑不决，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骈怯惧，不能行其谋。九月，师铎出城战败，虑骈为贼内应，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谓师铎曰：“扬府灾，当有大人死应之，自此善也。”秦彦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师铎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骈曰：“有贼攻门。”曰：“此秦彦来。”整衣候之。俄而，乱卒升阶，曳骈数之曰：“公上负天子恩，下陷扬州民，淮南涂炭，公之罪也。”骈未暇言，首已堕地矣。

骈既死，左右奴客逾垣而遁，入行密军。行密闻之，举军缟素，绕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纸奠酒，信宿不已。骈与儿侄死于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毡。行密入城，以骈孙俞为判官，令主丧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后故吏邝师虔收葬之。

初，师铎入城，吕用之、张守一出奔杨行密，诈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铜人，长三尺余，身被桎梏，钉其心，刻“高骈”二字于胸，盖以魅道厌胜蛊惑其心，以至族灭。

毕师铎者，曹州冤胸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郢、荆、襄。师铎善骑射，其徒目为“鹞子”。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缙之效也，颇宠待之。

骈末年惑于吕用之，旧将俞公楚、姚归礼皆为用之谗构见杀。师铎意不自安，有爱妾复为用之所夺。

光启三年三月，蔡贼杨行密逼淮口，骈令师铎率三百骑戍高邮。戍将张神剑亦怒用之，两人谋自安之计。用之伺知，亟请召还。师铎母在广陵，遣信令师铎遁去。或谓师铎曰：“请杀神剑，并高邮之兵趋府，令公必杀用之为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则身存而家保。”师铎曰：“非计也。吕用之诳惑主帅，涂炭生民，七八年来，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诛妖乱而康淮甸耶？”又曰：“郑汉璋是我归顺时副使，常切齿于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闻吾此举，即乐从也。”乃趋淮口，与汉璋合，得兵千人。又相与至高邮，问计于张神剑。神剑曰：“公见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伪命，作镇广州，迟留不行，志图淮海节镇。令公已夺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为盟，推师铎为盟主，称大丞相。移檄郡县，以诛用之、守一、殷为名，乃署其卒长唐宏、王朗、骆玄真、倪详、逯本、赵简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四月，趋广陵，营于大明寺，扬州大骇。吕用之分兵城守，高骈登延和阁，闻鼓噪声怪之。用之曰：“师铎兵士回戈，止遏不得，适已随宜处置，公幸勿忧。苟不听，徒劳玄女一符耳。”师铎陈兵数日，用之屡出战，师铎忧其不克，求救于宣州秦彦曰：“苟得广陵，则迎公为帅。”彦令牙将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师铎门客毕慕颜自城中出，曰：“人心已离，破之必矣！”秦稠军至，兵威渐振。骈闻甚忧，谓用之曰：“吾以心腹仗尔，不能驾驭此辈，误我何多？百姓遭罹饥馑，不

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师铎，可令大将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党许戡送骈书。师铎怒曰：“梁纘、韩问何在？令尔来耶！”即斩之。用之选劲兵自卫。一日至道院，骈叱去之。乃令犹子杰握牙兵，令师铎母作书，遣大将古锬与师铎子出城喻之。师铎令子还，白曰：“不敢负令公恩德，正为淮南除弊。但斩用之、守一，即日退还高邮。”秦稠攻西南隅，城中应之，即日城陷。吕用之由参佐门遁走。骈闻师铎至，改服俟之，与师铎交拜，如宾主之仪。即日署为节度副使，汉璋、神剑皆署职事。

秦稠点阅府库，监守之，仍密召彦于宣州。或谓师铎曰：“公昨举兵诛二妖物，故人情乐从。今军府已安，以事理论之，公宜还政高公，自典兵马，戎权在手，取舍自由，藩邻闻之，不失大义。议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彦。彦若为帅，兵权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报之，阻其渡江，最为上策。若秦彦作帅，则杨行密朝闻夕至。如高令复帅，外寇必自卷怀。”师铎犹豫未决，而秦彦军至。

五月，彦为节度使，署师铎为行军司马，移居牙外，心颇不悦。是月，杨行密引军攻扬州，彦兵拒战继败。八月，师铎与郑汉璋出军万人击行密，皆大败而还，自是不复出。九月，师铎杀高骈。十月，秦彦、师铎突围而遁。十一月，秦彦、师铎引蔡贼孙儒之兵三万围扬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将李璠率师淮口，以为声援。孙儒以广陵未下，而汴卒来，又虑秦彦、师铎异志。四年正月，孙儒斩秦彦、师铎于高邮之南，郑汉璋亦死焉。

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为卒，隶徐军。乾符中，坐盗系狱，将死，梦人谓之曰：“尔可随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彦。乃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勣俱降高骈，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观察使窦滂病，彦以兵袭取之。遂代滂为观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光启三年，扬州牙将毕师铎囚其帅高骈，惧外寇来侵，乃迎彦为帅。彦召池州刺史赵锽知宣州事，自率众入扬州。师铎推彦为帅。

五月，寿州刺史杨行密率兵攻彦，遣其将张神剑令统兵屯湾头山光寺。行密屯大云寺，北跨长岗，前临大道，自杨子江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联。秦彦登城望之，惧形于色。令秦稠、师铎率劲卒八千出斗，为行密所掩，尽没。稠死之。彦急求援于苏州刺史张雄。雄率兵赴之，屯于东塘。重围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外军掠人而卖，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纵存者鬼形鸟面，气息奄奄。张雄多军粮，相约交市。城中以宝贝市米，金一斤，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雄军得货，不战而去。九月，毕师铎出战，又败。自是日与秦彦相对嗟惋。问神尼奉仙何以获济，尼曰：“走为上计也。”十月，彦与师铎突围投孙儒，并为所杀。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时溥，彭城人，徐之牙将。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中和二年，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详宿七里亭，其夜为璠所杀，举家屠杀。溥以璠为宿州刺史，竟以违命杀详。溥诛璠，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天子还宫，授之节钺。

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军锋益盛，每战屡捷。黄巢之败也，其将尚让以数千人降溥，后林言又斩黄巢首归徐州，时溥功居第一，诏授检校太尉、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未平，仍授溥徐州行营兵马都统。

蔡贼平，朱全忠与之争功，遂相嫌怨。淮南乱，朝廷以全忠遥领淮南节度，以平孙儒、行密之乱。汴人应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师攻徐。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镇则可。”然之。朝廷以尚书刘崇望代溥，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惧出城见害，不受代。汴将庞师古陈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粮尽而还。城中守陴者饥甚，加之病疫。汴将王重师、牛存节夜乘梯而入，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庆，盗盐抵法。瑄逃于青州，为王敬

武牙卒。中和初，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敬武遣牙将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难关西，以瑄为军候。会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还，路由郢州。时郢帅薛崇为草贼王仙芝所杀，郢将崔君裕权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袭杀君裕，据有郢州，自称留后。以瑄有功，署为濮州刺史，留将牙军。

光启初，魏博韩简欲兼并曹郢，以兵济河收郢。全晟出兵逆战，为魏军所败，全晟死之。瑄收合残卒，保州城。韩简攻围半年，不能拔。会魏军乱，退去。朝廷嘉之，授以节钺。

时瑄有众三万。其弟瑾，勇冠三军，有争天下之心。秦宗权之盛也，屡侵郑、汴。朱全忠为贼所攻，甚窘，求救于瑄。瑄令朱瑾出师援之。击败秦宗权，全忠乃与瑄情极隆厚。

全忠狡谲翻覆，虎视藩邻。会宗权诛，乃急攻徐州。时溥求援于瑄，瑄与全忠书，请释溥修好，伪许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让之，又令朱瑾出军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郢。三四年间，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瑄御备殫竭。景福末，与弟瑾合两镇之兵，与汴人大战于鱼山下，瑄、瑾俱败，兵士陷没。汴将朱友裕以长堑围之。乾宁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与妻荣氏出奔，至中都，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荣氏至汴州为尼。

朱瑾，瑄之母弟，骁果善战。初，乾符末，朝廷以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瑾将袭取之，乃求婚于克让。及亲迎，瑾选勇士卫从，礼会之夜窃发，逐克让，遂据城称留后。朝廷不获已，以节钺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兖，经年食尽，瑾出城求食。比还，为别将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杨行密。

行密宠待之，用为寿州刺史，大败汴军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杨溥时谋乱，为徐知训所杀。

史臣曰：疾风知劲草，世乱见忠臣，诚哉是言也！土运中微，贼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难者，率有声而无实。唯重荣斩贼使于近关，处存举义师于安喜，横身泣赴，不顾祸患，遂得义徒云合，逆党势穷。宜乎服冕乘轩，传家胙土。而重荣伤于峻法，严而少恩，祸发舆台，诚悲枉横。高骈起家禁旅，颇立功名，玩寇崇妖，致兹狼籍。后来勋德，可减前军。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终。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纲之紊，群盗及兹，复何言哉！

赞曰：王者抚运，居安虑危。不以德处，即为盗窥。乾坤荡覆，生聚流离。读骈章疏，可为涕洟！

卷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独孤怀恩 窦德明 侄怀贞 族弟孝谌 孝谌
 子希瑊 希球 希瓘 希瓘从父弟维鎰 长孙敞
 从父弟操 赵持满附 武承嗣 子延秀 从父
 弟三思 三思子崇训 从祖弟懿宗 攸暨 攸暨妻太
 平公主 从父弟攸绪 薛怀义附 韦温 王仁皎
 子守一 吴淑 弟凑 窦觎 柳晟 王子
 颜

自古后族，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鲜矣。盖恃官掖之宠，接宴私之欢，高爵厚禄骄其内，声色服玩惑于外；莫知师友之训，不达危亡之道。故以中才处之，罕不覆败；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颠披也。明哲之君，知骄侈之易满，荣宠之难保；授任各当其才，禄位不过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诫之以大义灭亲；使居无过之地，永享不赀之福，与国终始，不失其所以亲也。《易》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与其爱而失节，曷若惧而致福？魏氏惩汉人之败，著矫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临朝；外氏无功，时主不得封爵。虽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无大

过。皇唐受命，长孙、窦氏以勋贤任职，而武氏、韦氏以盈满致覆。夫废兴者，岂天命哉，盖人事也！窦威、长孙无忌各自有传，其余载其得失，为《外戚传》，以存鉴诫焉。

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怀恩幼时，以献皇后之侄，养于宫中。后仕为鄠县令。高祖平京城，授长安令。在职严明，甚得时誉。及高祖受禅，擢拜工部尚书。时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而义节文吏怯懦，频战不利。高祖遣怀恩代总其众。怀恩督兵城下，为贼所拒，频战不利。高祖切让之，因是怨望。高祖尝戏之曰：“弟姑子悉为天子，次当舅子乎？”怀恩遂自以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岂女独富贵耶？”由是阴图异计。

时虞乡南山多群盗。刘武周将宋金刚寇陷涪州，高祖悉发关中卒以隶太宗，屯于柏壁。怀恩遂与解县令荣静、前五原县主簿元君宝谋引王行本兵及武周连和，与山贼劫永丰仓而断柏壁粮道，割河东地以陷武周。事临发，会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据县起兵，应武周。高祖遣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攻崇茂。宋金刚潜兵来袭，诸将尽没。君宝与开府刘让亦同陷于贼中，遂泄怀恩之谋。既而怀恩逃归，高祖复令率师攻蒲州。唐俭在贼中，说贼将尉迟敬德，请使让还，连和罢兵，遂使发其事。会尧君素为其下所杀，小帅王行本以蒲州降，怀恩勒兵入据其城。高祖将济河，已御舟矣，会让至，乃使召怀恩，怀恩不知事已泄，轻舟来赴。及中流而执之，收其党按验，遂诛之，时年三十六，籍没其家。

窦德明，太穆顺圣皇后兄之孙也。祖照，尚后魏文帝女义阳公主，封钜鹿公。父彦，袭父封，仕隋为西平郡守。德明少师事陈留王孝逸，颇涉文史。会汉王谅作乱，遣其将慕容良攻黎州。德明时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进，号令严整，一战破之。以功累拜齐王府属，坐事免。及义师围长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窦诞、赵慈景并系狱，隋将卫文升、阴世师欲杀之。德明谓文升曰：“罪不在此辈，杀之无伤于彼，适足招怨。”文升乃止。及谒见高祖，竟不自言，时人称其长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从太宗击王世充，频有战功，封显武男。贞观初，历常、爱二州刺史。寻卒。

弟德玄，高宗时为左相。德玄子怀贞。

怀贞，少有名誉，时兄弟宗族，并以舆马为事，怀贞独折节自修，衣服俭素。圣历中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历越州都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在皆以清干著称。

神龙二年，累迁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时韦庶人及安乐公主等干预朝政。怀贞每谄顺委曲取容，改名从一，以避后父之讳，自是名称日损。庶人微时乳母王氏，本蛮婢也，特封莒国夫人，嫁为怀贞妻。俗谓乳母之婿为阿翁，怀贞每因谒见之次及进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时人或以“国翁”呼之，初无惭色。宦官用权，怀贞尤所畏敬，每视事听讼，见无须者，误以接之。监察御史魏传弓尝以内常侍辅信义尤纵暴，将奏劾之。怀贞曰：“辅常侍深为安乐公主所信任，权势甚高，言成祸福，何得辄有弹纠？”传弓曰：“今王纲渐坏，君子道消，正由此辈擅权耳！若得今日杀之，

明日受诛，无所恨。”怀贞无以答，但固止之。

韦庶人败，左迁濠州司马。寻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以附会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赐爵魏国公。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创立两观，料功甚多，时议皆以为不可。唯怀贞赞成其事，躬自监役。怀贞族弟詹事司直维鎰谓怀贞曰：“兄位极台衮，当思献可替否，以辅明主。奈何较量瓦木，厕迹工匠之间，欲令海内何所瞻仰也？”怀贞不能对，而监作如故。时人为之语曰：“窦仆射前为韦氏国奢，后作公主邑丞。”言怀贞伏事公主，同于邑官也。

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谋事泄，怀贞惧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德明族弟孝谌。

孝谌，刑部尚书诞之子，昭成顺圣皇后父也。则天时，历太常少卿、润州刺史。长寿二年，后母庞氏被酷吏所陷，诬与后咒诅不道，孝谌左迁罗州司马而卒。

子希瑊、希球、希瓘，并流岭南。神龙初，随例雪免。景云年，追赠李谌太尉、邠国公，希瑊袭爵。玄宗即位，加赠孝谌太保，希瑊等以舅氏，甚见优宠。

希瑊累迁太子少傅、幽国公，寻卒。

希球官至太子宾客，封冀国公，开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谥曰靖。

希瓘初赐爵毕国公，后改名玢。初为左散骑常侍，及希球卒，因授开府仪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玢兄弟三人皆国公，食实封。

琬子鐸，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恩宠赐赀，实为厚矣。而兄弟皆贪鄙，过自封植，琬又甚之。

天宝七年，有窦勉潜交巫祝，勉犯法，琬坐信其诡说，被停官，放归田园。寻以尊老，又授开府仪同三司，依旧朝会。十三载十二月卒，玄宗哭于行在，赠司徒。财货钜万。

琬从父弟维鎰，好学，以撰著为业。时宗族咸以外戚，崇饰舆马，维鎰独清俭自守。中书令张说、黄门侍郎卢藏用、给事中裴子余皆与之亲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礼要》二十卷，行于代。

长孙敞，文德顺圣皇后之叔父也。仕隋为左卫郎将。炀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义旗入关，率子弟迎谒于新丰，从平京城，以功除将作少监。出为杞州刺史。贞观初，坐赃免。太宗以后亲，常令内给绢以供私费。寻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赠幽州都督，谥曰良，陪葬昭陵。

敞从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国公览之子也。武德中，为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出为陕州刺史。自州东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贞观中，历洺州刺史、益扬二州都督府长史，并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赐爵乐寿男。寻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曰安。

詮官至尚书奉御。詮即侍中韩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连于詮，减死配流禡州。詮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詮之甥有赵持满者，工书善射，力搏猛兽，捷及奔马；而

亲仁爱众，多所交结，京师无贵贱皆爱慕之。初为凉州长史，尝逐野马，自后射之，无不洞于胸腋，边人深伏之。许敬宗惧其作难，诬与詮及无忌同反。及拷讯，终无异词，且曰：“身可杀，辞不可夺。”吏竟代为款以杀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彍之孙，则天顺圣皇后兄子也。初，士彍娶相里氏，生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次则天，次适郭氏。士彍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及则天立为皇后，追赠士彍为司徒、周忠孝王，封杨氏代国夫人。贺兰越石早卒，封其妻为韩国夫人。寻又加赠士彍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时元庆仕为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惟良为卫尉少卿。荣国夫人恨其畴日薄己，讽皇后抗疏请出元庆等为外职，佯为退让，其实恶之也。于是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

乾封年，惟良与弟淄州刺史怀运，以岳牧例集于泰山之下。时韩国夫人女贺兰氏在宫中，颇承恩宠。则天意欲除之，讽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献食，则天密令人以毒药贮贺兰氏食中，贺兰氏食之，暴卒，归罪于惟良、怀运，乃诛之。仍讽百僚抗表请改其姓为虺氏，绝其属籍。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乃以韩国夫人之子敏之为士彍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仍令鸿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

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

不悦之。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则天出内大瑞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隐用之。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荣国服内，私释袞纁，著吉服，奏妓乐。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

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后，自岭南召还，拜尚衣奉御，袭祖爵周国公。俄迁秘书监。则天临朝，追尊士彞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属，五代祖已下，皆为王。嗣圣元年，以承嗣为礼部尚书。寻除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转春官尚书，依旧知政事。载初元年，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

天授元年，于东都创置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王子武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赠太原靖王居常为严祖成皇帝，高祖赠赵肃恭王克己为肃祖章敬皇帝，曾祖赠魏康王俭为烈祖昭安皇帝，祖赠周安成王华为显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姚皆随帝号曰皇后。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为王，诸姑姊为长公主。于是封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后从父兄子纳言攸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归为九江王，司礼卿重规为高平王，左卫亲府中郎将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攸暨为千乘王，司农卿懿宗为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将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攸宜为建安王，尚乘直长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绪为安平王，攸止为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

王，三思男崇训为高阳王，崇烈为新安王，后兄子赠陈王承业男延晖为嗣陈王，延祚为咸安王。

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天下于今冤之。俄又赐承嗣实封千户，仍监修国史。承嗣自为次当为皇储，令凤阁舍人张嘉福讽谕百姓抗表陈请，则天竟不许。如意元年，授特进。寻拜太子太保，罢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赠太尉、并州牧，谥曰宣。

子延基袭爵，则天避其父名，封为继魏王。寻与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话及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后忿争不协，泄之，则天闻而大怒，咸令自杀。复以承嗣次子延义为继魏王。

中宗即位，侍中敬晖等以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官上表曰：

臣闻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归乎有德；皇极者，域中之大宝，必顺乎天命。历考前古，祥观帝业，皆不并兴，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兴，夏、商氏衰而周、汉氏作。何则？帝王之历数，心应乎五行，水盛则火衰，木衰则金盛。天地之运也，合乎四时，春往则夏来，暑退则寒集。则知五行之数也，帝王不可违，违之则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时之序，天地不能变，变之则霜露不均，水旱交错。

自有隋失御，海内崩离，天历之重，归于唐室。万方乐业，荷拨乱之功；三圣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谓有功于四海，有德于蒸人。自弘道遏密，生灵降祸，百辟

哀号，如丧考妣。

则天皇后临御帝图，明目达聪，躬亲庶绩。则有谗邪凶孽，诬惑叡德，构害宗枝，诛夷殆尽。英藩贤戚，百不一存，余类在者，投窜荒裔。冤酷人神，感伤天地，忠臣义士，实所痛心。自天授之际，时称改革，武家子侄，咸树封建，十余年间，实亦荣极。于时唐室藩屏，岂得并封，故知事有升降，时使然也。

今则天皇帝厌倦万机，神器大宝，重归陛下。百姓讴歌，欣复唐业，上至卿士，下及苍生，黄发之伦，童儿之辈，莫不欢欣舞抃，如见父母。岂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顺天下之望？今皇业重构，圣祚中兴，神祇之道，有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诚，无负于陛下矣！臣又闻之，业不两盛，事不两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圣之格言，先哲之明诫。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诸王，封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则？开辟以来，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实无此法。陛下纵欲开恩，以行私惠，岂可违五行之历数乎？乖四时之寒暑乎？

又海内众情，朝廷窃议，为武氏诸王身计，亦适将有损。何则？处之未得其所，居之实恐不安，陛下虽欲宠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历有归，周命已去；爵重则难保，禄薄则易全。又则天皇帝亲政之时，武氏诸王，亦分外职。今居京辇，不降旧封，天下之心，窃将不可。陛下纵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贷，奈宗庙社稷之计何？奈卿士黎庶之议何？

伏愿陛下为社稷之远图，割私情之小爱，内崇经邦之要，外顺遐迩之心，岂不固宗社之基，允人灵之愿？则陛下巍巍之业，贯三光而洞九泉。亲亲之义，上有伦而有序。臣特承荣宠，思竭丹赤，既为唐臣，实为唐计，伏乞圣慈，俯垂矜纳。

中书舍人岑羲之词也。上答曰：

朕尝因暇景，博览前修，帝籍皇图，略稽其迹。至若二灵肇判，三才聿兴，骊连粟陆之辰，尊卢大庭之日，时犹朴略，未著图书。洎乎出震应期，画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历，播百谷以兴农。车服创于轩辕之朝，历象建于唐尧之代，封建之事，阙尔无闻。自周汉已来，方崇蕃屏。至于三微更王，五运迭兴，以古揆今，事迹有爽。

比者别宗抚历，异姓兴邦，伏以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临政，当此之际，鲁卫并存。及乎全节兴妖，琅邪构逆，灾连七国，衅结三监，既行大义之怀，遂有泣诛之事。周唐革命，盖为从权，子侄封王，国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岂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预逆谋，还依姓李，无改旧惠，岂非善恶区分，申明逆顺矣？今以圣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绪。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屡请削封，朕独断襟怀，不依来请。昔汉祖以布衣取天下，犹封异姓为王，况朕以累圣开基，岂可削封外族？群公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恳者。然以赏罚之典，经国大纲，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

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

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邺国公，临川郡王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郃国公，继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酆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桓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郡公。

中宗时，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书，重规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迁春州司马而死。延秀伏诛后，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先天二年，制削士護帝号，依旧追赠太原王，妻杨氏亦削后号，依旧为太原王妃。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将亲迎默啜女为妻。既而默啜执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还。神龙初，默啜更请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归，封桓国公，又授左卫中郎将。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数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主，韦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迁于房州，欲达州境，生于路次。性惠敏，容质秀绝。中宗、韦后爱宠日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恃宠横纵，权倾天下，自王侯宰相

已下，除拜多出其门。所营第宅并造安乐佛寺，拟于宫掖，巧妙过之。令杨务廉于城西造定昆池于其庄，延袤数里。出降之时，以皇后仗发于宫中，中宗与韦后御安福门观之，灯烛供拟，彻明如昼。延秀拜度日，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改封恒国公，实封五百户。废休祥宅，于金城坊造宅，穷极壮丽，帑藏为之空竭。崇训子数岁，因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员、左卫将军，封镐国公，赐实封五百户，以嗣其父。公主产男满月，中宗、韦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峤、文士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阎朝隐等数百人赋诗美之。

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憚。又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讖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每劝令著皂袄子以应之。及韦庶人败，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战良久。皆斩之。后追贬为悖逆庶人。

三思，元庆子也。少以后族累转右卫将军。则天临朝，擢拜夏官尚书。及革命，封梁王，赐实封一千户。寻拜天官尚书。证圣元年，转春官尚书，监修国史。圣历元年，检校内史。二年，进拜特进、太子宾客，仍并依旧监修国史。

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怀义欲乘马，承嗣、三思必为之执辔。又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乃请创造三阳宫于嵩高山，兴泰宫于万

寿山，请则天每岁临幸，前后工役甚众，百姓怨之。

神龙初，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封五百户，固辞不受。未几，随例降封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寻拜左散骑常侍，则天遗制令复其所减实封。

初，敬晖等立功后，掌知国政，三思虑其更为己患，而令其子崇训因安乐公主构诬敬晖等，并流于岭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敬晖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复旧职，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时人皆言其阴怀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马仲达。

雍州人韦月将、高轸等并上疏言三思父子必为逆乱。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将坐当弃市，轸配流岭外”。黄门侍郎宋璟执奏云：“月将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为外职。三思既猜嫉正士，尝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与其所亲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递相引致，干黷时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五人，常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

中宗寻又制：武氏崇恩庙，一依天授时旧礼享祭，其昊陵、顺陵，并置官员，皆三思意也。

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左右羽林兵，杀三思及其子崇训于其第，并杀其亲党十余人。俄而事变，太子既死，中宗为三思举哀，废朝五日，赠太尉，追封梁王，谥曰宣。安乐公主又以节愍太子首致祭

于三思及崇训灵柩前。睿宗践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节，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封为高阳郡王。长安中，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其时张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贵盛，时假词于人，皆有新句。崇训授左卫中郎将。神龙元年，拜驸马都尉，迁太常卿，兼左卫将军。降封酆国公，仍赐实封五百户，寻徙封镐国公。二年，兼太子宾客，摄左卫将军。及为节愍太子所杀，优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追赠鲁王，谥曰忠。

懿宗，则天伯父士逸之孙也。父元忠，高宗时仕至仓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为蜀王，懿宗封为河内郡王，历迁洛州长史、左金吾卫大将军。万岁通天年中，契丹贼帅孙万荣寇河北，命懿宗为大总管讨之。军次赵州，用闻贼将至冀州，懿宗惧，便欲弃军而遁。人或谓曰：“贼众极多，然其军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以守，势必离散，因而击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听，遂退据相州，时人嗤其怯懦。由是贼众进屠赵州而去。寻又令懿宗安抚河北诸州。

先是，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归来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剖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杀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鞠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

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焉。神龙初，随例降爵，封耿国公，累转怀州刺史，寻卒。

攸暨，则天伯父士让孙也。天授中，封士让为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赐爵实封三百户。兄攸宁为建昌郡王，实封四百户。攸宁历迁凤阁侍郎、纳言、冬官尚书，病卒。

攸暨初为右卫中郎将，尚太平公主，授驸马都尉。累迁右卫将军，进封定王，又加实封三百户。俄又改安定郡王，历迁司礼卿、左散骑常侍，加特进。神龙中，拜司徒，复封定王，实封满一千户，固辞不拜。寻而随例降封乐寿郡王，拜右散骑常侍，加开府仪同三司。延秀等诛后，又降封楚国公。延和元年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寻以公主谋逆，令平毁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则天私杀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已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

神龙元年，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相王加号安国相王，并食实封通前五千户，赏赐不可胜纪。公主孳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并食实封。又相王、卫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卫士宿卫，环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

持兵巡徼，同于宫禁。太平、长宁、安乐三公主，置铺一如亲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龙二年，公主男崇简、崇敏、崇行，同授三品，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制。时中宗仁善，韦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士亦翕然称之。

及唐隆元年六月，韦后作逆称制，伪尊温王。玄宗居临淄邸，愤之，将清内难。公主又预其谋，令男崇简从之。及立温王，数日，天下之心归于相府，难为其议。公主入启幼主，以王室多故，资于长君，乃提下幼主，因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乃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一万户。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简三人，封异姓王；崇行国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

公主由是滋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绮疏宝帐，音乐輿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姬，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公主惧玄宗英武，乃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渐危逼，乃勒兵诛其党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籍其家，财货山积，珍

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惠范家产亦数十万贯。

攸绪，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历迁殿中监，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圣历中，弃官隐于嵩山，以琴书药饵为务。中宗即位，以车安备礼征之，降书曰：

朕闻大隐忘情，不去朝市，至人无迹，何所凝滞。王高标峻尚，雅操孤贞；有咸一之用，弘体二之德；学究深远，理实精微。草芥貂蝉，锱铢纓绂；荫松山而辞竹苑，去朱邸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颍，有年岁矣。

朕虔膺圣历，重阐皇基；保乂邦家，宁辑区宇；求贤采彦，俯谷窥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长望高烈，思满风烟。驻驂乔岩，追寻大隗；鸣銮峒岫，询访广成；机务殷繁，有怀莫遂。今遣国子司业杜慎盈以礼命征辟，扫夔、龙之弟，虚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岂以黄屋之贵，倾彼白云之心？通变之宜，希从降志；延贮闾阖，若在汾阳。

攸绪应召至都，授太子宾客。寻请归嵩山，制从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饯送于定鼎门外。

及三思、延秀等构逆，诸武多坐诛戮，唯攸绪以隐居不预其祸，时论美之。睿宗即位，又降敕曰：“顷以贼臣结党，后族擅权，扇动宫闱，肆行鸩毒。灵祇所感，奸恶伏诛；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厌簪绂，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见几而作，兴言高尚，有足嘉称。但怒用不迁，罪无相及，为善有验，卿之谓与！或虑惊疑，故令慰谢。”其见重如此。寻征为太子宾客，不就。开元二年，攸绪又请就庐山居止，制

不许。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

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颇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勳屡以法劾之；怀义遇勳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

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阖，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二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边，以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击之，至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则天将革命，诛

杀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抗疏请以则天为母，因得曲加恩宠，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以子克父娶魏王武承嗣女，内门参问，不限早晚，见则尽欢。

长寿二年，默啜复犯塞，又以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多祚、苏宏晖为将。未行，改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之。未行虜退，乃止。

怀义后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奸，奏请劾之，不许。固请之，则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台，薛师亦至，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矩召台吏，将按之，遽乘马而去。矩具以闻，则天曰：“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矩按之，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竟为薛师所构，下狱，免官。

后有御医沈南璆得幸，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乃于明堂下置九州鼎，铸铜为十二属形象，置于本辰位，皆高一丈，怀义率人作号头安置之。

其后益骄傲，则天恶之，令太平公主择膂力妇人数十，密防虑之。人有发其阴谋者，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窜远恶处。

韦温，中宗韦庶人从父兄也。父玄俨，高宗末官至许州

刺史。玄俨弟玄贞，初为普州参军，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为后。及帝降为庐陵王，玄贞配流钦州而死。后母崔氏，为钦州首领宁承兄弟所杀。

玄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于容州。后二妹，逃窜获免，间行归长安。

及中宗复位，韦氏复为皇后。其日，追赠玄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谏曰：“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史官执简，必是直书。今万姓颀然，闻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颂，延颈向风，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即先朝赠太原王，殷鉴不远。同云生于肤寸，寻木起于蘖栽，诚可惜也。涣汗既行，难改成命，臣望请皇后抗表固辞，使天下知弘让之风，彤管著冲谦之德，是则巍巍圣鉴，无得而称。”疏奏不省。

寻又追赠玄贞为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俨为特进、并州大都督、鲁国公。遣使迎玄贞及崔氏丧柩归京师。又遣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讨斩宁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轨左羽林大将军，赐爵汝南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及玄贞等柩将至，上与后登长乐宫，望丧而泣。加赠玄贞为酆王，谥曰文献，仍号其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各置官员，并给户一百人守卫洒扫。又赠玄贞子洵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卫尉卿、淮南郡王，泚太仆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丧柩于京师。

温，神龙中累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湑，左羽林将

军，封曹国公。后妹夫陆颂为国子祭酒，冯太和为太常少卿，太和寻卒，又适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从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驸马都尉。

景龙三年，温迁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遥授扬州大都督。温等既居荣要，燠灼朝野，时人比之武氏。湑及陆颂相次病卒，赙赠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又引从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临淄王讨韦氏，温等皆坐斩，宗族无少长皆死，语在《韦庶人传》。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贞及洵等坟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龙中，官至长上果毅。玄宗即位，以后父，历将作大匠、太仆卿，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仁皎不预朝政，但厚自奉养，积子女财货而已。开元七年卒，赠太尉，官供葬事。柩车既发，上于望春亭遥望之，令张说为其碑文，玄宗亲书石焉。子守一。

守一与后双生。守一与玄宗有旧，及上登极，以清阳公主妻之。从讨萧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迁殿中少监，特封晋国公，累转太子少保。父卒，袭爵祁国公。十一年，坐与庶人潜通左道，左迁柳州司马，行至蓝田驿，赐死。守一性贪鄙，积财巨万，及籍没其家，财帛不可胜计。

吴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阳人。祖神泉，位终县令。父令珪，益州郫县丞。宝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赠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阳郡公，中郎将令瑜为开府仪同三司、太

子谕德、济阳郡公。淑时为盛王府录事参军，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阳郡公。以元舅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淑虽居戚属，恭逊谦和，人皆重之。

泾师之乱，从幸奉天，卢杞、白志贞谓德宗曰：“臣细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戎首，伫当效顺。宜择大臣一人，入京师慰谕，以观其心。”上召从幸群臣言之，皆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无堪，臣愿北行。”德宗甚悦。淑退而谓人曰：“人臣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临危自计，非忠也。吾忝戚属，今日委身于贼，诚知必死，不欲圣情嫌于无人犯难也。”即日赍诏见泚，深陈上待属之意。时泚逆谋已定，貌虽从命，而心已异，乃留淑于客省，竟被害。上闻之，悲悼不已，赠太子太傅，赐其家实封二百户，一子五品正员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给。弟湊。

湊，宝历中与兄淑同日开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阳郡公。湊以兄弟三品，固辞太过，乞授卑官。乃以湊检校太子宾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转左金吾卫大将军。

湊小心谨慎，智识周敏，特承顾问，偏见委信。大历中，滑帅令狐彰、汴帅田神功相次歿于理所，时藩方兵骄，乘戎帅丧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衔命抚慰，至必委曲说谕，随所欲为之奏请，皆得军民和协，帝深重之。

宰臣元载弄权，招致贿赂，丑迹日彰。帝恶之，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唯与湊密计图之。及收载于内侍省，同列王缙，其党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皆当从坐籍没。湊谏救百端，言“法宜从宽，缙等从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极刑，恐亏损圣德。”由是缙等得

减死，流贬之。

大历末，丁继母丧免。建中初，起为右卫将军，兼通州刺史。贞元初，入为太子宾客，出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为政勤俭清苦，美誉日闻。宰相窦参以私怨恶之，数加谮毁，又言凑风病，不任趋驰。德宗召凑至京师，对于别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验其病否，由是悟参之诬，因是恶参。寻以凑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使，以代参之党李翼。会刘玄佐卒，以凑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

时汴州军乱，杀牙将曹金岸、县令李迈，谋立玄佐子士宁。上将遣兵送凑赴镇，召宰臣议。窦参深沮其行，恐军中拒命，乃召凑回，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而以梁宋节钺授士宁。

贞元十四年春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凑，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视事，经宿方下制。凑孜孜为理，以勤俭为务，人乐其政。时宫中选内官买物于市，倚势强买物，不充价，人畏而避之，呼为“宫市”。掌赋者多与中贵人交结假借，不言其弊。凑为京尹，便殿从容论之，曰：“物议以中人买物于市，稍不便于人，此事甚细，虚掇流议。凡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县外吏，不合预闻宫中所须，则乞选内官年高谨重者，充宫市令，庶息人间论议。”又奏：“掌闲驢骑、飞龙内园、芙蓉及禁军诸司等使，杂供手力资课太多，量宜减省。”上多从之。

初，府掾吏以凑起自戚藩，不谙簿领，凡有疑狱难决之事，多候凑将出时方呈，冀免指摘瑕病。凑虽仓卒阅视，必

指其奸幸之处，下笔决断，无毫厘之差。掾吏非大过，不行笞责；而召面按问，诘责而释之。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文敬太子、义章公主相继薨歿，上深追念，葬送之仪颇厚。召集工役，载土筑坟，妨民农务。凑候上顾问，极言之。宗属门吏以凑论谏太繁，恐上厌苦，每以简约规之。凑曰：“圣上明哲，忧劳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钟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顺旨不言，若再三启谏，必动宸情，则生民受赐。长吏不言，是为阿旨。如穷民上诉，罪在何人？”议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书。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

凑于德宗为老舅，汉魏故事，多退居散地，才免罪戾而已。凑自贞元已来，特承恩顾，历中外显贵，虽圣奖隆深，亦由凑小心办事，奉职有方故也。

凑既疾，不召巫医，药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对曰：“吾以凡才，滥因外戚进用，起家便授三品，历显位四十年，寿登七十，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亲戚进用者，罕有善终，吾得归全以待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医进药，不获已，服之。贞元十六年四月卒，时年七十一，赠尚书左仆射，罢朝一日。

窦觐，昭成皇后族侄。父光，华原尉。觐以亲荫，释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郾坊节度臧希让奏为判官，累授监察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坊州刺史。兴元元年，讨李怀光于河中，诏觐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阳。贼平，以功兼御史

中丞。迁同州刺史，入朝为户部侍郎。

觐无他才伎，为吏有计数，又以韩滉子婿，故藩府辟召，遂历牧守。宰相窦参，觐再从侄。参少依觐，及参秉政，力荐于朝，故有贰卿之拜。数月，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既非德举，人咸薄之。赴镇旬日，暴卒，诏赠礼部尚书。

柳晟者，肃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仆卿、驸马都尉。晟少无检操，代宗于诸甥之中，特加抚鞠，俾与太子、诸王同学，授诗书，恩宠罕比。累试太常卿。

德宗即位，以与晟幼同砚席，尤亲之。泾师之乱，从幸奉天，晟密启曰：“愿受诏入京城，游说群贼，冀其携贰。”德宗壮而许之。晟与贼帅多有旧，出入其门说诱之。事泄，为朱泚所擒，械之于狱。晟有力，乃于狱中穿垣破械而遁，落发为僧，间道归行在。迁将作少监。元和初，检校工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罢镇入朝，以违诏进奉，为御史元稹所劾，诏宥之。俄充入回鹘册立使，复命，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元和十三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子颜，琅邪临沂人，庄宪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从军，累试太子宾客。父难得，有勇决，善骑射，天宝初为河源军使。吐蕃赞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谄真马，宝钿装鞍，出阵求斗，无敢与校者。难得挟枪奋马突前，刺杀郎支都，斩其首，传于京师。军还，玄宗召见之，令于殿前乘马挟枪作刺郎支都之状。赐以锦袍金带，累拜金吾将军同正员。

天宝七载，从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虜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子婿悉颊藏而还，累拜左武卫将军、关西游奕使。九载，击吐蕃，收五桥，拔树敦城，补白水军使。十三载，从收九曲，加特进。

禄山之叛，从哥舒翰战于潼关；关门不守，从肃宗幸灵武。时行在阙军赏，难得进绢三千疋及金银器等。至德初，试卫尉卿、兴平军使，兼凤翔都知兵马使。进收京城，与贼军战。其下靳元曜战酣堕马，难得驰救之，贼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郭目。难得自拔去箭，并皮掣洛，驰马复战，血流被面，而抗贼不已。肃宗深嘉之。从郭子仪攻安庆绪于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军使。宝应二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子颜少从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卫尉卿，生后而卒。顺宗内禅，以后生宪宗皇帝，褒赠先代：思敬司徒，难得太傅，子颜太师。

颜子重荣，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宾客、金吾将军。

赞曰：戚里之贤，避宠畏权。不恤祸患，鲜能保全。福盈者败，势压者颠。武之惟良，明于自然。